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27nB189

三宜盂禪師語錄

明 明盂說　淨範等編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顯聖三宜禪師語錄序
  - 三宜大師語錄引
  - 三宜禪師語錄目次
  - 住越州雲門顯聖禪寺語錄
  - 住姑蘇古朱明寺語錄
  - 示眾
  - 小參　晚參
  - 普說
  - 問荅機緣
  - 拈古
  - 頌古
  - 佛祖歷傳像讚
    - 毘婆尸佛
    - 尸棄佛
    - 毘舍浮佛
    - 拘留孫佛
    - 拘那含牟尼佛
    - 迦葉佛
    - 釋迦牟尼佛
    - 一祖摩訶迦葉尊者(西天初祖)
    - 二祖阿難尊者
    -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
    - 四祖優波鞠多尊者
    - 五祖提多迦尊者
    - 六祖彌遮迦尊者
    - 七祖婆須密尊者
    - 八祖佛陀難提尊者
    - 九祖伏馱密多尊者
    - 十祖脅尊者
    -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
    - 十二祖馬鳴尊者
    - 十三祖迦毘摩羅尊者

- 十四祖龍樹尊者
-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
- 十六祖羅[目*(危-(夘-夕)+矢)]羅多尊者
- 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
-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
-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
- 二十祖闍夜多尊者
- 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
- 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
- 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
- 二十四祖師子尊者
-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
- 二十六祖不如蜜多尊者
-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
- 二十八祖菩提達磨大師(東土初祖)
- 二十九祖慧可大師
- 三十祖僧燦大師
- 三十一祖道信大師
- 三十二祖弘忍大師
- 三十三祖慧能大師
- 三十四青原弘濟行思禪師
- 三十五南嶽石頭無際希遷禪師
- 三十六澧州藥山弘道惟儼禪師
- 三十七潭州雲巖無住曇晟禪師
- 三十八瑞州洞山悟本良价禪師
- 三十九洪州雲居弘覺道膺禪師
- 四十洪州鳳山同安丕禪師
- 四十一洪州同安志禪師
- 四十二鼎州梁山緣觀禪師
- 四十三郢州大陽警玄禪師
- 四十四舒州投子義青禪師
- 四十五東京天寧芙蓉道楷禪師
- 四十六鄧州丹霞德淳禪師
- 四十七真州長蘆悟空清了禪師
- 四十八明州天童宗珏禪師
- 四十九雪竇足菴智鑑禪師
- 五十天童長翁如淨禪師
- 五十一襄州鹿門覺禪師

- 五十二青州普照一辨禪師
- 五十三磁州大名寶禪師
- 五十四太原王山體禪師
- 五十五磁州雪巖蒲禪師
- 五十六燕京萬松行秀禪師
- 五十七少室雪庭福裕禪師
- 五十八西京靈隱文泰禪師
- 五十九寶應還源福遇禪師
- 六十鄧州香嚴淳拙文才禪師
- 六十一南陽萬安松庭子嚴禪師
- 六十二嵩山凝然了改禪師
- 六十三嵩山俱空契斌禪師
- 六十四西京定國寺無方可從禪師
- 六十五嵩山月舟文載禪師
- 六十六燕京宗鏡小山宗書禪師
- 六十七西京幻休常潤禪師
- 六十八燕京大覺慈舟方念禪師
- 六十九越州雲門顯聖散木圓澄禪師

- 佛祖像贊
  - 世尊
  - 觀音
  - 十八羅漢
  - 達磨大師
  - 普賢洗象圖
  - 先師雲門澄和尚
  - 雲棲蓮大師
  - 天童密和尚
  - 真寂聞大師
  - 弁山瑞白雪和尚
  - 香幢法師
  - 東山爾密渡和尚
  - 廣潤山翁忞和尚
  - 天界覺浪盛和尚
  - 龍門石雨方和尚
  - 雪竇石琦雲和尚
  - 無趣老人
  - 嵌石大師
  - 古心律師

        - 無作法師
        - 釋尊說法五聾集聽圖
        - 大椿壽老宿(即師之母也)
    - 自贊
    - 佛事
    - 雲門顯聖愚菴盂禪師塔銘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顯聖三宜禪師語錄序

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夫一華拈出，覿體全彰，果世尊有密語乎？然而百萬人天，咸皆罔措者，何也？昔者趙簡子，因姑布子卿，以翟妃子毋恤為賢，欲試之，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毋恤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毋恤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毋恤果賢。則世尊拈華之旨盍可心知，而百萬人天且碌碌如諸子，直以常山有符在焉耳！故四十九年從佛口生，皆如諸子。而末後始以正法眼藏付囑摩訶迦葉者，所謂廢太子伯魯，而以毋恤為太子者也。西天無論已，東國自有宗門以來，師師授手，皆命世亞聖。大人雖機用羅張於李唐，語言絢爛乎皇宋，一如青天霹靂，旱地雷鳴，南山起雲，北山下雨，苟非毋恤之雄略，罕窺其意旨之所在者，沿襲至於元明之季，尊其師說而已，無復神而明之之道，遂使從上真規死於繩墨，千秋堂搆墜之非人，彼步趨尤難，況奔逸絕塵，得遊戲如風大自在三昧者耶？三宜禪師，天岸祥麟，雲中逸翮，茂齡悟道，石筍抽洞上之條；早歲分鐙，空華結雲門之果，尤復涉南北於數千里外，困風霜於二十年間，始歸而遯跡化鹿山之陽。會爾密澫公遷化顯聖，席虛四眾，輓之出世。於是果熟之香，風飄偏界，盈科之水，決而滔天。遂有陞堂示眾等語，皆脫略窠臼，鏟去塵封，直欲與五祖共唱巴歌，瞎堂同呼哨指，乃過踐偃師之跡，不許流傳一字。侍者隨聞記集，僅若干篇。余過吼山，始得讀於尼淨琦家，不覺掩卷拊几，長太息曰：「此龍光射斗者也，曷為蘲藏於此？」因持入天台為之參詳校訂，復捐貲壽梓公諸同好。於乎師絃絕響，野干亂鳴，彼黃頭乳口尚往往以禪語衒保社，況牙似劍、口如盆，反深自弢藏有如師者。往余與師同參黃檗，繼今乙亥，盍廿有餘禪，始獲對譚五雲山下，然皆法門細大無他，及逮過顯聖觀所為，布置叢林，締修堂舍，亦可謂二嚴無憾者矣。當丙戌之秋，因事徑拂衣去不顧，則視蚖蛇戀堀，掩先業為己有者何如？而增上慢之徒，且以風流瀟散短之。龍象蹴蹋，抑豈跛驢所堪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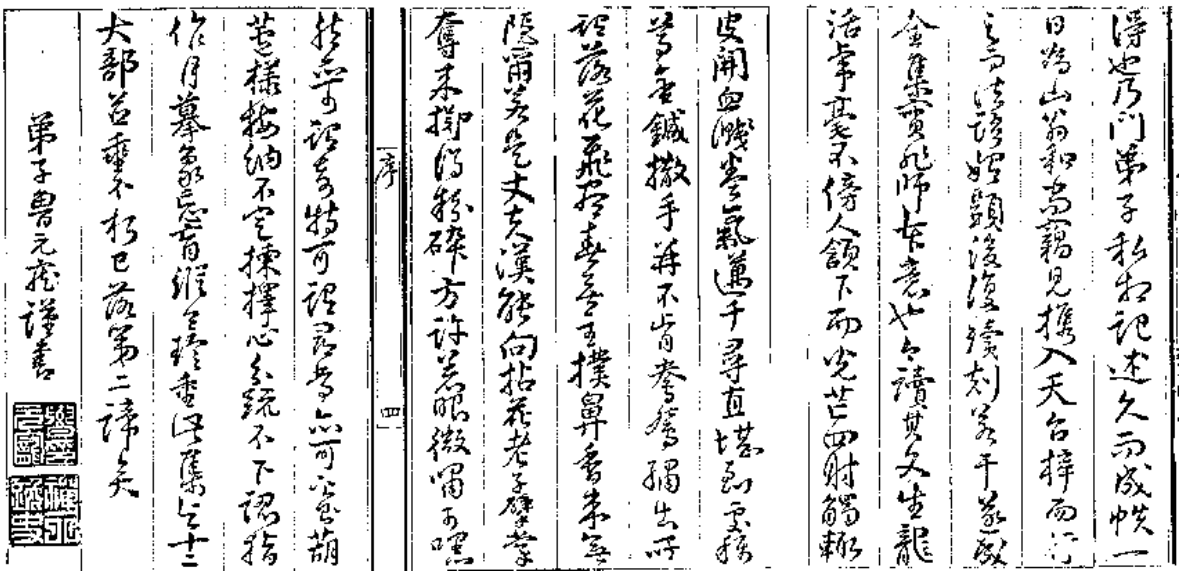
歲在著雍困敦月維林鍾同參弟廣潤道忞謹題

三宜大師語錄引

昔世尊雪山苦行六年覩明星悟道曰奇哉是諸衆生皆有如來德性夫衆生佛性一語亦僅居常耳甚者特而大驚小怪未免無風起浪及泪盤会上拈花示衆美當人意迦葉微嘆又曰吾以微妙正法眼藏付如夫是法是何微妙可付彼默然大衆豈真不傳者耶迦葉一嘆殊覺多事分明沒孔吹笛正是末葉門庭

既分標榜而別機緣何值摭為公案意見各出泥為話頭假饒許大神通挽屬故紙伎倆伊實拆白道謎隔靴搔癢喚呼石頭路滑過來人各藏胸根錢登門竪打遠時另關手眼決不以社保貨郎搬弄得一兩件焦古董便思彼斯國賣無價寶徒為後去擔口也我

三宜本師早年證入絕迹人間杖履遍至風塵而聚近且道遙游上日與山水訂盟挑柳秋花煙雲作伴人天擁戴不顧也得因從房祖堂遂有錢塘提倡能以度世而留語說隨矣如空出響春火盡薪傳無等人恨無可托提耶迫現自家面目錢將執唾餘為驪珠而可



三宜禪師語錄目次

第一卷
　住雲門顯聖禪寺語錄
第二卷
　住雲門顯聖禪寺語錄
第三卷
　住姑蘇古朱明寺語錄
第四卷
　小參
　晚參
第五卷
　普說
第六卷
　普說
　問答機緣
第七卷
　拈古
第八卷
　頌古
第九卷
　佛祖歷傳像贊
第十卷
　佛祖像贊
　自贊

第十一卷
佛事
塔銘(附)

三宜盂師語錄卷一

住雲門顯聖寺門人淨範編

山陰嗣法弟子祁淨超較訂

住越州雲門顯聖禪寺語錄

山門。「八萬四千門，門門一切境，白狗上樹，烏驢落井。」
大殿。「佛身充滿於法界，普見一切群生前。大眾！覿面相呈又作麼生？」展坐具云：「蓋覆卻。」
伽藍。「金湯佛法，干城淨侶，灶底要有柴，鍋裏要有米，禪道佛法不勞重舉。」
祖堂。「來時無口，去時無舌，且喜諸公鼻孔依然。」拈香云：「以此為驗。」
據室。「騎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拾得師樺冠楮衣，達磨老當門缺齒。」
謁當山先湛老和尚像。「昔既非親，今則成冤。華開銕樹，火裏紅蓮。」
上堂。拈檀越疏云：「大眾！莫被者毛錐子將黑荳換卻眼睛，鳥篆龍章，紙墨文字，秖可作世諦流布，豈可作佛法商量？且道如何是佛法？」度疏與維那云：「你試念看。」
法座。「未有世界，先有此座，十方諸佛不敢正位，歷代祖師秖可旁立。山僧今日倒騎佛殿，順跨山門，且道卻為何事？」卓拄杖云：「若不登高望，焉知滄海深？」陞座。拈王臣檀護香訖，復拈云：「此一瓣香，根生靈鷲，葉覆娑婆，今日拈來，卻為山僧二十年前在瓶窯燒得一擔破砂盆，自謂奇奇特特，誰道雲門路滑，和身跌倒，人天眾前不敢覆卻。奉為顯聖堂上傳曹洞正宗三十二世先散木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白椎竟，師云：「若論第一義，華擘了也，向山僧未屙已前薦取，早已落七落八，況在文字語言白雲萬里，除此二途，君子可八。萬不得已借路經過，聊塞一時之責。」
驀豎拳云：「此是老和尚一生用不盡的餿殘盂，上座貴買賤賣，不妨奇特。」屈指云：「一二三四五。南贍部洲普請，北俱盧洲打鼓，七金山下，乾闥婆、阿脩羅、迦樓羅聳身起舞，須彌山頂帝釋天主高聲唱道：『汝等佛子，各各本有靈明玅智，與剎等、世界

等、諸佛等、菩薩、羅漢、賢聖僧等、眾生等、神通等、玅用等、說法等、壽量等、相好等、光明功德等。』」拂一拂云：「這一絡索向甚麼處去也？風從華裏過來香，水向石邊流出冷。」

度僧，上堂。「甘霖彌八極，起枯槁於田疇；德澤被三根，麗芬芳於原野。法無定相，是處可以圓融；理絕自他，隨方不妨建立。是以道人行履，迥異常情，有時獨足立於萬仞峰頭，把臂行於際天洪浪，縱使一色邊也須盡情鏟卻，果是無瑕玉，也要一椎擊碎。」遂拍案云：「呵！呵！呵！前無村兮後無坫，雨過谿塘柳如線。青簑綠笠舊家風，吹落荷華三四片。」擿拂云：「鑑。」

祈雨，上堂。拈拄杖云：「震法雷兮鳴法鼓，山門頭彌勒開眉，布慈雲兮灑甘露，塔尖上商羊起舞。四海龍王腦門裂，三十三天叫冤苦。雲鎖趙州關，雨打雲門普。拈起一豪端，塵剎無焦土。於此作佛法商量，笑諸君從頭莽鹵。所以此一著子，大似龍王行雨，不從龍王身出，不從心出，不自雲生，亦非空有，以不思議力時行雨事，成熟穀稼，繁長艸木。大眾！既不從身、心、空、雲中出，且道雨自何來？」卓拄杖云：「赫連皇甫。」

爾密和尚入塔，上堂。白椎竟。師云：「若論第一義，適纔密兄道過了也。山僧仰不得已，赴眾賢姪之請，只可依科順釋，據理分章。」擊拂一下云：「二繇一有，一亦莫守。雨餘松徑苔錢滑，水到石頭聲轉高。若是白雲中坐，任繡幃裏藏身，堪作甚麼？所以沒量大丈夫，去住自繇，非凡情之所測識。播弄乾坤，棋分嶽瀆，黃金鑄就，銕疾藜到口便吞，白玉碾成金剛圈，橫身直過鋮鋒上，走馬錢眼裏鞦韆。其住也虎踞屭前，其行也龍歸渤海。回視以鷦鷯窩為玉殿瓊樓，鼷鼠穴為廣宮大廈，可謂崖州萬里。山僧作恁麼語話，密兄聞之，不覺絕倒。大眾！你道笑箇甚麼？寶鏡堂前萬竹圃，雨一天，雲一塢，丈夫經濟，平生肺腑。」以拂左擊云：「趙州關。」右擊云：「雲門普。」中間一擊云：「帶月擔泉，和煙取火。」

上堂。舉：「僧問趙州云：『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觔。』這老漢潦倒龍鍾，齒不關風。山僧即不然，今日十月初一，種麥刈禾俱畢，知事行人收收拾拾，不勝勞力。堂中首領執事，上單下單，與你同休同戚，獨有山僧，隨例打鬨，兩飯一粥，坐方丈樓，喚侍者開卻前窗後窗。看他落霞孤騖齊飛，秋水長天一色。從上來這些禁鬼神底符子，我今為你分劈。」乃舞拂，作噴水勢云：「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

上堂。「最相應……」豎拂子云：「這句子，不起於此座，可以超生死。眼裏著卻須彌山，耳裏能藏四海水，蹋翻四部洲，身如荸薺子，口中不斷玅伽陀，頭戴華冠手持杵。」擊拂一下云：「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

上堂。「芭蕉碎剪難添線，霜葉因風落似華，最惜上林蕭索，也不知華發在誰家。謾咨嗟，到得一番寒徹骨。」豎拂子云：「且看雪裏一支斜。」
上堂。時值雞唱，師云：「叫一聲，應一聲，聲聲喚出本來人。」左右顧云：「情知汝等向四大裏作活計。」復云：「大眾！窗外紅冠上座，從曉至昏，為你提綱挈領，你總不會。適來鼓聲帶我披帽，鐘聲穿我艸鞋，走入廚房裏，得罪了普賢菩薩，回到僧堂中，觸忤了文殊大士。只得向佛殿前高聲唱云：『若耶谿上雲門寺，萬竹林中最深處，我是觀音獨露身，為君拔卻眼中刺。』大眾！大眾！頻呼小玉元無事。」
上堂。舉拂云：「向這裏見得徹去，七穿八穴，東涌西沒，便向糞埽堆頭，拈起一絲豪許。可以塞破虛空、平沈大地，盡十方世界是箇眼睛，你向何處顧盼？盡十方世界是箇鼻孔，你向那裏喘氣？然後轉過身來，七珍八寶填溝塞壑，無有寸土不是金鋪玉甃，瓊樓珠殿寶樹華臺隨身受用。切忌向缽盂內經行裏著衣喫飯，迎賓待客邊作窠臼立牆塹。豈不知，顯聖這裏滴水滴凍，偶然咳嗽一聲，也遭他簡點。」良久云：「如何得不遭他簡點？」豎拂子云：「玅法堅手天、華鬘天、四王天、忉利天、夜摩天、他化自在天。」乃噓一聲，下座。
上堂。「夜來月色溶溶，今朝煙雨濛朧。誰家華表柱，水上賣東風，一箇衣綠，一箇穿紅。衣綠者手撥琵琶，穿紅者羯鼓鼕鼕。高聲唱道：『應物見形，如水中月。』」豎拂子云：「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擲拂子，呵呵笑云：「到頭辛苦到頭窮。」
上堂。「今朝十月有十五，兩箇孩童弄華鼓，左邊打了右邊舞。露柱與燈籠，聲聲叫怨苦。鳥啼兩岸蒼黃，猿叫千山月午。」良久，顧左右云：「大眾莫莽鹵。」
上堂。「好休休去不休休，白首登科戀墨裘。黃菊謾誇霜後色，白雲紅葉滿荒丘。舍利弗，沒來繇，劍去徒勞更刻舟。果然世系金輪子，豈肯要功萬戶侯？大眾！且道舍利弗悟箇甚麼？」良久，云：「兩段不同，消歸上科。」
上堂。「漪漪脩竹千竿，清沁一谿流水，有智不在多言，好景何藉華卉？笑他聚石譚經，無事聽閒人說鬼，可惜日居月諸底事如何不委？若要委，且看銕樹生枝，華開碓嘴。」
上堂。「疏雨打窗清夢裏，好山深鎖白雲中。有題最是難藏覆，竹浪蕭蕭一夜風。百艸頭識取祖師，艸枯了也。鬧市裏識取天子，市散了也。與諸兄甚處相見？」良久，以手招云：「猩猩我與汝相見了也。」
上堂。「尋常肝膽向人傾，底事堪嗟葉滿庭。好句不知誰領得，寒鴻依舊宿沙汀。釋迦老子說法四十九年，譚經三百餘會，撮東風；

達磨航海西來，撮東風；歷代祖師陞座說法，撮東風。眾中有箇師兄突出眾前，高聲大叫：『盂上座！你恁麼道，也是撮東風，可謂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大眾！你道他具箇甚麼眼，便敢恁麼？」良久，云：「撮東風。」

上堂。「山頂月微微，林外雲無跡，不見渡頭人，獨自谿邊立。」以手招云：「在者裏，休相憶，令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當日山僧若在座下，拄杖子決不放過，秖如不放光明實相義，那裏缺半邊，何處失一角，南北何曾長，東西何曾潤，紅日豈從西出，明月豈從東落？只是你諸人眼裏耳裏，聞見熟了，頭頭放過。山僧作是說時，主山案山一齊冷笑不禁，且道笑箇甚麼？主山道：『長老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你道頭頭放過，病在于何？有禪有道是病，有佛可成，有法可得，有眾生可度是病。』案山道：『你只見鑿頭方，不見錐頭利。豈不聞病從心生，心從業生，業從妄想生。妄性本空，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于病何有？心無病故一身清淨，一身清淨故多身清淨，多身清淨故一切眾生清淨，眾生清淨故世界清淨，一世界清淨故盡十方世界一切清淨。』」喝一喝云：「若不喝住，直說到明日。」拍案一下云：「誰家蕭管梅花引，惹得春風入戶來。」

上堂。「曲不藏直，真不容偽，寒鴻至而霜滿林，黃鳥啼而春光媚。得之于心者，一塵一佛國；失之于旨者，觸樹而迷昧。」擊拂子云：「碎。」

上堂。「道吾舞笏小神通，石鞏張弓失楚弓，堪笑西河弄獅子，一拳打殺岑大蟲。」豎拂云：「總不若山僧此拂子，在眾生喚作現行無明，在諸佛喚作根本性智。在他分中無可不可，無彼無此。有時以根本智作現行無明，有時以現行無明作根本智，所以眾生淳如也，諸佛淳如也，世界淳如也，虛空法界淳如也。然後興大慧雲、布大法雨，使一切眾生從大夢覺，具頂門眼，方知道嵓頭鍼鋒上有無邊世界，靈照菜籃裏有百億須彌。禾山擊著塗毒鼓，聞者喪身失命。雲門胡餅，騎聲蓋色，超今越古。然雖如是，還我翠嵓眉毛多少長，達磨鼻孔幾許大。罷罷罷，休休休，山青水綠，聽取雲門一曲。」以拂子置案上，作撫琴勢，連揮拂子云：「玅玅玅，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擿拂子云：「以成。」

上堂。「連宵好，雨初晴。遠山疊翠，碧水生瀾。正恁麼時，有一句子，蹋破艸鞋赤腳走，金毛師子雲端吼，海底波斯暗展眉，八臂那吒難下手，投老歸來事事空，翻然一笑無何有？」擊拂子云：「三三成一九。」

長至，上堂。「今日一陽復始，窮漢搖頭擺尾，眨眼之間，會見千紅萬紫。諸禪德！好箇時節，諸佛出世，祖師西來，也不過為此箇時節。歷代宗師激揚酬唱，亦為此箇時節。盡大地艸木叢林、人天

諸趣，蠢動含靈，一舉一動，總是此箇時節。不料汝等一隊懞懂漢，見山僧上堂，便延頸舉踵。及乎一下座去，松風竹韻，犬吠雞鳴，尋常放過，就不關你事了也。但只聞鐘響，念功課也；聞打鼓，上殿也；打梆，普請也；打木魚，喫粥喫飯也。山僧恁麼舉揚……」以袖掩面云：「羞殺我也。」復云：「東方朔平原厭次人。」

值雪，上堂。「一片兩片，佛祖正眼覷不見；五花六花，八臂那吒不敢拏。落地無聲，混沌銀成世界；太平有象，天開玉砌。樓臺最苦，鷺鷥無處避，飛上松梢，有時白鶴共翱翔，寒空清唳。一色邊坐住，元非本地風光；潔白裏安身，豈是到家消息？文殊不出頭，風來時滿林狼藉；普賢呈醜拙，日出後一場懨懶。今日檀信，不在家中受用紅爐煖閣，得得入山，將珠塵玉屑輕輕擦向諸人面前，更要山僧說些閒話，向雪裏送炭。好雪呀，片片不落別處。且道：落在那裏？」豎拂子云：「求福者福臻，祈壽者壽永，求消災者災消，禪德家又作麼生？雪與梅共嚼，不惟齒頰生香，亦且清芬腸胃。歸堂去，試嚼看。」

上堂。「描不成兮畫不就，山光飄渺水連天。髑髏有眼看霜葉，枯木龍吟古路邊。逢迎處，吾無隱乎爾，何必道象帝之先。幽禽處處呼人夢，莫待春風聽杜鵑。」

上堂。「隔林殘月曉諸峰，竹色霜華薦朔風，山得我遊權有主，雲過西嶺碧玲瓏。若物屬他，他所守護。世間一事一物，總屬于人。惟谿上清風，山間明月，儘可以適性怡情，取之不盡，用之無窮，是所謂造物之無盡藏也，卻又被拄杖子管轄。沒奈何，只得行則偕往，往則同居，休戚相關，性命連絡。渠得我如虎靠山，我得渠如龍遇水。山僧偶然瞌睡，他便作怪去也。聳身上忉利天，擊著帝釋天鼓。爾時天鼓作如是言：『人天諸佛子還識拄杖子麼？有句無句，頂天立地。上無片瓦盍頭，下無卓錐之處。遇富貴而不驕，居貧賤而不媚，能使蠛蠓醯雞，浩然之氣塞乎天地，螳螂蛣蜣，淨智光明遍乎寰宇，續佛祖之命脈，作眾生之本智。如我鼓聲，不從內出，非從外來，亦非空有。以不思議力出此音聲。』復鳴云：『鼕鼕鼕！』山僧此時驟然驚覺，拄杖子依然在手。」驀舉手云：「呀！原來是空手。分明香在梅花上，尋到梅花究竟無。」

上堂。「耿耿寒燈勞睡眼，其如所稟天資淺，不若當時般若多羅老瞌椿，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化城固虛設，家鄉去不遠。秖如寶處在近，畢竟在甚麼處？」良久，云：「險！」

請寶壽和尚上堂，引座。「澄江清淺時，白鷺和煙島，良哉觀世音，全身入荒艸。古人恁麼說話，雖則如駭雞犀驪龍珠。山僧則且不然，松陰野寺遙，堆積無人掃，清風來故人，竹暗啼幽鳥，畏寒烘焙煖，貪眠不覺曉，歲月成蹉跎，可惜衣中寶。大眾！如何是衣

中寶？」以拂子連拂云：「曼陀羅華、曼殊沙華、栴檀香風，悅可眾心。」喝一喝，云：「下座同請寶壽和尚說法。」

上堂。「霜重蘆花柳岸低，一鉤新月釣寒谿，金鱗已是無消息，又聽前村報曉雞。鍾樓上撞鐘，牆腳下種菜，猛虎山裏踞。大眾！且道與古人回互不回互？」以拂子左擊云：「回而更相涉。」右擊一下云：「不爾依位住。」

送六如禪師入祖堂，上堂。「頭枕須彌峰，腳抵雲門麓，芥孔裏遊戲，大海中洗浴。是葛天氏、無懷氏、混沌氏之流，從來不受官家祿，手持斷貫索，神號而鬼哭。今朝荊門上座，送六如法兄木主入祖堂，便把條竹杖子，要來顯聖這裏，量香爐峰幾許高、探耶谿水多少深。山僧略施神通，香爐峰已被雲遮了，若耶谿被霧掩了。無計可施，別行一路，拏了些砒霜巴豆，飯裏菜裏水裏都放些些，大眾！切防喪身失命。山僧抑不得已，將六如兄留下底雲門餅供養大眾去也。」以拂子打圓相云：「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欄干。」

上堂。「丈夫兒，無等級，所以人天不可測。行藏著著異常流，豈肯隨人畫模則？廣南珠，作麼色？白月白兮黑月黑。大眾！如何是五百弟子衣下明珠？」師作咳嗽云：「失。」

上堂。豎拂子云：「大眾！這句子與三乘十二分教是同是別？同同同，一聲羌笛白雲中；別別別，蘆華攪亂江天雪。除卻同異兩重關，露柱燈籠熾然說。」喝一喝云：「也是證龜成鱉。」

解制，上堂。「風吹上馬石，雨打望僊橋。聖僧前問訊，山門外伸腰。烏鴉飛過嶺，白鶴立松梢。顯聖這裏，氣宇如王，頂天立地，艸鞋似虎，拄杖如龍，就是缽囊鞋袋，鍼筒帽樣，也會放光動地，超佛越祖。說甚麼雪山六年苦行，冷啾啾地末梢頭，又道睹明星悟道。」舉頭望琉璃云：「山僧今日睹見琉璃，且道悟箇甚麼？」驀拈拄杖擲下云：「不是。」下座。

上堂。「脩多羅，青天雲翳，老瞿曇，眼中一刺，四十九年雲行雨施。末後又道：『我未曾譚著一字。』盂上座也是拙尾靈龜，無事生事。不見道：『如虎之缺，如馬之舜。』」

上堂。「穿靴赤腳走，面南觀北斗，我腳是驢腳，我手是佛手。用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更有一句子，大眾還知否？」良久，云：「曹山顛酒。」

元旦，上堂。「舊年今日新，新年昨日舊。新舊自遷訛，梅花一枝秀。俊哉拄杖子，不肯隨人後。是以衲僧家，有格外提持，別行一路。釋迦老子不降生，達磨祖師不西來，堆山積嶽，填溝塞壑。若還向他語脈上躋攀、舊路裏挨排，何異矇人離拄杖，寸步難移。顯聖今日，懸斗大之膽，開謾眾之口，灑灑落落，自繇自在，拈須彌山卓你眼裏，掬四海水灌你耳中，運阿脩羅手拊摩日月，廣舜若多

身塞破虛空，然後隨分，甚麼油煎馬杓，酢浸擂槌，新換桃符，陳年爆竹，一事一物，氣宇如王。向毘盧頂[寧*頁]上，大方潤步，神歌社舞，鼓響鐘鳴，都可以振提矇瞶，起發將來。三藏教詮顯不著，歷代祖師拈提莫及。且道如何得恁麼靈玅？」噓一聲云：「掀翻海岳求知己，撥動乾坤見太平。」

回院，適誕日，上堂。「自離真寂，來歸顯聖，在山僧分中，所謂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西東。」拈拄杖云：「總不如此。木上座無去來今，絕爾我想，靈枝永秀，智種常明，齊無量壽為日暮，總法報化為一身，外絕遮攔、內無藏覆。你諸人舉足便蹋著他影子，開眼便看見他光明，屬耳便聞他音聲，只恁麼尋常過了。山僧不惜與你通箇消息。」卓拄杖云：「但願春風齊著力，一時吹入此中來。」

上堂。「大眾！莫道檻外微陰，正好搪風抵露，直教蓋覆人天，一箇箇不致風吹日暴。所以道：『此事不在言詮，秖貴心領神悟。』月照一簾秋水，夜半正明；雲藏幾處峰巒，天曉不露。類之不齊，亂落樹頭紅葉；混則知處，淺水銀砂白鷺。透得趙州關，不重雲門顧。且道以何為驗？正是不欺之故。」

上堂。「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潦水靜而寒潭清，煙光凝而莫山赤。我適曾供養。」豎拂子云：「今復還相識。」合掌云：「南無藥王菩薩摩訶薩，摩訶般若波羅蜜。」

上堂。「取次閒行看暮鴉，白雲依樹便成霞。首題最是難消釋，錯恨瞿曇欠作家。世尊拈華，如蟲禦木；迦葉微笑，偶爾成文。只如前谿一帶水，不待拈而知其水也；遠山數點青，不待笑而知其山也。卻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恁麼告報，猶欠徹在。且道過在於何？也是矢上加尖，堆頭添土。」

上堂。「是則穆王騎八駿馬，非則紀信駕九龍車。事事無礙，霜橫籬落華猶在；法法無差，鷺鷥谿上啄晴沙。直得是非不立，理事兩忘，鵬搏萬里，鳳翀霄漢。若是死守寒崖蚖窟蛙墟，堪作甚麼？大眾！觀世音菩薩來也。」以拂子作吹簫勢云：「咿唔咿唔，松間驚起鶴飛去，數點殘霞接斷雲。」

上堂。「火燄裏拈得眉毛，大海中尋得繡鍼，慣打漫天網子，怕見清平世界。向者裏挨身而入，纔有你說話分。若是山河大地煆煉得無有織毫過患，如新磨鏡水洗一樣，只是把纜放船，抱橋洗澡。更有箇漢，將佛祖言教，諸子百家，束作箇枕頭，長伸兩腳，終日打眠。佛來摩頂授記，他也不采。祖師送禪版拂子與他，他也不要。泰山崩於前，疾雷震於後，他也不動。山僧且疑著這漢，拈條紙撚悄悄向他鼻孔裏一通，這漢也忍俊不禁，打箇噴嚏，依舊將三藏十二部教，諸子百家一時傾出。何以如此？夾路桃華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

上堂。「新豐一句，當陽道破，不涉唇吻，已成露布。細雨濛濛，黃花滿路，打失衲僧鼻孔，忘卻邯鄲故步。古鏡臺前，幾多錯誤。大眾！一切眾生皆繇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輪轉。且道既不用諸妄想，畢竟用箇甚麼？」左右顧大眾云：「骼。」

東山諸法姪過顯聖掃塔，請上堂。「未老先驚鬢髮秋，陸沉季子弊霜裘。徒知年往無生計，日操南音學楚囚。蒼天！蒼天！先兄若在，山僧必不致恁麼敗落。此老漢一生來抖擻精神，拳倒了舜若多神，踢翻了須彌山王，呼喝之間，四大部洲縮入藕絲孔裏，只差些性氣不馴，至使艸枯蓬斷。猶幸有麟趾振振、鳳羽翩翩，山僧所以不甚寂寥，如今總無他說。所慮諸兄弟，向靛缸裏漂白，酒甕裏籤油，沒奈何，只得將先兄遺下底破家破伙提掇一上。」遂豎拂子云：「此是他趕蚊蟲過底，要他作麼？」乃擲下。復拈拄杖云：「此是他打癩狗過底，要他作麼？」亦擲下。乃噓一聲云：「曾經三峽猿啼處，不待三聲已斷腸。」

上堂。「丰標太古，雕繪今時，月色共星河散彩，梅華與雪浪爭妍。澄江如練，碧落無瑕。正恁麼時，尊而無比，切忌向十字街頭，遇著箇揚塵播土漢，不免惜破甑於回頭，驚蜂蠆於掉臂。設使透過無厭足王底牢關，覷破勝熱婆羅門底機械，須信衲僧家，更有向上事在。今日檀信要與山僧相見，於三千里外，不妨奇特。直得耶谿水逆流，秦望山起舞，盡大地艸木昆蟲，一時間轉凡入聖。何以見得？過頭拄杖，齊眉帽子，獨自行，喃喃語，石傘峰前，雲門路裏，茫茫煙霧瀟瀟雨，數點鷺鷥飛起。」喝一喝，下座。

先湛老和尚諱辰，上堂。舉：「僧隔窗問石霜：『咫尺之間，為甚麼不睹師顏？』霜云：『遍界不曾藏。』大眾！不曾藏，東風搖拽柳絲長，紅肥綠瘦。紛紛蛺蜨度危牆，燕子雙雙遶畫梁。」遂作彈琵琶勢云：「漫剔銀紅夜，深獨自理宮商。」喝一喝，下座。

上堂。「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秦望山為頭，大峰山作尾，遊偏了四大部洲，托生在三江城裏。當初姓張，如今姓李，資積富稱敵國，終日愁柴少米，且道是甚麼人？」拈拂子擊左邊云：「露結為霜。」擊右邊云：「雲騰致雨。」

上堂。搖拂子云：「一聲雞唱夢初回，雁帶新霜數字來，好箇祖師親切句，向人開口惹人猜。昨日三，今日四，要得茅塞開，拔去了眼中刺，衣冠美丈夫，豈可無此志。大眾！昨日釋迦老子從山門裏來，被山僧一頓拄杖打出去。爾等寒症未除，喫一粒米也可成疾。」左右顧云：「險些反輸一帖。」

謝兩序，上堂。「大業不論功，大悟不存師。龍門躍鱗，不墮漁人之手；來儀彩鳳，豈入庶子之家？山僧與古人，可謂同港不同舟。不見道：『南山有竹，不扶而直，筈而羽之，其入不愈深乎！北溟

魚化，不假他緣，風培雲擁，其飛不愈疾乎！』」拈拄杖云：「渡水穿雲，全憑渠力。且道是甚麼力？摘楊華，摘楊華。」
解制，上堂。「雲堆浪打竹枝邪，不見梅華見雨華。無限白雲渾似海，不知何處有人家。然雖如是，山僧有時恁麼，泥豬癩狗氣宇如王，有時不恁麼，三賢十聖飲氣吞聲。看看逗到末梢頭，就是釋迦老子，也只得和盤托出。況是諸兄臨行之際，山僧如何忍俊得禁？沒奈何，今日缶瀉河傾去也。」乃咳嗽一聲，下座。
大悲菩薩開光，上堂。「知人法無我，煩惱及爾燄，常清淨無相，而興大悲心。一目二目，八萬四千清淨寶目；一臂二臂，八萬四千母陀羅臂。金色臂騰耀古今，青蓮目橫亙十方。初不因山僧未至，少卻一目，又不因山僧已至，增卻一臂。然雖如是，今赴請至此，又不可一往拖順風旂、打太平鼓去也。」拈拂子云：「山僧拂子善別機宜巧於冥應。有時東山水上行，有時北斗裏藏身，一莖艸見丈六金身，一微塵見大千手眼，縮四海水入一豪端，納須彌山芥子孔內，直得海龍王發惡，阿脩羅動瞋，帝釋天主再三勸勉道：『觀音玅智力，能救世間苦，十方諸國土，無剎不見身。』且道見甚麼身？」喝一喝。
元旦，上堂。「隔得一日，添卻一歲，長汀憨布袋，無錢終日醉，卻笑盧行者，黃梅去舂碓。辛苦幾多時，依然道不會，致使兒孫輩，成群而打隊。大眾！千說萬說，總在今日。今日若清楚得去，不必得橫挨豎拶，便能懷揣日月、袖納乾坤，山青水綠、萬紫千紅，不著一些兒氣力都領略了也。不管他缽盂大小、淨缶闊狹，總在裏許。」拍手大笑云：「獨有山僧不在裏許。何以見得？有名閒富貴，無事小神僊。」
上堂。「明月照華胥國土，白雲籠金閣寶坊，於斯也有人焉，而不知誰之嗣。柳生乎肘，腹栽松樹，我知之矣。繇是之故，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是，是箇甚麼？」顧左右云：「賊。」
薦亡僧，上堂。「山色蒙茸，春光明媚。」豎拂子云：「獨有這箇迥超物外。」復擊一下云：「一擊粉碎。然雖如是，佛界則可，魔界未在，須得向破沙盆裏陶鑄一番，折腳鐺中煆煉一上，一任落花飛絮風打成堆，水流夾岸藻荇參差，然後羚羊挂角也得，獅子嚬吟也得，佛界裏作班頭，魔宮中為首領也無不得。今日心蓮上座將四亡僧鼻孔一串穿卻，向山僧這裏要發付箇下落。還著在佛界耶，魔界耶？聞說鶯啼在楊柳，如何尚有未開華？」喝一喝。
上堂。「楓無賸葉，瓦有重霜。寒鴻健翮，夜過錢塘。日居月諸，一切尋常。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謾說青州布衫。朝日上團團，有事不相謾。芭蕉難補袈裟破，山月重新窗外光。」
送先湛老和尚，入徑山祖堂，覺浪和尚請上堂。「未有此山，先有其人。未有此位，先有其道。是其人則山道兩忘，契乎道則人位雙

泯，然後可以坐斷十方，陵鑠今古。到這裏，諸佛不敢正坐，祖師秖可旁立。若萬仞懸崖相似，且不許你攀仰，況遊歷乎？萬不得已說有箇絕頂句子，如凌霄峰，只可從偏徑而入。有般漢纔到得半山亭，便恁麼去，更不知有向上一路在。審如是，則何以見有空中寶閣幻化瓊臺，翠遶松杉森圍古寺？所幸有徑山法兄，公天下無我之心，定古今不易之論，越阡度陌，互為賓主。左手提綱，右手張目，向高高山頂，打箇漫天網子，盡大地魚龍蝦蟹，無地藏竄。山僧恁麼道，有箇漢出眾高聲云：『秖如龍門顯聖又作麼生？』大眾！雲幕幕，水滔滔，但見樹老，不覺天高。就是顧虎頭，吳道子有筆難描。」以手招云：「大眾！大眾！飯後閒行，何處不凌宵？」復喝一喝，下座。

上堂。「破曉春霜壓殘雪，梅華弄景寒香冽。多因為惜隴頭春，折向人前歎奇絕。」豎拂子云：「釋迦老子秖得一橛，要得完全，聽吾重說。」遂下座。

上堂。「好生怕殺陞堂鼓，侍者憨頭不知苦。提衣催我上高臺，枯腸無字從人吐。孩提失讀上大人，於今老大將何補？最喜華亭船子風，煙簑雨笠清江浦。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松顛早晚弄波濤，寒窗帶月連風舞。」

結制，上堂。指座云：「大眾看看！須彌燈王如來，玉齒嘮嘮，咬文嚼字，太無厭生。山僧為你剿絕去也。」良久，噓一聲，乃陞。白椎竟，師高聲云：「龍象眾還聞麼？木上座與磬長老互相激揚，一槌之下，敲出諸佛骨髓，披瀝祖師肝膽，汝等耳又不聾，更何假於山僧？設使山僧見出三頭六臂，左手擎著須彌山，右手掬著東海水，你又道是山僧捏怪。不得已，脫珍御服著垢弊衣，隨你顛倒一上。大眾！如何是顛倒？」良久，云：「今日結制。」

上堂。「夜深紙帳梅花冷，嘗思羈客回鄉井。今朝且喜得相逢，不是相逢弔孤影。」豎拂子云：「如何是還鄉句子？糞火煨香芋，松子煮龍泉。飽食香田脫粟飯。」放下拂子云：「日高三丈我猶眠。」

到吼山，請上堂。「攜笻獨自步晴沙，風卷霜林似落花。犬吠只疑門有客，原來竹裏有人家。大眾！且道：是甚麼人家？還是彭澤五柳，還是右丞輞川？山僧只是不能忍事，往往向人道破，放年籤相似，不管人要不要送上門來。然一生止有者點熱腸，別無長處。倒弔起來，要點墨水也無。昨日受請，勉強打點得幾句，及乎陞座，卻一字也忘了。罷罷罷，休休休，四十餘年早白頭，破衲勝重裘，水邊林下得優游處且優游，青目睹人少，白眼笑王侯，殘霞落盡前峰外，又見飛鴻過渡頭。雲門云：『六不收。』」

上堂。「鐘鳴鼓響下堂來，鬱鬱慚惶撥不開，若問舊時閒骨董，風吹黃葉滿蒼苔。大眾！古往今來列聖相傳，原秖得這些子，間或倚

門傍戶，沾著纖毫氣息，便好驟千里追風之馬，展鵬搏六息之翼。火不能焚，水不能溺，入軍不避甲兵，入林不避兕虎。所以道：『世界闊多少，古鏡闊多少，劫運長多少，古鏡長多少。』山僧這裏雖是舊時文約，無不是以一償十，以十償百，以百償千，以千償萬。而況今日受檀越之請，陞此寶華王座，豈可蓋覆卻耶？」拈拄杖擊香几三下。

上堂。「森羅萬象，一法之所印。龍門阮裏三條橋，鸚鵡峰前九曲嶺。猢猻慣上樹，蝦蟆跳入井。還知一法麼？兩段不同，收歸上科。」

上堂。「山僧有生已來，將銅銕鑄得一副心肝，打得一副面皮，陵鑠諸方，氣吞佛祖。正恁麼時，咳唾之餘，便好擿地作金聲，彈指之下，不妨珠回而玉轉。三年前，跨入顯聖寺門，被箇絆腳索子跌上一交，便恁麼軟挼挼地，不知不覺，闖入箇野狐精，瞎禿丁夥隊裏，挨到此一時，提掇箇事，何啻千鈞之重，直至如今分疏不下，諸兄弟幸自可憐生，好箇時節。且道是甚時節？」豎拂子云：「甲子乙丑。」

上堂。「衲僧家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十二時中，紅爐片雪，百千三昧。擿劍揮空，列聖籠罩不住，萬靈不可為儔，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咄！」

上堂。豎拂子云：「描不成，畫不就，添不得一絲，減不得一豆，三世諸佛趁伊不上，歷代祖師參前落後。盂上座只好做箇通事舍人，所以不敢輕于左右，學得神僊好方子，自然點石黃金就。」

上堂。「陰極則陽生，臘盡春來早，略見梅花報早春，窗前適有呼春鳥。殷勤報與白頭人，怎奈白頭人不曉。古人也慮頭角生，佛法二字何曾表。今日檀信一以薦先，一以度生，請山僧陞座說法，可謂一椎兩當。山僧如搭箭之弦，勢不容已，打開布袋頭，將七珍八寶，撒向山門佛殿廚庫廂廊，填溝塞壑磕頭撞腦，曾無一字覆藏，好似向火焰裏添油，冰盤裏潑水。便饒恁麼，尚且有不知冷煖底漢子以手拊胸云：『氣逼殺人。』大眾！要且無他，有箇關捩子兒，若是撥得轉，水鳶也會翀霄。若撥不轉，就是寶劍空埋泉下。山僧今日為你撥轉去也。」乃拍案一下，下座。

上堂。「昨日冬行春令，會見千紅萬紫，打開地網天羅，放出無毛鷂子。拈花微笑，睹桃擊竹，吹滅紙燈，三頓痛棒，立地成佛，超生脫死。巢知風，穴知雨，雞鳴丑，鶴鳴子，既不是神通玅用，又不是法當如此，為甚麼刺腦入膠盆，鑽他故紙，認奴作郎，被渠驅使？今日宗林上人，設齋辦供，山僧睡如小死，設齋者是真法供養，打眠者是真精進之旨。三世諸佛趕入水牯牛隊裏，何處更容得達磨這箇鬍子？諸兄弟！諸兄弟！歸去好，歸去好。殘雪在山梅有月，莫教冷落花無主。」

上堂。「稟明於心，不假外也。薄批潭底月，細切嶺頭雲，喫則從君喫，不喫也從君。蜉蝣吞卻須彌山，白牯蹋翻滄海水。我在峰頭最高處，細數飛鴻渡江滸。」

三宜盂禪師語錄卷二

住雲門顯聖寺門人淨範編

山陰嗣法弟子祁淨超較訂

住越州雲門顯聖禪寺語錄
解制，上堂。「諸兄弟！山僧一往來，豎拂子敲香几鼓兩片皮，總道是三江人唱曲，爾等都不在意，且莫說起。只如爾等上來下去打坐經行，松風竹韻，鳥語泉聲。若是有血氣底漢，聞見便好通身汗下，如何就像箇廚下木魚子，終日喚人喫粥喫飯，自己一粒也咬不著，豈不慚惶殺人？又有箇漢，如登秦望山，見箇平坡處，便乃坐定，還要擘瞎釋迦眼睛，有甚明星可睹？抹殺三世諸佛，有甚菩提可成？大盡三十，小盡廿九，殊不知有極則事，誠為可惜。今日臨行之際，別無他說，秖要箇本道底公驗，印信分明，到前途去，被人盤詰，不致差訛，山僧不免兩手分付去也。」擲拄杖，下座。
上堂。「殘月如鉤，柳青谿堰，把住則霜風凜冽，放行則桃花人面。若究到露柱燈籠，釋迦老子猶隔一線。」
赴弔佛日，請上堂。「扁舟薄暮上亭皋，風颯颯，雨瀟瀟，昔人已乘黃鶴去，空教孺子淚如潮。松窗一夜聽鳴條，寒入裘貂。往事且置，秖如諸兄們，鎮日在黃鶴山下，只恁麼食息興居，認渥洼池為滄海，將僊姑洞作窠臼。堪作甚麼？若據山僧，何不向玉門山挨身而入，便截斷了。杜長老悟道松有甚麼，半青半黃鏟去了。懷禪師葛藤樁，管甚麼一枯一榮，然後可以將黃鶴峰放在缽盂裏，玉屏山納在龍藏中。到這裏方有一條擇木嶺底出路，任你象王行、獅子吼，豈不慶快。然雖如是，有箇漢中途把住，要問你：『近來佛日法道如何？』作麼秖對？梅花掩露潸潸淚，夜來邪月上欄干。」
上堂。「陜府鋌牛轉作嘉州大象，本是一版，印出看來，卻成兩樣。觀音菩薩飽食胡餅，憨布袋膨脖氣脹，葛藤樁子重新舉，無端笑倒天台拄杖。且道笑箇甚麼？春風是處有香來，鷓鴣啼在花枝上。」
武林宗會菴結制，上堂。「丁一卓二，雨七長五，風送殘雲，月沈前浦。諸仁蹋步向前，問長問短。只見山僧是箇賣糖老兒，卻拏了些銹釘爛鋌，到這裏討箇甜頭，那知山僧向陳年布包中，取出些老鼠藥來撒向面前，你也不問好歹，取放口中，忙忙抹得轉來，不是耳聵眼盲，便是手攣腳跛，誠可惜許。山僧恁麼舉揚，不甘者秖道：『和尚是箇人，原來是箇貨郎兒。』」顧左右云：「大眾！人

家須是自家做，有錢何處不家鄉？莫教倚他門戶傍他牆，剛被時人嗔作郎。參！」
上堂。「法王法令超群生，嘗以法財施一切。」以拂子左拂，左顧云：「漫空匝野。」右拂，右顧云：「填溝塞壑。然雖如是，有箇漢總不恁麼，他也彌綸八極、融貫十方，奴呼諸佛、婢視列祖，向刀鎗林裏過不損一毛，蹈水赴火不焦不溼，地獄天堂繫屬他不得，所到之處隨分拈一毛一粒、一塵一沙，可以富稱敵國、貴比王侯。今日檀那在匕 箸上顯大神通，盤盂中作大佛事，要使大家親見一回光明烜赫耀古騰今，山僧今日不妨為渠拈出。」拍案一下云：「驪龍珠在手，何處不稱尊？」
上堂。「如是身空法亦空，千差品類悉皆同。大眾！這箇空字，陶淵明飲酒，蘇子瞻臉紅，棕鞋竹杖自西自東，籃輿最愛秋光好，歷遍桃花楊柳風。」
上堂。「秉金剛王寶劍，才可殺活臨時。開摩醯首羅眼，方有定乾坤句子。倔起於艸莽之間，開闢于垂絕之世。差珍異寶隨處受用，壽量光明本自天成。毘盧遮那不與方乎境界，無量壽佛那共論乎短脩？等閑垂一機一境，立一事一法，皆可美流萬世譽播今時。丈夫漢都不分外，但山僧從來與這些窠臼無緣，如鍼氈石壁相似。不惟無縫罅可入，亦且坐住不得，蓋為資性魯鈍，自幼失師友之教，迄今老大無成。所以四十年來，墨突不黔，孔席不煖，奔馳雲水之間，嘯傲煙霞之際，有時與林處士把臂孤山麓，有時與韜光師話會冷泉亭。不意寒蟲蟄戶不緊，被業風吹到宗會這裏，與諸仁者眉毛厮結，搆海大冤讎，你一箇箇頭角崢嶸，山僧秖可慚惶有分。今日眾居士，又把山僧逼拶到寶華座上人天眾前，其奈腹中原無一點墨水。」驀展兩手云：「教我說箇甚麼？蒼天！蒼天！大眾！八十婆婆舊話頭，買些脂粉賣風流，招人談笑惹人羞，只得無言下翠樓。」以袖掩面，踊身下座。
上堂。「一聲雞唱五更中，多少英靈一夢同。卻怪道人閒理會，樓頭又打曉來鐘。」遂擊拂一下，下座。
上堂。僧問：「鳥啼華笑風動塵起，明明西來意，為甚學人不會？」師云：「爭怪得老僧。」僧顧左右，師一喝，僧云：「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師乃豎拂子云：「大眾會麼？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若真師子兒，不入他群隊。提持佛祖命脈，開張向上綱宗，移星轉斗，緯地經天，橫衝直撞，左右逢原，向肉案頭展具，酒樓上闖席，憨布袋十字街等人，豐干老方丈中養虎，袈裟裏艸鞋，赤腳下桐城，得大自在。如風奮迅三昧，所以測識他不得，名目他不得，趨向他不得，比擬他不得。如水中木，不住此岸，不住彼岸，不著中流，順流而入薩婆若海、三昧海、智慧海、

福德海、壽量海、神通光明海。此也是你本有底，山僧到這裏添減他一絲毫不得。適有一事與諸人商量，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豈不是時人窠臼？』州云：『曾有人問老僧，直得五年分疏不下。』」拈拄杖卓一下橫几上，乃屈指云：「一祖摩訶迦葉，一祖阿難，三祖商那和脩，四祖優波鞠多。」喝一喝云：「若不喝住，數到明朝。」擿拄杖顧左右云：「漆桶不快。」

上堂。「密室深閨不見人，縱然桃李未逢春。偶來月下調絃管，隔院梅華照比鄰。」豎拂子云：「賊身已露。」

上堂。拈拄杖云：「見麼？」卓一下，云：「聞麼？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舉拄杖云：「此是體橫案上，云此是用。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所以一句能該八萬門，說甚麼雲門胡餅？一機迴超生死路，又何須趙老清茶？若是懸照妖鏡，秉昆吾刀，坐斷十方，冶鑄古今，便見天平地成萬民樂業。諸仁者！不望你手段惡辣，在毒蛇頭上抓癢、猛虎口中分腥，但切莫向虛空中挖縫、頑石上栽華。今日好生底，向本位中去，鷺鷥腿，蜘蛛腰，緊峭艸鞋，結束將來，山僧當頭點你一棒，你也須知痛癢始得。」噓一聲云：「摘楊華，摘楊華，蘇嚧悉唎吽泮吒。」

上堂。「遠山如黛，野水碧波清漾。斜橋隱隱，聽雞鳴村舍竹籬門巷。鷺鷥刷羽蘆汀，征雁數聲嘹亮，風中簫管短長，夜來月自凋桐上。政黃牛橘皮湯止渴，懶殘師芋香無樣。髮長藉艸坐南曛，白眼視公侯卿相。化山老僧、船子和尚，堪笑箇不唧溜漢，擯出院又罰饡飯。總不若今朝善信設伊蒲，管教你箇箇氣充腹脹，免使得窮廝煎、餓廝悵。喫飽了，經行似群蜚之鳥，打坐如土木之像。十洲春盡華凋殘，珊瑚枝頭紅日上。參！」

上堂。「一切聲是佛聲，一切色是佛色。鐘沈露曉煙光澀，清唳蘆汀鴻雁集，落葉打寒窗殘燈。一夕天寬地廣箇閒人，攪動愁腸如織，誰相識？」

上堂。「捏不成團，一池冰映水晶盤，放無著處，碧琉璃月冬青樹。鳴條之風，難為把捉。秦宮之火，誰敢棲住？有時還漏泄，幽鳥蹋寒華而共語。不意自然來，白雲覆青山而淡泞。離別處，伯仲同歡；相逢時，參商異處。日月非明，四時無序。蓋升沈者如幻，生滅者無住。山海不足以並其高深，太虛安能共乎寬裕？山僧到這裏，無可奈何，雙手度與，你卻又不解接，羅列在眼前，你又看不見。放在口裏，你亦不解吞，流入耳裏，你又不解聞。只得向糞掃堆頭拈一片黃葉來，你才接得便欲去打鉼環釵釧，山僧亦無可奈何。」良久云：「懵懂者一任懵懂，惺惺者到底惺惺。」

上堂。「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色。沈香亭畔牡丹風，師子巖前虎狼跡。百城煙水走天涯，投老歸來暗相惜。如今麤可立門

庭，又被雷公打霹靂。」擊拂子云：「百事大吉。」
上堂。「中邑獼猴，長沙老虎，溈山水牯牛，南山鱉鼻蛇，為人為己，撒沙撒土，金剛王劍，法堀爪牙，東涌西沒，隨處作主。總不如十字街頭石敢當，頂天立地，周匝十虛，終日叨叨咀咀、喱喱嗦嗦，絕沒箇人會得。縱然智如鶖子、辨若滿慈，到這裏也無奈何他。山僧不避腥羶，也有些子，只是諸人見得熟了，把將來不當箇事，眉毛落在缽盂裏，你便和飯吞下，鼻孔失卻茶盞中，你亦連水嚥下，總不知滋味香臭。山僧所以隨摟搜打摟搜，屋上架屋、樓上安樓，收攝玄要主賓，該羅君臣偏正。」擊拂子三下云：「俞任袁柳苗鳳花方。」
至能仁寺，請上堂。「日月燈明佛、威音王佛、大通智勝佛，過去二萬億佛。」豎拂子云：「此是萬仞崖、千丈阬，攀攬者、跳躍者，悉皆近傍不得。蓋為搏積厚之風，盤清虛之漢，差排佛祖，鑄冶古今，實南金之一人而已。吾烏得名言哉？昨來買櫂山陰依例晉謁，那知能仁法兄，鉤錐便利，雷電難期，團仁義忠信為栗棘蓬，煆禪道佛法為金剛圈，其奈山僧荒疏已久，到這裏直得吞又吞不下，透亦透不過。」展兩手云：「卻說箇甚麼來？」拍案一下云：「罷罷罷，休休休，樛木園裏能仁寺，晒書臺上藏經樓，許玄度祁德侯，紅燈毬打紫燈毬。」拂一拂子云：「收。」
上堂。「萬象之中獨露身，呼不來，趁不去。金毛師子，五彩鳳皇，毛羽可憐生。空將欲歸意，說與不行人。」
圜戒，上堂。「阿難尊者不歷僧秖，地獄天子高超十地，豈知野鴨子飛過去也？隔江望見資福剎竿，橫趨不顧，猶隔津在。釋迦老子昨夜睹明星悟道，被山僧逐向他方世界外去。所以道：『言前薦得，屈我宗風。句下分明，沈薶佛祖。』若是箇丈夫漢，斷乎不向人家門戶偎倚。揭開頂門，放出爍迦羅眼，拈卻髑髏，剖破孃生鼻孔，直得露迥迥地，虛空與鍼眼同寬，世界與古鏡不二，然後拈瓦礫土塊，便好作無邊佛事，放無量光明，度無量眾生，一一眾生得無邊三昧、得無邊智慧、得無邊神通，卻笑長汀布袋裏，貯百億香水海。百億須彌盧盧舍那如來，於摩醯首羅天王宮，對千釋迦傳佛大戒道戒，如明日月，亦如瓔珞珠，微塵菩薩眾，繇是成正覺，被山僧將布袋子搽得粉碎，喝散大眾，彌勒菩薩也只得呵呵大笑云：『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
上堂。「無縫塔，蓋覆官家；喫油餈，難瞞土地。三世諸佛，有智而沈下寮；黧奴白牯，無德而居上位。直賤非賤，直貴非貴，總不若露柱燈籠善於和會。」卓拄杖云：「此是無諍三昧。」
上堂。「冬至有富家作酒，冬至無窮漢數九，衲僧家向火曝背，呵腳呵手。」忽豎拂子云：「看看！波斯匿王於龍光佛所曾問此義，

佛亦無說，王亦無聞，無說無聞，是名一義二義？」放拂子云：「雁棲湘浦月，船泊鑑湖霜。」
上堂。「公輸子木狗司夜，自行車供母，竟失其母，刻飛鳶七日而不下，其妙在關捩子也。諸仁不得圜活高蜇遠走者，關捩子撥不轉爾。我今為汝轉卻。」遂拍案一下。
上堂。「才有是非，紛然失心，等人不來，鬧市望河裏，失錢河裏尋。拈花旨，祖師心，錯將鈬石認黃金。」以拂子作垂釣勢云：「不如簑笠煙波叟，獨釣落華春水深。」
解制，上堂。「山僧向居湖上，但見雲留峰頂，水滿堤塘，兩山開四序之華，六橋映五更之月。洎至宗會這裏，又見桑林池沼，野坫孤村。市井聞隔河之語，旁晚聽蕭寺之鐘。然則湖上之境，不可移至宗會；宗會之事，不能置之湖濱。彼彼不相知，各各不相到，物各性住於一世，無有往來之理。故世尊三昧迦葉不知，迦葉三昧阿難不知，阿難三昧商那和脩不知。譬如水波浪，前際與後際，各各不相知，諸法亦如是。譬如大火聚，前燄與後燄，各各不相知，諸法亦如是。山僧今日破其籓籬，去其墻塹，拈五印土為新羅國，將兜率天為震旦方，十方世界融為一剎，各不留礙，亦不相參。來來來，無所來，曉雲南陌白銀堆。去去去，無可去，夜深葉落塘南樹。不來不去兩無交，華影橫窗月色嬌，一枕松風鶴夢醒。」拂一拂云：「飛過湖山十二橋。」
結制，上堂。「蝸牛角上三千界，雲月谿山共一家，知是業緣無避處，不如隨分納些些。古人到恁麼田地，也秖是萬不得已。山僧三十年前卻是我累著他，三十年後卻是他累著我，所以投老領眾，扶病渡江，子細理會將來，東西南北、上下四維，就是千佛出世，也是回避不得。山僧沒奈何，只得和康糶米，攙水賣油去也。」豎拂子云：「西余師子子湖狗、雲門胡餅曹山酒，攝無量劫為須臾頃，撮十方世界針鋒首，隨事建立，渾然大有。」噓一聲云：「風來松頂掀濤，雲戴遠山微皺。」
上堂。擊拂子云：「依無住本，建一切法。春風至而萬物萌動，鯤化為鵬，摶風而上，幾幾萬里。鳳來儀而致祥，龍得雲而翀舉。山蒼蒼而韞玉，水含珠而潴成。川澍風翔則風，霜蜇則霜，露翥則露，雨舞則雨。勃然而生，忽焉而萎。彫鏤萬物，彩繪群彙。心不可思，口不可議，杳不知其所以。三世千佛以虛空為口，須彌為舌，秖說得萬牛身中一毛頭許。歷代祖師有擎山舉鼎之力，也擔荷不起，總不若山僧這裏。今老矣，盡收拾在骨董箱裏。」乃袖拂子，下座。
上堂。僧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向上一路，千聖不然。秖如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階前狗尿天，還是向上事向下事？」師云：

「不傳，不然，陸地行船。」僧作聽勢，云：「依俙似曲才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師乃曰：「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向上一路，千聖不然。真師子兒，難為話會。此也是破網兜風、篾籃挑水。自古及今，多少英靈豪傑，盡欲向生銕秤錘、白木砧杵上求些五滋辣味。殊不知空花佛事，水月道場，與塵勞中顛倒妄想，都來是莊周一夢，幻住三昧。山僧今日提箇斷線傀儡，無燈影戲，直是好笑。大眾！蓼花紅，蘆花白，扁舟一釣，江天月霜。雁宿沙汀，煙村明滅。慚愧老僧……」擲拂子云：「無法可說。」

寶福達姪、九逵和尚請上堂。「昔有僧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雲門酬機大奢，乾峰荅他大嗇，奢則不便愚蒙，嗇則不周廣眾。」豎拂子云：「顯聖這裏，九逵八達之路，其道坦坦，其平如底。君子所履，小人所視。一任你騎驢騎馬，奔南走北，經商負販，來來往往，秖是山僧于津口要路，要討箇本道公驗，你卻又眼[目*荅]眵地了無下落。山僧今日不若兩手分付，免使後來說長說短。」以拂子畫一畫云：「此是朱簽。」拍案一下云：「此是印信。」良久，云：「汝等還要討甚麼碗？」下座。

上堂。拈拂子一縷，良久噓一聲云：「可惜許，秖此一絲豪，日月不足比其高明，四海不足方其深廣。超劫石而長齡，等虛空而不朽。正四序也，為華為實，為雪為霜；濟物類也。為瑞為祥，為霖為雨。若是立待搆去，坐待搆去，說甚麼趙州關、雲門關、黃龍關，直是橫身而行掉臂而過。所以道：『家國興盛，野老寧怙，地平天成，河清海晏，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況進于此者，舉一念動一步，遊歷十方恒河沙世界，承事恒河沙諸佛，聞恒河沙諸佛所說玅法，證無量三昧門，得無量陀羅尼門，此也是你腳前腳後底事。有般漢只管提燈覓火、家裏問程，山僧亦聽其自然，卻不道甕中走卻鱉。」以拂子打圜相云：「大眾！正覺山頭月一輪，不分晝夜照乾坤，昨宵拋向波心裏，自是魚龍不解吞。」擊拂子三下。

果園請上堂：「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明，綠橘黃柑，未霜而摘，何異退華杏子、落地楊梅，滋味全無，徒增酸澀。既不能益于己，又不可利于人。海外有蟠桃，一華一實，各三千年，果熟香飄，法利人天。若是嘗禪師，梅子雖熟，吞得吐不得，甘蔗種一枝，掃土而盡。須知有向上一著衲僧巴鼻，於此轉得身來，方堪受用。所以象骨山老漢拈一顆荔枝，塞斷天下人咽喉。有箇泰首座果子，方到口邊一口吞卻。是以祖師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豎拂子云：「大眾！華開也。且道成箇甚麼？菴摩勒，毘黎勒，訶黎勒。」喝一喝，下座。

商韋緒居士捐軀死義大祥，請上堂，豎拂子云：「會麼？百尺竿頭舍得性命，鋮鋒上也好走馬，陸地上也好行船。諸兄弟！你一往底秖抱得箇不哭孩兒，總不曾經過毒拳、毒掌、惡棒、惡捶，所以臨敵而怯，見事而餒。你看他古來豪傑之士，從容就義，殺身成仁，視死如歸，不可枚舉。更看他肇法師就白刃似斬清風，巖頭老一吼等若雷轟，有此等志勇，有如是氣骨，方堪紹述吾宗。刀山劍樹，縱身遊歷，鑊湯爐炭，自在縱橫。韋緒居士果然丈夫，方且操導禪師之權柄，跨師子尊者之閫閾，說甚麼三界塵勞、四生桎梏？更聽一偈：脫卻儒衣著戰袍，丈夫身世等鴻毛，佳筵移到華間飲，一曲清歌月漸高。」

上堂。「遊江海，涉山川，尋師訪道為參禪。自從認得曹溪路，有生死，拈將來，我為汝了。」顧左右云：「又恁麼去也。大眾！你不遠千里，擔囊挈缽，走諸方參尊宿。及乎到這裏鬥湊言語，問甚麼向上向下，討山僧頷下涎，何不將箇自己，與你問端，一齊拋卻。更將山僧弄猴猻底圈套，與那繫驢撅子拈放一邊，轉過位來，向枕頭邊床腳下，試一摸索看，或者偶然覓得箇夜光珠連城璧，豈不慶快平生。即如今日眾善人，將七珍八寶和盤拓出，你們總用不著，更向山僧這裏鷹頭鶻腦寶籠兒裏看，縱使山僧拈與你，卻又是他家之物。大眾！晝夜日月運行，霜雪衰殺林藪，禽會飛，獸能走，一一天真本來，自有王逸少能書，顧虎頭善畫。又何假他人之手？」以拄杖舞云：「東拋西擲。」乃擲下云：「臘月二十九。」解制，上堂。「那伽大定遊戲三昧，春風堤上柳絲輕，月上湖心清徹底，缽盂裏洗澡，淨瓶中撒屎，新婦禪、女兒禪、郎君子弟禪，努目切齒，豈知那師子奮迅牛王哮吼，象王回踽。」擊拂子云：「嘗把一聲歸去笛，夜深吹出瀟湘雨。」

元旦，上堂。「年新月新，一紀二紀，世法佛法，抹桌兒另起，何呂施張、朱秦尤許，露結為霜，雲騰致雨。所以道：『圓覺自性，非性性有，循諸性起。』正月悠悠，二月耕田使牛，三月花柳滿林丘。志士晚聞道，聊以拙自脩，下文繁長，念佛回向。」乃輪珠念佛，下座。

龍門石和尚木主入祖堂，諸法姪請上堂，擊拂子云：「此是虎穴龍淵，鸞巢鳳窟，一切人無敢措足。除非沒量大人，方能移乾轉坤，喚東作西。所以道：『向這裏去則易，向那邊來則難。』二俱不立，中間不住，一柄石傘，蓋覆無邊，一脈耶溪，潤澤群有。」旋拂云：「收圓結果，仍到此間。」噓一聲云：「雨餘泉響隔華谿，谿上芹芽長玉犀，大家相聚喫莖薘，隔林猶有鷓鴣啼，謾看白雪踏烏雞。」

祈嗣，請上堂。「有時不恁麼，則迅雷疾電，等於秋蟲螢火；有時恁麼，則驢鳴犬吠，鵲噪鴉啼，著著都有下落，故能額上挃摩醯首眼，指上見金毛師子，向酒樓肉案城市山林，隨分作些去就。直使一箇箇氣衝宇宙，不廢本業，行諸佛事。不似那釋迦老子闊大門庭，驚群駭眾。又道是瀾翻海藏雲擁靈文，使後來山精水怪，據曲盝木析楚分秦，大驚小怪稱鄭稱王。山僧日來偶作箇勾當，喜得露柱生兒節屆三朝。朱居士特為弄璋之慶，邀爾輩仝作湯餅之賓，要使家業有承，先宗可繼。大眾！還識山僧作略麼？」喝一喝，云：「向疑春色偏桃李，自是根深子亦繁。」

普門大士誕辰，上堂。「獨坐須彌峰，吸乾四海水，眼見則瞎，耳聽則聾。盡大地人，無敢近傍，就是雲門古佛，趙州傑出叢林，德山牙如劍樹，口似血盆，洞山橫抽寶劍，玅協弘通，這些老漢曾未動著一絲豪頭許。今日冠裳濟楚，四眾駢闐，沒奈何，只得另開三徑，別啟偏門。」以手招云：「善男子，來柳陌華街，神歌社舞，艸褥苔茵，拏三道五，反舌黃鸝，律音相鼓，觀音玅智力，能救世間苦。」

上堂：「日上海門東雲裏，越山無數。前村紅樹欲與杏華相妒，橫橋野水，杖藜徐步，秖恁劉郎前度。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過漏澤寺，上堂。「非嘗之人，乃有非嘗之用，真師子兒，善師子吼，將南北二高峰，取向秀州來，其或有之。移鴛湖彪湖，至金牛湖，則不可。近有箇沒面目漢，把住關津，不通水泄，就山僧到來，也要向他喉下取氣，更說甚麼煙雨樓[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東塔三塔解打懸空筋斗。且道為甚如此？」良久，云：「紙灰飛作白蝴蝶，血淚染成紅杜鵑，正是清明三月天。」喝一喝。

上堂。「對朕者誰誠不識，良遂知處或可知。去歲嶺梅新歲落，今年華發舊年枝。」

過白蓮寺，上堂。「歲月如流，物理變更，來時梅花將破玉，只今柳線舞輕風。」拈杖云：「惟有山僧拄杖子，根深心實，冬夏常青，雖不是龜息延齡、熊伸鳥經，卻要與釋迦老子同壽量光明。」卓拄杖云：「佛界魔界，總難桎梏。大眾！有竹不俗，有堂可宿；一飯兩粥，千足萬足。莫向燈窗下鑽他故紙眼華碌碌。」復卓拄杖云：「白蓮多福。」

上堂。「大眾！秖如世尊拈華後，還有人舉著箇事者麼？」良久，云：「要識來年米價，問取東村王大。」

上堂。「文殊、普賢二大菩薩，庭前相撲。東司廁籌，廚房麵杖，僧堂裏橫衝直撞。大眾見麼？」以手前指云：「雲重雨微山色淡，風高原野雁痕斜。」

請漏澤和尚，引座。「無位真人築大愚脅下，老婆心切掌黃檗面門，烹凡煆聖，隨身七事，互主回賓，料揀四科。大悟不存師，掘阬生葬；大方無軌則。法座掀翻。電光影裏穿針繡鳳，擊石火中掉棒降魔。言前薦得，知君未徹；句下承當。猶在半途。萬壽這裏可謂毉師之門足病夫，鑪韝之下多鈍銕。諸兄弟！我尋常教你凡事必須預先整頓手腳，你總不在心上。今日要你師子尾上抽駿，猛虎口中截舌，情知你是做不來底。然趑趄不能行，囁嚅不能語，則亦不可。若是臨出嫁毉癭袋，將進場染鬍鬚，堪作甚麼？速速請盆漏澤和尚，切莫蹉過。」

上堂。「前山門，後佛殿，一到便見。青菜心，白米飯，一任你橫吞豎嚥。桃花人面，柳垂青線，春暖暘暘，終日打眠無厭。又被眾居士催逼，到這裏來，要我說甚麼金牛飯、趙州茶、雲門一箭，其奈學疏才淺，老人家久弛筆硯，怕與諸人相見。」高聲云：「侍者行童捲起簾來，放進那一雙孤燕。」僧問：「山門與佛殿門額，且道孰勝孰劣。」師云：「廁阬籌子，神通十八變。」

上堂。「雨後遠山風致美，窗前紅樹看花萎。樓頭清夜洞簫聲，月下相將步煙水。委不委？切莫蹉過棚頭傀儡。」

上堂。「萬壽院裏，聲鐘考鼓，侍者拈香，兩序施禮。直得盡大地艸木叢林，飛禽走獸，改頭換面。東海阿脩羅王、大自在天，坐不穩席，睡不安枕。文殊普賢中庭相撲，釋迦老子獨自箇走入銕圍兩山之間，其奈無人證明，累他眾居士，將些饅頭餽子，一齊下將來。你又眼瞉瞀地，總沒奈何伊。就使將箇箸子噇將下去，你也總不知。箇須彌山底軟硬、四海水底鹹淡，東勝神洲、西牛貨洲長短闊狹，山僧不向你道，又道是主令不行，將道廢矣。但山僧有三十棒，沒箇人下得手。總使下得手，我要問你：上座棒教誰喫？」喝一喝云：「鴛鴦湖裏桃花浪，煙雨樓前楊柳風。」又一喝，下座。

上堂。「如世巧幻師，幻作諸男女。息機歸寂然，白鷺歸煙渚。魚行偶然水濁，鳥過適時風霽，長藤紫翠，壓倒了凌霄古樹，飄颻柳絮，取不得，舍不得，招不來，趁不去，好生愁緒。萬壽這裏也秖得開隻眼、閉隻眼，隨你長街短市，三三兩兩，渡頭人晚霞西聚，等箇船兒歸去。」喝一喝，下座。

上堂。「牛頭前百鳥銜華，牛頭後野鬼飛沙。堪笑長汀布袋子，卻從鬧市作生涯。大眾歸堂，請喫茶。」

上堂。「這裏開卻兩扇大門，自來無人攔阻。一任你掉臂直進，秖如平地上有箇陷阱，你不蹋著，轉彎頭有箇機械，你未撥著，喫萬壽飯、飲萬壽水，交肩過、頂足睡，都道無一星子事了，他時後日盡謂曾見萬壽來，殊不知，鬧市中有箇無厭足王底惡器甲、萬華叢裏有箇婆須密女底軟套索，不放你在，須是空卻五漏殼子，入火不

損一毛、入林不沾一片，可中便見石烏龜向火，烏芻瑟摩燒得虛空粉碎；瓦獸頭澡浴，跋陀婆羅悟得妙觸宣明。阿那律陀，盲人繪像；觀音菩薩，聾子調琴。月光童子、水天如來，鴛鏡湖交明空底，琉璃光法王子與不動世尊，匯龍山坐鎮乾坤。」豎拂子云：「此是摩訶悉咀哆般怛囉無上寶印。」擊拂子云：「此是妙蓮華王十方佛母陀羅尼微玅章句。大眾會麼？華殘細艸春如織，粉蜨黃蜂繞地飛。」

上堂。「西風一夜好雨，古佛過去久矣。獨有文殊普賢特地較量彼此。禪和子！禪和子！為甚東倒西起？」顧左右云：「老僧罪已。」

上堂。拍手云：「牛背無鞍穩便騎，任伊芳艸繞湖堤。晚霞又促人歸去，短笛無腔信口吹。」以拂子作品笛勢云：「咿唔。」遂下座。

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王廿八老，開眼著賊，非背非觸，東震旦國陞堂，中印土打鼓。古殿風搖挂角鈴，一鉤新月清江浦。」

上堂。豎拂子云：「不得已作死馬醫。東西十萬，南北八千，須彌倒卓，四海播遷。剎竿頭上煎餽子，三箇猢猻夜簸錢。」

上堂。「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躁人之辭多，吉人之辭寡。上來下去，朝參莫禮，討甚麼碗？若是手親眼快，善別來機，向糞埽堆頭拾得一顆鼠黏子，便好塞斷天下人咽喉。那裏來，長篇秖須三兩言，短偈只消數十行，萬壽今日因齊慶贊，事不分外。你若臭布衫脫得下，破艸鞋丟得去，閨閣中物放得盡，陳年骨董掃得淨，今時門頭清明如鏡，向風吹艸動處豁爾圓聞，再到萬壽這裏來分，頂門與你一棒，向後去莫得辜負萬壽，亦不可帶累萬壽。那時節，一任你[跳-兆+孛]跳，擿玅喜世界如陶家輪，拈舜若多神放入龜毛孔裏，背手插華支，面南觀北斗，三三成一九。」一喝，下座。

上堂。「盡十方世界拈來如粟米子大，擿向人前不直錢。可惜許！殘冬日煖花偷發，況復春深三月天！」

上堂。「矯矯佳公子，終日醉銀泥。一曲陽春調，無人和得齊。容成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桌陸氏，驪畜氏，赫胥氏。」

上堂。「雷驚蟄筍，電萎荁花。犀翫月而角成紋，豹披霧而體生霞。天高地厚，情無情萬別千差。此是你面前背後底事，豈可推向他家。就使山僧將三藏十二部瓶瀉出來，你又當作呢喃燕子、官田裏蝦蟆。而況這著子，臣不能上之於君，父不能授之於子，朋友不得彼此相饋，兄弟不可共荈分瓜。山僧沒奈何，左不得，右不得，但秖暗裏咨嗟。最愛他放下屠刀底漢子，荷鉏歸去僧伽。風吹古殿，雨打籬笆，九十日春將歸去。是可惜千紅萬紫，一隨流水委泥

沙。幸喜官閒無事，霍山廟裏且退衙。」良久，高聲云：「闊門呀。」

上堂。「大丈夫漢，事不尋常。手握靈符，胸藏韜略。佛祖是冤家，言句是鴆毒。盡世間無物可以籠罩，等閒拈弄一些，揮珠吐玉，點銕成金，是他品第高、骨氣峻，波瀾闊、法性寬，所以有如是威光，有如是玅用，有如是超脫，有如是廣大。卻不是抱橋洗澡，把纜放船，打潔淨毬子的所能夢見。爾輩眼裏著不得一微塵，耳裏灌不得一滴水，一具臭骨頭，栽下許多無根荊棘，動則牽絓又引他，山高壑深，松直棘曲，鵠羽白、鳥色玄，鶴脛長、鳧脛短，孔子與陽貨形同伯仲，顏淵共盜跖壽若彭殤。將許多絡索，做箇護身符子，總來可發一笑。」以拄杖橫案上，云：「不消一弄。」

上堂。「點得無油燈，豁開頂門竅，走入鬧市叢中，左右逢原得玅。如何寒山子，忘卻來時道。阮藉倡狂，孫登長嘯。」

合郡士紳請上堂。「吾道一以貫，青衫不換鸕鷀裘；吾法貴無住，漁郎隨處繫孤舟。萬壽則不然，別賣天龍一指頭，堪笑臺山老婆子，撮俏賣風流。諸仁者！你似[病-丙+豈]似癡，山僧作啞作聾；一任你山悠悠水悠悠，得休休便且休休！何必重參舊話頭。煮新茗，對滄洲，你一盞，我一甌，消卻胸中萬斛愁。桃花日煖春光好，明月清風十二樓。說甚麼披髮左衽，思彼管仲；乘桴浮海，從我其由，君不見禹王脫衣而入裸國，孔子微服以過宋州。君子素其位，時哉不自繇。僧邪？俗邪？儒邪？釋邪？華邪？夷邪？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喝一喝。

上堂。「山僧披珍御服如羊裘，而釣於大澤之中，不免為人物色；若是著垢敝衣，行於長街短巷，總不見有甚奇特。所以日光爍破闇黎面，明月照見夜行人。水汎荷錢，風飄柳絮，你們便恁麼尋嘗放過，山僧也秖得坐而聽之，一任你鑽龜打瓦，暗裏念灶經，燈下寫神符。箇箇都道才高班馬、智決先天，及乎山僧將箇障眼紗兒向他面上一罩，竟不知爻象從那裏畫起，字句甚麼處寫來？可惜一世辛勤，白首無馮，回頭轉來卻又道：『佛法無靈，祖關無濟。』」擊拂子云：「但向此中提掇得起，舉一不得舉二。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而天下平。」豎拂子云：「引起臥龍梁父吟。」擊拂子云：「聽。」

上堂。「有緣佛出世，緣盡佛入滅，到處度眾生，猶如水中月。水中月，香山居士李謫僊。」以拂子打圜相云：「捉得便呈君，萬里山河明不徹。山僧夜起，北窗看蘆華，浪靜寒江雪。」

上堂。「祖翁巴鼻，達磨不識，流傳至今，織壁織壁。」

上堂。「古路坦然誰措足，無人解唱還鄉曲。清風月下守株人，涼兔漸遙芳艸綠。」豎拂子云：「萬壽一條古道，七通八達，直透長

安。船來陸來，無不可者。但是乾峰為你太簡，雲門為你太奢。山僧波波汲汲，前導後獎，左提右挈，也不過要你到得家歇得下，彩服堂前面奉二親，紫荊花下重逢伯仲。此時山僧添不得你一絲、減不得你一縷，你自家到此田地，方信吾言不謬。雖然如是，秖如混沌未分、陰陽未剖，那裏是你家鄉？威音王以前，佛未出世，那箇是你父母？此卻不是認驢前馬後得底，須得把膠盆子擊碎、頂門眼豁開，將十方虛空鍊作銕蒺藜，解吞亦解吐，諸佛眾生煆作金剛圈，直透又橫行。喫官酒，臥官街，當處死，當處埋，紅稻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皇臺。」一喝，下座。

上堂。豎拂云：「盡大地眾生向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萱艸能忘憂，秦禽解人語，巢知風，穴知雨。」

上堂。「萬壽這裏原高綠野水艸俱，便養得箇露地白牛，角明蹄健，攔又攔他不住，遮又遮他不轉。直得露迥迥地，舉足蹋著，開眼便見。大眾會麼？若道箇逢人即出，群盲摸象；逢人即不出，眾手淘金。不若一切處放教閒閒地，不犯他家苗稼，要騎便騎、要下便下。到此際，佛祖猶是冤家，況有甚麼生死可說？今日周居士為薦先兄，又要討箇生邪死邪底下落。山僧若向他面門上寫箇姓字，手心裏著箇華押，聞者見者，豈不可笑？不若分付與東風，吹得華飛水面紅。今朝是春盡，明日夏初烘，竹高堪宿鳳，松老自成龍，總是飄蓬湖海客；你兄即我兄，我翁即若翁，家家新月照簾櫳。」遂擊拂子三下。

上堂。「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趙州道：『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觔。』山僧卻不恁麼，人行窄徑印霜蹤，殘月僧房淡曉鐘，好句等閒狼藉也，斷雲斜挂隔林松。」

上堂。「錦江澨，練天際，征鴻一線，秦山蜀阜。晚雲綺僩小橋西，孤村野坫政黃牛。已矣，共誰閒翫？幸有箇人兒，不隨四時遷變。且道是甚麼人？日面月面。」

真如文大師七秩，眾居士請上堂：「今朝三月十五，驀地聲鐘考鼓，遍界六種震動，四海龍王起舞。真如塔樣，尖新格調，迥超今古，啟智輪於法際，階差類同先祖。大眾！山僧今日借座燈王衣、婆衫子，開虛空口、覆廣長舌，略說如來壽量品。夫世壽之言脩短者，有以時計之，日月計之，此蟲、魚、鳥獸之筭，人壽則以歲計之，諸天則以劫計之。」豎拂云：「惟有這箇不隨四序推遷，等太虛而永固。既以虛空為身，還將法性為壽，就以性壽發為妙用。如趙州老百二十齡，操道履德之為壽也；寶掌存影濟物，以大悲為壽也；賓頭盧尊者不入滅，應四天下供，此以良福田為壽也。是以應跡聖賢，入微塵國，化隨類身，其身與壽，隨眾生心，應所知量，初不異乎真如之體、法性之量。所以非常之人，有非常之智，而運

非常之用。其人也，解脫堅固；其智也，多聞堅固；其用也，塔寺堅固，是吾文兄之謂也。壽七秩而備七級之塔，應以天華而散其處，融三宗以攝三軌之儀。莊嚴佛土即非莊嚴，正猶大禹之治水，挂冠不顧、過門不入，平成江河淮濟；女媧氏煉石，補天之缺、平地之窳，斬新日月乾坤。是以崇高而不危，行大而愈精，撐天拄地，鎮古維今。」豎拂云：「大眾！此中有如來全身，還見麼？」左右拂云：「為供舍利，嚴飾塔廟，國界自然，殊特妙好。」

三宜盂禪師語錄卷三

住雲門顯聖寺門人淨範編

山陰嗣法弟子祁淨超較訂

住姑蘇古朱明寺語錄

乙未歲十二月初十日，合郡檀護請入院。
山門。「東西十萬，南北八千，森羅一印，出入聖賢。春回臘後梅花玉，襯步香生貼地蓮。」
佛殿。「星宿劫、賢劫、莊嚴劫，法身佛、報身佛、應身佛，天籟、地籟、人籟，橫說、豎說、倒說。」以手指上云：「你秖知背手彎弓，卻不慮當面著賊。」遂大展三拜。
伽藍。「金爐內騰法界之香，蠟炬上分四照之光，自非夙乘悲願，我與你咫尺參商。」燒香云：「閏餘成歲，律呂調陽。」
祖師。「摩騰竺法蘭，破東震之荒；菩提達磨老，鑿混沌之穴。百丈規繩，頂門著楔。今日撞著箇無情漢子。」燒香云：「燒卻這一橛。」
據室。「蹋翻滄海，坐嘯乾坤，太行千里墨，黃河一度清，瀾翻舌捲，寂若無聲。」卓拄杖云：「碧賓斑豹剝，當滴帝都丁。」
即日上堂，拈疏云：「龍章鳳彩，雲篆星文，珠明照乘，玉潤連城。若是雕琢將來，堪作甚麼？但成文彩，即屬染汙。其或畫前有易，刪後無詩，山僧到此口挂壁上。」乃度疏云：「通事舍人試道看。」
師指法座云：「獅子吼，黃金遍地；象王行，匝野花紅。霜鳥上枝棲一聲，啼破隴頭春色。」遂陞座，拈香畢，乃云：「諸佛出身處，蘇臺水上行，朔風自北來，殿角生微冷。清除荊棘林，幻出祇園境。日射風窗鸞鳳鳴，月高霜瓦鴛鴦影。彌勒道場，鬧市叢中，梵王宮殿，福城煙井。側布金磚，前朱公、後朱公；當空寶劍，人王令、法王令。鐘磬笙歌，黃粱喚醒，將陳年滯貨，提向十字街頭，出賣雲門胡餅。」良久，云：「領。」
元旦上堂。「寶炬香生玉鼎煙，和風淑景賀新年。春光一到花枝上，笑破沈空自了禪。年新與月新，晴霞轉綠蘋。夢回蝴蝶梅花圃，緩步黃鸝楊柳濱，且喜官清民樂，舜德堯仁，道人高枕。」豎拂子云：「寶筏度迷津。」
立春值雪，青龍斯長老至，上堂。「今日朱明寺裏玉砌樓臺銀粧世界，略無縫罅，入我門來，撲頭撲面，無處迴避，絕教通身是，遍

身是。更喜青龍歲首春回萬井，遍界瓊瑤，滿城簫鼓。只是谿深，雪厚難覓芹芽。客來無秖待，如之奈何？」拈拂子一縷云：「幸得這裏還有些些。」下座。

合郡護法紳衿等請上堂。「古聖前賢，主世界，聲教化，或有言，或無言。其有也，靈文寶藏，玉軸琅函；其無也，心心相印，脈脈相連。即以此正人倫、立綱紀，定出處、建功名，利己利人，啟後承先。朱明這裏，不住兩岸，不住中間。春風芳艸，萬卉爭妍，桃花人面，楊柳拖煙。上林雨過沸笙絃，不是黃鸝是杜鵑，正是姑蘇二月天。」上堂。「朝朝日出，朝朝雨細，艸沈沈，杏花如許，反舌新鶯啼，在深林裏好，一似織錦天孫，絲絲縷縷遍乾坤，總屬朱明春曉，慚愧殺達磨鬍子。」

長水古資聖寺大殿落成，臘八日請上堂。「此一具地，尋方琢圓，不惟契約分明，亦且代有令主。千聖萬賢，各各居神通大光明藏，興大佛事，顯大神力，現等法界身莊嚴雲，歷等法界梵行莊嚴雲，證等法界定慧莊嚴雲，聲等法界音教莊嚴雲，至於人天七趣亦不失。三昧正受塵，須彌吸滄海，如佛身如法界，出百萬億寶手，獻百萬億寶供，豎百萬億寶幢，懸百萬億寶幡，覆百萬億寶蓋。山僧既作飄蓬之客，隨例闖入毘盧遮那莊嚴藏大樓閣中，一時遍歷無邊剎海，何止移武林來嘉禾、將秀水入姑蘇而已哉！適當解維之際，聊以一偈為別：雲靄靄，風凄凄，殿角凌雲接爽溪，梅花新月野雲低，一色香光照水西。大眾！葫蘆提又葫蘆提。」

歸院，請上堂。「旅雁書空隊不孤，盤旋猶憶洞庭湖，好將南國花堤月，殘雪連山夜入吳。拄杖捎空，往復無際，芒鞋海闊，動靜歸源。」豎拂云：「雖然如是，也須識得這箇，方可毛吞巨海，芥納須彌，拽取占波國，與新羅鬥額。東湧西沒，南湧北沒，雲行雨施，艸木蒙潤。大眾會麼？一陽復始春將至，遍界奇香發滿枝。」

上堂。「長門永巷，寂寞秋清，古寺荒園，蕭條風景。法堂前艸長，廚灶下斷煙。法昌遇撾鼓，還他一力泉，大道應門，秖用小童。倩人看院，始是全提。破屋楊岐，才能半展。所以黃茆白屋之下有蓋世英雄，清泉幽石之邊住超塵逸格之士。運日月于掌中，正乾坤于跬步，與諸佛以齊肩，同聖賢而一躅。就使一劫二劫，直逗到八萬四千劫，總不出今時。上方下方，東南西北方，仍在這裏。瀟瀟灑灑，勤勤渠渠。楊柳日高，浪激太湖之碧；桂花雨後，風搖月下之香。任意徜徉，洞府瀟湘。大眾！恕我老狂。」

至崇先寺，請上堂。師云：「大眾！十五日以前，有箇截流句子，須是向威音那畔，父母未生時會取始得。你若眨上眉毛，便不是也。豈不知，崇先有箇沒人情漢，若向門前抽起橋板、截斷往來，你等從何處躋攀？山僧今日忽撩起衣云：『此是借來衫子，假道于

虞，不妨為你，花擘一上。』」展兩手云：「呀，到這裏又忘卻了也。」復以手招云：「來來！事無一向。」拍案一下云：「一任船來陸來，黃鶴峰前闢通天大路，龍到水到，師子窟內有踞地之威也。只為祖父田園兒孫受用，開甘露門，列君臣位，小可作箇去就。直得黃金遍地、朱紫滿林，十月應小春，花開一塢；三冬臨大有，月映千江。水足艸足，家豐民樂。有不唧溜漢，漆桶不快，往往于虛空岔縫，離水求波。是以山僧向未屙以前，先步先趨，若逗到十五日，堪作甚麼？然雖如是，不直我浪兄一笑，且道：笑箇甚麼？他道是鈍鳥先飛，直其後也。珍重。」

師集諸山知識為西遯超道者慶六秩壽，上堂。「寶鏡堂前風月，石傘峰下家聲。沒量漢，手眼通方，出處無礙。陶靖節，松菊猶存。程明道，花柳隨步。維摩詰，儒冠說法。龐鹿門，兒女團圞。戒禪師，何妨乘願再來？嚴頭陀，且於夢中顯現。大眾知麼？超道者一向足不越戶、藥不離唇，誰知他斗室中藏無邊佛土，葫蘆內有大路通天。」擊拂三下，云：「老僧今日借一節漁鼓、三尺板簡，唱箇道情，引起白雲用之。花發四時，紅深綠淺，隔簾櫳清香一線，移時添海屋籌，那知門兒外滄桑幾變？此是他自受用的履踐。如夢中人上兜率宮，受無量樂，雖同寢者，不聞亦不見。老僧到此有口難宣，下座去，請諸上座助顯第一義，說箇異方便。」顧左右云：「切莫刻舟求劍。」

請天界和尚上堂，引座。「君視臣恭，道統源長；子孝父慈，法繩綿遠。得之者，月上照梅花；失之者，古鏡添黑漆。思大鼻孔撩天，雪峰眼睛遍地。」拍案一下，云：「這箇所在，爭容得妖狐首領、魔種元兇，薄我藩籬、穿予墻塹。所以洞山老祖橫抽寶劍，斬諸見之稠林，妙協弘通，截萬端之穿鑿。古道寥寥，玄音絕唱，幸有我天界法兄，節拍相諧，嘉猷並諦，其奈門庭高峻，波瀾浩大。」豎拂子云：「大眾會麼？殷勤為解丁香結，放出枝頭自在春。」

上堂。「稻子秋登蟹正肥，果然一飽便忘饑。堪嗟清白傳家客，身入西山自采薇。雲冉冉，水依依，主人何事不來歸？大眾！要識主人麼？」以手斫額云：「貓。」

上堂。「雁唳秋聲到客窗，寒風獨坐剔銀缸。籌輸白手成家子，博得藍田玉一雙。些箇事，惱人腸，從前事業費商量。夜月一鉤清漢碧，漁歌嘹亮在滄浪。還我雲門一句子，前三三與後三三。」

上堂。「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師望空打一掌，云：「者老漢，老老大大牙黃口臭，作恁麼說話。大眾諦聽！」良久，云：「若也不會，山僧打之遶去也。」

左顧云：「大眾應如是住。」右顧云：「大眾應如是降伏其心。」復喝一喝，云：「參！」
果園淨器淨辨舍法衣，請上堂。「黃梅親手付將來，大庾嶺頭爭不去？提起也，乾坤失色；放下也，艸木騰輝。少林初祖，衣法雙傳。衣在者裏，如何是法？唵摩訶迦婆波吒悉帝娑訶。」
上堂。「日出皇皇，那事如嘗。邪橋連野店，新米菜羹香，因尋酒浪子，小艇泛谿光。大眾！今日有佳客來也。且道是甚麼人？」搖拂子云：「賀家池上天華寺，日午三更到客航。」
上堂。「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祖師道：『非風旛動，仁者心動。』十月二十九，上高樓，飲好酒，你彈琵琶我拍手。」以拂子擊三下云：「甲申乙酉。」
上堂。「歲登事事收成足，正好窗前含苦讀，冠天履地丈夫兒，豈可因循類流俗？異時馬上錦衣歸，法雨均沾於艸木。阿呵呵！且唱雲門一曲。」良久，云：「六六三十六。」
上堂。「觸處逢源識得渠，石傘峰前一帶溪。落花無限春山暮，就路還家聽鳥啼。老僧四十年前于先顯聖處狹路相逢，納盡許多敗缺，一回想起滿面羞慚。今日春山不遠，啼鳥依然惻惻關心，也要大家委悉。」
上堂。「霜重蘆華柳岸低，一鉤新月釣寒谿。金鱗已是無消息，又聽前村報曉雞。鐘樓上撞鐘，牆腳下種菜，猛虎山裏踞。大眾！且道與古人回互不回互？」以拂子左擊云：「回而更相涉。」右擊一下云：「不爾依位住。」
上堂。「殘月如鉤，柳青谿堰，把住則霜風凜冽，放行則桃華人面。若究到露柱鐙籠，釋迦老子猶隔一線。」
上堂。「丈夫格調原超脫，豈肯從人覓繡鍼，十里繁紅原舊物，冰華二月本無心。」豎起拂子云：「若向者裏結搆得去，頭正尾正。者裏若結搆不去，君歸東魯我歸秦。」
武林古報恩寺入院，上堂。師云：「本是瀟湘一釣客，自西自東自南北。端獅子解翻筋斗，老僧秖知拍手。潦倒龍鍾，甲子乙丑，學得箇象王回顧，拈得鼻頭失卻口，更說甚麼江水逆流、日月倒走。茲者辱承眾護法之招，聊塞一時之醜。桑梓不敘生緣，展驢腳而為佛手用處；貓頭當藥，撾塗毒以開樞鈕。」驀拈拄杖云：「也只可將蝦釣鱉，掉棒打狗。」
結制，上堂。問：「陶鑄聖凡即不問，如何是無生一曲？」師云：「老僧向你道不難，不可作野狐精見解。」進云：「因甚又道，三賢未達，十聖難知？」師云：「三賢十聖且置，達磨在你腳跟下。還知麼？」僧便喝。師屈指云：「老僧被你一喝。」僧禮拜云：「是何言歟？」問：「經有經師，論有論師，今日伐鐘捶鼓，和尚

陞堂為些甚麼？」師云：「兩肩挑不起。」僧擬議，師一喝。問：「昔日瞿曇說法四十九年，無一字可說，今日和尚陞座，將何法與人？」師云：「才過萬松關，便見浙江潮。」進云：「踢破分明。」師乃豎拂子云：「向這裏搆得，撩起便行。」顧左右，良久笑云：「恁麼則老僧誑謔你去也。新羅國裏譚禪，濟濟英賢，車馬駢填，拄杖子飛上三十三天，癩蝦蟆做了月裏嬋娟，碧海清光萬古懸，一似水銀潑地，大也圓圓，小也圓圓，鳳皇山下好因緣，步步襯青蓮。」拍案一下云：「入我門來全，福全壽，全，更向凌煙閣上題名，到處流傳。山僧又將七珍八寶，撒向鬧市街前。阿呵呵，說向人前不直錢。」

請崇先和尚上堂，引座。「世界未分，先有此一坐具地，千佛出世，無敢正坐。不意普通年間，達磨老臊胡，窺我藩籬，揜我畿甸。山僧自墮下母胎，便帶得有一條雲門拄杖，不但使其餵狗飼狼，直欲勦其窠窟，滅其種族，使一箇箇作頂天立地大丈夫，光齊二耀，物不能礙。奈有其志而不逮。逗到今日，方知道捉刀翁真英雄也。他一雙眼耀古騰今，數莖眉撐天拄地，胸羅星斗，寥廓太虛，掌握乾坤，氣吞佛祖，扭轉達磨鼻孔，抽換野狐肝膽，鑽仰者徒然，攀仰者莫及。今日，以慈悲故，為不請賓。此番佛事，大非小可。汝等當斂其鋒，韜其耀，避其爪牙。設或犯手傷鋒，莫謂老僧不為汝等說破。」下座。

上堂。僧問：「萬卉俱狼藉，寒風逐月波。如何是境？」師云：「杖黎不為前村酒，乘霽登高看遠山。」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進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愁過萬松關，山路滑如油。」進云：「如何是人境俱奪？」師云：「塞外絕烽煙，將軍數雁行。」僧禮謝。師乃云：「好棚傀儡，線索何繁，五車書不消一瞬，三藏教貴在離言。授衣缽於黃梅，行者領袈裟，乃樹下頭陀，至人不踰乎常情，大聖心如赤子。有般漢秖知道到江地盡，猶不識隔岸山，多以情見而望勝果。幾多蹊徑，惟晏坐而散天花，尚屬嶒巖，況乃潮生汐落，伍相國吞吐錢塘，地轉天回。維摩詰掌擎佛剎，鳳皇山下鳳皇兒，獅子窟中獅子子。大丈夫不受囊藏，好男子肯投籧篨。寶鏡懸如杲日，吹毛利似嚴霜。地藏這裏，竹搖拭翠三更雨，松捲寒濤一塢風。知之者，吾無隱耳；不知者，人可翫乎？所謂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審如是，則老僧不奈諸君何，諸君又何奈老僧何？雲飛嶺北，雁度前津，我歸東魯，君向西秦，大家丟得不猩猩。」擊拂子三下。

鼓山永和尚訃音至，上堂。「今日有一句子，山頹石裂，川竭泉枯，萬里無寸艸，遍界絕遮攔。虛空突出面孔，月下寫得真容。」

舉訃音云：「大眾！此是南閩鼓山尊宿永覺老和尚末後一著，有煩專使三千里外持來箇消息，頂相圓光更無回互。大眾！還知此老漢麼？儒釋兼備，金翅騰空，宗教兩優，驪龍出海。數十年來，壁立千仞，雖侍者邊，了無箇入處。有時節澤沛為霖，雖嬰兒亦受獎提。喝水逆流，曾不著意；主山倒卓，太煞無情。其德隆道茂，儼宴國師之再來；貞亮含弘，乃古壽昌之家法。聯博山而為昆季，契真寂以為金蘭。缽袋子寧教鼠蠹蟲食，水田衣肯教魔孽假貸。長年不出戶，掩被單而高臥，接向上機，今日始親承，向帷幕裏低聲，來中下士。實為法門之墻塹，亦乃後葉之籓籬。惟吾師臘高而德長，且倦乎津梁。顧吾輩德薄而人微，誰為砥柱？」師泣云：「罷罷罷！哀哀哀！今也借人情為佛事。業寶誌公之遺燭，備汾陽昭之楮錢，聊為曩日於真寂院繼燈室中一面之交。其來不來，享不享，火中紙鷂子，水底石麒麟。」

自覺禪人領眾請上堂。「出郭面無塵，登山眼無障，抹過了世界，又不著虛空，赤骨律浩浩地，腳頭腳底磕著撞著。」拂子左一拂云：「此是湘江頭。」右一拂云：「此是湘江尾。」擲拂子云：「不見湘江人，只見湘江水。大眾！大眾！對面不相識，咫尺成千里。啾啾一夜寒蛩語，西風亂捲芭蕉雨，宵晝不成眠，那人兒在那裏。」擎起拄杖云：「哪。」復擲下云：「朱秦尤許。」

若雲監院為壽馮崑石居士，請上堂。「千歲寶掌遍歷支那，百二趙州吞吐諸方。枝強知本固，源遠識流長。有如是履操，則有如是福德；有如是悲願，則有如是壽考。所以光明碩大，照映今昔。」豎拂云：「總從這裏蘊藉將來。山僧今日不妨因行掉臂，順水張帆。一一為你指出。」以拂指云：「此是金剛寶窟華藏樓臺，閣道旁通，朱欄曲折，窗開四面之天，門對遠山之秀，乃佛祖之化域，亦眾生之棲止。所以善財童子，舉一步過無量無邊佛剎，一一剎禮無量諸佛，一一佛演無量契經海，化無量眾生海。一一眾生證無量三昧海，入無量辯才海，得無量神通海，悟無量陀羅尼海。諸兄弟！你身在其中，開眼便見，舉足踏著，為何當面蹉過？」良久云：「大顛晝夜一百八，若人不會從頭數。」下座。

武林眾護法請上堂。「老僧辱在桑梓，勉承眾護法之請，雖則踞此寶華王座，豈可向鴻儒宿學前引蔓牽枝？但家裏人說家裏話，自古及今，諸縉紳借方外以雪胸中塊磊，凡老衲假名賢，為吾道之金湯。以故錢武肅與壽禪師節拍，蘇眉山同元長老輸籌，儒釋同揆，素緇比翼，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若夫門庭峭峻，天龍豎指談禪；本色家風，地藏栽田博飯。識取城南艸色，便可對御譚經；觸著庭際花香，肯向癡人說夢。我這裏祖翁，分付下一片田地，券約分明，四至無恙，羅剎帶長江之險，金牛瀦震澤之瀾。曉雞唱，扶

桑日上；春鳥啼，天竺雲深。聚寶為塔，月輪峰月離滄海，築錢為塘，鳳皇山鳳落瑤池。沙平鴻雁落，風定白鷗閑。山水鍾靈，英奇粹美，璣衡象正，忠義聯芳。卻怪法眼二十年只作境會，雪峰盡大地是眼睛。」豎拂子云：「大眾且道：是甚麼眼目？一枝梅破臘，萬象盡回春。」

解制，上堂。托出拂子云：「賣不了的鮮魚。」擲拂子云：「仍舊放在西湖裏，遊泳乎綠波之上，潛藏於九淵之底，不問他禹門浪滾桃花雨，更不知化金鵬搏風萬里魚。樂云乎哉？一任流行坎止。嶺之西，三山半落青天外，嶺之東，十二書橋春如許。出沒卷舒總在這裏。大眾！我與你散步湖山，試看千紅萬紫。」喝一喝。

上堂。「雲山何蒼莽，人從迢遞來，慚愧黃牛師，遺累生公臺。如何滄海裏，焊焊飛塵埃，君母謂蕭瑟，取次梅華開。有三摩提名大佛頂首楞嚴王，蟭螟蟲兒無大人相，眉毛孔裏有百萬龍天。一一都來香象，往十恒河沙界外，嚴持香華供養薄伽梵。問道：『一路涅槃門，路頭在甚麼處？』」師咳嗽一聲，云：「傷風多發嗆。」

上堂。「何處仙人下九垓？飄颻衫袖笑盈腮，果然一展秋波後，多少英雄當下呆。舍不得，取不得，勃然滄海飛塵埃。不可得中恁麼得，特地虛空眼豁開。」擊拂一下云：「觀音玅智力，能救世間災。」

上堂。「三十六種隨器能，銀盆盛雪，明月藏鷺；一十四種悲智心，類之不齊，混則知處。君不見，寒山子，十年歸不得，忘卻來時路。饒君神用百千般，不若雲門者一顧。」

示眾

示眾。以拄杖畫一畫云：「向這裏去，不可落他家蹊徑，其餘言教，如過蠱毒之鄉，水也莫嘗他一滴。釋迦老子、達磨老漢，你眼裏看他一字則眼瞎，耳裏聽他一字則耳聾。看話頭底，墮穿胸地獄。學轉語底，墮拔舌地獄。做靜工夫底，墮黑暗地獄。做偈作頌底，墮滾油地獄。」師正說時。忽和身跌倒叫云：「相救相救。」三四僧忙來扶起，師各與一掌，復云：「山僧今日生陷地獄，還有救得者麼？」一僧云：「蒼天！蒼天！」師舉手云：「我手何似佛手？」僧云：「請和尚救取。」師指琉璃云：「琉璃上道一語看。」僧云：「二邊不立。」師急以拄杖指聖僧云：「聖僧又如何？」僧無語。師以手指僧云：「情知你是箇死漢。」復云：「還有救得者麼？」一僧云：「請和尚歸方丈。」師云：「烏龜鑽破壁。」僧無語，師便行。

示眾。「不道流光似箭忙，菊華初萎早梅香，莫悲往復催人老，只恐心田蔓艸荒。古人道：『大家相聚喫莖虀。若道一莖虀，入地獄如箭射，既不許道是虀，你道是箇甚麼？』玄沙拈荔支云：『這箇荔枝得恁麼紅，那箇荔枝得恁麼赤，不得道荔枝。既不道荔枝，且道是箇甚麼？』所以道：『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有語，不得無語，不得作女人拜，不得拂袖便行。』古人披肝瀝膽，投明珠於暗裏，贈尺璧於窮途，可惜許諸禪德，不向意根下卜度，便於舉起處承當，有甚了期？若然定當得去，移山門來佛殿裏，將廚房放僧堂中，總非分外。雖然，且道聖僧落在那裏？」良久云：「舊閣閒田地，贏來方始休。珍重。」

瓶窯真寂院示眾。「鬢霜斜插一枝華，老賣春風笑作家，十二樓頭閒歲月，暗題詩句暗咨嗟。山僧向年被先老人將猢猻圈子套卻，十有餘載左右不得自在。後被業風吹過錢塘江，撞著箇無面目漢，暗排八陣，明布三軍，雖有趙常山膽勇、韓淮陰韜略，無敢與之對壘。正恁麼時，山僧將左眼角一覷，從上諸祖直得摸索不著。從此已來，笑傲林泉，隨意放曠。然雖如是，此二老漢恩大難酬。近來出羞賣醜，自覺慚惶，今日又被眾耆舊將先老人手書符約，要討山僧破砂盆落處。其奈山僧向年總不當箇事，至十字街頭，不覺失手，打作粉碎。欲要另燒，不是本匋之物；意欲買賠，卻非古時之式。煩大眾下一轉語，免致諸師向山僧需索。如無，山僧自道去也。」以手打圜相云：「廿七。」

示眾。「超離朱之明，辨錙銖於未兆；奪師曠之聰，識宮商於匪形。寶劍出匣，寒光射斗牛；驪珠汎海，絢赫爭日月。兩堂爭底是貓兒，南泉斬底不是貓兒？趙州頂底不是艸鞋，南泉斬底卻是艸鞋？既不是貓兒，又不是艸鞋，且道是甚麼？」摘下竹篦云：「山僧有一語相誑，甘墮拔舌地獄。」

示眾。「箭穿石虎，囓指心痛。唐王揮劍，閻守墮頭。李善報主，男身湧乳。古德云：『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階前狗尿天，剎竿頭上煎餶飿子，三箇猢猻夜簸錢。』恁麼說話，聞見豈不駭異？若是頭腦清楚，如觀掌物。有般漢只管向秤錘上呷汁、沙石裏打油，堪作甚麼？且道如何是頭腦？」良久云：「東。大眾！且道是那箇東字？還是東西底東字？冬夏底冬字？」眾無語。師乃云：「蒼天！蒼天！」

示眾。「五九四十五，多不須增，少不須補，孔夫子千古聖人，禁不得子路馮河暴虎。新春至今纔一七，長不必添，短不必析，釋迦老子三界大師，免不得提婆達多流言下石，所以道：『高處高平，低處低平。在僧而僧，在俗而俗，在天而天，在人而人。』厲與西

施，恢詭憰怪，道通為一。」起身立云：「大眾好去看，殘雪未消，滿庭月色。」

四弘攝真寂院事，請示眾。「此院為佛法之叢林，執事為佛法之輔弼，乃至一茶一飯、一舉一動，無往而非為佛法也。同住大眾即此推廣，更愁甚麼道業不辦、叢林不興？雖然，不知喚甚麼作佛法？若道山僧舉拄杖子是佛法，則山林樹木竹搖艸動皆是。若以山僧舉拂子為佛法，則牛狗尾巴東搖西拽也是。若謂弄兩片皮鼓粥飯氣為佛法，則鵲杲鴉鳴亦皆是。則新監院請予說法，已自錯了也。又雖然，若論佛法固有，道亦不難，只是說破不值半文錢。大眾還會麼？典座切菜失手，割破指頭，這裏打入，一生參學事畢。飯頭下米，偶然濺起一點沸湯，這裏領得，何等直截。行堂的掇著一桶粥，忽被門檻絆倒，桶箍爆斷，何等慶快。圊頭浴鍋裏，柴頭柴擔上，園頭鑊頭邊，盡有親切句子，何待山僧口吧吧地，然後為佛法邪？若恁麼，則先老人在也是佛法，不在也是佛法。山僧開口也是佛法，不開口也是佛法。住也是佛法，去也是佛法。」以手摑兩摑云：「早間道牙痛，胡說箇甚麼？」便歸方丈。

水月菴示眾。「衣下有珠，藍田有玉。分明此道通長安，多少人龜鑽瓦卜。釋迦老子八字不著人，達磨西來一字重添畫，所以箇中人，能轉得十二時，錯亂了東西南北。山僧以初度將臨，賢主人致申萬福設齋筵羅品核，盡道是華封三祝，是以山僧不惜為君刳心剖腹。」屈指云：「正月、一二月、二三月、三四月、四五月、五六月、六七月、七八月，未圓桂華發，羅睺羅命犯生殺，喫了好茶好飯，終日裏咳咳。」連咳數聲云：「會麼？」眾無語。復云：「唐明王會打羯鼓，惹得猿啼三峽。」

示眾。「昔有僧問青林曰：『如何是學人自己？』林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後有僧問雲門先師：『如何是學人自己？』先師云：『汝無自己。』僧云：『因甚學人無自己？』先師云：『汝若有自己，則不來問老僧。』」舉竹篦云：「青林不合將一杓惡水驀頭潑，使後來人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先師恁麼道，不獨有殺人劍，且有活人刀。忽有人問山僧：『如何是學人自己？』」以竹篦指左右云：「你這一隊瞌睡漢，怎麼看得？」下座便行。

示眾。云：「乾坤之內，宇宙之交，中有一寶，隨處逍遙。華岳山崩，壓斷了天台石橋，寒山拾得，有命難逃。普化木鐸，誌公剪刀。」

示眾。古德云：「知而無知，不是無知而說無知。露凝殘月梨花瘦，丁香紐繫鴛鴦扣，垂楊堤上馬嘶風，煙濃綠厚黃鸝鬥。畫樓人眉峰雙皺，琴調管協，落在人兒後，俯瞰花影穿魚，金針難繡。參！」

示眾。舉：「龍牙問翠微：『如何是祖師意？』微曰：『與我將禪板來。』牙遂過禪板，微接得便打。牙曰：『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意？』濟曰：『與我將蒲團來。』牙乃過蒲團，濟接得便打。牙曰：『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後有僧問：『和尚行腳時，問二尊宿祖師意，未審二尊宿明也未？』牙曰：『明即明也，要且無祖師意。』」師云：「龍牙問祖意，於翠微、臨濟俱喚度禪板、蒲團，二師接得便打，牙皆答曰：『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雪竇頌云：『龍牙山裏龍無眼，死水何曾振古風？禪板蒲團不能用，只應分付與盧公。盧公付了亦何憑，坐倚休將繼祖燈，堪對暮雲歸未合，遠山無限碧層層。』覺範見瞎龍死水之句，意謂雪竇罪龍牙。洪公具如此眼目，敢復輕重古德，然不知罪雪竇者，自罪之矣。圜悟勤有拈語，試一辨看。」

示眾。舉：「圜悟懃云：『古有定乾坤底眼，方有定乾坤底劍。正令當行，十方坐斷。此事知如此分明，不在情塵意見上討。若向情塵意見上討，則孤負南泉。』大慧云：『歸宗斬蛇，南泉斬貓。學語之流多，謂之當機妙用，亦謂之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殊不知總不是這般道理。具超方眼，舉起便知落處。若大法不明，打瓦鑽龜，何時是了？』誠哉言也！何不看他題目，東西兩堂爭貓兒，南泉提起道：『道得即不斬。』當時合下何語？縱有人下語，難道南泉便恁麼休去？惟趙州戴草鞋出去，泉云：『子若在，救得貓兒。』即趙州在，試為趙州卜度看，趙州下甚麼語始得不斬貓兒？除卻情塵，向頂門大開正眼，看他千聖萬靈，間世同揆的道理，如指諸掌，卻又極現成的事，即千聖亦移易，不得一絲毫許。雪峰問德山：『南泉斬貓，意旨如何？』德山以柱杖便打趁出。又真淨舉拂子云：『今日歸宗舉拂子，與當日歸宗斬蛇，是同是別？』又云：『南泉斬貓、歸宗斬蛇，叢林中商量，還有優劣也無？只如趙州頂草鞋出去，又作麼生？於此明得，德山呵佛罵祖；於此不明，丹霞燒木佛，院主墮眉須。只如世尊拈花，迦葉微笑，節目在甚麼處？便以涅盤妙心流傳將來。』又道：『這等樣事極易明者，偏淆訛處又為極難明者。』雪峰道：『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作麼生見？香嚴上樹如何下語？玄沙三種病人如何接取？山僧不惜口業，為汝花擘一上。還知麼？老僧話墮也。明眼者試辨看。」

示眾。「臨濟住黃檗三年，為睦州激勸，且授問端，始知參請，則胸中曾未有箇佛法知見。後築拳於大愚肋下，反掌於黃檗面門，則賓主玄要料揀諸事畢露於此。鳳有九苞，麟有五彩，胎殼中皆天成者也。洎住鎮州，垂法立宗，辨魔揀異，克符普化，互相酬唱，所有建立，亦不過發揚所得。然居黃檗時，師資之間，已是層見而疊

出。祇如鉏地一則，黃檗見之，師拄钁而立。檗曰：『這漢困那？』濟曰：『钁也未舉，困箇甚麼？』檗便打，濟接住棒，一送送倒。檗呼維那：『扶起我來。』維那扶起曰：『和尚爭容得這風顛漢無禮？』檗纔起便打維那，濟钁地曰：『諸方火葬，我這裏活埋。』其次栽松話，代飯頭下語等。黃檗以先知其他日為人鉗錘鑪鍛之妙，故云：『吾宗到汝大興於世，用棒用喝，豈師授耶？磁石吸鋌，有不知其然而然。會下參徒多效之，此所謂學我者拙。』上堂次，兩堂首座齊下一喝。僧問：『只如兩堂相見同時一喝，還有賓主也無？』師曰：『賓主歷然。』復謂眾曰：『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首座。』試揀點看，那家是賓那家是主？何處是賓主互換？若道無賓主，現道賓主歷然。若道有賓主，同時一喝，向何處分賓分主？」卓拄杖一下，復喝一喝云：「我這裏也有賓有主，有照有用。若揀點得出，可與二首座同參。若揀點不出，與拄杖子同參。有麼？否則山僧自道去也。」復喝一喝，曳杖竟行。「又有僧問臨濟：『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便喝，僧作禮。師云：『你道好喝也無？』僧曰：『草賊大敗。』師云：『過在甚麼處？』僧曰：『再犯不容。』師復謂眾曰：『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禪客。』師會下有同學二人相問，一云：『離卻中下二機，請兄道一句子。』一云：『擬問則失。』一云：『與麼則禮拜老兄去也。』一云：『這賊。』師聞乃陞座云：『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禪客。』下座。異日復示眾云：『參學之人大須子細，如賓主相見，便有言論往來，或應物現形，或全體作用，或把機權喜怒，或現半身，或乘師子，或乘象王。如有真正學人便喝，先拈出一箇膠盆子，善知識不辨是境，便上他境上作模作樣，便被學人又喝。前人不肯放下，此是膏肓之病，不堪醫治，喚作賓看主。或是善知識不拈出物，祇隨學人問處即奪，學人被奪，抵死不肯放，此是主看賓。或有學人應一箇清淨境，出善知識前，知識辨得是境，把得來拋向坑裏，學人言：「大好知識。」知識即云：「咄哉！不識好惡。」學人便禮拜。此喚作主看主。或有學人披枷帶鎖出善知識前，知識更安一重枷鎖，學人歡喜，彼此不辨。喚作賓看賓。古德貽型範之先，且以身試之，註釋亦甚明顯。後之不惟溟涬其語，闍幄嘉猷，略而不問，是可危也。方其令之所屬，師資易位彼此相忘，觀者擗易不知所裁。兩鏡相懸，於賓主大法之中，垂之於千百世之下，將有以繼斯化者耳。皆以門庭相尚，尠有以此話及，稍有拂意，大相諠譟，更敢復前所謂草賊大敗之語以進之耶。』德山示眾云：『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臨濟聞得謂洛浦曰：『汝去問他，道得為甚麼也三十棒？待他打汝，接住棒送一送，看伊作麼生？』浦如教而問，師便打，浦接住送一送，

德山便歸方丈。浦回舉似臨濟，濟曰：『我從來疑著這漢。雖然，你還識德山麼？』浦擬議，濟便打。又僧參，南院問僧：『近離甚處？』僧曰：『襄州。』院曰：『來作甚麼？』曰：『特來禮拜和尚。』院曰：『恰遇寶應不在。』僧便喝，院曰：『向汝道不在，又喝作麼？』僧又喝，院便打，僧禮拜。院曰：『這棒本是汝打我，我且打汝，要此話大行。瞎漢，參堂去。』至如守廓侍者，揀點鹿門，鹿門納款，摧辱華嚴，聲滿天下。鹿門華嚴是皆出世有眾，少不相當，降階下禮。古德藉重於宗旨，無彼我威勢也如此。所以鹿門為侍者，煎茶晚參云：『夫參學龍象，直須子細，入室決擇，不得容易。逴得箇語，便以為極則，道我靈利。只如山僧當初見興化時，認得箇動轉底人，道一喝兩喝便休，以為佛法。今日被明眼人覷破，卻成一場笑具。圖箇甚麼？只為我慢無明，不能回轉親近上流。賴得明眼人不惜身命，對眾證據。此恩難報。何故？興化云：「饒你喝得興化老人上三十三天，卻撲下來，一點氣也無，款款地蘇息起來，向你道未在。何故如此？興化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真珠與你在。胡喝亂喝作麼？」真謂藥石之言，道流難信，如今直須明辨取，豈不慶快。』平生參學事畢，鹿門明明道動轉施為的，一喝兩喝認作自己既是無明我謾，下針砭於膏肓，可不一惺耶？此非興化侍者，鹿門未必誠服。然非鹿門返醍醐為毒藥，早見一場人我是非也。又興化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為唱道之師。』賓曰：『不入這保社。』化曰：『會了不入？不會不入？』曰：『總不與麼。』化便打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鑽飯一堂。』次日師自白椎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即便出院。雲居舜云：『大冶精金應無變色，其奈興化令行太嚴，不是克賓，大難承當。若如今汎汎之徒，翻轉面皮多少時也。』又從漪上座到西院旬日，常自曰：『莫道會佛法人，要覓箇舉話底人也無。』西院聞之而默然。漪異日上法堂次，院召從漪，漪舉首，院曰：『錯。』漪進前三兩步，院又曰：『錯。』漪近前，院曰：『適來兩錯，是上座錯？是思明錯？』曰：『是從漪錯。』院曰：『錯錯。』乃曰：『上座且在這裏過夏，共汝商量這兩錯。』漪不肯便去，後住相州天平山，每舉前話曰：『我行腳時，被惡風吹到汝州，有箇西院長老勘我，連下兩錯，更留我過夏，待共我商量。我不道恁麼時錯，我發足向南方去時，早知錯了也。』老僧每舉此話問學人來十餘年，無有愜意者，都道天平後語，正與未跨船舷，未過新羅，早已喫三十棒了也。一模脫出，有何二致？苦哉屈哉，天平以我謾偷心，不肯度夏商量，致使終身不知西院落處，至後開法猶作箇語話，可謂迷而不返。我輩更食他唾餘，不肯虛心體究。鹿門所謂認得箇動轉底，便以道極則極靈利，

此之謂佛法也。天平別西院不知多少時了，將語錄成一則，是有待後人揀點，必有大義存焉。何不細心體究看？便恁麼容易開口，若未跨船舷之語，有何難會？不見首山拈云：『據天平作恁麼解會，未夢見西院在，何故話在？』圜悟懃云：『如今人聞他道，未發足向南方去時，早知道錯了也。便去卜度道，未行腳時，自無許多佛法禪道，及至行腳，被諸方熱顢。不可未行腳時，喚地作天，喚山作水，幸無一星子事。若總恁麼作流俗見解，何不買一片帽大家戴，有甚麼用處？佛法不是這箇道理。老僧要與二老把臂共行，西院要做他家嫡骨兒孫，觀風知變，不昧其源，七事隨身，師子威獰，有照有用。將道天平是箇人，臨濟爪牙實有望焉。那知是箇抱橋柱洗澡漢。有欲與天平雪屈者，試來與老僧商量這兩錯看。』」

三宜盂禪師語錄卷四

住雲門顯聖寺門人淨範編

山陰嗣法弟子祁淨超較訂

小參

住顯聖，當晚小參。「底事無端苦催逼，柳絲煙惹梨華溼，黃鸝聲裏鷓鴣天，依俙曲調叫冤屈。屈屈屈，東山兄向南山隱，化山主領雲門職，舊者不往新不來，前山後山春如織。端師子巧翻筋斗，岑大蟲所向辟易。巧偽不如拙誠，說得不如行得。吾有一句要緊佛法，仔細聽我分析。早來春仲猶寒，恰好二月廿一。」

普請砍柴，小參。「毒日斫青柴，昏燈打死坐，恁麼住叢林，大似挨銕磨。仔細一思量，都為山僧故。大眾莫蹉過。」左右顧云：「禍！昔小壽禪師因墮薪有省，說偈曰：『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赤眼撞著火柴頭，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眼上不可栽眉。』大眾！小壽擔柴，諸兄斫柴，是一是二且置，只如道山河大地既是法王身，恁麼則斫也斫卻法王，燒也燒卻法王。若不斫，則常住又無柴燒。且道如何折合？」以手作斫勢云：「是甚麼茅梗松丫！」下座。

中元普度，小參。拈拂子云：「今朝七月十五，夏去秋來莽鹵，腳跟未曾點地，艸鞋又沾泥土，帶累目連尊者，錫杖卓開地府，無量劫來若冤若親，霎時間停酸息苦。有箇強項提婆達多，他要做獄中高祖，高聲道：『你一隊不唧溜漢，東去西去。聽我臨行之語。若到人間天上，切不可皈依佛、法、僧。走諸方參這些老禿奴，鳴鐘拷鼓，豎狗尾巴，搖脣鼓舌，使汝填胸塞腑。本來大丈夫英靈漢，豈可將來賺誤大眾？』提婆達多可謂誣人之誣，反自誣也。何以見得？」喝一喝，云：「芭蕉風雨袈裟破，海棠露溼臙脂虎。」

過天華菴，請小參。「天華菴對賀家池，月映寒空雁落遲，千手大悲藏不住，梅華香散向南枝。僧問：『古德千眼大悲，如何是正眼？』古德云：『如人夜半摸枕子。』恁麼則諸人有生已來，有手執捉，有足運奔，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又何秖摸枕子而已？尊而為諸佛菩薩，卑而為鼠肝蟲臂，不害其為染淨分岐，亦不失其為無方玅用。所以道：『靈光獨耀，體露真常。但離妄緣，即如如佛。』佛如如、菩薩如如、眾生法界如如，一如無二如。或千世界見千界身，或百世界見百界身。其中天龍八部，人王、宰官、命婦、大家、童男、童女，隨一一類說種種法，此是古人建化門庭，

隨人顛倒。忽若休歇得去，那見有許多般事？所謂見聞如幻翳，三界若空華，聞復翳根除，塵消覺圓淨。」豎拂云：「還見麼？」復擊云：「還聞麼？既是見聞了然，作麼生說箇覺圓底道理？」收拂子云：「掬水月在手，弄華香染衣。」

小參。「風光匝地，滿目韶華，楊柳放圓通眼，谿聲吼師子音。山華似錦，難為話會；好鳥呼春，不堪圖度。得之者，握土成金；失之者，刻舟求劍。君不見金輪王御四天下，到處稱尊。又不見，寒山子，十年歸不得，忘卻來時道。」擊拂子云：「坐著其中宗不玅。」

過宗會菴，請小參。「哉生明，哉生魄，箭急流陰，榮枯存活。唯有山僧拄杖子，不隨四序推遷，渡水穿雲，良宵翫月，一任你杜長老肆口批評，那知我這裏龍象蹴蹋。宗會菴特地乾坤，斬新日月，山僧到來，敢有甚麼指東畫西，橫說豎說？咦！滿庭桂子汎清香，遠山翠映秋雲薄。」

世臣徐居士薦嚴，請對靈小參。「生死乃含靈之大變，涅槃為至聖之通津。了變如幻，明星不消一睹；識妄歸真，朗月已謝重輪。擿世界如陶家輪，納虛空於葶藶子，分身異類，不變精金，往復隨緣，無端環玉，直其秕糠之餘耳，況有進於此者乎？恭惟漢文老居士，知儒契釋，綜博該通，陽春與伊長老賡諧雪曲，共本禪師酬唱。性同薑桂，老而愈辣，身如松柏，歲寒後凋。疾革之初，山僧隔江招手，所圖神會治命之際，居士入水求人，有望同倫。不居印土，釋迦老徒然飲氣；匪入蓮邦，彌陀佛且尚吞聲。但臨行倉卒，失下箇護身符子，此卻是假借不得底，在居士豈有藉於他人？梅華自有天成骨，六月猶能傲雪香。」舉扇云：「居士會麼？伏惟尚饗！」

結制，小參。「老將臨場，當有作家戰將，試出相見。」僧出禮拜，師云：「不是鯨鼇客，徒勞上我鉤。」進云：「欲聽鳳鳴，反聞雞唱。」師云：「吉了舌頭三千里。」進云：「和尚先須縮卻。」乃云：「欲聽鳳鳴，反聞雞唱，此也是盲者不見，聵者不聞，卻爭怪得山僧？」豎拂子云：「豈不道法雨均霑，二木三艸，雨霽後遠山濃淡，卻又是杜鵑春曉，殘紅滿地休教掃。誰家亭院數聲啼鳥，遊春人歷盡芬芳多少？」放下拂子云：「你看他賣盡風流，自取閑愁惱。」以手斫額云：「今宵月上梧桐早。」擲拂子，下座。

六通堂頭伊姪木主入祖堂，請小參。「天地有正氣，物馮之則為瑞為祥，人稟之則為直為方，況進之以道德，沃之以文章。故人存則道固興隆，人亡則道亦不熄。今日是六通伊長老忌辰，顧渠生氣勃然。」豎拂子云：「欲向山僧拂子頭上揚眉吐氣，發洩胸中平昔所

積。」擊拂子云：「天普蓋，地普載，四時各得其位。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往而不在。白雲幾片竹林東，青山數點斜陽外。大眾進祖堂，觸禮三拜，一軸丹青，古之遺愛。」

小參。「若論蓋天蓋地，未出眾前早成話墮，更得掀翻法座，早已落七落八了也。所以當家種艸不用栽培，宿學飽參從來本色。握一段竹篦，勘佛勘祖，拽七尺藤條，驅鬼驅魔，風行艸偃，水到渠成。今日檀越設齋，也不過要諸人飲水知冷煖，喫飯識饑飽。大眾！莫管他，一七、二七、三四五七，以至八萬四千劫，總在今時，三條椽下七尺單前，大展愁眉，鼓腹雍熙，說甚麼寶華王座、金色之軀，那怕甕中走卻鱉，籬裏失了魚。」以兩手左右撒云：「東撒些，西撒些。七珍八寶賤如泥。」高聲云：「大眾隨分納些些。」

小參。「雲門鄉裏，若耶溪上，隱六寺之幽蹤，矗三台之秀朗，書藏玉笥，路入花宮，牧童歸去，短笛橫吹，樵子還家，山華滿鬢。泉涓涓以含珠，山蒼蒼而蘊玉。遊不足，看不足。帶以長流，繞以脩竹，閒來無事，杖笠逍遙，樓閣重重，寶樹簇簇。」豎拂子云：「青色光明雲，因陀羅摩尼瓔珞雲，帝青寶摩尼瓔珞雲，金剛摩尼瓔珞雲。」拍案一下云：「大方廣佛華嚴經，世主妙嚴品第一。」

小參。「行到水窮山盡，轉將過來，自然有到家消息。老鼠入牛角，透得過去，方見本地風光。有般漢秖管向白雲堆裏坐住，縱然於平地上，也解弄些神槍鬼棒。及到千丈巖前、銀山鐵壁處，卻又縮手無措。所以古人有許多繫驢橛子，喚作祖師關、雲門關、趙州關、黃龍關，向這裏一一清楚得來，便好獨鎮寰區超今壓古。山僧所以有時雷霆、有時陽春，忽爾狂風暴雨、忽爾霽月光風，也只要向無星秤上定得觔兩分明，說甚麼無量百千三昧門，無量百千神通門，無量百千總持門，無量百千辯才門，好似夢裏渡黃河，用盡多少方便，及至醒來，嗄，窗前一夜芭蕉雨。」擲下拂子，下座。

小參。「若立一塵，色香溢目，紫翠盈衢；不立一塵，萬籟悄然，古路無蹤。山僧數十年來，小可立箇家計，也只是煙霞肺腑，泉石膏肓。於今老矣，和箇家計也無沒奈何，秖好唱箇隨心曲子自來腔。諸兄弟謾商量，且聽山僧話短長。東村人姓李，西村人姓王，清閒快樂住，村莊門前一灣水，屋後數株桑。新艸薦，舊繩床，一睡睡到大天光。大眾請歸堂。」踴身，下座。

覺如禪人祝母九十壽，請小參。豎拂子云：「大眾！試看渠曹家之女。」左拂云：「現身如雲。」右拂云：「說法如雨。一切地水是我身，一切火風是我體。虛空既與之同生，世界亦隨之共起。向往無終，最初無始，沙算之齡不多，塵點之劫無已，身心乃能度百千劫猶一彈指，更說甚麼洞府仙班、諸天淨侶？釋迦如是，彌勒如

是，拄杖如是，拂子如是，今日沈善人也如是，大眾亦如是，以八千歲為春秋，卻又值清明在邇，庭前柳引東風，門外花堤映水。」擊拂一下，云：「委。」

吳居士薦室，請晚參。「攝大地春來一枝頭，引大海水歸一滴內，殊非分外事。若夫失其旨趣，雲生湖面，鴛鴦失偶，迷其源委，浪起海中，比目難偕。山僧此間拄杖點出西方捷徑，人人可證。拂子豁開華藏玄門，箇箇堪登千里。不妨對面隔世，無異同時。所以道：『生而天縱者靈，死而不已者壽。』今日吳永言居士設伊蒲之供，藉眾僧之力，要與他尊夫人指出金剛正體，弘開般若真乘。更要山僧於晚參一席之中，講涅槃經四十一卷。這也不難，但須是無心者領略，無耳者聽聞。」拍案一下，云：「如是我聞，一時佛在。」便下座。

晚參。「簷前雨滴，春歸花萎。寒山、拾得向國清寺裏發狂，卻怪豐干多觜。須菩提巖中晏坐，不免白日裏見鬼。恐怕路絕人荒，西麗橋、北麗橋、馬臺石、祇樹林相為料理。」左右顧云：「山僧這裏一向來拖泥帶水。」

沈木公居士薦室，請晚參。「山僧一向來，有一曲高山流水，知音若鍾子期者，固亦尟矣。今日木公沈居士袖香入室，更請山僧作孤鸞別鶴之操，直得乾坤失色，雲霧慘愁，簷前紫燕不敢雙飛，池上鴛鴦黯然獨立。居士伉儷之情，要問箇離色身外畢竟歸於何所？山僧道：『譬如浮木，不住此岸，不住彼岸，不為樵牧之所薪，不為鬼神之所礙，順流而入薩婆若海。至此心眼開明，虛空粉碎，觀玅喜世界如在掌中，以隨類身行無為事，回視昔日脂粉綺羅，恍如春夢，即義重恩深，亦若空花。』還知渠落處麼？」以拂子打圓相云：「行到水窮蘆荻暗，碧天初湧一輪高。」

鑄鐘開爐，請小參。「月沈清籟五更鐘，有者惺惺有夢中，不是圓通起分別，一般聲作兩般風。古人恁麼告報，也是為鈍漢而說。若是不煩鑪鞴、不用鉗錘，生銕面孔、純鋼肝膽，豈肯從模則裏脫印出來？所以有亙古聲名，超方聲教。著著提持，在威音王那畔更那畔，十二時中，自然如大火聚，無你趨向處。若毘嵐風，無你近傍得。或者於建化門頭，強教你從火燄中脫盡皮毛，橐籥裏換轉筋骨，也須要一火鑄成，然後可以昇之於殿堂之上，懸之於簴虡之間。大扣則大應，小扣則小鳴，聾者得聞，夢者得醒。雲集法會，開拓弘基，擊大法鼓，吹大法螺，演大法義。」以拂作扣鐘勢云：「鍠。」下座。

師至蜀阜，鑑姪啟明和尚請小參。「祖翁田地，父母鄉邦，嫡骨兒孫掌握著真文舊契，正好承家紹業，點課收租。若山僧者，似馮驩之市義，文券已焚，既無立錐之地，秖可沿村行乞，覓得些殘羹餿

飯，便擬陶鑄聖賢，不免取笑大方。唯我東山兄所貽克家之子，符印在手，號令嚴明，將三世諸佛歷代祖師一脈接下，可謂玅協通玄，正偏交互，鷺鷥雪裏爭妍，烏鴉炭中鬥色。大眾！正恁麼時，如何話會？」以拂子向空一點云：「東方啟明。」

結制，小參。問：「有時吟風嘯月，有時補柳栽花，還是調心？還是垂手？」師云：「秦望山大有長處。」進云：「若非和尚，未免遭人揀點。」師云：「君子避醉漢。」進云：「萬綠叢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問：「大開爐韛點銕成金，是金到來作麼生？」師云：「敗銕。」進云：「老老大大，話頭也不識。」師便打，僧無語。師云：「果然敗鐵。」乃云：「放閒則萬綠叢中紅見，把住則真金色裏無黃。太平市上足醉人，鑪韛之門多鈍銕，豈知雲門這裏煨蘿蔔也好，大展佛法，炙茄子亦顯玅用通神。又有箇淨寮裏茂實上人，將三世諸佛道不盡底，歷代祖師提不起的，滿盤托出諸人面前。有者似餓虎食羊，總不知甚麼滋味。有者眼睜睜地無下口處。有者但知好喫，不解吐核。似此般邋遢窮酸，堪作甚麼？所以山僧尋常道：你須有一層去一層，直得淨瀴瀴赤灑灑，更須向盆池裏刮垢磨痕，香皂湯洗出一身白汗，然後到山僧這裏來，當頭點你一棒，方才成得箇出格漢。」拍案一下云：「會麼？雨催樵子還家，風送漁舟到岸。」喝一喝。下座。

小參。僧問：「盤山道：『向上一路滑。』南院道：『壁立萬仞險。』臨濟道：『石火電光鈍。』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師云：「只怕你不問，問則山僧自有話說。」進云：「請和尚道。」師云：「可憐生，可憐生。」進云：「和尚慣用此一機。」師云：「不但一機，還有元木。」乃云：「向上一路，千聖不傳。石霜云：『向上一路，千聖不然。』大慧云：『向上一路，熱碗鳴聲。』」驀顧左右云：「放你三十棒。山僧今日裏不得已，別行一路，略通箇消息。黃蘗三頓棒，活埋卻一箇臨濟後生；西園三拊掌，斷送了一箇俱胝老漢。魯祖無轉身句子，且喜堂頭老漢果與尋常不同。所以雲門有腦後箭，巖頭有末後句，此是古今透不過底重關，從來割不斷底葛藤。」左拂一拂云：「罷！罷！罷！」右拂一拂云：「休！休！休！這總之和尚門庭高峻，何不向侍者邊覓箇入處。」卓拄杖復擲下云：「薦。」(時元木為首座，一機為西堂。)

小參。豎拂子云：「還委悉麼？自地登空，也須從空放下，以其培風厚，所以波瀾闊。從一毛竅中、繡針眼裏，總不著意流出些珍珠、瑪瑙、珊瑚、琥珀。雖是世寶，他卻也會拈弄些佛事，或放光明，或震世界，或供養諸佛，或成就眾生，或莊嚴佛剎，或廣行萬行，或為寶樓閣雲、寶宮殿雲、寶池、寶樹輪臺基陛。好一箇華藏莊嚴世界海。」豎拂云：「我是善財，善財始自文殊、德雲，以至

彌勒、普賢，經歷一百餘城，所證法門，敢於龍天眾前，橫開大口。壽命無量，福德無量，智慧無量，三昧無量，神通無量，辯才無量，現身說法無量，廣化眾生無量。」忽顧大眾云：「你道不拏得栲栳來。」袖拂子云：「我且收歸寶藏。」下座。

能仁斯姪百愚和尚至，小參。「活烹佛祖，生鍛聖賢，笑比黃河昺，銕面霜氣侵人慈猶白墮。忠國師春風入座，嵩長老一生怒罵，鄧隱峰到老顛狂。山僧從道場來，扁舟刺入樵風徑；遊涅槃海，杖黎撥動石帆煙。要須家裏人，方知家裏事。諸兄弟！你卻好笑，將些天晴日頭出，雨落地下溼，小盡二十九，大盡有三十，兩箇五百共一貫，師姑原是女人做，這些平實頭話，綈巾什襲寶燕石以為良玉，忽有箇漢將一件物置在你面前，長不盈尺，短可接天，大如芥孔，細若虛空，平如山嶽，峻似康莊。你就眼眨瞪地，可惜許老胡一杖掃地而盡。且幸天之未喪斯文，有我能仁長老在，他是箇未睡著底驪龍，你試探蹟看。」豎拂云：「不行山下路，爭見虎狼蹤。」擊拂三下。下座。

冬至，小參。「日月星辰，垂四時之象；山川艸木，運一歲之機。物有流動，人之常情。若夫百千萬劫一念中，十方世界一毛頭，物各性住，自覺聖智，是以圓融則渾元一氣，行布則天干地支。乾坤若有主宰，萬物各有司衡。主山神、主海神、主地神、主林神、主江神、主河神、普德淨光主晝神、婆珊婆演底主夜神，或得救護一切眾生離災難，得安樂海，解脫門，保綏國界，無爭競離兵戈解脫門，成熟穀稼永離饑饉解脫門。若晝若宵夢想無驚駭解脫門，離癡暗解脫門，使一切眾生智慧海解脫門。」豎拂子云：「獨有此上座！節候不遷，繩約不受。善財童子出門去，信手拈來都是藥。潘閬倒騎驢，笑倒黃旛綽。大眾！皈依佛，皈依僧，皈依法。」喝一喝。

至能仁，請小參。「破砂盆，有人提去了十字街頭。相待者，出來相見。」僧才出，師云：「冒名者不準。」問荅竟，師乃云：「下方城郭近，鐘磬雜笙歌，酒樓肉案，法窟禪林，推倒界牆，打成一片。到這裏，那許你別聖甄凡，分淨揀穢。秖見雲生遠岫，雁落前蹊，禹帝宮前山拱北，越王城畔水東流，許玄度千古臥龍，祁德公一時名鳳。此是南國冠冕，江東佳秀。山僧今日因訪友以遊山，被方丈長老引到此間，也須仰酬今古人物，不辜十方龍象始得。其奈山僧少小不勤學，老眼淚空流，索盡枯腸，無可應酬。諸兄弟！我也知你有些缽囊鞋袋，針筒襪底，更有褌無襠、褲無口，補底要補，脩底要脩。」拱手云：「老僧只得再四哀求，何不問取自家堂頭？」以袖掩面云：「老婆怕見桃花面，寂寞無言下翠樓。」

小參。「鷲嶺玄風，原無定法，雲門古調，幸有家傳。調獅絃於水際，魚龍起舞；吹鳳管於林中，鳥獸驚飛。堂開五位，次列君臣。機貴回互，行須綿密。枯木龍吟，白雲不坐。膠不上者，終是他人；割不開者，始稱父子。渠與我秖是難分，主中主難為話會。風搖淺碧門窗靜，雨打梅華古殿深。善男子，來來來，受用還須自己，家寶豈從外得？寶樹瓊林，金階玉殿，三山洞府，十二樓臺。又道是渠無國土，何處逢渠？大眾！宰我、子貢、子路、顏回。」喝一喝。

晚參。「多子塔前消息，別開谿徑；立雪庭中家法，暗轉機籌。東震旦國未有此事，原是箇水清月白底世界，人人氣衝宇宙，艸木昆蟲，頭角崢嶸，無敢攖觸。可憐生！流傳將來，舉國若狂，總之是看他眼目定動，借他鼻孔出氣，和箇自己也忘卻了。或有箇間世英傑，拈起豪端，若迅雷疾電，於一彈指頃，成就百萬人天檀波羅蜜具足圓滿，戒波羅蜜具足圓滿，卻又被那寒山、拾得拍手呵呵大笑。此一笑，笑得好。舊畫龍眠新著彩，錦堂燈火照春風。」喝一喝。

退院，謝兩序，小參。拈拄杖云：「山僧老矣，鬢銷容皺，筋衰力竭。」卓一下，云：「全憑此上座左提右挈，還有首座借去看牛，西堂攜來翫月，打克賓維那建立宗旨，指楊岐監寺竭盡股肱。典座撼門，圓卻野狐公案；知浴挑柴，續他墮薪家風。」放下拄杖云：「山僧敘謝兩序，本擬說些法要，為甚麼卻將箇拄杖來塞白？諸兄弟！只因一期中，今朝小參，明日普說，逗到臨末梢頭，自然肚裏乾乾淨淨，無一字可吐。山僧今日打箇賒帳，你們到湖上來，呵，小菴前有扁舟一葉，泉烹虎跑，茶飲蘭雪。」作搖櫓勢云：「咿咿啞啞載你去。」以手西指云：「此是兩峰插雲。」東指云：「又看斷橋殘雪。且住著。到晚來，雷峰夕照，直翫到三潭印月。」擲拄杖云：「接。」

薦亡，又因事小參。「山僧數日前，也備得些饅頭餛子、楮錠羹湯，其奈顯聖這裏尚有祭不了底鬼神，靜夜裏啾啾唧唧。適遇檀越薦亡，不免與他一總薦卻。」左擲拂子云：「唵啞吽。」右擲拄杖云：「唵啞吽。」以兩手望空一撒云：「唵啞吽。」下座。

施主懺罪，請晚參。「提婆達多全性起惡，身遍法界，業遍法界，苦具遍法界。釋迦老子全性起善，智遍法界，道遍法界，神通光明遍法界，說法利生遍法界。獨是山僧拄杖子，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不如此。南山雲，北山雨，泥豬癩狗氣衝寰宇，有時飛上兜率天，有時闖入魔宮裏。惹得烏芻瑟摩降大火輪，將四天下燒作微塵許，四天王轉瞋作喜說道：『露出水晶宮，吸盡滄海底。』」下座。

住朱明寺，當晚小參。「具超世之品，行出塵之業，視身界若浮漚，等富貴如水月。梁陳賣身，王許舍宅，奈何緇衣之流，衣虎之皮，見艸而悅，曾不若塵勞中現身而法說。君不見，姑蘇臺，吳王殿，一時富貴湯澆雪。此日朱明亙古今，譚禪演教無時歇。十字街頭活祖師，三餐爛嚼邠州銕。」

為山陰奕遠祁公對靈小參。「再閏姑蘇麥正秋，扁舟枕疾下揚州，一腔熱血英雄淚，細雨猩紅百艸頭。恭惟奕遠祁公，閥閱名門，簪纓藝圃，瀟灑襟懷，寬弘量度，翫詩酒以遣興，借優場以自汙。控鶴上維揚，冥鴻落江渡。山僧辱把臂於世系之交，君之知愛，稔我狂素，世外金蘭，兼美檀護。今者鵝兒瓶破，猩猩出戶，姑蘇臺畔山陰道上，隨方顯露。」師高聲云：「奕遠。」復顧眾云：「還聞麼？蘧廬逆旅，生死旦暮。赤肉團，嫩綠池塘黃鳥；無位真人，明月坡頭白鷺。二鼠難侵，三尸無措。放鶴亭，吳門市，別展家風，與君相晤。」擊拂三下云：「上饗。嗚呼！」

為語溪子虎吳文學對靈小參。「赤烏挾日飛，箕星燦昏曉。如何脩文郎，不待春秋老，武略與文韜，一夢歸花鳥。山僧來也，鴻雁南翔。子虎去也，鵬摶萬里。雁無遺跡之心，鵬有凌霄之志。乾坤浩渺，沙界縱橫。龐居士口吸西江，張秀才手擎滄海。山僧只將舊日鎖匙付與子虎，便花分華嶽，直透威音。」豎拂子云：「山僧今日可謂吾無隱乎爾。子虎子虎，故當知之。莫愁夜落霜風葉，會見春回雨後花。」

惠安寺請小參。「春雨絲絲嫩柳條，邏齋山院度華朝，道人拄杖渾無住，最愛閒雲締不牢。茲者常山惠安禪寺，內有賢主，外有弘護。山僧去年，偶為業風，吹上博山，得奉光儀，今歲來自博山，又承款留。假如博山有山僧，杭州卻無；常山有山僧，博山卻無。他日別去，常山向日之有，又如博山、杭州之無矣。都來是藏山於澤，藏舟於壑，不免有力者負之而趨。作麼生說箇藏天下於天下的道理？除是將山僧燒作一堆灰，撒向三千大千世界，一塵一沙，一艸一葉，總萬物無不是。山僧恁麼則舉足蹋著，伸手摸著，開眼便見，屬耳便聞，正是取不得，捨不得。桃花紅，李華白。去不逝，住不留，山蒼蒼兮水悠悠。」豎拂云：「大眾！莫教虛度韶華空白頭。」拂一拂云：「捲起湘簾，好看西峰新月白龍湫。」作撫琴勢云：「此是雲門一曲暗涼州。」下座。

為祖洲吳大金吾對靈小參。「乾坤秉太極之真宰，賢聖攬洪範之道揆。真宰也，化育無窮；道揆也，備集五福。燕山竇培厚德而為祥麟威鳳，汾陽郭建勳業而表大義精忠。」豎拂子云：「太極洪範，真宰道揆，總向一豪頭上，綸貫無遺，包羅周備去也。恭惟祖洲老居士親傳大司馬安邦雄略，特著大金吾捧日功勳，德厚坤輿，芝蘭

馥郁，器宏喬嶽，松柏歲寒。當變革而康寧如故，登上壽而觀化歸真。大眾會麼？存順沒寧，儒者為性命之歸源，何來何去？釋宗示涅槃之大道，生死亦大矣，竹密不妨流水，塵鞅亦繁矣，山高豈礙白雲？是故大丈夫行履，若師子迅象王旋，人世不能羈，天堂不能安，隨他極樂琉璃國，拈來粟米納大千，擿向人間當等閒。」擊拂子云：「臥雲深處不朝天。」

為寧國白雲菴心如禪人對靈小參。「西天竺國，東真丹邦。」豎拂子云：「原有此一句子，其奈開眼著賊，夢中說夢。自我達磨始祖權衡兩土，道振千秋，更有認賊為子，頭上安頭。有類乾坤衰殺，日月晦明，除是烈丈夫，不為其所移易，迥超凡聖，別行一路。茲者心如禪人，脫卻殼漏，不帶聯纖，兩土不能收，真俗俱不住，不離跬步來我錢唐。正值春風二月，湖光抹膩，花柳成行，逐隊鷺鷥，比翼鴛鴦。山僧這裏，多不敢添，少不須增，借無盡藏於造物。加以溪芹，薦以羹湯，可謂真智無礙，明德惟馨。伏維尚饗。」

入雲棲掃塔，淨瑩禪人薦嚴，請小參。「山雨朦朧，松竹搖空，偶然不收拾，打濕了主人翁。沒奈何，就甕為鐘，或西或東，隨處相逢，兩袖春風。今日山僧以掃塔入山，淨瑩禪人設茶湯禮，要覓箇尊親落處。」打圓相云：「我道總不離這裏。山連琪樹，德水藏龍。靈禽異鳥踏花啼，夜月朝雲一塢鐘。且又是列祖托宿之地，諸佛之所住處，雨洗淡紅，風搖淺碧，藤蘿石壁，大塊小塊。山僧到者裏，不會不會。」

為高善人對靈小參。「日上海潮落，觀音獨露身。圓通無剩法，隨處易天真。是以妙性圓明，朗秋清，皓月淨，智無依廓，太虛寥寂。月色本無，向背空體，迥絕去來。所以聖凡一貫，事理交融。失之者，縱使拔宅飛昇，白日沖舉，總屬支岐。得之者，到菩提岸，踞涅槃城，遊功德林，開智慧花，結總持果，皆歸圓覺。回視塵寰，可謂卻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高善人，只為當時一念點染，便見多少青黃赤白，自闖入箇脂粉行中，不免恩情愛欲。今也四大分張，誰是其主，五蘊散壞，何處生心？即今無主無依，正是常光獨露。本命元辰，正好向這裏，識取淨土天宮，隨緣自在。不因桐葉落，那見菊花秋。」

為章門李孺人對靈小參。「要知千佛居何國，黃鶴樓前一首詩。大啟閣門通法界，莫教遊子歎歸遲。聞夫月缺花殘，催齡促筭，世所共惜。殊不知，月有重輪之日，花有再艷之期。捨一殼漏，受一皮囊，移因易果，此界他方，如環無端，猶輪相次，無有已也。有者道一死永滅，此佃士之見，若不知有因果循環耳。是以吾佛世尊，啟日月之休明，豁虛空之廣廈。世界幻域也，軀殼幻影也，心識幻

夢也，不隨乎幻漏之所遷變者，活潑潑如雪峰毬子，光爍爍猶東平寶鏡。涅槃妙德，正智圓明，情無情一體，生與佛同源，真常流注，無時而已。李孺人聽著，你但除卻脂粉態，斷盡兒女情，靈明朗照脫體無依。咦！雪消峰頂仍如黛，會見梅花報早春。」

為密玄已公對靈小參。「夫為大雄氏之子，宅心於道揆，智忍於利物，惟戒、定、慧為三無漏學。是則如來清淨明誨，雖曰未備，可以為階。只如密玄已公，種竹留門，因花掃徑，闢一具地，以納方來，搆數楹椽，將待老僧，固未遊歷，曾亦心許。惜乎盡瘁而不壽，垂成而中止，孰不興歎？茲者老僧因事而來，副其先志，以一宿為住持，領三餐作佛事。」舉拂子云：「復留取一絲頭，以待將來擴充，便見清涼地上龍蟠虎踞，三山半落青天，二水中分白鷺，作聖賢千古弘基，為生靈通霄寶路。脫或密公再來。」擊拂三下云：「也不離這裏。大眾！須認取劉郎前度。」

為徐母陳孺人對靈小參。「明湖征雁唳西風，山路如花踏亂紅。好是歸源親切句，月明南北二高峰。嗚呼！生滅去來，枯死殘蠹，在古皆然。至如手握金剛寶劍，胸題炤膽菱花。出礦之金，百煉愈精；無瑕之玉，不受點染。作塵中主，沖虛妙粹，炳煥靈明，卓然而獨存者，豈可以凡情擬議哉？惟這孺人，大夢方惺，孑爾西來，金牛鼓浪，彩鳳籠煙，葛坡下化龍之杖，錢塘君鎮海明珠，信手拈來，通身受用。既能從空放下，何妨隨處逍遙？試看彌陀向山僧拂子頭上放白毫光，炤徹微塵剎土，山河大地無有纖毫過犯，琉璃寶地寶閣華臺。其奈觀世音菩薩出自三天竺路，大勢至菩薩來從九里松關，向橫衝橋把住要津，討箇末後句子。」豎拂云：「彌陀覿面無回互，何必池開九品花。」

為瑪瑙寺允若上人對靈小參。「瑪瑙山前月，明湖碧玉光，本來真面目，曉起蒲頭霜。恭惟允若上人，自有風光，原非他處移來；潑天富貴，由我胸中流出。擎妙喜世界於掌中，納須彌山王於毛竅。即真即俗，無佛無生。入剎那際三昧，古今一貫；昇大菩提場，百界同源。法遍天下，我本無心；經傳後裔，不落言詮。婆伽梵涅槃一路，祖師門空印同文。於戲乎！哲人已往，猶冀仰山再來，還向鬧市叢中設教，好從蘇子堤邊閒翫。」舉拂子云：「葛嶺歲凋仙子柏，園梅猶放允公花。」

為先慈大椿壽師太對靈小參。「覆載慈恩六十三，幸於法海共波瀾。功歸有地臨行驗，一朵蓮花火裏看。哀哀我母，折肉無補，現身說法，卻不是我。」驀豎拂云：「賊身已露，卻無處躲。大眾！若將容易會，便作等閒看。即這一句子，全主全賓，偏正回互，似虎之缺，如馬之舜。如荃艸味，似金剛杵。所謂五彩描成白鳳皇，黃金鑄就銕金剛，乾坤吞卻復吐卻，震動東溟主藏王。上出頂天，

下透風輪，貫古該今，陶鑄賢聖。難信之法，難解難入。諸佛同證，諸祖行履，誠不可得而思議，不得已而形諸言語。我母大人嚴若秋霜，和似春風，吐氣猶虹蜺，雙睛若閃電，一怒如雷霆，汎愛如時雨。這又是子稱父德，識者所鄙。即今頂相圓明，神光萬里，法爾如然，元非修契，更有一般杜禪和擔板漢，畢竟向這裏要說箇本命元辰，歸根之地，分秦別楚，指東劃西。老僧這裏，生也不道，死也不道，請益亦不道，打老僧去亦不道。則如沿街唱道情，當門念寶號，直得左不得、右不得，分別不得、意想不得，兩相鈍置，分疏不下。到這裏，罷罷罷，休休休，龍飛鳳舞錢塘。柳洲亭地湧金牛，九里松風天竺路，兩峰雲綻，雷峰落照，湖心亭新月如鉤，十里荷花爛熳紅，畫舫笙歌十二時。別有采蓮舟，得休休便且休休，不風流處也風流。唱箇駐雲飛恩重山丘，五鼎三牲，未足酬親，得離塵垢。子道方成就。孝子賢孫，好向真空究。大眾且道：如何是真空？」良久顧左右云：「你這一隊黃瓜茄子。」

孫啟晟薦亡，請小參。「彭殤脩短類蜉蝣，生死遷訛水面漚，究竟總歸無住本，一雙孤雁落沙洲。於戲！孫孺人，芳蘭入夢，紫翠初齊，惜乎鸞鏡中分玉釵，驚斷黨里。惜其賢淑門庭，傷其短筭。我母孺人，素昧生平，同日仙遊。可謂雖不同條生，卻與同條死。今其孝眷人等，特請老僧舉揚箇德山巖頭公案。先母之長壽，孺人之短筭，畢竟有箇末後句子，正是紫薇風細水亭涼，芙蕖水面香畫舫。雖莫不歸去，一曲在瀟湘。」以拂左拂云：「這是同條生。」復右拂云：「這是同條死。」豎拂云：「這是最初句。」放下拂云：「這是末後句。」復打圓相云：「總收歸在金剛圈裏。孫孺人你聽著，這是金剛王句子，橫攝十方，豎該三際，生佛一致，染淨同源。正好向這裏放下閨閣中物，脫卻鶻臭布衫，友菩薩僧、侶阿羅漢。遊歷十方世界，供養十方諸佛。猶出谷之雲、歸洋之水，了無罣礙，正是江干潮汐西湖月，水色天光總是秋。」

眾請為先慈大椿師太小參。「露濕豆花羊眼淚，風搖衰柳斷腸詩，人情佛事聊酬德，難輓終天去後思。於戲！我母之及笄而字寒宗，上有再娶之嚴姑，下無攜瓶之弱婢。短袂操作，洗手調羹，井臼躬勤所不能免，而況鞠我伯仲十餘輩三十餘年，有子之累，更無所委者。自愚昆季稍可成立，流離顛沛，死亡相繼。我母嫠居，訓育幼弟，其於心境情緒，總無善狀。至老僧搆室湖濱，少盡菽水之娛，而我母之年已耄耋矣。奈老僧辱有主法之名，符牒相招，奔走於東西南北，是雖有養親之名，而無定省之實。今者示微恙，不崇朝而逝，追思曩昔，五內俱裂，深慚敬養，寸腸幾斷，正是曾經三峽猿啼處，不是愁人也斷腸。或有謂這老漢為禪者，而不達生死乃生人之常分，涅槃為諸聖之歸途，衣麻哭泣，儼然流俗，是可怪也。老

僧今日承諸上座之請，因行掉臂，試一論之。曾聞古德凌晨聞喪歌云：『紅輪畢竟沉西去，未審亡靈往那方？』棺旁孝子應聲泣云：『哀哀哀！』古德於此曠劫無明一時放下，便能橫衝直撞，東湧西沒，作大佛事。況乎肉案頭片片皆精，酒樓上聲聲演妙，皆是古德放捨身命處，這些卻又是三藏十二部所不能詮顯者。老僧今日於我母之靈前炷香時舉哀，上食時舉哀，答禮時舉哀，逢節忌舉哀，喚一聲我母，哭一聲我娘。直得川竭泉枯，赤地千里，四海波騰，須彌震動。且道與昔孝子是同是別？是僧是俗？是事是理？這是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豈知老僧秖知有我母，不知有眾生、諸佛世界、山河，絕教大地眾生、艸木叢林，一時痛哭云：『哀哀我母！墻角榴花似火，萬綠叢中露出這箇。哀哀我娘！水面白藕，花香分明，祖翁田地，錯認西方。哀哀師太，法身無賴，生死涅槃，融成一塊。哀哀我親，孔子聖人，樊遲問孝，顏淵問仁，道孝悌也者，其為人之本歟？義者尊賢為大，仁者親親為大。』又道：『諸佛非我道，父母非我親。』大眾！你自有箇肉塊子已來，總非伊尹生於空桑，除卻生身父母，那箇是你至親？」遂放聲大哭，下座。

薦嚴，請小參。「往復猶環舊主人，辛荑初放柳條春。當陽指出通霄路，不必從人辨主賓。靈光獨耀，迥脫根塵，但離妄緣，即如是佛。此雖古德一期酬應，正是人人放身命處。若向這裏了得三界羈縻，醒卻積生幻夢，逼塞虛空，無藏隱處，幾無藏隱。」豎拂云：「就在這裏，顯出脫體神光。此段光明，諸佛謂之覺性，眾生謂之靈性，包羅萬有，謂之法性。審如是，則華藏莊嚴世界海，東方阿閦、西方彌陀，亦在許裏。今日老僧受孝子鵬等，為其妣陳孺人要說箇生前死後落處。試問孺人，你有生來事父母、敬公姑謂之孝，親愛宗族謂之仁，戚睦黨里謂之義，恩加庶類謂之慈。見覺聞知，靈明不昧，此段光明上齊列聖，下共含識，決不是有漏敗壞之軀，亦不是遷流幻妄業識。脫或要問孺人，即今畢竟落在甚麼處？」復豎拂云：「大眾看看，山尖殘月江天曉，露滴春風隔院花。」

為靈悅善人請小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雲中獅子趙州狗。移花兼蝶至，買石得雲饒。星羅碧落，帝網光交。須知我此法門，廣大難量。如琉璃瓶盛多芥子，粒粒皆明。似海中明月，浪浪成金。得之者如龍王施雨，一掬之水，便能傾湫倒嶽。老僧今日借鄰壁之光，續已燼之燈。為靈悅善人重說偈言。敢向一毛端上轉大法輪，于微塵裏現寶王剎，通貫十虛，平吞三際。靈悅善人，汝還知麼？皮袋一靈，一靈皮袋。生死涅槃，涅槃生死。菩提煩惱，煩惱菩提。虛空大地，大地虛空。眾生即佛，佛即眾生。類之勿齊，混則知處，推不出，約不進，清淨圓滿中不容他身，含十方無盡虛空，

以故佛亦可，生亦可，既不擇乎淨穢之方，更不定乎隨類之身。花飛盡道春歸去，會看新紅上海棠。」
薦親，請對靈小參。「迤[這-言+里]香生雨後花，送人亭子步晴沙，亭邊有箇船兒渡，彼岸先登即問家。大道通長安，潼關秖在半途，須知有帝鄉。極則處也得挨身進步，努力向前，方知本地風光。」豎拂云：「這是空王寶殿，亦名毘盧遮那莊嚴藏大樓閣，諸佛諸祖托宿之處，或為常寂光土、實報土、方便有餘土、凡聖同居土，而況西方安養，東震廣嚴，而不在其中耶？今日因孝女為先母張孺人，遲老僧前趨之路，拜申鷁首，請說箇死此生彼之由。夫孺人壽高大耋，藻行堅貞，其於世法，立身成人，又何足言？至於離卻這殼漏子，生前所為，總屬華胥。若論此去下落，要出法界量，去無可去，來亦無蹤，淨土亦可，天宮亦可，到處安閒，隨心自在。」復豎拂云：「總不離此空王寶殿，從茲處處聞天樂，幽樹深林鳥亂啼。」
為徐太夫人小參。「樓閣臺池盡寶莊，池生間色妙蓮香，花開露出金剛體，天樂聲中禮法王。又道來來來，實不來，古路生蒼苔；去去去，實不去，月上珊瑚樹。不來不去兩難言，生銕秤鎚被蟲蛀。到這裏，無法可當情，火中飛鷂子，所施皆妙用。海底浴泥牛，其來也春回大地，其死也葉落秋林。在處蓮邦，隨心佛國。日映江淮，聲歸空谷。約類現身，五德五福。具丈夫相，二利二足。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握劍當軒念寶號，了知生死不相關。大蟲戴紙帽，驚人又好笑。如何寒山子，忘卻來時道。僧問涅槃門，乾峰以柱杖一畫，雲門云：『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觸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一人為人太儉，一人為人太奢，我則不然。」豎拂云：「太夫人，還會麼？梅花開近屋，窗前帶月香。」
為單門張孺人對靈小參。「曉泛明霞白葛涼，扁舟迤[這-言+里]藕花香。得來為指通霄路，不作人間兒女行。天高地厚，山深水長。尋思罔極，擬報無疆。」豎拂云：「這是白毫相光，甘露瓊漿，驪珠獨耀，妙蓮華香。得之在一毛頭許，博地凡夫可稱法王。舉足踏著，開眼覷著，甕中不怕走鱉，取之一似探囊。生死去來，空花夢影，世界淨穢，法菩提場。方便以為父，智度以為母。善心誠實果，法性以為家。一彈指頭，遍參知識，歷盡南方。老僧今日作慈悲法施，借水鳥樹林共演真常。」彈指一下云：「露零殘月江天曉，古寺鐘聲出鳳皇。」

三宜盂禪師語錄卷五

住雲門顯聖寺門人淨範編

山陰嗣法弟子祁淨超較訂

普說

普說。喝一喝云：「山僧連日來，抖擻尿腸，費盡氣力，總不見有箇出格丈夫，向山僧未開口前，掀翻法座，把山僧打進方丈去。一者見得顯聖法社有人。二者免致山僧向耳裏灌水、眼裏擦沙。山僧留箇縫罅與你，尚不會挨身而入，更說甚麼獅子頷下摘鈴，猛虎口中奪食？汝既認黃葉為精金，山僧不免著水賣米去也。」以拄杖擊香几三下云：「此三擊，有一擊超威音那畔，越象帝之先，轉南為北，易東為西，十方諸佛不敢正眼覷著，歷代祖師亡鋒結舌。有一擊，蝦蟆吞卻香爐峰，走入蟭螟蟲眉毛孔裏，高聲唱云：『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階前狗尿天。剎竿頭上煎餶飿子，三箇猢猻夜播錢，鐙籠沿壁上天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有一擊，乾三連，坤六斷，震仰盂，艮 覆碗，離中虛，坎中滿，兌上缺，巽下斷，主山高、案山低，大盡有三十、小盡二十九。若向這裏簡點得出，潦水盡而寒潭清；簡點不出，煙光凝而暮山紫。諸兄弟！此一著子，沒量大人到這裏鬥湊不上。你諸人今日三、明日四，半青半黃、半生半熟，奴奴孃孃，有甚交涉？所以古人云：『此事不在語言文字上。』又云：『吾宗無語句，亦無實法與人。』父母未生前會取，未舉心意識前會取，始有少分相應。又古德云：『法性不寬，波瀾不廣。』蓋為命根不斷，所以被山僧輕輕拶著，便七華八裂，手忙腳亂，他日如何抵得閻老子銕棒？古人公案，雖是破艸鞋，不如赤腳走到爽快，也須穿破，始肯丟下。若一串穿過，自然左右逢原，八面受敵，兩頭不著、中間不居。即如今日施主送供請說法要，若道有財可施，水也難消；若道有法可說，開眼做夢。記得昔日波斯匿王問佛：『世俗諦中還有聖義諦也無？若道是有，智不應一，若道是無，智不應二。一義二義，其義云何？』佛言：『大王！汝於龍光佛所曾問斯義，我亦無說，你亦無聞。無說無聞，是名一義二義？』這老漢秖可欺他俗漢，當面熱謾。據山僧判斷，將平天冠、袞龍袍，與世尊穿戴了，將毘盧帽、僧伽梨與匿王披頂了，正恁麼時喚作世尊，又是匿王；喚作匿王，又是世尊。且道如何折合？」豎拂子云：「梅華連月和香送，玉映清芬進戶來。」

普說。「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睹。欲識大道體寬，不離聲色言語。大眾！作麼生領略？莫得一往向冊子上憶持、語言裏卜度，見山僧陞座時鼓兩片皮，便道說佛法，及乎山僧下座去，其中佛殿山門、廊廂廚庫，又卻蹉過也。鴉鳴鵲噪，語笑喧譁，又不是也。正恁麼時，見色處眼又不瞎，聞聲時耳又不聾。且道：目前大道在甚麼處？昨日吳居士進方丈瓣香作禮云：『弟子母親產難身故，切思欲報親恩，須脫生死，因入顯聖，日則挑水，夜則禪思，一切所為，回向先母。』山僧道：『你要報母恩，今日母在甚麼處？』士云：『不知。』山僧道：『你禮拜著。』士便作禮，山僧笑云：『我兒，你會禮拜耶。』士懊懼而退。今日又設茶，請山僧為眾開示，亦為度他母親。大眾！要見吳居士母親麼？」高聲云：「行堂的擺茶去。」良久云：「大眾會麼？今日居士尊親在你茶杯果碟裏，現神通十八變。身上出水、身下出火，或見大身滿虛空、或見小身如塵微，大復見小、小復見大，入地如水、履水如地，男子身中入正定、女人身中出，比丘身中入正定、比丘尼身中出，色塵中入正定、聲塵中出，眼處入正定、耳處出，耳處入正定、鼻處出，拄杖身中入正定、拂子身中出。」豎拂云：「山僧拂子吞卻乾坤去也。直得四海波騰、須彌震動，於中人天八部魚龍諸趣驚恐無量，嚇得帝釋夫人走向東北歡喜園中，手攀員生樹枝高聲道：『阿呀呀！下方世界，為甚這等熱鬧？』山僧道：『夫人不要慌。』」擲下拂子云：「放下便安穩。」

普說。「欲行千里，始於初步。雲門這裏雖則石路坦夷，動著則喪身失命。有入水不動波、舞蹈不生塵者，請出相見。」僧出禮拜，師指云：「兩堂人總不如此僧。」僧擬問，師云：「依俙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又僧問：「獨行千里即不問。如何是密迻一步？」師云：「樊江未舉足時道將一句來。」進云：「鶴出銀籠始自奇。」師云：「去樊江遠在。」問：「如何是心意識？」師云：「不躡前蹤，更置一問來。」僧舉拳云：「這箇是離心意識。」師云：「可知道。」乃云：「離心意識參，絕凡聖路學，白鶴出銀籠，猴子過山峽。是恁麼人，隨處拈來，可以塞斷咽喉。若趙常山向百萬軍中取勝，淮陰侯背水陣上建功，到這裏一齊抹過。縱能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堪作甚麼？吞得栗棘蓬，透得金剛圈，袖裏藏殺活劍，口中有縱奪機，更向此中覓為人句子，崖州萬里。諸兄弟！切弗艸艸，佛法須是箇漢子，若是朝三莫四，總沒交涉。僧問趙州云：『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也。』州云：『洗缽盂去。』其僧言下大悟。雲門拈云：『且道：趙州有指示無指示？若道有，且道趙州向伊說甚麼？若言無，此僧為甚麼悟去？』雲峰悅

拈云：『雲門不識好惡，大似為蛇添足。雲峰則不然，此僧恁麼悟去，入地獄如箭射。』」師云：「趙州向蝎瓮裏蹲踞，雲門入蛇阬中坐臥，雲峰向虎穴裏遊戲。蝎不能螫，蛇不能毒，虎不能措其爪牙，果然玅手。據山僧判斷，趙州也無洗缽盂話，雲門縱有畫蛇之筆，向甚處添足？還是雲峰入地獄，此僧入地獄？」拍案一下云：「山僧今日將三大老頂相光明，神通玅用，拈向諸人面前，漆桶不快。」喝一喝云：「萬山紫翠煙嵐裏，濃淡浮沈畫不成。」
普說。「連日來東語西話打一返，觀八萬四千毛孔，根根卓立。且道病在何處？」良久，云：「作賊人心虛。」復云：「山僧病處，惟我自知。諸兄們何不自體貼看？莫只南去北來東奔西討，學得些些以當平生。及乎被山僧輕輕拶著，蝦蟆禪也跳兩跳，總沒箇絲線脈絡。曾記陸亙大夫問南泉云：『肇法師也大奇，解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泉指庭前牡丹云：『時人見此一枝華，如夢相似。』審如是，則適纔鐘鳴鼓響是夢，沈檀龍麝是夢，膏粱美味是夢，見前聽法意下卜度亦是夢。你莫見山僧與麼舉，便道這樣語句是誰不會？山僧還要問你三十三天、帝釋夫人、烏紗冠頂，何處得來？山僧為你頌看：好支華向夢中看，紫翠芳菲色已闌，到得惺來華又落，前三三與後三三。諸兄弟！你於古人平實處不妨領得，少覺淆訛，便吞吐不下。如僧問古德：『如何出得生死？』荅云：『無生死你出。』『如何是佛？』『即心是佛。』『如何是道？』『平常心是道。』有些滋味，便去咬嚼，被他別行一路，將黑豆子換卻眼睛，就不是也。東寺會禪師示眾云：『佛無住處，說甚即心？心如工技兒，意如和技者，如何即佛？』復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劍去久矣，汝方刻舟。』諸方尊為東寺禪。東寺是馬祖兒孫，便翻案了也。何嘗一往平實將去？山僧也有一頌：『楊柳鶯聲春晝長，桃華寂寞暗生香。誰家曲調吹離恨？客思凄然空斷腸。』後仰山來參，東寺問：『那裏來。』山云：『廣南來。』寺云：『聞廣南有鎮海明珠，可收得否？』山云：『收得。』寺云：『珠作麼樣？』山云：『黑月即隱，白月即顯。』寺云：『何不呈似老僧？』山叉手向前云：『昨被溈山亦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寺云：『真師子兒，善能哮吼。』山復整威儀進人事，寺云：『纔方相見了也。』山云：『恁麼相見，莫當不得否？』寺便歸方丈閉卻門。後來仰山舉似溈山，溈云：『寂子是何心行？』仰云：『也要識得他。』大眾思忖看！古人通身手眼恁麼樣子，問他明珠卻恁麼道。若是今時，便豎指下喝，張唇努舌。如何及他不費纖豪氣力，活活潑潑，自繇自在，何曾思議造作得來？山僧不惜為你一一頌出廣南珠作麼色？白月白兮黑月黑，十二連城換不來，海藏龍宮收不得，擦向人前太狼藉。牧童牛背無腔笛，

住！住！住甚麼？南泉陸亙，東寺仰山。」拍案一下，云：「不消山僧一拍，百雜粉碎。」顧左右云：「你這隊噇酒糟漢又卻如何？」噓一聲云：「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普說。舉拂子云：「摩尼珠人不識。」良久云：「如來藏裏親收得。」顧左右云：「漆桶不快。諸兄弟！你豈不是正因出家、好心學道，及至挾袱子、擔缽囊上他門戶，便見許多淆訛。這也是你眼裏無筋、骨頭軟脆，自家，不能成立，一往隨人上下，不知不覺，打入骨董袋裏去，築了一肚皮雜毒種子，口滑如油，自稱禪客，不知古人苦口切誡，何曾教你留箇元字腳於胸中，但教你休去歇去，上無攀仰、下絕己躬，識情枯得盡、妄想放得下，還有甚麼事來？諸兄弟！你走諸方參請，為箇甚麼事？你莫生死不了，腳跟下事不薦，祖關不透、心地不明麼？且生死是甚麼東西？把將來，我為汝了卻。若是腳跟下事，不著問人。又不知腳跟下甚麼線索羈絆著汝，更道祖關不透。我問你，祖師有幾箇關，你過去不得？殊不知，古人隨人顛倒，一時酬唱，你去不得，立地便成隔礙，何曾有恁麼事？若問心地，汝心本自清淨，用明作麼？」良久云：「雖然如是，癡人前不可說夢，也須打徹一回始得。我且問你，喚甚麼作心？莫是見覺聞知，動用不失，昭昭靈靈者是你心麼？若此是心，因甚慶喜尊者認箇見前能推的，被世尊呵為虛妄想相？無始至今認賊為子。我再問你，秖如二祖求達磨安心，至覓心了不可得，與汝安心竟便悟去，為甚麼後來在婬房酒肆？人問其故，曰：『我自調心，非關汝事。』若心既安，云何欲調，則安者何心，調者何物？若道一心，何為有安調二致；若說二心，有是理乎？試定當看。果若心即是佛，都莫分別，如何馬祖又道：『非心非佛。』又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又云：『智不是道，心不是佛。』即汝自心，便有許多安頓不下。總之情識用事，將意路通處認作心性，所以東磕西撞，不得痛快。今時有一等，於心意識路上，略通得去，便自稱為了事人，因果罪福曾無畏懼，跨腳出眾，置箇問頭，定要問到座上老漢，不管語脈亂統，將來與你分門別戶，某是某非懷著許多心行。大眾！此正所謂生滅心也，去道遠矣。閻家老子打你鬼骨臀有日在。這著子莫說未得的人不可造次，就是得了還須保任。湧泉景欣禪師云：『我四十年在裏許，尚有走作，汝等諸人，莫開大口。』古德云：『見解人多，行解人萬中無一。若識漏未盡，敢道輪迴去在。』又曰：『汝但盡卻今時，始得成立，亦喚作立中功，轉功就他去。亦喚作就中功，親他去。』所以道：『親人不得度，渠不度親人。』恁麼譬喻，尚不薦取，秖管亂動舌頭。不見洞山道：『相續也大難。』盤山道：『譬如擿劍揮空，空輪無跡，劍刃無傷。』又道：『時中常在，識盡功忘，瞥然而起，便是

傷他。』你等向人天眾前，欺心亂統者，試將從上古人真摻實履，一自反看，禪以何為力？以不欺為力。又曰：『若以豪端許言於本末者，皆為自欺。』惟古人見徹處，方可謂之不自欺也。五祖演和尚，在白雲端處掌磨司，一日端至，語之曰：『有數禪客，自廬山來，詰之，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得，有來繇舉因緣，向伊亦明得去，教伊下語亦下得，秖是未在，你道如何？』演於是大疑，即私自計曰：『既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卻未在？』遂參究，連日忽然有省，從前寶惜一時放下，厥後嘗語人曰：『我因茲出一身白汗，便明得下載清風。』雪堂行，有頌發揮之，曰：『腦後一椎，喪卻全機，淨贏贏兮絕承當，赤灑灑兮離鉤錐。下載清風付與誰？』大眾知麼？凡船自南運貨而北，謂之上載，自北卸貨而還，謂之下載，此是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之意。你看演和尚，在眾時豈不是翹楚，猶自甘沒下寮，一聞舉著，便自不安，此正所謂不自欺也。又道『從前寶惜一時放下』，放得下，方名到家，則多知多解大不相干。故古人心如太虛，隨叩而應，就等閒垂一機、發一語初不著意，你卻盡平生力量咬嚼他不破，其或旗鎗展布各有回互，縱使橫拈倒弄，事無虛設。你既宗旨不明、語句不透，不曾到古人地位，硬著牙關，要圖排抑堂頭，嘔血有分在。你道利害在甚麼處？蓋為情識用事。我見未空，此是你百劫千生受虧底，至今猶不知非，誠可憐憫。我舉則極熟公案，與你商量看。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柏樹子。』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州云：『我不將境示人。』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柏樹子。』彼時覺銕觜到法眼處，眼問：『承聞趙州有柏樹子話，是否？』覺云：『無。』眼曰：『往來皆謂有此語，上座何得言無？』覺曰：『先師實無此語，和尚莫謗先師好。』大慧拈云：『若道有此語，錯過覺銕觜；若道無此語，又錯過法眼；若道兩邊俱不涉，又錯過趙州。直饒總不恁麼，別有透脫一路，入地獄如箭射。畢竟如何？』舉拂子云：『還見古人麼？』喝一喝，大眾聽著，要識趙州麼？如天普蓋，似地普擎，覺銕觜坐鎮寰中，四方納款。且道：大慧知柏樹子落處麼？春風隔院桃華煖，不許遊人浪品題。還有六十拄杖，三十拄杖打法眼，三十拄杖自有一人領去在。可知山僧這裏賞罰分明。又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玅喜老人，恒舉此話，令學人參，云：『佛語祖語，諸方老宿語，千差萬別。若透得箇無字，一時透過。』又五祖演云：『狗子勝貓十萬倍。』我常室中舉此則因緣問人，一味亂下語。南泉趙州一等是公案，為甚麼五祖卻恁麼道？聱訛在甚麼處？若是透得斬貓公案，我要問你趙州狗子。若兩則語，一齊穿過，無絲豪疑慮，我要問你，五祖演意在何

處，作此語話？試聽一頌：荒院深村景寂寥，有門無奈客來敲，子歸啼瘦華無主，夜靜鐘沈月又高。這些關捩子，你敢一時抹殺麼？若是清楚不來，打一反觀，豈不慚皇殺人，尚敢大呼小叫，妄自尊大、驚愚駭俗耶？大眾！此一絡索，潛心體究看，若向這裏掉臂而行，方出得生死，三界不能管轄，佛也無奈你何，灑灑落落，作箇大丈夫漢，回視山僧所說，豈不開眼見鬼。」以拂子直一直云：「我為你一筆勾銷。」

普說。師陞座，大眾集定。師驀云：「討甚麼碗？」即下座。復轉身云：「大眾！你既恁麼，莫怪山僧潑惡水去也。諸禪德！你蹋步向前，莫不是問佛麼？莫不是問法麼？且問你喚甚麼作佛？喚甚麼作法？即今佛在那裏？法在那裏？卻不去自家理會，只管倚門傍戶，向人口角邊、冊子上築上許多奇言玅句在肚裏。所謂泉眼不通，被沙塞了，道眼不明，知解礙了。諸仁者！若是此一著子，在語言文字上，為甚麼世尊說法四十九年，又有末後拈華？彼時百萬人天，無敢措一辭者。是他尋嘗秖向語言裏作窠臼知解，上去留心，所以搆他不著。迦葉尊者，此時忍俊不禁，不覺微笑，這也是如空合空、似水投水。世尊方才道：『我有正法眼藏涅槃玅心，付與迦葉。』則知四十九年所說，直是正法眼之緒餘耳。要知諸佛出世遞代相沿，不過開發你我本有光明，喚作正法眼，名為涅槃心。雲門垂語云：『人人盡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作麼生是諸人光明？』自代云：『廚庫山門。』又云：『好事不如無。』圜悟勤云：『如今人才聞舉著光明，便去瞠眼云：「那裏是廚庫，那裏是山門。」且喜沒交涉。所以道：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此事不在眼上，不在境上，須是絕知見、忘得失，淨贏贏、赤灑灑，各各當人分上究取始得。』雲門云：『日裏來往，日裏辨人，忽然無日月燈光，於半夜中未曾到處取一件物，還取得麼？』《參同契》云：『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睹。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遇。』若坐斷明暗，且道是箇甚麼？所以心華發明，照十方剎。盤山云：『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你看張拙秀才參石霜，有箇入處，解道光明寂照遍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下邊兩句又註得好，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才動被雲遮。有者秖認得箇昭昭靈靈底業識，他所以道：『要一念不生方見全體，六根才動便不是也。』下來又道：『斷除妄想重增病，趨向真如亦是邪。』玅玅看他得底人，出語不同，斷除是病，趣向亦是病。所以道：『取不得，舍不得，不可得中恁麼得。』雪竇顯禪師特頌此一則語，山僧不妨隨例打鬨。頌云：『自照列孤明，為君通一線。』山僧道：『益州瓠子建州薑。』『華謝樹無影，看時誰不見。』山僧道：『麻黃巴豆，砒霜毒藥。』『一時撒來見不見，倒騎牛兮入佛

殿。』山僧道：『若不是閉卻天，麥門冬檳榔木澤，一時闖將進來。』諸兄弟！這些葛藤椿子，識得則包羅目前。若不會，且向此中透過一番。五色線斷，自然八面玲瓏，隨處自在。豈不見香嚴在溈山會下，問一盒十，問十盒百，及乎問著父母未生前道將一句來，不能加盒。披簡舊日所見書籍，無有一字可齧，然後焚棄所業，往南陽忠國師舊址，結茅內究。一日除瓦礫擊竹，有聲凝滯，頓然開豁。便矢口說箇偈云：『一擊忘所知，更不假脩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此卻不是當年學識來的，亦非是知解邊事。所以置箇上樹公案，卻也奇特。道：『如人上樹，口銜一支，腳不踏支，手不攀支。樹下忽有人問西來意，不對則違他所問，若對他又喪身失命。』會中有箇虎頭上座，領得香嚴意，便出來道：『上樹即不問，未上樹請和尚道。』香嚴呵呵大笑。」師豎起拂子云：「山僧今日上樹去也，置將一問來。」代云：「金香爐下銕崑崙。更聽一頌：黑貂裘敝出秦關，萬言書上不為難，窮到骨頭皮裏出，肘懸金印故鄉還。諸兄弟！一等是箇參禪，這些圈纘若不打徹，盡是鬼家活計。如今一箇箇都道大事了畢，我且問你，十方總一箇法身，為甚麼南閻浮提不曉得北鬱單越事？東弗提婆不曉得西瞿耶尼事？居下方不識忉利天、非非想天事？在天上亦不知地獄道事？」豎拂子云：「山僧今日將東勝神洲為西牛賀洲，轉南贍部洲作北俱盧洲，攪作一團，混作一塊，東西不辨，南北不分。西來意即東土意，恁麼則上樹也是這箇，未上樹也是這箇。拈華微笑，廚庫山門，舉著便知光明寂照，父母未生，符到奉行，豈不快哉。諸仁者！莫道山僧恁麼舉話，便去商量公案，此則如何，那則又如何？大眾斷斷乎沒有此則會了，那則不會底事。昔大慧杲禪師，斥盡諸方禪病道：『一種商量古人公案，謂之針線工夫。又謂之郎君子弟禪，正墮在言語文字之最惡者，故痛斥之。如商量女子出定話云：「文殊是七佛之師，為甚麼出女子定不得？」曰：「文殊與女子無緣。」「罔明是初地菩薩，為甚麼出得女子定？」曰：「與女子有緣。」便下語云：「冤有頭債有主。」又有商量道：「文殊不合有心，所以出女子定不得。罔明無心，所以出得。」便下語云：「有心用處還成錯，無意求時卻宛然。」又有商量道：「文殊為甚麼出女子定不得？」曰：「杓柄在女子手裏。」「罔明為甚麼出得？」曰：「如蟲禦木。」又曰：「因風吹火。」又云：「爭奈女子何？」邪解甚者，至於作女子入定勢、出定勢，推一推、彈指一下，哭蒼天數聲，伏惟尚饗，拂袖便行之類，冷地看來慚皇殺人。』玅喜頌曰：『出得出不得，是定非真定，罔明與文殊，喪卻窮性命。』你看透關人，出語自有來由。又如大愚芝禪師，每舉此問僧，莫有對者。乃自代云：『僧投寺裏宿，賊打不防家。』石門

禪師特愛此語，作偈記之曰：『出定只消彈指，佛法豈用工夫。我今要用便用，不管罔明文殊。』真淨和尚見之，明日陞座曰：『文殊罔明見處。還有優劣也無？若言無，文殊何故出女子定不得？只如今日行者擊動法鼓，同到法堂，與罔明出女子定是同是別？』良久云：『不見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亦有偈曰：『佛性天真事，誰云別有師，罔明彈指處，女子出禪時，不費纖豪力，何曾動所思。眾生總平等，日用自多疑。』」師豎拂子云：「大眾！玅喜大愚石門真淨，在山僧拂子頭上放大光明，照徹微塵剎土，直得山河大地俱時不見，雲臺樓閣寶網莊嚴，毘盧遮那如來據天光臺，文殊師利說十信法門，法慧菩薩說十住法門，功德林菩薩說十行法門，金剛幢菩薩說十回向法門，金剛藏菩薩說十地法門，普賢菩薩說等覺地行位，如來說玅覺果海自受用境界。還有善財童子，自德雲比丘，歷五十三善知識，末後於普賢菩薩毛孔中，一時頓證佛等、剎等、神通等、相好光明功德等。」拂一拂，喝一喝云：「此一絡索，向甚麼處去也？依舊山是山、水是水，眾生世界一一如然，所謂不壞法界性，而顯法界理。百華落盡啼無盡，更向亂紅深處啼。」復拂一拂，喝一喝云：「此一絡索又向甚麼處去也？大眾！山僧豈敢恃有超前作略，貴圖今人與古人相見，將這些老骨董縛作一團，放在太上老君爐裏煉作一堆灰，分與娑竭羅龍王，從色究竟天雨將下來，直得盡大地一艸一葉、一塵一沙，無一處不是這些老骨董，恁麼坐則見文殊，立則見罔明，一舉一動；大愚石門，真淨大慧，如影隨形，朝莫不離。開眼也見，合眼也見，眉毛眼睫間，無處不是。」拂一拂云：「狹路桃華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

普說。「老僧徹困也。」良久云：「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諸兄弟！總無一星子事，放下去好。山僧不得已隨你顛倒，向盤碗裏撒上些藿頭，你便道有味，卻不識好歹，以虛為實。殊不知，我這裏是木札羹，無你綿味處；是銕釘飯，無你咬嚼處；是塗毒鼓。無你聽聞處；是銕壁銅墻，無縫罅可入處；是栗棘蓬，無你插足處；是金剛圈，無你透過處。自你走諸方參得多少禪，菽麥不分、指鹿為馬，似箇猴子相似，到處攀緣，狂象一般，信腳亂走，亦似箇羊噢物，觸著便安在口裏，又似窮措大見食，好歹築上一肚，點胸點頭道：『我會禪。』生大我慢，自誤誤人，不問青白，開口亂道，坐繩床底，自眼不開，不透古人關捩，安有為人手段。所以臨濟大師道：『參學之人大須子細。如賓主相見，便有言論往來。或應物見形，或全體作用，或把機權喜怒，或見半身，或乘師子，或乘象王，如有真正學人便喝，先拈出一箇膠盆子。善知識不辨是境，便上他境上作模作樣，被學人又喝，前人不肯放，此是膏肓之病，不

堪醫治。喚作賓看主。或是善知識不拈出物，秖隨學人問處即奪，學人被奪抵死不放，此是主看賓。或有學人應一箇清淨境，出善知識前，知識辨得是境，把得拋向阬裏，學人言大好善知識，知識即云：「咄哉！不識好惡。」學人禮拜。此喚作主看主。或有學人披枷帶鎖出善知識前，知識更與安一重枷鎖，學人歡喜，彼此不辨。此喚作賓看賓。』大德！山僧所舉，皆是辨魔揀異，知其邪正，看他臨濟立出箇賓主，彼時善其機者亦不多得，況至今日，此道寥寥玄音絕唱。適才有僧問我賓主人境，因之話及：若論主看賓，如安石圍碁，賭墅破符秦百萬，直得艸木皆兵，如公瑾羽扇綸巾焚赤壁，檣櫓一時灰飛煙滅。若論賓看主，如武王陳師牧野，紂兵倒戈，如沛公直抵函關，子嬰啣璧。若論主看主，則彼此主將善別來機，雖則旗槍展布，對壘交鋒，看去似有輸贏，並不損兵折將。若論賓看賓，則彼此主將非人，兩軍步伐不整，不審虛實強弱，不識進退作止，兩下亂殺一場，各各覆師辱國。此等大概，諸人也須共知，莫一向瞞盱亂統，秖成一場笑具。臨濟之後，首山中興，他更將賓主話特出手眼示眾曰：『諸上座！不得胡喝亂喝，尋常向汝道：賓即始終賓，主即始終主，賓無二賓、主無二主，若有二賓二主，即是兩箇瞎漢。』又曰：『我若立，汝須坐，我若坐，汝須立，坐即共汝坐，立即共汝立。雖然如是，到這裏著眼始得。若也眼目定動，中間即千里萬里。何故如此？隔窗見騎馬，眨眼便過去也。直須仔細，不得掠虛好。』山僧今日試舉幾則話柄，貴與首山相見。法華舉到瑯琊覺處，琊問：『近離甚處？』曰：『兩浙。』曰：『船來陸來？』曰：『船來。』曰：『船在甚處？』曰：『步下。』曰：『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舉以坐具撼一撼曰：『杜撰長老，如麻似粟。』拂袖而出。琊問侍者曰：『此是甚麼人？』者曰：『舉上座。』琊曰：『莫是舉師叔麼？先師教我尋見伊。』遂下旦過問：『上座莫是舉師叔麼？莫怪適來觸忤。』舉便喝，復問：『長老何時到汾陽？』琊曰：『某時到。』舉曰：『我在浙江，早聞你名，原來見解秖如此，何得名譟寰宇？』琊遂作禮曰：『某甲罪過。』大眾！你看他作家相見，有如是風規，有如是進退。大慧拈云：『二大士驀箚相逢，主賓互換，直下發明臨濟心髓，苟非徹證向上巴鼻，具出常情正眼，未免得失論量。』或者道：『舉公前來，一一據實秖對。琅琊末後，不合作佛法道理，是杜撰處。』或者道：『琅琊被他道箇杜撰，心中疑惑，即時倒戈卸甲。挽留舉公咨決此事，謂之坐參。』一犬吠虛，千猱喤實，蓋由主法者智眼不明，疑誤後人。殊不知二大士激揚，若日月麗天，龍象蹴踏，非驢所堪；井蛙醯雞，又焉知宇宙之寬曠乎？又如僧問桐峰云：『和尚這裏忽遇大蟲作麼生？』峰便作大蟲吼，僧作怕勢，

峰大笑，僧云：『者老賊。』峰曰：『爭奈老僧何？』雪竇云：『是則是，兩箇老賊，只解掩耳偷鈴。你看此兩人，自起自倒，彼此干戈。』山僧有一頌云：『山裏大蟲山裏吼，借你拳頭築你口。』大丈夫，氣宇如王，豈肯參前落後。賊賊賊，喜的是風，怨的是雪。又如甘贊行者，一日入南泉設齋，黃檗為首座，行者請施財，座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曰：『恁麼道，爭消得某甲嘲？』便將出去，須臾復入曰：『請施財。』座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乃行嘲。翠巖真云：『甘贊行者，點兒落節，黃檗施財，何曾夢見？』玅喜舉翠巖語云：『一等是隨邪逐惡，這雲居羅漢猶較些子。』翠巖大慧觀風知變，裁抑有方，只是但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黃檗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行者兩度衝鋒，一抬一捺，黃檗坐觀成敗，可謂用盡自己心，笑破了他人口。又一日入寺設粥，仍請南泉念誦，泉乃白椎云：『請大眾為黧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蜜。』甘拂袖便出，泉粥罷問典座：『行者在甚麼處？』座曰：『當時便去也。』泉便打破鍋子。兔子懷胎，蚌含明月，三十棒寄打。雪竇六不收，看破雲門。女媧氏煉石補天，秦始皇驅山塞海，雖然如是，三十年後一回飲水一回噎。又如谷泉慈明一見便問：『白雲橫谷口，遊人何處來？』谷泉卻乃左右顧云：『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你道我白雲橫谷，我還你赤火燒墳。慈明到者裏，直得無可奈何，便裂幅布遮卻面皮，呵曰：『未在更道。』谷泉乃作虎聲，慈明以坐具撼之，谷泉接住推置禪床上，慈明卻作虎聲，谷泉大笑曰：『我見七十餘員善知識，今日始遇作家。』今時據曲彔木底，若不具如是爪牙，不知賓主互換，要擒縱臨時，豈可得也。且斷斷乎不是門百艸底，你一語，我一句，不問主賓，無有合殺。方知我此法門，如龍有翼，似虎戴角，嬰他不得，近他不得，如一盆猛火，觸著便燒，大方闊步，起死回生，繼佛慧命，豈不美哉？又如三聖問雪峰：『透網金鱗以何為食？』峰云：『待汝出網來，向汝道。』聖曰：『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峰云：『老僧住持事繁。』三聖是將門之子，用處固有家法，雪峰是卜商之後，善於方人。一箇是海東青，慣打天鵝，一箇是金翅鳥，擘海吞龍。雖然，作雪峰則易，作三聖則難，他要從刀鎗林裏過，不損一毛，百花叢中來，不沾一瓣，始是作家。又如巖頭一日參德山，方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喝，頭禮拜。有人舉似洞山，山曰：『若不是龐公，大難承當。』頭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抬一手捺，德山是韞玉之璞石，巖頭是剖玉之良工，始終俱玅，秖不當持一條斷貫索，要量無邊身菩薩身，才多少長，不免被旁人恥笑。且道笑箇甚麼？笑他是貴介公子，打毆儺沿門乞丐。』大慧拈云：『猛虎不

識阱，阱中身死；蛟龍不怖劍，劍下身亡。巖頭雖於虎阱中別有透脫一路，向劍刃上有翻身之機，若子細檢點將來，猶欠悟在。』山僧極愛大慧此一拈，時嘗舉以驗人，無有愜老僧意者。但大慧拈底固玅，中間有箇絲頭不接處，直待你五色線斷，方才向你道。山僧上來一一恁麼批判，你若向語言上卜度，則山僧有沒量罪過，若一往不疑言句，則你有沒量罪過。所以道：『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有者道：『但盡今時，莫著言語，今時若盡，更有甚事？』山僧道：『你若語句過去不得，今時正未盡在，蓋為一法不明，盡是生死根株。』又有強作主宰，秖要謾過一時，所以光陰唐喪，虛度一生，又不肯潛心體會，虛心請益，是以言不足聽、行不足法，取次亂道，識者所鄙，可發一歎。」擲拂子，下座。

冬至普說。侍者燒香畢，師驀云：「燒香了，禮拜了，十一月二十八千好萬好。」便下座。顧左右云：「作麼作麼？」復陞座云：「乾坤生息，衲僧巴鼻，四序遷流，橫三豎七。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寧，侯王得之而天下平。這裏了得，見前受用，其或未然，枝蔓上更添枝蔓。有物流動，人之常情，徒知年往，不覺形隨。又道：『子在川上，逝者如斯，未常往也。』火傳於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所以千聖萬賢間世而出，不過提掇，我見前這著子，只是箇活猴子，總沒奈伊何，都道我是衲僧，奔南走北，八字腳立在法座前，問箇向上向下，縱有些長言短句，卻又是經行路裏、長連單上穿鑿來底。仔細回頭打一想，何曾於己分中些須受用得著，未梢頭依然打入輪迴裏去。黃面老子所以設下許多圈繢，為你無明不盡，說箇菩提；生死不了，談著涅槃；妄想不淨，立箇真如；見前不薦，是鳴佛性。這也是撫嬰育孩，提矇振聵底標指。若是無明體空，說甚菩提生死，無住涅槃亦假，妄想無性，真如無處，合覺背塵，佛性亦空。山僧這裏別轉家風，另行谿徑。南嶽天台，燈籠露柱，廚庫山門，鐘樓佛殿，行來坐去，總在裏許，要取也取他不得，舍也舍他不去。如有人欲取虛空，盡千萬億恒河沙劫，亦取不著。更有一人欲舍虛空，盡千萬億恒河沙界外，亦無有能舍去。所以道：『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見形，如水中月。』」豎拂子云：「此是物，作麼生說箇應底道理？」揮拂子云：「此是水。」復打圜相云：「此是月。作麼生說箇如的道理？於此會得，菩提涅槃，無明生死，真如佛性，妄想塵勞，打作一團，擲向他方國土，直得世界山河含蠢蠕動，不一不異，無斷無壞，非彼非此，如天帝網，重重交映，光光相攝。蘇州城中打鼓，顯聖寺裏舂米。彌勒菩薩呵呵大笑，十方諸佛俱共彈指。寒山拾得髮垂肩，達摩老是箇鬍子。」置拂子云：「總在這裏。」喝一喝，下座。

三宜盂禪師語錄卷六

住雲門顯聖寺門人淨範編

山陰嗣法弟子祁淨超較訂

普說

萬壽禪院普說。「這著子，如節度使符到手便行。」擿拂子云：「莫妄想。」良久云：「便恁麼去，已是不著便，何況擠擠匝匝，討甚麼碗？古人入艸求人，錘拂之下誠恐渠承當不性躁，若是皮下有血、眼中有筋底漢，捺著便動、撥著便轉，那討甚麼膿膿滴滴，不乾不淨，長篇短偈，雜污心田。山僧也曾被些真言咒語狐媚過來，今日可謂浪子憐客、病夫知醫，不惜為你披析一上。眾兄弟！你離鄉別井辭親割愛，走叢林參知識，甚麼是你究竟事？聽經聽論，通性通相，當得究竟事麼？問禪問道，學偈學頌，當得究竟事麼？不知三藏十二部都是紙墨文字，且道裏邊說些甚麼道理？他不過指你本有之性，生佛平等，教你盡卻今時，別無他事。你卻自己不了，將來築在肚裏，增長我見，豎無明幢，何曾依他行得些子？縱有一二聰明人，也解棄講入禪，又秖認得箇驢前馬後邊事，問他如何是你主人公？或豎一指，喝一喝，退身三步，拂袖便行。噓一聲，作女人拜。除此昭昭靈靈，能豎能喝的，便茫然無主。正如洞祖云：『苦哉苦哉！今時人例皆如此，秖認得驢前馬後底，將為自己佛法平沉。此之謂也。賓中主尚未分，如何辨得主中主？』遂說偈曰：『嗟見今時學道流，千千萬萬認門頭，卻似入京朝帝主，才到潼關即便休。』正切時輩參禪之病。又有一種，打入骨董袋，學相似語者。問他青州布衫，他道：脫不下。問他狗子為甚麼無佛性？他道：若論佛性，非但狗子。又指燈籠問渠，他道：杭州買來底。又問露柱，作麼生道？他說是桐油灰布底。又問：『我手何似佛手？』曰：『月下弄琵琶。』『我腳何似驢腳？』曰：『穿靴水上立。』『人人有箇生緣，上座生緣在甚麼處？』曰：『某甲是秀州人。』倚墻傍壁，弱羽循支，語不離窠臼，安能出蓋纏，情識依通，落在蘊魔界中。又有道：『祖師西來意，極是徑捷，天晴日頭出，雨落地下溼。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如何是道？墻外底，如何是佛？殿裏底。』這喚作平實禪，不用心思意想，隨口畣出，何其成現？山僧道箇未在，他便作色道：『和尚秖如墻外底與殿裏底是趙州語，為甚也道不是？』山僧道：『你怎麼帶累趙州入地獄？』他卻又懨懨而去，是以山僧每每拈提聱訛公案也。秖為今時師僧家，或墮在儱侗，或落在平實，或墮在穿鑿，或坐在死水。饒

你苦口相勸，一總付之不聞。堂頭老漢，連他自也分疏不下，況能為人？彼此顢頇，秖恁麼流傳將去，胡種絕矣。後生晚進，無所適從，可悲可痛。茲有箇香嚴李居士，前有書來見教，又親來坐談竟日，總是近來諸方弊病。山僧矢口信意說些話，正是居士疑處，故要山僧拈出病根，布施大眾。山僧曾見大慧錄，謙禪人為秦國夫人計氏請普說，并要說些禪病。大慧曰：『禪有甚麼病可說？禪又不曾患頭疼腳痛，又不曾患耳聾眼瞎。』山僧道：誠然誠然！若如古來大老，真參實究，必至大悟。命根不斷，必不肯歇手者，有甚麼病加得他上？其或師家失於鍛煉，學人不務實參，失鍛則容情，不實則認識，此其所以無病生病也。山僧記得，古人有箇譬喻正切時症。昔日王荊公新法病民，有一宰官借疾上疏曰：『臣本無宿疾，適遇庸醫妄授藥劑，始也肢節之傷，竟為心腹之患，且將有性命之憂云云。』大眾！你們用功未猛，話頭不清，昏妄為祟，此病尚在肢節。若向古人相似門頭配合領略，某句如何，某節若何，實無契證，用些情識擬度將去，病已入心腹矣。遇境逢緣飄流無主，一場熱病便手忙腳亂。臨命終時，原與流俗人無二，此卻正是性命之憂了也。更遇箇瞎漢，自眼不明，好為人師，便將箇鶻臭布衫浪打冬瓜印子，不知害卻多少好人。蓋因今之開法者，惟圖門庭熱鬧，不念法道陵夷。學人中，或望族或富姓，或詩文有聲，或人才可觀，一進門，便下鉤餌，款以上賓，沃以優禮，寵之要位，置之明窗，或以詩偈獎譽，或以法語贊揚多方，推轂百計，周旋學人。所懼者，入室辨驗，所安者，偈頌著語，便教渠長篇累牘寫將來，便道：『老僧也秖到得這裏。』或曰：『汝已有省，去不遠矣。』或曰：『汝已悟心，法尚未明。』或曰：『汝須久住莫離，方得入吾堂奧。』苦哉屈哉，上古何曾有此等事？大慧云：『佛法不是日逐長進底。』又曰：『我宗無語句，亦無實法與人。若以實法黏綴人，土也消他不得。』若是箇人，風規愈峻，法愛愈深，鉗錘愈辣，親附愈眾。大慧室中不假辭色，學者親如父母，可見彼時師資皆人傑也。不特此也，如葉縣省撒灰潑水，浮山遠只是不肯舍去，後復百般擯罰，愈見貌恭色和。遂云：『葉縣這裏有箇古佛，你看善煆人的知識，何曾款曲？』學人具眼的衲僧，何曾要人款曲？又如黃檗云：『將先師禪板拂子來。』臨濟云：『侍者將火來。』授受之際，如此光明烜赫，道法所以至今不泯。你看古人幾曾有輕付授的事，又幾曾有要付授的衲子。至於師家，還有箇鍛煉人靈丹，湛堂所謂『今時諸方多是無此藥頭者』此也。試看洪覺範拈靈雲見桃因緣云：『溈山老子無大人相。』便曰：『從緣入者永無退失。』獨喜玄沙曰：『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猶較些子。』客問覺範：『未徹之處安在？』作偈曰：『靈雲一見不再

見，紅白枝枝不著華，叵耐釣魚船上客，卻來平地摝魚蝦。』初時覺範參侍真淨，一日客問淨曰：『洪上人參禪如何？』淨曰：『也有到處，也有不到處。』洪公殊不自安，即詣真淨求決所疑。淨乃舉風穴頌曰：『五白貓兒爪距獰，養來堂上絕蟲行，分明上樹安身法，切忌遺言許外甥。且作麼生是安身法？』洪公便喝，淨曰：『這一喝也有到處，也有不到處。』忽於言下有省。一日因違禪規，刪去寓杭之淨慈，以頌發明風穴意，寄呈真淨曰：『五白貓兒無縫罅，等閒拋出令人怕，翻身跳躑百千般，冷地看他成話霸。如今也解弄些些，從渠歡喜從渠罵，卻笑樹頭老舅翁，只能上樹不能下。』大眾！靈雲以偈呈悟，溈山證據他，為甚麼覺範愛玄沙語而抑溈山？覺範在真淨門下，豈非一箇英傑？真淨酬客，當播揚其美，卻為甚說箇有到不到？覺範於此有省，且道：省箇甚麼？試參取看。有者道：『萬壽老漢不識好惡，古人一期抬捺，怎麼將來作實法會。』山僧道：『說得有理，為甚麼山僧此間鉗錘緊些，你卻撩起便行？見他家有商量處，肯道你箇好字，你便被他羅籠下。古人底既不是實法，他底說話便認作實法。你道可笑不可笑？設使你果有悟門，我這裏正要整頓你一上，實法也與三十棒，不是實法也與三十棒，且看你作麼生？』山僧今日手攀劍樹、身坐刀山，作箇語話，謗大般若，將古人公案，不合向諸昆仲華擘至此也。只是為眾竭力，禍出斯門，秖要大家曉得，我此法門不是等閒。這裏少覺用情，便見七華八裂。近來聞見比比皆然，引得那一隊不務實底漢子，將付受一事類同兒戲，不管生死了不了、大法明不明，學轉語、作偈頌，弄得一張口滑似油、尖似鑽，打聽得某日堂頭上堂，便於打坐時、經行裏打點問頭，我如此問將去，待他荅我，我卻又如此再問上去，直要問得他口啞，方才是人天眾前得勝。可憐生！古人為生死不明，不惜身命，千山萬水請為決擇，懷著疑團出眾申問，誠望向一言半句下了脫生死，那裏似如今，懷了一腔生滅心，造泥犁業者乎？古人縱使偶有抑揚，也不過是到家人干木隨身，逢場作戲，一一從不思議中流出，豈似今人打點作意來的。又有[靠/刀]利禪和，或古詩，或自造，約成六句，分為三聯，首二句謂之釣話。待座上荅完，便念第二聯，謂之轉身句。座上又荅了，再念第三聯，謂之結案句。下邊還有箇尾聲道：『恁麼則禮拜和尚去也。』或云：『大眾證明。』或顧左右云：『還是者老漢。』或云：『大眾蒙恩去也。』如此之類，不能盡述。座上漢也隨他念上兩句，刻在語錄中成一篇，問荅若拆開，原是二首詩，問者荅者，各不相干，可笑可笑。前者陞座，有僧出問曰：『澂潭無影像，霜月不留光，如何是腦後一椎？』山僧曰：『你問我，腦後一椎，山僧不荅你，大眾笑山僧去在。』僧云：『錯。』山僧道：『恁麼則

大眾笑上座去在。』僧又云：『錯錯。』山僧今日將此話與諸人一解說，看此僧問，澂潭無影像，霜月不留光，是箇清淨境；後邊帶著箇腦後一椎，與上兩句，全不相干。他只看你怎麼荅，他下邊打點箇字等著。若向上兩句荅他，自然是錯了；如在腦後一椎上荅他，也是錯了。山僧秖就他語上道將去，此是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他初下箇錯字，這也罷了，山僧道：『恁麼則大眾笑上座去在。』卻怎麼連下兩錯，此卻放在那裏？若是箇漢，待山僧道：『大眾笑上座去在。』何不道箇『某甲罪過』，豈不據款結案，為甚麼連錯錯將去，就使你千錯萬錯，將秀州城銕，通來鑄成箇錯字。且道：『山僧還肯點頭麼？』又一僧問云：『太陽普照，諸暗皆明，正令全提，群邪斂跡，還是神通玅用，還是法爾如然。』山僧道：『謝鬍子喫辣麵，一頭喫，一頭扇。你道是神通玅用？法爾如然？』他原打點著三聯六句，山僧荅他就帶著一問，他卻第二聯用不著了，便懨懨而退。又一僧出眾便喝，山僧豎兩指云：『兩重公案。』他道：『老漢放憨作麼？』及至山僧法語說竟，又出眾曰：『和尚三重公案了。』大眾，彼時山僧豎兩指，已是落七落八，若是法語說竟，十百千萬了也。若果然善別來鋒，待山僧豎指恁麼道時，卻反問我：『如何是一重公案？』待山僧一喝，彼時道箇『三重公案了』，豈不美哉。如何說法已竟，作恁麼語話。山僧秖輕輕道箇貧兒思舊債，已有三十棒在裏許矣。又前日山僧為眾入室，指香爐問僧云：『此是香爐，不得道道過了也，不得道香爐。試道看。』此僧拈香盒便走，山僧云：『我問你香爐，你為何拈香盒去？』僧以盒置原處云：『恁麼則還和尚也。』山僧打云：『這漢瞌睡猶未醒在。』有者道：『當時和尚問香爐，便與他掀翻香几。』有者道：『把香爐覆卻。』有者道：『拈一瓣香，爇向爐中道，是出此僧一頭地。』可不慚皇殺人。不見玄沙道：『用處不換機。』你既不善來風，只管東卜西卜，就是盡你力用，山僧還肯點頭麼？蓋為語不知偏正，為人則禍生。山僧今日不妨因邪打正，不惜口業，為你註釋一上。昔閩王送荔枝與玄沙，沙拈起，示眾曰：『這箇荔枝得恁麼紅，那箇荔枝得恁麼赤。諸人作麼生會？若道一色，猶是儱侗，若道眾色，又落斷嘗。諸人作麼生？』時有箇彥瑫上座曰：『只是和尚自生分別。』沙曰：『這儱侗愚癡，有甚麼交涉？』又有箇沖機曰：『都來只是一色。』沙曰：『總與麼儱侗，有甚了時？』乃回顧問皎然：『汝作麼生道？』曰：『不可不識荔枝。』沙曰：『只是荔枝。』又曰：『汝諸人如許多時在我這裏總與麼說話，不辨緇素、不識吉凶。我比來向汝道，用處不換機，因甚麼只管對話，有甚麼交涉？』大眾！看他拈荔枝問，你就上邊轉箇機用，道一色眾色，便手忙腳亂去也。

久參宿學，且尚如此，況其他乎？所以先聖憫汝顛倒馳逐，使汝死卻偷心，然後蓋天蓋地，一從自己胸中流出，開口動舌，自然識些好惡，秖如山僧問云：『此是香爐，不得道道過了也，不得道香爐。試道看。』你卻問我：『和尚不是問某甲香爐麼？』我道是，你便道：『和尚還識香爐麼？』彼時下得此一語，縱使山僧有棒，也打不下來。山僧拈香爐，正要與荔枝相見，你卻亂做亂道，有甚交涉？大眾，你莫見山僧恁麼說，便去暗地揣度，當時應該如此，如彼打點問荅鬥湊話頭，仍舊打入近時野狐隊裏。殊不知胸中流出一一天真，水到渠成，風來紋現。幾曾是你安排得來，布置得就的事？縱使學得來時，徒增口業，於道愈遠。又有道：『山僧不許集詩句問話。』背地裏作惱道：『古人問荅亦有成聯句子。』諸兄弟！誠然有之，但古人與你不同，他卻臨機隨事，信口道來，俱是主賓回互，函蓋相承。不似今時沒有殺合。不見大慧至奉聖初和尚處出問：『承師有言：「金蓮從地湧，寶蓋自天垂。」為是神通玅用？法爾如然？』初曰：『金蓮從地湧，寶蓋自天垂。』大慧曰：『鸞鳳不棲荊棘樹，燕雛猶戀舊時窠。』初曰：『三年不相見，便有許多般。』大慧曰：『秖如適來這僧道，昔日世尊，今朝和尚，又作麼生？』初便喝，大慧曰：『這一喝未有主在。』初回頭取拄杖稍遲，大慧曰：『掣電之機，徒勞佇思。』拍手一下歸眾。大眾！你看他成聯句子，卻不是預先鬥湊的。設若大慧先有這句存乎胸中，與奉聖荅處，無干亂道，將來成箇甚麼？這箇所在，問者荅者，原非艸艸，一句不來則千里萬里去也。所以嵓頭道：『但明取綱宗本無實法，向上覷即疾，若向意根下尋，卒摸索不著。』又曰：『此是向上活計，秖露目前些子，如同電拂，如擊石火。截斷兩頭，靈然自若。道向上有法有事，真熱碗鳴聲，塗糊汝、繫罣汝，古人喚作繫驢橛。』又曰：『夫大統綱宗中事須識句，若不識句，難作話會。甚麼是句？百不思時，喚作正句，亦云居頂，亦云得住，亦云歷歷，亦云惺惺，亦云的的，亦云佛未生時，亦云得地，亦云與麼時，將與麼時等，破一切是非，才與麼便不與麼，便轉轆轤地。若也看不過，才被刺著，眼[目*荅]眵地，恰似殺不死底羊。若是箇本色底，撥著便上，咬人火急，卻似刺蝟子，未觸著時，自弄毛羽，可憐生！才有人撥著，便瞋斗吼地，有甚麼近處？』又曰：『但放卻，自然露羸羸地，才有所重，便成窠臼，古人喚作貼體衣，病最難治。』又曰：『若是有筋骨底，諸處行腳，也須帶眼始得，莫被人謾。不見道：「依法生解，猶落魔界。」夫唱教須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得出來，與人為榜樣。』此等語並載巖頭錄中，汝等看語錄，只愛相似語。山僧獨喜齧不破、鑽不入、打不透無意味語。汝等愛看尖新句，山僧最愛德山惡口惡罵句，大慧所

謂第一慈悲法施也。若是識羞恥底，打一反觀，自然面熱耳紅，不敢自欺。今時人若不到，古德絕後再甦，不識古人末後一句，守著箇死貓頭見識，跳幾跳蝦蟆言句，以當生平，直是無慚愧自欺漢，堪作甚麼？試看大慧在圜悟薰風語下，豁然前後際斷，動相不生。圜悟察其坐在清淨處死了不得活，謂曰：『不疑言句是為大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又令參有句無句話，纔開口便曰：『不是。』大慧念念不忘於心，陪客飯時，把箸在手，都忘下口。後悟舉五祖相隨來也等語，當下釋然。悟舉淆訛因緣，酬對無滯。此豈不是一箇參禪的樣子。又高峰見反復元來這漢之語，已打破拖死屍之疑，自謂虛空粉碎，大地平沉，物我俱忘，如鏡照鏡。及雪巖詰以無夢無想時主在何處？便去不得。雪巖囑以，饑來喫飯，困來打眠，纔睡覺來，抖擻精神，看我這一覺，主人公畢竟在甚麼處？如是經於五載，因旁僧推墮枕子，廓然大徹，如在網羅中跳出，如泗洲見大聖，遠客歸故鄉。此又是一箇參禪的樣子。再看雪峰與巖頭，至澧州鼇山阻雪，頭每日秖是打睡，峰但坐禪。一日喚曰：『師兄師兄，且起來。』頭曰：『作甚麼？』峰曰：『今生不著便，共文邃箇漢行腳，到處被他帶累，今日到此又秖管打睡。』頭喝曰：『噇眠去，每日床上坐，恰似七村裏土地，他時後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峰自點胸曰：『我這裏未穩，不敢自謾。』頭曰：『我將謂你他日向孤峰頂上盤結艸菴，播揚大教，猶作這箇語話。』峰曰：『我實未穩在。』頭曰：『你若實如此，據你見處，一一通來，是處與你證明，不是處與你鏟卻。』峰曰：『我初到鹽官上堂，舉色空義，得箇入處。』頭曰：『此去三十年，切忌舉著。』又曰：『見洞山過水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疏，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頭曰：『若與麼，自救也未徹在。』又曰：『後問德山：「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德山打一棒曰：「道甚麼？」我當時如桶底脫相似。』頭喝曰：『你不聞，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峰曰：『他後如何即是？』頭曰：『他後若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方始蓋天蓋地去。』峰於言下大悟，便作禮起。連聲叫曰：『師兄！今日始是鼇山成道。』住後有兩僧來，峰以手托菴門，放身出曰：『是甚麼？』僧亦曰：『是甚麼？』峰低頭歸菴，僧辭去，峰問：『甚麼處去？』曰：『湖南。』峰曰：『我有箇同行住巖頭，附汝一書去。』書曰：『某書上師兄，某一自鼇山成道後，迄至於今飽不饑。同參某書上。』僧到巖頭問：『甚麼處來？』僧曰：『雪峰來，有書達和尚。』頭接了乃問僧曰：『別有何言句？』僧舉前話。頭曰：『他道甚麼？』曰：『他無語，但低頭歸菴。』頭曰：『噫！我當初悔不向伊道末後句。若向伊道，天下人不奈雪老

何。』僧至夏末請益前話，頭曰：『何不早問？』曰：『未敢容易。』頭曰：『雪峰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識末後句，秖這是。』後有僧問招慶，慶云：『彼此皆知。何故？我若東勝神洲道一句，西瞿耶尼洲也知，天上道一句，人間也知，心心相知，眼眼相照。』雪竇頌曰：『末後句，為君說，明暗雙雙底時節，同條生也共相知，不同條死還殊絕。還殊絕，黃頭碧眼須甄別，南北東西歸去來，夜深同看千巖雪。』山僧不惜狗尾續貂，亦有一頌曰：『去年桃李今年節，打著心頭臉兒熱，幅巾攜手步芳叢，飄飄柳絮梨華雪。沒奈何，為君重解丁香結。』又德山一日飯遲，德山擎缽上法堂，雪峰曬飯巾次見，乃曰：『鐘未鳴鼓未響，托缽向甚麼處去？』山便歸方丈。峰舉似巖頭，頭曰：『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在。』山聞，令侍者喚頭去，問：『汝不肯老僧那？』頭密啟其意，山乃休。明日上堂，果與尋常不同。頭至僧堂前，拊掌大笑曰：『且喜堂頭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沒奈伊何。雖然，也秖得三年活。』山果三年後示寂。大慧杲頌云：『一撾塗毒聞皆喪，身在其中總不知，八十翁翁入場屋，真誠不是小兒戲。』天童覺頌曰：『末後句，會也無，德山父子太含糊，座中亦有江南客，莫向人前唱鷓鴣。』好箇太含糊，只是無人領得，若也領去，始知恩大難酬。山僧亦有一頌云：『榴花紅似火，芙蕖飄暗香，夜來風雨後，零落滿池塘。三年活，甚參商，令人錯憶脩文郎。總來二大老，一箇在高高峰頂立，一箇在深深海底行，一箇山上行船，一箇巖前走馬，直得華飛錦上，月上林梢。』然雖如是，禾黍不陽豔，競栽桃李春，反令力耕者，半作賣華人。又清素侍者，久依慈明，老寓湖湘鹿苑，人莫之知。偶從悅禪師，與之鄰居，同食蜜漬荔枝，素曰：『自先師亡後，不食此久矣。』悅曰：『先師為誰？』素曰：『慈明，某忝執侍十三年。』悅乃疑駭曰：『十三年堪忍執事之役，非得其道而何？』遂稍稍親之。素問：『子所見何人？』悅曰：『洞山文』曰：『文見何人？』悅曰：『黃龍南。』素曰：『南匾頭見先師不久，法道大振如此。』悅益疑駭，遂袖香詣素作禮。素避曰：『吾以福薄，先師授記，不許為人。』悅益恭，素乃曰：『憐子之誠，違先師之記。平生所得，試語我看。』悅具通所見，素曰：『可以入佛，不能入魔。』悅曰：『何謂也？』素曰：『豈不見古人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如是半載，素方印可，仍戒之曰：『文示子者，皆正知見，然子離師太早，不能盡其妙，吾雖為子點破，使子得大自在，他日切弗嗣我。』後出世，如素所戒，仍嗣真淨悅禪師。又將箇末後句，網得張無盡解道：『鼓寂鐘沈托缽回，巖頭一拶語如雷，果然只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授記來。』無盡後、語覺範曰：『可惜真淨不知此事，予欲為點破。』

方敘末後句未卒，此老大怒曰：『此吐血禿丁，脫空妄語，不得信之。』既見其盛怒，更不欲敘之。覺範笑曰：『居士秖知龍安口授末後句，真藥見前不能辨也。』張大驚起，執範手曰：『老師真有此意耶？』覺範曰：『疑則別參。』張急請真淨像，展拜懺悔。諸兄弟！你看得的人，到這裏尚過去不得，你莫開大口道，我會禪會道，蓋為你所遇庸醫，以致病根日深日厚。山僧今日不妨為你發藥去，將些砒霜、巴豆、麻黃、朴硝，縱你不肯喫，我也管你不得，灌將下去，直得八萬四千毛竅，通身換過，三百六十骨節，一一改變，扭轉孃生鼻孔，揭卻頂門一蓋，大死後醒將轉來，然後始開著眼，便見世界作黃金色、白銀色、琉璃色、瑪瑙色。將須彌山四海水納在毛孔裏，自身走入蟭螟蟲眉睫間去，三藏十二部拋向東洋大海裏去。釋迦老子口掛東壁，歷代祖師鎖卻咽喉。其逆行也，婬房酒肆，天人莫測。其順行也，身雲法雨，樂利有情。」卓拄杖云：「此卻是你自家底，不從外來。」忽起身云：「既不從外來，你一隊拾涕唾漢，還在此聽些甚麼？」以拄杖趕散，歸方丈。

問荅機緣

垂問云：「迭山門來佛殿裏即不問，聖僧前一句試道看。黃鶴峰前親切句，鳥啼花落分付阿誰？山前山後隨君玩賞，前村土地與你道甚麼來？」
垂問云：「霜風遍寰宇，含元殿裏作麼生？紅樹滿千山，白鷺點滄波時如何？動著即頭角生，如何免得無過？」
垂問云：「老鼠咬破雲門胡餅，露柱鐙籠連聲叫屈。五臺山上石梁橋、麒麟閣下馬臺石，是何宗旨？」良久，代云：「摩訶般若波羅蜜。」復云：「洗腳上床眠。」
垂問云：「不學佛祖行徑，方堪荷負。鐘樓佛殿請下一語，除卻露柱燈籠，還有出身句也無？虛空銷殞那裏是你立地處？」
垂問云：「父母未生前，萬丈髑髏圜，須彌山倒卓，家家化楮錢，向者裏通箇消息看。」眾無語。師代云：「三餐一覺睡，何必問神僊。」
垂問云：「鐘聲披我七條，鼓聲撞破秀州城。聲前一句作麼生道？」眾下語不契。師代云：「某甲只道得聲後底。」
垂問云：「有問有荅即且置，無問無荅事如何？」眾下語不契。師云：「你問來。」一僧理前問，師擿下拄杖而退。
僧問：「千里聞風，特來親近，如何指示？」師云：「請作揖。」進云：「即此便是？別更有？」師云：「你適纔見箇甚麼？」僧禮拜云：「謝師指示。」

普請次，師擎起數珠翹一足云：「向這裏道得一語，免汝等出坡。」一僧云：「放下著。」師云：「什麼所在？」又僧豎拳，師云：「亂道，出坡去。」
一僧辭曰：「某甲出山去，和尚有甚佛法說否？」師云：「腳下艸鞋繫緊些。」僧云：「恁麼則得路便行去也。」師云：「看前頭路滑。」
僧問：「取不得，舍不得，是箇甚麼？」師云：「你怎麼打碎常住碗一箇不賠錢？」僧無語，師便打。
僧問：「如何是生死透脫處？」師云：「翠竹黃華有甚麼孤負汝？」僧無語，師便打。
僧問：「和尚還許商量麼？」師豎拳云：「商量看。」僧擬議，師打出。僧復入云：「看破了也。」師云：「那裏是看破處？」僧亦豎拳。師云：「拄杖為題，試一頌看。」僧擬議。師云：「弄虛頭漢。」亦打。
居士問：「儒家道：『智者見之謂之智，仁者見之謂之仁。』未審和尚見之如何？」師云：「居士今日從那裏來？」士云：「無立地處。」師云：「畢竟居士向那裏安身？」士沈思久之。師云：「學來底，且坐。」士又曰：「如何是聖人心？」師云：「九月菊華。」黃士云：「弟子未到秋底田地。」師笑云：「又在秋邊著腳。」士作禮而去。
一僧入室云：「求和尚解制。」師曰：「金鍼入眼事如何？」僧無語，師打出。
一僧云：「趙州狗子被某甲打死了也。」師云：「趙州道：『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是甚麼意？」僧擬議，師云：「打死狗子，還我骨頭來。」僧無語，師打出。
晚參次，僧禮拜云：「求和尚開示。」師云：「迻鐙臺過來。」僧迻過，師便喝。
僧問：「某甲一向參底是死句？不得活句。如何是活句？」師云：「我右邊耳聾，你過左邊來。」僧過左邊立，擬問，師便起身云：「你毆死人。」
僧問：「聖僧前著一分，是何宗旨？」師云：「此話那裏來底？」僧云：「貼在穿堂裏。」師便掌云：「是這宗旨。」
居士問：「吾道一以貫之，且道一從何來？」師即席拈豆示云：「東關糴來，二兩九錢一石。」士罔措。師云：「我不負汝。」
居士問：「竹篦子公案，意旨何如？」師云：「雪化見尸。」
居士問：「青州布衫，意旨如何？」師翹一足示之。
僧問：「二親俱喪時如何？」師云：「好箇消息。」進云：「還假保任否？」師云：「一翳在眼，空華亂墜。」

僧問：「最初工夫從何得入？」師以手畫地云：「從者裏入。」進云：「入後如何功行。」師云：「一翳在眼，空華亂墜。」進云：「畢竟遇何境界，方可休息？」師豎拳云：「會得者箇，方可休息。」進云：「正恁麼時有何受用？」師云：「會得受用，不會則不受用。」僧乃拜云：「幾番誤入煙霞內，今日雲披不昧天。」師笑云：「閒言語。」

僧問：「洞山云：『吾嘗於此切』，意旨如何？」師云：「老僧二十年亦曾疑著，今日被你一問，直得口啞。」

僧問：「逼塞虛空，如何轉步？」師云：「我對你說，你不可與人說。」僧擬議，師云：「妄想作麼？」僧云：「把斷關津，還許通箇消息麼？」師云：「如何是把斷關津？」僧無語，師云：「者消息也不少。」

僧問：「念佛是誰？」師云：「城東南。」進云：「和尚將第二門頭示學人看。」師云：「瞎漢！」僧禮拜。

僧問：「萬法歸一，畢竟一歸何處？」師云：「我清早割菜，晚上抬水，那有閒氣力與你們纏？」僧無語。師云：「菩提薩婆訶。」僧禮拜。

垂問云：「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速道！速道！」僧云：「老漢伎倆不忘。」師云：「艸賊大敗。」僧云：「勘破了也。」

垂問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道將一句來。」僧云：「和尚未入室已前，早已三十棒了也。」師云：「者棒教誰喫？」僧云：「不得連累學人。」師云：「蒼天！蒼天！」

問僧云：「鐙籠沿壁上天台，明甚麼邊事？」僧擬議，師震威一喝。

問僧云：「懷州牛喫禾，為甚麼益州馬腹脹？」僧云：「香爐兩箇耳。」師云：「未在，更道。」僧擬進語，師云：「者箇所在，許你打妄想那？」便趁出。

問僧云：「你做甚麼功夫？」僧云：「參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你為甚麼進廚下去，偷蘿蔔喫？」僧罔措，師一喝。

問僧云：「你做甚麼？」僧云：「參主人公。」師打噴嚏一下，僧罔措。師云：「誰在那裏說我了。」僧禮拜。師顧左右云：「老僧入地獄有分。」

問僧云：「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僧云：「併卻咽喉。」師起身頓足云：「者裏一箇老鼠。」僧佇思云：「一歸何處？是某甲明白底。」師云：「青州布衫試道看。」僧云：「只知一歸何處，他總不知。」師云：「怪道一箇老鼠沒奈他何。」僧無語，師直打出。

問僧云：「孤山牛鹿在你肚裏。」展手云：「還我馬來。」僧云：「看本來面目。」師云：「你不要說謊。」僧無語。師打云：「是箇木頭。」僧作禮。師云：「今日捉敗你老賊。」
僧問：「某甲參萬法歸一不明，求和尚開示。」師顧侍者云：「者箇袖口，你與我縫縫。」僧罔措，師便喝。
僧問：「如何是法身句？」師噴嚏一下。進云：「如何是透法身句？」師云：「禮拜著。」進云：「勘破了也。」師云：「也須記取，還我北斗裏藏身來。」
問僧云：「還委悉得麼？」僧云：「香煙與和尚道甚麼？」師云：「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還有話會也無？」僧擬議，師便打。
一僧禮拜起，師云：「錯。」僧一喝，師以杖作呈勢云：「此令合上座行。」僧以坐具打圜相，師搦住云：「何不道將一句來？」僧云：「恐成狼藉。」師連打云：「一箇紙老虎。」
問僧云：「道箇如如早已變了，如何免得無過？」僧云：「動即不動。」師申手云：「我與你打箇拳。」僧擬議，師便打。
一僧才入，師轉身背立，僧亦背立，師直趁出。
僧禮拜起，師以鞋覆桌上云：「是何意旨？」僧一喝。師云：「是何意旨你便喝？」直棒出。
師閱語錄次，指錄中有施主婦人入院，行眾僧隨年錢，僧曰：「聖僧前著一分。」婦人曰：「聖僧年多少？」僧無對。師問侍者云：「合下得甚麼語方好？」者云：「待某甲悟後自然有語。」師曰：「你問我。」者舉前話，師曰：「和盤下將來。」
僧入室。師云：「萬里無雲，青天也須喫棒，且道過在甚麼處？」僧云：「正要問和尚。」師便打出。至明日，復進云：「和尚昨日問著某甲疑處。」師云：「昨日道甚麼？」僧云：「萬里無雲，青天也須喫棒。」師轉面云：「話也不會舉，出去。」
問僧云：「盡大地是黃金，為甚麼東鄰西舍一貧如洗？」僧呈坐具，師便打。
問僧云：「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為甚麼皋亭山與南高峰，各各不相知，彼彼不相見？」僧擬議，師便打。
問僧云：「一人在昭化寺，一人在宗會菴，不得道相見了也，試道看。」僧云：「人天善知識，作者箇去就。」師云：「問你相見，說甚麼去就？」僧禮拜，師便打。
師問云：「除卻抽釘拔楔外，還有甚麼事也無？」眾下語皆不契。宣侍者云：「蒼天中更添冤苦。」師喚宣侍者至，云：「是你下底語麼？」侍云：「是。」師拈竹篦云：「錯下轉語，該打三十。」

侍云：「蒼天！蒼天！」師打一竹篦云：「蒼天中更添冤苦。」復代云：「枷上更著杻。」
儀侍者云：「某甲看忘卻用心時是箇甚麼？兩年無所契入，乞師指示。」師云：「堂裏開靜也未？」侍云：「未。」師展兩手云：「忘卻用心時。」
垂問云：「盡大地是自己，北俱盧事作麼生？未跨船舷，早已三十棒。且道節拍在甚麼處？有問有畣，盡是鬼家活計。未開口已前，試道看。」
垂問云：「古德曰：『遇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參學事畢。』且道節湊在甚麼處？」眾無語。師代云：「霜天月冷數痕雁，萬里關山愁殺人。」
師入堂，一僧云：「昨日有箇僧到方丈裏未開口，和尚便打，還是賞伊罰伊？」師豎拳云：「會麼？」僧擬議，師便打云：「雲門這裏，賞罰分明。」
垂問云：「拄杖子吞卻乾坤了也，特舍兒擔枷過狀。」眾下語，皆不契。一僧入室，云：「昨日和尚垂底語，某甲畣不得，請師代一語。」師云：「你問來。」僧理前話，師云：「可惜釋迦老，喪卻窮性命。」僧作禮而出。
一日，普請挑柴次，師問曰：「大眾挑柴，且道聖僧作麼生？」畣者不甚愜意，師代曰：「幸不登金榜，悠然林下人。」又曰：「明日再擔一轉。」又曰：「如今老大無筋力，獨倚衡門數雁行。」晚坐次，又問曰：「午上挑柴，為甚麼佛牙塔震動？」眾畣不契，師代曰：「東勝神洲，西牛貨洲。」
師過天華，請上堂。西堂出眾，師云：「龍生龍子，鳳養鳳兒。」堂云：「忙作甚麼？」師云：「話頭安在？」堂便喝。師云：「忙作甚麼？」
僧問：「法雷震處聲傳谷，惹得雲來遶座行，未審還有為人句子也無？」師云：「此去紹興二十里。」進云：「恁麼則任運東西去也。」師云：「一聽上座卜度。」
僧問：「不是楊岐三腳驢，亦非溈山水牯牛，得得請師親指出，免勞平地起戈矛。」師云：「斷索繫銕牛。」進云：「夜來風色緊，滿地是嚴霜。」師云：「可憐生。」進云：「長劍逼人寒，佛祖無藏處。」師云：「也須惜取眉毛好。」
僧問：「父母未生前，與即今面目，是同是別？」師云：「同則春華紅滿路，別則秋葉舞長空。」進云：「為甚麼頭上安頭？」師展兩手云：「是誰之過與？」
先和尚諱日，僧問：「昔年此日，驚天動地，今夜此日，動地驚天。意旨如何？」師云：「雪壓梅華靠粉牆。」進云：「老和尚即

今在甚麼處？」師云：「山僧在雲棲見憨大師，面如傅粉，脣似丹砂。」進云：「是何面目？」師云：「我道你不識。」進云：「老人末後句，何不布施大眾？」師云：「盡道了也，只是你不會。」
師至弁山，僧問：「雲門發燄，弁嶺飛光。正恁麼時，未審和尚如何酬唱？」師云：「松宜近竹種，華應傍柳栽。」
僧問：「陰陽未判，難以得名。朕兆已形，當分五位。請問：如何是正中偏？」師云：「提鐙夜入百華園。」進云：「如何是偏中正？」師云：「疏星殘月蘆華涇。」進云：「如何是正中來？」師云：「虛空特地笑顏開。」進云：「如何是兼中至？」師云：「鳥蹋華枝啼不住。」進云：「如何是兼中到？」師云：「鬧市叢中識天子。」
僧問：「如何是事事無礙？」師云：「青山掩映斜陽外。」進云：「如何是法法無差？」師云：「寒崖古木亂啼鴉。」進云：「秖如事事無礙底人，還超得一切否？」師云：「上座恁麼問，未領話在。」僧指淨缾云：「還超得這箇麼？」師云：「這箇是甚麼？」僧便喝，師云：「蓋覆得好。」僧禮拜云：「作家宗師。」
僧問：「今日比丘追薦先亡。未審先亡，超登何處？」師云：「雨過君山一點青。」
僧問：「陵鑠諸方，氣吞佛祖，以此為極，還有向上事也無？」師云：「達磨祖師在你鼻尖上，還見麼？」進云：「橫開盡在枝頭上，無有風流別樣奇。」師云：「教你吞吐不下。」
僧問：「二十年前左遮右掩時如何？」師云：「謾上座一點不得。」進云：「二十年後通身顯露，又作麼生？」師云：「蒼天！蒼天！」進云：「忽有箇漢總不恁麼來時，如何與他相見？」師云：「三十棒自領出去。」進云：「坐斷十方猶點額，密迻一步看飛龍。」師云：「切忌撞倒露柱。」進云：「順水張帆易，逆風把舵難。」師云：「倒也，倒也。」
僧問：「斬釘截鐵，固是作家宗師；絲豪不滯，亦是通方作者。舊舖重開，如何酬唱？」師云：「明讓不賒。」進云：「石傘峰側耳，秦望山吟哦。且道明甚麼邊事？」師云：「莫將黃葉當春華。」進云：「好箇斬釘截鐵宗師。」師云：「莫塗污人好。」僧云：「噁。」
僧問：「昔日亮座主見馬大師後，一入西山，杳無消息，未審他見箇甚麼道理便恁麼去？」師云：「一釣滄浪煙水秋。」進云：「有箇無面目漢，與他同條生，不與同條死，還許此人麼？」師云：「相逢那得此般人？」進云：「羚羊挂角千峰外，更有羚羊在上峰。」師云：「閒語作麼？」

荅位中符姪湖上問

問：「南高峰晴，北高峰雨，一般是湖上峰巒，為甚乾溼不等？」

師云：「西施老態渾嬌絕，不點臙脂坐翠樓。」

問：「師子峰高摩雲漢，直是三世諸佛也搆不及，為甚卻被錢塘江渡船子笑？」

師云：「一從和靖歸山後，湖上漁郎盡有聲。」

問：「荷榭酴酥猶未罷，畫樓歌管又相邀時如何？」

師云：「月上蘇堤人未散，荻叢嘹亮雁聲過。」

問：「霧鎖南屏，煙埋龍井，寂寂不逢人時如何？」

師云：「誰道晚霞蒼翠裏，風中吹出柳枝歌。」

問：「一笛清風，信輕舠所至，無問朱門艸閣，興亦至矣。忽被箇漢奪卻時如何？」

師云：「白鷺啄沙牽老興，古牆親寫斷腸詩。」

問：「拳倒孤山，踢翻石屋，意氣則不無，且道濟得箇甚麼邊事？」

師云：「拭目遠山煙卷去，獨許雷峰鎮古今。」

問：「官巷口掣風掣顛，斷橋頭拏三道五，食不論頓，困不擇所，未審憑何節目乃敢爾耶？」

師云：「高陽才子青樓女，花落花飛盡可偕。」

問：「適才湖心亭見箇官人奴堯婢舜，未審他是何種族，得恁尊貴？」

師云：「明州市上憨和尚，近日風流不讓人。」

問：「昨夜黑觀音生得箇白頭孩子，三天竺為甚麼一總不知？」

師云：「飛來峰下石幢子，席帽紅衫進武林。」

問：「湖涌堤沒、城涌山沒底漢，為甚卻被箇岳武穆廟裏典饌夫收下了也？」

師云：「蘇公風雅傳今古，題遍湖山事等閒。」

二僧洗浴次，一僧問：「你那箇為甚不同來浴？」其僧無語，因請益，師代云：「赤身露體，不為你說佛法。」

三宜盂禪師語錄卷七

住雲門顯聖寺門人淨範編

山陰嗣法弟子祁淨超較訂

拈古

世尊因長爪梵志索論義，預約曰：「我義若墮，當斬首以謝。」世尊曰：「汝義以何為宗？」志曰：「我以一切不受為宗。」世尊曰：「是見受否？」志拂袖而去。行至中路有省，乃歎曰：「我義兩處負墮。是見若受，負門處麤；是見不受，負門處細。一切人天二乘不知我義墮處，惟有世尊、諸大菩薩知我義墮。」回至世尊前曰：「我義兩處負墮，故當斬首以謝。」世尊曰：「我法中無如是事，汝當回心向道。」於是同五百徒眾，一時投佛出家，證阿羅漢。

師云：「梵志拂袖而去，不足以定麤細負處，是弟子之所賀。天人二乘又何得而知？梵志回以赴斬首之約，此政大丈夫所為，不失為外道之魁。如能拂袖於世尊問汝義以何為宗處？雖世尊亦當讚善，豈不俊哉？老僧謂此處負墮，更麤於請斬首以謝不聞，未跨船舷已喫棒乎？」

女子出定

師云：「女子入定於世尊之前，固非所宜。文殊運智力神力，可謂至矣。女子必不能為其所移，豈女子優於文殊，抑世尊使之爾耶？世有捨茲二力，而能使乾坤易位，日月退舍，四時失度，生佛倒置，更不失其為山川時序，十界所置之常，請問罔明大士。」

世尊因波斯匿王問：「勝義諦中有世俗諦否？若言無，智不應二，若言有，智不應一。一二之義，其義云何？」佛言：「大王！汝於過去龍光佛時曾問此義，我今無說、汝今無聽，無說無聽，是為一義二義？」

師云：「王之問：『真俗二諦互與否耶？』世尊用今之語答龍光佛時問。不識匿王於彼時，何如人哉？世尊亦誰與？使匿王即古佛之再興，是不得為佛之子。若世尊居龍光而王，匿王之與龍光之席，捨龍光而問王，有是理乎？吾於此思定，人王法王久不可明，是名一義二義。」

乾闥婆王奏樂，迦葉尊者起舞

師云：「方樂王質尊者事，是可疑也。然以頭陀之藻行素有重望，三作三舞，此又非樂王之所知，尊者忍為之，此何說乎？山河大地協宮商而鳴，迦葉協宮商而舞，樂王為然？宮商為然？尊者竟可例之於物類，物類寧不可為尊者乎？指萬物為阿羅漢，可乎？雲中之雨點疏密有度，水邊之沙粒行次無移，風之觸物而成籟，抑亦乾闥婆王所為耶？」

殃崛摩羅因持缽至一長者門，其家婦人正值產難，長者曰：「瞿曇弟子汝為至聖，當有何法能免產難？」殃崛語長者曰：「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我回問世尊，卻來相報。」及返，具事白佛，佛告殃崛：「汝速去報言：『我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崛奉佛語，疾往告之，其婦得聞，當時分娩。

師云：「殃崛為傳語，則不足以明。彼妊婦又安得而知所傳之語，與臨產之事，毫不相關。余初入道獨於此礙膺者久之。既讀大慧語錄，請益湛堂。後讀《華嚴‧十地品》，始有入，復以頌明之曰：『華陰山前百尺井，中有寒泉徹骨冷。誰家女子來照影，不照其餘照斜領。』始知所謂金矢法耳。今復請世尊以殃崛為千百億身傳語至閻浮提，使矇者明、聵者聰、僂者舒、跛足攣手顛癲痼癖者各得安其常。即一語一人，所愈者眾，彼矇聵攣癖者不知也。殃崛為傳語，亦不知也。」

馬祖因僧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祖曰：「我今日勞倦，不能為汝說，問取智藏去。」僧問西堂，堂云：「何不問和尚？」僧云：「和尚教來問。」堂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為汝說，問取海兄去。」僧又問百丈，丈云：「我到這裏卻不會。」僧卻回，舉似祖。祖曰：「藏頭白，海頭黑。」

師云：「僧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為祖者說法為任，竟以勞倦辭；西堂則頭痛，百丈卻不會。三大老被這一問，四百四病一時拶出，則西來意固亦難言耶？這僧來往亦不易。凡為人天師，當知有藥頭之妙，方能縱奪臨時，不假擬議。心性之學，至馬大師為大變矣。握一口劍，橫揮豎削，鮮有不受其傷者，就入泥入水，無不臻妙；失之者摸索話頭，斬新辭句，則何有於藥頭之妙？此其所以去古遠矣。還知馬大師麼？如今老大無筋力，獨倚衡門數雁行。」

南陽慧忠國師，一日喚侍者，者應諾，如是三召三應。國曰：「將謂我孤負汝，卻是汝孤負我。」

師云：「國師三喚，侍者三應，節拍分明。下箇註腳道：『將謂吾孤負汝，卻是汝孤負吾。』叢林古宿便有許多絡索。有謂侍者

卻會，若不會，爭解恁麼應？好一碗羹，卻被鼠粘汙卻。有謂國師、侍者總欠會在。試問：作恁麼話會，桶底脫落也未？」

天童淨禪師，上堂云：「霜風號肅殺，霜葉墮蕭颸。」舉拂子曰：「看！惟有玲瓏石，崔嵬望轉高，所謂天童滯貨，今朝短販一遭，莫有酬價底麼？」下座。

師云：「端午後神符，除夜舊曆日，請自留取糊壁。」

忠國師因丹霞來訪，值睡次，乃問侍者耽源云：「國師在否？」者曰：「在即在，秖是不見客。」霞云：「太深遠生！」者云：「莫道上座，佛眼也覷不見。」霞云：「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國睡起，侍者舉似國，國打二十棒趁出。丹霞聞，云：「不謬為南陽國師。」

師云：「國師高枕，丹霞得以乘間而入。耽源道：『莫道上座，佛眼也覷不見。』卻被丹霞從[空/心]隙中送眼旁偷，耽源喫棒出院，此時和耽源也不相見了也。雖然耽源兩處受棒，還知丹霞受棒處麼？若知得，好與國師相見，亦不謬為佛祖兒孫；如或不知，莫向秦庭誇好手，荊卿事業竟何如？」

青州辨云：「二邊純莫立，中道不須安。且道甚處相見得箇端的？」

師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盡是春閨夢裏人。」

又云：「回途轉位，直須戴角披毛。喚作畜生，得麼？」

師曰：「妓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百丈再參馬祖

師云：「始而百丈語黃檗云：『老僧昔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黃檗聞舉，不覺吐舌。此宗之妙，自馬大師融冶乾坤，指揮神策，百丈握闔外之威權，黃檗攙鎗奪鼓，所向無敵。故知機用為列祖之神髓，乃萬類之鉗錘。汾州謂：『悟去便休，更說甚麼三日耳聾？』石門云：『若不三日耳聾，爭得悟去？恁麼批判，古人還甘麼？』老僧不避腥羶，試為斷看。烽火漁陽樓上月，曲中都是斷腸聲。」

青州辨云：「念念釋迦出世，步步彌勒下生，為甚麼擬心即錯、動念即乖？」

師云：「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青州辨云：「有口贊不盡，無言心自明，是則裂破虛空，不是則鬼家活計。上人端的處道將一句來。」

師云：「骨銼。」又云：「背手抽金鏃。」

百丈因溈山、五峰、雲巖侍立次，問溈山：「併卻咽喉唇吻，作麼生道？」山曰：「卻請和尚道。」丈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又問五峰，峰曰：「和尚也須併卻。」又

曰：「無人處斫額望汝。」又問雲巖，巖曰：「和尚有也未？」丈曰：「喪我兒孫。」

師云：「百丈置箇問端，溈山曰：『卻請和尚道。』五峰曰：『和尚也須併卻。』雲巖曰：『和尚有也未？』象王回顧，挂角羚羊，還他三老，臨場試卷卻忘了題目。明明道：『併卻咽喉唇吻』，亂開口作麼？脫有問老僧曰：『和尚試道看。』老僧時以『他事所移，不及與渠分秦別楚、前漢後唐。』一揖而別。」

青州普照一辨禪師，垂語曰：「聲前薦得，落在今時；句後承當，迷頭認影。作麼生是空劫已前自己？」

師云：「道即不難，恐落今時。」或曰：「試道看。」師打一摑，曰：「羞也不識，要稱禪客？」

百丈野狐

師云：「前百丈錯一轉語，五百生為野狐，利害在甚處？大凡宗師家著著拈提向上，先自有出身之路，則不被目前所礙；若儱侗將去，則不堪也。雲峰圓聞二僧舉野狐話，一僧云：『不昧因果也未脫得野狐。』一云：『不落因果，又何曾墮野狐來？』道圓過澗有省，更以呈偈南公，公見之，為之助喜。圓公悟去則不無之，二僧披毛戴角有日在。」或曰：「謝師授記。」「咄！這野狐精！」復云：「不落因果，兔子窠邊遭野火；不昧因果，粉蝶飛上梨花朵。參！」

大名雪巖滿禪師，參普照寶，寶垂示語曰：「兄弟年俊，正宜參叩，老僧當年念念常以佛法為事。」滿避席曰：「禪尚而今如何也？」寶曰：「如生冤家相似。」滿曰：「若不得此語，幾何枉行千里。」寶下禪床握滿手曰：「作家那。」

師云：「普照當初待他問：『和尚而今如何也？』分頂門一棒。或再進語，再與一棍。且教這漢參三十年。普照若行得此令，吾宗不致寂寥也。便軟拖拖地道『作家那』，雖然爛泥裏有刺，作者方知。」

百丈普請鑊地次，忽有一僧聞鼓鳴，舉鑊頭，大笑便歸。丈曰：「俊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丈歸院，乃喚其僧問：「適來見甚麼道理便恁麼？」曰：「適來肚饑，聞鼓聲歸喫飯。」丈乃笑。

師云：「這僧聞鼓聲舉鑊頭大笑便歸叢林，喧傳趙州洗缽盂話，此則因緣寧不勝他十倍，但在千百眾中奪錦而歸，及乎詢其所以，卻又將扇子掩面而避。鏡清云：『溈山當時有此僧。』鼓山云：『溈山當時無此僧，普請鑊地次時實有此僧，荷鋤歸去實無此僧。』則二師為僧擔板，各有所見。要識此僧也大難在。分明只在秋江上，明月蘆花何處尋？」

鹿門覺禪師示眾曰：「盡大地是學人一卷經，盡乾坤是學人一隻眼。以者箇眼讀如是經，千萬億劫無有間斷。」

師云：「正恁麼時，有經處無眼，有眼處無經，舉意讀時便成間斷。報恩秀云：『看經不易。』」師咄云：「寐語作麼？」

百丈謂眾曰：「有一人長年不喫飯不道饑，有一人終日喫飯不道飽。」一僧著語云：「一對鴛鴦池邊獨立，一雙孤雁撲地高飛。」

師云：「墮地獄如箭射。」一僧著語云：「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師云：「銜銕負鞍有日在。且道過在甚麼處？試檢點看。」

報恩萬松行秀禪師示眾曰：「機輪轉處，智眼猶迷；寶鏡開時，纖塵不度。開拳不落地，應物善知時，兩刃相逢時，如何回互？」

師云：「遍身綺羅者，不是養蠶人。」

大名寶禪師示眾云：「若論此事，如人作針線，幸然針針相似。忽見人來，不覺失卻了針。者邊尋也不見，那邊尋也不見，卻自曰：『近處尚不見，遠處那裏得來？』多少時尋不得，心煩不好，昏悶打睡，拽衣就枕，方就枕時，驀然一箚，曰：『原來在這裏。』」

師云：「且道是針？不是針？」復曰：「大名不能為後人抽釘拔楔，作灑落了事人，反引渠向針線上作活計。就使摸索得來，往往迷頭認影。雖然，三十年後，一回飲水一回噎。」

南泉問黃檗：「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檗曰：「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泉曰：「莫是長老見處麼？」檗曰：「不敢。」泉曰：「漿水錢且置，艸鞋錢教阿誰還？」妙喜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

師云：「老僧則不然。南泉還漿水錢，黃檗償艸鞋錢。不見道：『賊是小人，智過君子。』」

鹽官謂眾曰：「虛空為鼓，須彌為椎，甚麼人打得？」眾無對。有僧舉似南泉，泉云：「王老師不打這破鼓。」黃龍云：「甚麼處是破處？直饒揀點得破處分明，我還要覓鼓在。」

師云：「山僧有鼓便打，有笛便弄，無論渠破與不破。若要問我覓鼓在，自領出去。」

王山體禪師發明洞上宗旨曰：「既有尊貴之位，須明尊貴底人。須知尊貴底人，不處尊貴之位，方明尊貴，不落階級。」

師云：「如何黑漆屏風上，更畫盧仝月蝕詩。」

南泉因陸大夫道：「肇法師也甚奇怪，解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泉指庭前牡丹花曰：「大夫！時人見

此一株花，如夢相似。」陸罔測。雪竇頌云：「見聞覺知非一一，山河不在鏡中觀。霜天月落夜將半，誰共澄潭照影寒？」

師云：「夢中作夢法師語，南泉夢中占夢，也大奇怪。雪竇善於原夢，鏡裏山河、影中聞見，撲碎鏡，拂卻影，可惜一株花，拈向霜天月下，更來到澄潭摸索，可不道月落夜闌，不知何處相見？知有者揀點看。」

萬松示眾云：「去則留住，住即遣去，不住不去，渠無國土，何處逢渠？在在處處。且道是甚麼物得恁麼奇特？」

師云：「枰錘蘸醋。」

南泉問座主：「講甚經？」主云：「彌勒下生經。」泉曰：「彌勒幾時下生？」主云：「現在天宮，未來。」泉曰：「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

師云：「南泉等閒置箇問頭，不特座主口啞。洞山被問，直得禪床振動，火爐振動，太陽玄地動，彼此隨摟搜。你也動，我也動，動到彌勒下生，有甚了期？忽有問：『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誰與安名？』老僧直得八萬四千毛竅一時卓立，打失了孃生鼻孔。」

萬松示眾曰：「動則埋身千丈，不動則當處生苗。直須兩頭撒開，中間放下，更買艸鞋行腳始得。」

師云：「曾經三峽猿啼處，不是愁人也斷腸。」

南泉住菴，一僧到，泉向伊道：「我上山去作務，待齋時作飯自喫了，送一分上來。」少時，其僧作飯自喫了，卻打破家事，就床臥。泉待不見來，便歸菴，見僧臥，泉亦至僧邊臥，僧便起去。

師云：「可惜這僧泯然無聞當時風儀，令人可愛。南泉過後思君子，見之晚矣。彼時下山來，何不掘箇坑，將這僧埋卻，豈不據款一結？或云：『老漢斲？』老僧與一頓棒，趁出山門。」

萬松示眾云：「踢翻滄海，大地塵飛；喝散白雲，虛空粉碎。嚴從立令，猶是半提。大用現前，如何施設？」

師云：「琉璃殿上無知識。」

南泉示眾云：「喚作如如，早是變了也，如今師僧須向異類中行。」歸宗云：「雖行畜生行，不是畜生報。」泉云：「孟八郎漢又與麼去也。」

師云：「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大通智勝遷座而成正覺；善財童子別峰而見德雲。」僧云：「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角生卻。為甚麼作這般語話？」乃喝一喝，云：「孟八郎漢又與麼去也。」

萬松示眾曰：「向上一機，鶴沖霄漢；當陽一路，鷂過新羅。直饒眼似流星，未免口如匾擔。且道是何宗旨？」

師云：「閉眼食蝸牛，一場酸澀苦。」

南泉問僧：「夜來好風？」僧云：「夜來好風。」泉云：「吹折門前一株松。」僧云：「吹折門前一株松。」次問一僧云：「夜來好風？」僧云：「是甚麼風？」泉云：「吹折門前一株松。」僧云：「是甚麼松？」泉云：「一得一失。」

師云：「一僧云：『這公案與趙州驗二菴主、法眼指簾一樣。』一僧云：『刁刀相似，魚魯不同，爭之不能，已以質之。』老僧乃云：『一得一失。』」

西京雪庭福裕禪師，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曰：「待乳峰點頭即向汝道。」師曰：「一字入公門，九牛拔不出。」僧復問曰：「如何是尊貴一路庭？」曰：「漁歌驚起沙汀鷺，飛出蘆花不見蹤。」

師云：「乳峰點頭也，道箇甚麼？火裏鷓鴣吞大蟲。」

南泉上堂云：「王老師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不免犯他國王水艸；擬向溪西牧，不免犯他國王水艸，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

師云：「且道這些子還是溪西溪東？除是這牛兒，不齧一莖艸，不飲一滴水始得。就使牽到他方世界外，還出得他國王水土麼？試請王老師定當看。」

靈隱文泰禪師，上堂云：「塵劫來事，只在於今；河沙妙德，總在心源。試教渠覿面相呈，便不解當風拈出。且道過在甚麼處？」卓拄杖曰：「秖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師云：「只如靈隱還拈得出麼？若拈得出，何不略借一觀？若拈不出，河沙妙德向何處去也？隔牆恩怨如何說？獨抱琵琶月下彈。」

南泉上堂云：「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人買麼？」一僧出曰：「某甲買。」師曰：「不作貴，不作賤，汝作麼生買？」僧無對。

師云：「雪竇拈云：『雪竇擬酬箇價，直令南泉進且無路，退亦無地。「不作貴，不作賤，作麼生買？」「別處容和尚不得。」』山僧獨愛此語。然雖如是，雪竇只可作南泉奴。秖如進且無路，退亦無地，還容得雪竇麼？」

寶應遇禪師，因僧問：「如何是西來的的大意？」遇曰：「風送泉聲來枕畔，月移花影到[空/心]前。」

師曰：「大小祖師引人向聲色裏作窠臼，好與三十棒。除卻聲色，也與三十棒。秖如老僧輩？點石化為金玉易，勸人除卻是非

難。」

南泉云：「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卻知有。」

師云：「試問如何是狸奴白牯知有的事？或曰：『黃金國土琉璃地，師子巖前水艸香。』作恁麼語話，銜銕負鞍有日在。」

香嚴文才禪師依縫州福嚴普公出家，嘗讀《證道歌》，至「幻化空身即法身」之句，豁然契悟，乃入還源之室。

師云：「若向這裏悟去，披毛戴角有日在。」

鹽官安國師，一日喚侍者曰：「將犀牛扇子來？」者曰：「破也。」安曰：「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者無對。

師云：「犀牛兒隨扇子破了，就將得來，也是無用之物。」投子云：「不辭將出，恐頭角不全。」資福作一圓相，心中書牛字，

師云：「當時鹽官原向侍者根討箇活潑潑的牛兒，諸方拈頌總是死牛。」良久，云：「老僧恁麼告報，還得麼？」

俱空契斌禪師，因僧問：「如何是空劫已前底事？」斌曰：「烏龜向火。」

師云：「料掉沒交涉。且道過在主家？賓家？這裏明得，方許你會空劫已前事。如或不明，且看烏龜向火。」

魯祖寶雲禪師，尋常見僧來便面壁。南泉聞，乃云：「我尋常向僧道：『佛未出世時會取，尚不得一箇半箇。』他習麼，驢年去。」

師云：「也奇怪！古人拈弄箇事，費卻許多威神，露風規於百艸頭上，總不放過。釋迦掩室，淨名杜口，須菩提晏坐，巖中諸天散花謝法，又何常絕無會取領意者。南泉作箇語話，學人須知巖頭道：『雪峰！我當時不與伊道箇末後句。若識得末後句，天下人沒奈伊何。』吁！番令力耕者，半作賣花人。」

大覺方念禪師遊初祖面壁處，忽然契悟，乃曰：「五乳峰前好箇消息，大小石頭，塊塊著地。」

師云：「祖師恁麼悟去，且教面壁。」僧曰：「和尚不肯古人耶？」師打一下，曰：「你還夢見麼？」

盤山寶積禪師云：「諸禪德！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乃空輪無跡，劍刃無虧，若能心心無知。」妙喜云：「咄！咄！咄！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師云：「若論本色衲子，實無是刀；若論本色衲子，實有是刀。」一僧哂曰：「不見盤山道：『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喝一喝曰：「情知你坐在鬼窟裏。」

雲門澄和尚至，雲棲蓮大師舉高峰海底泥牛話問門，門推出傍僧曰：「大眾證明。」蓮頷之。

師云：「彼時此語傳之海內，直得須彌震動、大海波騰，阿脩羅手擎日月，高聲唱曰：『邪正不分，過由傍僧。』」

澧州茗溪道行禪師嘗曰：「吾有大病，非世所醫。」

師云：「吾有大病，一物可醫，不識是甚麼物？若拈得出，可與茗溪同病。」

雲門澄和尚一日送亡僧回，雲棲問：「亡僧遷化後向甚麼處去？」門出眾曰：「謝和尚挂念。」棲休去。

師云：「雲門老漢雖善機宜，還得替這僧入涅槃堂始得。」

西園曇藏禪師，一日燒浴次，僧問：「何不使沙彌？」師撫掌三下。曹山云：「一等是拍手撫掌，就中西園奇怪，俱胝一指頭禪，蓋為承當處不諦當。」

師云：「俱胝一指，諸方古宿拈頌揄揚，不翅稻麻竹葦。曹山引西園一相形比，和俱胝承當時便差了。大眾！為復是一期壓捺？為復別有道理？有者道：『古人提唱，總不可作實法會。』理固如此，也須要頭腦清楚。西園撫掌是甚時節？俱胝豎指是何節目？這裏緇素得出，許你親見西園。否則在人家屋簷下住著，驢年去在。」

雲門澄和尚上堂說法竟，問眾曰：「還有問者麼？若有，出來，祇要打艸驚蛇。」一僧纔出，門曰：「真是一場業地。」卓拄杖，下座。

師云：「這老漢圖得一時俊快，不顧後日風波。這片地從古至今，何曾清淨得來？偶然一時打艸，卻被這僧靠倒。」

烏臼和尚，玄紹二上座參。臼問云：「二禪客發足何處？」玄曰：「江西。」臼便打。玄曰：「久知和尚有此一機。」臼曰：「汝既不會，後面箇師僧祇對看。」紹擬近前，臼便打曰：「信知同坑無異土。參堂去。」

師云：「烏臼只管據令而行，彌勒、釋迦立在下風。試問二禪客還甘麼？若甘，則瞎卻天下人眼；若不甘，瞎卻烏臼眼。或曰：『甘與不甘，一併收下。』也是瞎驢趁大隊。」

烏臼問僧：「近離甚處？」曰：「定州。」臼曰：「定州法道何似這裏？」曰：「不別。」臼曰：「若不別，更轉彼中去。」便打。僧曰：「棒頭有眼，不得艸艸打人。」臼曰：「今日打著一箇。」又打三下，僧便出。臼曰：「屈棒元來有人喫在。」曰：「爭奈杓柄在和尚手裏。」臼曰：「汝若要，山僧回與你。」僧近前奪棒，打臼三下。臼曰：「屈棒，屈棒。」曰：「有人喫在。」臼曰：「艸艸打著箇漢。」僧禮拜，臼曰：「卻與麼去也。」僧大笑而出，臼曰：「消得恁麼，消得恁麼？」

師云：「要做濟下兒孫，須知有這般機用。我坐你立，收放自由，主賓互換，血脈貫通，自然風雲凜冽，所以謂之得大自在。若一棒差排到底，了無殺合，不識曾一覽烏臼語否？今之所謂風斯下矣。」

則川和尚摘茶次，龐蘊曰：「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否？」川曰：「不是老僧泊答公話。」士曰：「有問有答，蓋是尋常。」川乃摘茶不聽。士曰：「莫怪適來容易借問。」川亦不顧。士喝曰：「這無禮儀老漢！待我一一舉似明眼人。」川拋卻籃，便歸方丈。

師云：「龐公向雪中覓粉、墨上尋煤，則川把定牢關，不通水泄，可謂頭正尾正。龐公用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幸而免者，不為則川所逐。」

淨盃和尚，凌行婆來禮拜，盃與坐喫茶，婆乃問：「盡力道不得底句，分付阿誰？」盃曰：「浮盃無剩語。」婆曰：「未到浮盃，不妨疑著。」盃曰：「別有長處，不妨拈出。」婆斂手哭曰：「蒼天中更添冤苦！」盃無語。婆曰：「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邪，為人即禍生。」後有僧舉似南泉，泉曰：「苦哉！浮杯！被這老婆摧折一上。」婆後聞，笑曰：「王老師猶少機關在。」澄一禪客，逢見行婆，便問：「怎生是南泉猶少機關在？」婆乃哭曰：「可悲！可痛！」一罔措。婆曰：「會麼？」一合掌而立。婆曰：「伎死禪和，如麻如粟。」一舉似趙州，州曰：「我若見這臭老婆，問教口啞。」一曰：「未審和尚怎生問他？」州便打。一曰：「為甚麼卻打某甲？」州曰：「似這伎死漢，不打更待幾時？」連打數棒。婆聞，卻曰：「趙州合喫婆手裏棒。」後僧舉似趙州，州哭曰：「可悲！可痛！」婆聞此語，合掌歎曰：「趙州眼光爍破四天下。」州令僧問：「如何是趙州眼？」婆乃豎起拳頭。僧回，舉似趙州，州作偈曰：「當機覿面提，覿面當機疾。報汝凌行婆，哭聲何得失？」婆以偈答曰：「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國，幾喪目前機。」

師云：「可惜浮盃帶累著王老師。趙州不打澄禪客，這婆子視秦無人矣。毘耶離城，摩竭提國，多少奇特，我此一宗，盡底掀翻是，所以光明烜赫，照映千古。設有問老僧，乃曰：『試舉看。』僧纔舉，老僧揶揄曰：『話也不會舉，更問甚麼浮盃？』僧曰：『不識和尚如何舉？』老僧打曰：『可悲！可痛！』」

遵布衲浴佛時，藥山曰：「這箇從你浴，還浴得那箇麼？」遵曰：「把將那箇來。」藥山休去。

師云：「好箇休去。藥山豈不能似今時粗浮暗短之流，宗旨不分、血脈不貫，滿腔是生滅心、勝負見，問箇把將那箇來，便打便喝，掀翻浴盆，亂統一上，好不知羞。我道：藥山若不休去，提將來撇向東洋大海裏，絕教他浴箇像心像意，待彌勒下生，我還要他把將那箇來。」

藥山因僧問：「平田淺草，麏鹿成群，如何射得麏中主？」山曰：「看箭！」僧放身便倒。山曰：「侍者！拖出這死漢！」僧便走。山曰：「弄泥團漢有甚麼限？」

師云：「這僧置箇問頭也不易，及乎發箭，原來是箇死鹿。或幸而他處飲甘露而再生，不失其為威音王如來始祖。」復望空作彎弓式。

藥山因僧問：「學人有疑，請師決。」山曰：「待上堂時來，與汝決。」至晚，上堂，眾集，山曰：「今日決疑上座在甚麼處？」其僧出眾而立，山下禪床把住曰：「大眾！這僧有疑。」便與一推卻，歸方丈。

師云：「是醍醐，是毒藥，殺人劍，活人刀。」

藥山久不陞座。一日，院主白云：「大眾久思和尚示誨。」曰：「打鐘著時。」大眾纔集定，便下座歸方丈。院主隨後問云：「和尚許為大眾說法，為甚麼一言不措？」山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怪得老僧？」

師云：「經師論師不失其為，藥山於一彈指頃，成就靈山百萬龍神、人非人等。有箇漢斷斷不受老漢顢頇，可以為千佛師。藥山雖用盡伎倆，爭怪得這僧？」

丹霞燒木佛，院主墮眉須。

師云：「時天實寒，大地人凍死幾半，獨丹霞有出身之路，不致為害。院主為常住惜責任，當言這是常理。祇如寮舍僧徒鑪煨，榾柮熾炭閒談，院主為客計則吝，為主計則奢。還知丹霞眉鬚被火燎卻，賴得院主救取一半麼？是則龍女頓成佛，非則善星生陷墜。」

丹霞訪龐居士，見女子靈照洗菜次，霞曰：「居士在否？」女子放下菜籃，叉手而立。霞又問：「居士在否？」女子提籃便行。霞遂回。須臾居士歸，女子乃舉前話，士曰：「丹霞在麼？」女曰：「去也。」士曰：「赤土塗牛妳。」

師云：「維摩會上散花天女，與舍利弗用盡神力，顯箇不思議解脫法門，不如靈照一箇菜籃，十八代先靈同受供養。丹霞只見菜籃，惜乎不見居士、靈照。若不是箇菜籃，何處覓他父親？居士曰：『赤土塗牛妳。』非此一端。」

黃檗希運禪師，一日捧缽向南泉位上坐，泉入堂見，乃問：「長老甚年行道？」檗曰：「威音王已前。」泉曰：「猶是王老師兒孫，下去。」檗便過第二位，泉休去。

師云：「王老師年尊，何不退位，致使後代兒孫向頭上屙，是何道理？」

黃檗示眾云：「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有僧問：「諸方尊宿盡聚眾開法，為甚麼事卻道無禪師？」檗曰：「不道無禪，秖是無師。」

師云：「黃檗一時將箇正法眼擯瞎，要津坐斷，卻被箇噇酒糟漢一拶粉碎。」

大慈寰中禪師，上堂：「山僧不解荅話，秖能識病。」時有僧出，寰便歸方丈。

師云：「不是這僧，爭見國手。且道這僧是甚麼病？我道：『這問便是。』還甘麼？」

趙州到一菴主處問：「有麼？有麼？」主豎起拳頭。州曰：「水淺不是泊船處。」便行。又到一庵主處，問：「有麼？有麼？」主亦豎起拳頭。州曰：「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作禮。

師云：「一樣拳頭，兩箇菴主，兩樣判斷，一箇拳頭生銕鑄就，純鋼打成，一任挨排。還曾動著他絲髮許麼？然不可不知趙州擇法眼，亦不可失二菴主。又要知趙州落處，不可顢頇，不可儱侗。」豎起拳頭云：「試定當看。」

趙州因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喫粥了也未？」云：「喫粥了也。」州云：「洗缽盂去。」其僧因此大悟。後雪竇云：「我不似雲門為蛇畫足，直言向你道：『問者如蟲禦木，荅者偶爾成文。』雖然與麼，瞎卻衲僧眼，作麼生免得此過？諸仁者！要會麼？還爾趙州喫粥也未，拈卻這僧喫粥了也。雪竇與你拄杖子。歸堂。」

師云：「這僧千餘年下，又得雪竇一拄杖子。老僧道：『且緩緩地，要過趙州橋則易，要闖雪竇關則難。』無風荷葉動，決定有魚行。」復云：「瞎。」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庭前柏樹子。」曰：「和尚莫將境示人。」州曰：「我不將境示人。」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庭前柏樹子。」後法眼以此話問光孝覺，覺曰：「無。」眼曰：「往來皆謂趙州有此話，上座何得言無？」覺曰：「先師實無此語，莫謗先師好。」

師云：「衲子競頭紛紜，柏樹子話則所尚者，豈非話柄？縱你識得趙州意，還須知有覺銕嘴這一門限在。」卓拄杖一下，云：「今日要與光孝相見者，試道看。」一僧纔出，師便打，僧掀翻香案，師直打趁出。

趙州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

師云：「妙喜將僧問一節，至趙州荅無處止，令學者參，但透得無字，一切皆明。又五祖演和尚示眾云：『狗子勝貓十萬倍。』要須摟破南泉窠窟，掀翻趙老家私，再看五祖為甚麼平白地上分箇勝負？為復抑揚之語耶？為復故意扭捏耶？為復一期方便耶？若作如此見解，不惟不識五祖，要見南泉、趙州遠之遠矣，亦且嘔血有日在。古德一般提箇事，利害在甚麼處？法性不寬，波瀾不廣，不到七通八達，難以評量，古今卻不是一味，蓋抹得去的道理。不見道：『當時摩竭國，幾喪目前機。』」

趙州因侍者報：「大王來也。」州云：「萬福。大王。」者云：「未到在。」州云：「又道來也。」

師云：「侍者虛報軍情，趙州望敵輕進，直得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鰲海上駕山來。」

趙州因二僧相推不肯作第一座，主事白州，州曰：「總教他作第二座。」事曰：「第一座教誰作？」州曰：「裝香著。」事曰：「裝香了也。」州曰：「戒香、定香、慧香、解脫香？」

師云：「趙州著箇座元於佛祖位上，使天下叢林無敢正坐規繩。自此一跌，直至于今，整理不起。還有人為法社正紀綱者麼？不必相推，請來相見。如無，則山僧擯卻聖僧去也。」

趙州因僧問：「至道無難，惟嫌揀擇，是時人窠臼否？」州曰：「曾有人問，老僧直得五年分疏不下。」

師云：「趙州古佛，尚且經年道不得，何況其餘？你們只管亂開大口。」旁僧哂之。師打三下，曰：「舉似明眼人看。」

趙州勘臺山婆子。

師云：「趙州婆子，這僧以諸方判斷，互有勘破處。臺山一條路，直得七灣八曲，無所適從。不若這一隊漢，總被臺山路勘破，合喫臺山路手中棒。這也免不得，依樣畫貓兒，還知麼？這婆子是箇老滑頭，佛來也恁麼道，祖來也恁麼道，趙州久經行陣的老將，豈是尋常行腳之流？這僧踏毘盧之頂，超佛祖之上。若論趙州勘破婆子，蘇盧悉利娑婆訶；婆子勘破趙州，悉利蘇盧娑婆訶；這僧勘破婆子，蘇盧蘇盧娑婆訶；臺山勘破諸方，悉利悉利娑婆訶。」僧云：「和尚壹？」師云：「老僧罪過。」

趙州因有一婆子，令人送錢請轉藏經，州受施利了，卻下禪床轉一匝，乃曰：「傳語婆，轉藏經已竟。」其人回，舉似婆，

婆曰：「比來請轉全藏，如何秖為轉半藏？」

師云：「趙州既受施利，許為轉藏，以不全轉，大失所望。歷來禪林諸大老拈頌批判，總為那半藏，欲補趙老之不足，細筭大藏之數，卻也爭不多了？其餘只待星宿劫千佛出世以補之，或不能待，老僧不惜腕頭氣力，代為一二卻也。懶下禪床，更不能繞經周匝，極是省便。分明記取數目，更不可謂老僧負汝也。」

趙州因僧問：「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州云：「鎮州出大蘿蔔頭。」

師云：「要見南泉則易，要見趙州則難；要見趙州則易，要見蘿蔔則難。還有要見蘿蔔者麼？請來與老僧相見。老僧賣身供養他。不見道：『拾薪設食，乃至以身而為床座。』」

金川操禪師請米和尚齋，不排座位。米一到，便展坐具禮拜，操下禪床。米乃坐操位，操卻席地而坐。齋畢，米便去，侍者曰：「和尚受一切人供養，今日坐位被人奪卻。」操曰：「三日後來，即受敕。」在三日後，米果來，曰：「前日遭賊。」

師云：「當時米和尚一到，便席地而坐，絕教金川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直坐到樓至如來出世，我那時再來與渠相見。」以手斫額曰：「貓。」

湖南上林戒靈禪師，初參溈山，山曰：「大德作甚麼來？」林曰：「甲冑全具。」山曰：「卸卻了來，與上座相見。」林曰：「卸了也。」山咄曰：「賊尚未打，卸作甚麼？」林無對。仰山代曰：「請和尚屏卻左右。」溈山以手指曰：「喏！喏！」林後參永泰，方諭其旨。

師云：「且道上林悟溈山旨耶？悟仰山旨耶？若從溈山上悟來，甲冑何在？若從仰山上悟來，試問仰山：『還曾屏卻也未？』若總不恁麼，從自己領得，卸卻箇甚麼？或曰：『和尚何得以己方人？』以手指曰：『喏！喏！』」

溈山上堂，僧出曰：「請和尚說法。」溈曰：「我為你得徹困也。」僧禮拜。

師曰：「須知溈山未上堂，早已徹困也。」

溈山一日喚院主，主便來，溈曰：「我喚院主，汝來作甚麼？」主無對。又令侍者喚第一座來，座便至，溈曰：「我喚第一座，汝來作甚麼？」座亦無對。

師云：「若是不來，有違師命。隨喚而至，又觸師嫌。已後第一座師自下堂，見他便了。」

溈山一日見劉鋋磨來，溈曰：「老牸牛！汝來也。」磨曰：「來日臺山大會齋，師還去麼？」溈放身作臥勢，磨便出。

師云：「溈山被銕磨一問，直得倒街臥路，牛馬踐踏，總不顧也。且道大會齋還去不去？到來日再看。」

溈山與仰山行次，指前枯樹問仰山云：「前頭是甚麼？」仰云：「只是枯樹子。」溈卻問耘田翁，翁亦云：「枯樹子。」溈云：「這耘田翁向後亦有五百眾。」

師云：「溈山作恁麼語話，耘田翁未肯點頭在。」

雲巖掃地次，道吾曰：「太區區生。」巖曰：「須知有不區區者。」吾曰：「恁麼則第二月也。」巖豎起掃帚曰：「是第幾月？」吾便休去。玄沙曰：「正是第二月。」

師云：「雲巖果是第二月，玄沙只見第二月。爭者不是，辨者不真，所以道吾休去。」

靈雲志勤禪師見桃花悟道，有偈呈溈山云：「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溈覽偈詰其所悟，乃符契囑曰：「從緣悟得，永無退失，善自護持。」玄沙聞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

師云：「靈雲若不是玄沙，幾被桃花誤了一生，溈山也是憐兒不覺醜。或有問老僧：『靈雲未徹，在甚麼處？』曰：『不妨疑著。』」

仰山在溈山為直歲，作務歸，溈問：「甚處來？」仰曰：「田中來。」溈曰：「田中多少人？」仰插鍬叉手而立。溈曰：「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仰拔鍬便行。

師云：「作務歸來，父子酬唱，直得填溝塞壑，無處出頭。雪竇道：『仰山被溈山一問，直得無繩自縛，死去十分。』還知仰山麼？偶行花下路，驚起樹頭鶯。」

臨濟見僧來，舉起拂子，僧禮拜，濟便打。又有僧來，濟亦舉起拂子，僧不顧，濟亦打。又僧來參，濟舉拂子，僧曰：「謝和尚指示。」濟亦打。

師云：「有賓有主，有照有用。其中一棒超諸佛之先，一棒為列祖頂門，一棒撐天拄地。試揀點看。」旁僧云：「這老漢向這裏分先分後，論佛論祖。」師便打。

臨濟問僧：「甚處來？」曰：「定州。」濟拈棒，僧擬議，濟便打，僧不肯。濟曰：「已後遇明眼人去在。」僧後參三聖，纔舉前話，三聖便打，僧擬議，聖又打。

師云：「竹上泉通竹下水，澗東花發澗西紅。」

三聖慧然禪師至仰山，山問：「汝名甚麼？」聖曰：「慧寂。」山曰：「慧寂是我名。」聖曰：「我名慧然。」山大笑。

師云：「仰山向虛空裏空縫，三聖煉石補天。陳希夷一覺睡千年，至今不知。直是好笑。」

三聖上堂云：「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為人。」便下座。興化云：「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

師云：「三聖不為人，不知誤卻多少人；興化便為人，不知誤卻多少人。還有不誤者麼？相看兩不厭，惟有敬亭山。」

桐峰庵主僧問：「和尚這裏忽遇大蟲來時如何？」主便作大蟲吼，僧作怖勢，主大笑。僧曰：「這老賊！」主曰：「爭奈老僧何？」

師云：「桐峰不用棒，所以妙。這僧不用喝，所以妙。桐峰大笑，這僧亦大笑。梁山泊裏稱豪傑，看來都是不良人。」

夾山將示滅，垂語洛浦曰：「石頭一枝，看看即滅矣。」浦曰：「不然。」山曰：「何也？」浦曰：「他家自有青山在。」山曰：「苟如是，即吾宗不墜矣。」

師云：「石頭一枝，有賴洛浦此語。墜吾宗者，惜夾山後語。減價賣絲帛，兒孫盡布衣。」

白頭因參韶山。山問：「莫是多口白頭因麼？」因曰：「不敢。」山曰：「多少口？」曰：「通身是。」山曰：「尋常向甚麼處屙？」曰：「向韶山口裏屙。」山曰：「有韶山口即得。無韶山口，向甚麼處屙？」因無語，山便打。

師云：「撥艸蛇傷，惹火燒身，恁麼人在在有之。因禪多口，直得閉殺；韶山無口，直得屙殺。」

巖頭一日參德山，方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喝，巖便禮拜。有人舉似洞山，山曰：「若不是龐公，大難承當。」巖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抬、一手搦。」

師云：「還是洞山錯？巖頭錯？」復云：「德山有定乾坤的句，巖頭握閫外之威權，雖二大老，猶不免千秋之下遭人揀點。且看他罅漏必竟在甚麼處？」

雪峰普請次，路逢一獼猴，峰曰：「人人有一面古鏡，這箇獼猴亦有一面古鏡。」三聖曰：「曠劫無明，何以彰為古鏡？」峰曰：「毛生也。」聖曰：「這老漢著甚麼死急！話頭也不識。」峰曰：「老僧住持事繁。」

師云：「好一面古鏡，被二大老椎得粉碎，直至如今，要箇完全也難得。」一僧曰：「老漢又恁麼去也。」師云：「老僧罪過。」

雪峰因僧問：「聲聞見性，如夜見月；菩薩見性，如晝見日。未審和尚見性如何？」峰打三下。後問巖頭，頭打三掌。

師云：「雪峰打，巖頭打。若論見性，如隔羅縠在。」

雪峰上堂云：「南山有一條鱉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長慶出曰：「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雲門以拄杖攛向峰前，作怕勢。有僧舉似玄沙，沙曰：「須是稜兄始得。雖然如是，我即不然。」曰：「和尚作麼生？」沙曰：「用南山作麼？」

師云：「雪峰毒氣薰蒸，長慶拚命挨拶，雲門矢上加尖，堪作甚麼話？玄沙用南山作麼？巧不如直。然雖如是，即今還有不被其所薰者麼？不妨出來與老僧相見。罷罷，救得來已是不堪了也。」

雪峰上堂云：「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

師云：「會得則埋身千丈，不會則遍地塵埃。」

雪峰上堂云：「諸上座！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

師云：「請和尚下涅槃堂裏去。」

北院通禪師問夾山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豈不是和尚語？」山曰：「是。」院乃掀倒禪床，叉手而立；山起，打一拄杖，院乃下去。

師云：「夾山好拄杖，秖是分付遲了。待北院問到豈不是和尚語處便打，此時北院縱有神用，也措手不及。雖然如是，北院待夾山打一下始行，是何意思？弄玉已隨蕭史去，丹青留與後人狂。」

芭蕉慧清禪師上堂，拈拄杖云：「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卻你拄杖子。」靠拄杖，下座。

師云：「老僧即不然，你有拄杖子，不是我與的，你無拄杖子，不是人奪你的。與不得，奪不得，善用則敲骨打髓，不善用則當面著賊。芭蕉滯貨，只好靠壁。」

玄沙師備禪師問鏡清：「教中道：『不見一法為大過惡。』且道不見甚麼法？」清指露柱云：「莫是不見這箇法？」沙曰：「澍中清水白米從汝喫，佛法未夢見在。」

師云：「玄沙幸遇鏡清，若是箇返躑的漢，那裏容得。我常見欺敵者亡。」

雲門到洞巖，巖問：「作甚麼來？」門云：「親近和尚來。」巖曰：「亂走作麼？」門曰：「蹔時不在。」巖曰：「知過即得。」門曰：「亂走作麼？」

師云：「得便宜處失便宜。」

雲門問臥龍：「明己底人還見有己麼？」龍曰：「不見有己，始明得已。」又問：「長連床上學得底是第幾機？」龍曰：「是第二機。」曰：「如何是第一機？」龍曰：「緊峭草鞋。」

師云：「錦包特石，銕裹綿團。」

雲門聞齋鼓，曰：「鼓聲咬破七條。」乃指僧曰：「抱取貓兒來。」良久，曰：「且道鼓因甚置得？」眾無對，乃曰：「因皮置得。我尋常道：『一切聲是佛聲，一切色是佛色，盡大地是箇法身，枉作佛法知見。』如今柱杖但喚作拄杖，見屋但喚作屋。」

師云：「鼓因皮置得，拄杖喚拄杖、屋喚屋，瞎卻雲門一眾眼即得，如何瞎卻天下人眼？」

雲門云：「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又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為法執不忘，己見猶存，坐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法身去，放過即不可，子細點檢將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

師云：「世尊三昧，迦葉不知；迦葉三昧，阿難不知；阿難三昧，商那和脩不知；佛祖三昧，眾生不知；眾生三昧，山河大地不知；燈籠三昧，露柱不知。打破情識窠臼，掀翻從前鬼窟，柏樹子開花，虛空粉碎。且道是三昧，是病？若撿點得出，好參雲門禪。撿點不出，不免髑髏前見鬼。試商量看。」

雲門垂語云：「人人盡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作麼生是諸人光明？」自代云：「廚庫三門。」又云：「好事不如無。」

師云：「雲門代兩語，一語水裏拈星，一語山頭張網。大唐國裏打鼓，新羅國裏鳴鐘，料掉沒交涉。請歸堂喫茶。」

雲門拈杖云：「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之無，圓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即空。衲僧家見拄杖，便喚作拄杖，行但行，坐但坐，不得動著。」

師拈拄杖云：「凡夫、二乘、緣覺、菩薩，總向這裏著倒，直得行不得、坐不得，動不得、靜不得。」擲下云：「如今拋向東洋大海裏，免教向這枯木上生枝生葉。」

雲門因僧問：「樹凋葉落時如何？」門云：「體露金風。」

師云：「釋迦老子無事向水中撈月，達磨祖師有手只可擎空。挨得黃檗痛棒，再到睦州折腳，三箇毬子一時輥來，四下藤條好稱禪佛。」豎拂子云：「雲門大師來也。你若向體露金風上見，崖州萬里。」

雲門問嶺中順維那：「古人豎起拂子，放下拂子，意旨如何？」順曰：「拂前見，拂後見？」門曰：「如是！如是！」師後舉問僧：「你道當初諾伊？不諾伊？」僧無對。門曰：「可知禮也。」

師云：「和尚也須防護口業好。」

雲門上堂，拈起拂子云：「這裏得箇入處，去捏怪也。日本國裏說禪，三十三天有箇人出來喚云：『特舍兒擔枷過狀。』」

師云：「是時，諸天子雨曼陀羅花、摩訶曼陀羅花、曼殊沙華、摩訶曼殊沙華，旃檀香風，悅可眾心，漆桶不快，請過一邊。」

雲門上堂，眾集，門以拄杖指面前曰：「乾坤大地微塵諸佛，總在裏許爭佛法、覓勝負，還有人諫得麼？若無人諫得，老漢為你諫看。」僧曰：「請和尚諫。」門曰：「這野狐精。」

師云：「這老漢挾勢陵人，取面鏡來，請老漢試照看，且道面皮厚多少？」

雲門上堂：「眼睫橫亙十方，眉毛上透乾坤、下透黃泉，須彌塞卻汝咽喉。還有人會得麼？若有人會得，拽取占波國，共新羅鬥額。」

師云：「上南京船，往福建去，北京人來，為甚麼不得江西信？試道看。」

風穴延沼禪師，上堂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帖。於此明得，闍黎無分，全是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即是闍黎。闍黎與老僧，亦能悟卻天下人，亦能瞎卻天下人。欲識闍黎麼？」右邊一拍曰：「這裏是。欲識老僧麼？」左邊一拍曰：「這裏是。」

師云：「喫官酒，臥官街，當處死，當處埋。妙手何須誇板拍？三台須是大家推。」

明招德謙禪師在疾，一日，國泰深和尚來問疾，侍者通報云：「深師叔來。」明乃令請入方丈，明曰：「阿哪！阿哪！深師叔救取老僧。」深云：「和尚有什麼救處？」明舉頭一覷，云：「咦！眼子烏啐啐地，依前是舊時深上座。」乃回身面壁，便不相見。

師云：「高聲喚侍者拏湯來。」復云：「苦哉！屈哉！」

明招與僧擁爐，僧問：「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所到。那句是主，那句是賓？」明指火爐曰：「與我向此中拈一莖眉毛，得麼？」僧曰：「非但學人，盡大地人喪身失命。」明曰：「汝因甚麼自把髻投衙？」

師云：「前不搆村，後不搆店，且幸留得箇火爐子。」

招慶道匡禪師，於中路按拄杖問僧云：「上窟泥？下窟泥？」僧云：「上窟泥。」招打一棒。又問一僧，僧云：「下窟泥。」招亦打。又問明招，招放下泥擔叉手云：「請師鑑。」招便休。

師云：「上窟也打，下窟也打，放下泥擔便休去，好不了事。且道是賞伊？是罰伊？若撿點不出，也與你一拄杖。」

大龍智洪禪師，僧問：「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龍曰：「山花開似錦，澗水碧如藍。」

師云：「試問大龍還曾夢見堅固法身麼？」

廣德周禪師因僧問：「教中道：『阿逸多不斷煩惱，不脩禪定，佛記此人成佛無疑。』此理如何？」廣曰：「鹽又盡，炭又無。」曰：「鹽盡炭無時如何？」廣曰：「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

師云：「不是問津來洞口，安能遊遍武陵春？」

洞山守初禪師參雲門，門問：「近離甚處？」初云：「查渡。」門云：「夏在甚麼處？」初云：「湖南報慈。」門云：「幾時離彼？」初曰：「八月二十五。」門曰：「放汝三頓棒。」初明日卻上問訊：「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甚麼處？」門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初於言下大悟。

師云：「雲門到這裏也把不住，使人上頭上臉會見，老胡一枝掃土而盡。」

洞山初示眾云：「言無展事，語不投機，乘言者喪，滯句者迷。於此四句語中見得分明也，作箇脫灑衲僧，根椽片瓦粥飯因緣，堪與人天為善知識；於此不明，終成莽鹵。」

師云：「夜夢不吉，題破在壁。君子讀過，化為大吉。」

洞山因都監大保問：「眼處入正受，諸塵三昧起。此意如何？」洞山云：「洞山茶碗裏有太保，太保茶碗裏有洞山。」太保無語，卻將此語問谷隱。隱云：「不落無言說。」問延慶，慶云：「喚甚麼作三昧？」

師云：「一箇老婆禪、一箇新婦禪、一箇女兒禪，總被太保折倒了也。」

奉先深禪師，同明和尚到淮河，見人牽網，有魚從網透出，深曰：「明兄俊哉！一似箇衲僧相似。」明曰：「雖然如此，爭如當時不撞入網羅好？」深曰：「明兄！你欠悟在。」明至中夜方省。

師云：「一年被蛇咬，三度怕爛草。」

首山省念禪師，因僧問：「如何是佛？」山曰：「新婦騎驢阿家牽。」曰：「未審此語甚麼句中收？」山曰：「三玄收不得，四句豈能該？」曰：「此意如何？」曰：「天長地久，日月齊明。」

師云：「欽深淵默漆雞頭，大將軍除壁虱。」

龍濟紹修禪師示眾云：「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是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此語具一理二義。若人辨得，不妨於佛法中有箇入處；若辨不得，莫道不疑。」

師云：「辨得來也是艸裏漢，辨不來也是艸裏漢。龍濟不敢批評，請自領去。」

法眼禪師因僧問：「聲色兩字，甚麼人透得？」眼即謂眾曰：「諸上座！且道這僧還透聲色也未？若會此僧問處，透聲色也不難。」

師云：「平地上死人無數。」

石霜諸禪師問英首座：「近離甚處？」英曰：「金鑾。」霜曰：「去夏在甚處？」英曰：「金鑾。」霜曰：「前夏在甚處？」英曰：「金鑾。」霜曰：「先前夏在甚處？」英曰：「和尚何不領話？」霜曰：「我不能勘得汝，教庫下供過奴子來勘。且點一碗茶來，與汝濕口。」

師云：「石霜不柰這擔板漢何，只得打箇懸空觔斗？何不與渠本分艸料，趕出山門？絕教渠一世向金鑾坐著。」

大愚芝禪師示眾云：「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卻知有。」乃拈拂子云：「狸奴白牯總在這裏放光動地。何為如此？兩段不同。」

師云：「大愚拈箇狸奴白牯，還曾夢見麼？」

大愚因僧問：「通身是眼，口在甚麼處？」愚曰：「三跳。」僧曰：「不會。」愚曰：「章底詞秋罷，歌韻向春生。」

師云：「大愚果有懸河之辨，爭奈這僧無眼。」

舒州法華全舉禪師，到瑯琊覺和尚處，琊問：「近離甚處？」華曰：「兩浙。」曰：「船來？陸來？」華曰：「船來。」曰：「船在甚處？」華曰：「步下。」曰：「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華以坐具撼一撼曰：「杜撰長老，如麻似粟。」拂袖而出。琊問侍者：「此是甚麼人？」者曰：「舉上座。」琊曰：「莫是舉師叔麼？先師教我尋見伊。」遂下旦過問：「上座莫是舉師叔麼？莫怪適來相觸忤。」華便喝，復問：「長老何時到汾陽耶？」曰：「某時到。」華曰：「我在浙江早聞你

名，元來見解秖如此，何得名播寰宇？」琊遂作禮曰：「某甲罪過。」

師云：「妙喜曰：『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二大士驀箚相逢，主賓互換，直下發明臨濟心髓。苟非徹證向上巴鼻，具出常情正眼，未免作得失論量。」復引：「雲門問洞山：『近離甚處？』曰：『查渡。』『夏在甚處？』曰：『湖南報慈。』『幾時離彼？』曰：『八月二十五。』門云：『放你三頓棒。』為證。大慧法眼精明，鑑徹千古，使法華瑯琊輝騰，末後石霜克賓，亦得之以發揚。不合為蛇添足，具眼者試揀點看。」

法華示眾云：「釋迦不出世，達磨不西來，佛法遍天下，談玄口不開。」

師云：「法華龍頭蛇尾。」

天衣義懷禪師，示眾云：「古人云：『五蘊山頭一段空，同門出入不相逢，無量劫來賃屋住，到頭不識主人翁。』有老宿拈云：『既不識他，當初問甚麼人賃屋，恁麼拈也太遠在。何故？須知死人路上有活人出身處，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那箇是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那箇是死人路上活人出身處？若撿點得分明，拈卻炙脂帽子，脫卻鶻臭布衫。」

師云：「辨金鍮，分玉石，還他天衣古佛。不解出身者，不免向鬼窟裏作活計。這裏甄別得出，正好戴卻炙脂帽子，穿卻鶻臭布衫，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

三宜盂禪師語錄卷八

住雲門顯聖寺門人淨範編

山陰嗣法弟子祁淨超較訂

頌古

世尊初生，雲門太平。

韓侯開國已多謀，豈憶邦寧將不留？堪笑雲門誠厚面，自添脂粉不知羞。

世尊拈華，迦葉微笑。

杜鵑飛入春園裏，穩蹋華枝零碎語。林間驚起昔愁人，眼看華枝淚如許。最難舉，東土西天驟紅雨。

五通仙人問那一通？

那一通，你問我，猢猻上樹偷生果，滿口嚼得不甘香，眼裏耳裏都是火。忽然撞著看園翁，沒處躲。

女子出定。

玄石一醒醉三年，妻兒抱首哭蒼天，饒君題盡招魂賦，落得安閒自在眠。文殊智，罔明賢，出入如何得話圓？春光不改東風面，惹得江南啼杜鵑。

金剛經以今世人輕賤三句。

抱璧投秦定國謀，指瑕多為易城羞，歸來不失荊山寶，明月清風滿御樓。

楞嚴經見見之時四句。

九里松風天竺路，十洲月上珊瑚枝，此來山水連天碧，正是吳江楓落時。急著眼，莫差池，此事如何說與知？玉鷺飛歸蘆荻渚，芙蓉寂寞秋光遲。

聖女三般物。

髑髏遍野實堪嗟，拈著無端變作蛇，能是女郎機更捷，解從石上插成華。

殃崛尊者救產難。

廚下嫂，堂上姑，不是家親，誰敢相呼？平心等視，失卻宗圖。咄！莫謂六橋花爛熳，須知春色滿皇都。

冰挾蝦蟆，火飛蝴蜨，柳絮愁霜，荷花愛雪。要得燕國寧，太子入秦質。

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

六祖風旛、雪峰與棒。

一點私情奈得羞，也曾漏泄在君侯，病軀正值春三月，華落華開總是愁。

一祖安心。

教子番成不克家，無端清眼見空華。當時若不來茲土，連璧如何得有瑕？

國師無縫塔。

月照蘆華，霜風凜冽。漁歌一曲滄浪裏，芙蓉秋老寒江側。

洞山寒暑。

畫閣鐘沈隔亮紗，梧桐微映月痕邪。海棠春暮成狼藉，風打停舟起浪華。

經首字。

以字不成，八字不就，乍看是豈，細讀如豆，不若兩宜，剜襟續袖。

德山托缽，巖頭末後。

榴花紅似火，芙蕖飄暗香，夜來風雨後，零落滿池塘。三年活，甚參商，令人錯憶修文郎。

洞山麻三斤。

龍鱗獨角碧麒麟，火眼流光若電新，金鎖玉欄留不住，夜來飛上紫霄宸。

敲空有聲，擊木無響，喘月吳牛，得珠象罔。不必如之若何，豈用心思意想。直底直似彎弓，曲底曲如秤幹。棒打石人頭嚗嚗，短倖底安能漏網。

興化擯維那。

蒼天！蒼天！長底搆不著，短底探過肩。漢王滴淚斬丁公，東方朔割肉而傷廉。王彥方德被鄉井，感得盜牛人守劍之虔。

趙州勘婆子。

趙州勘破婆，羲之好養鵝，白毛浮綠水，紅掌撥清波。

百丈野狐，黃蘗赤鬚。

黃連性苦，甘艸性甜，不落不昧。窮漢賭錢，贏得五百，輸了一千。岳陽樓上春風煖，為看桃花自卷簾。不向驪龍求夜光，野狐之說成商量。可憐一段天機錦，裂碎人間作小裳。落不落，昧不昧，春風一曲薔薇醉。

溈山、仰山摘茶體用。

只得用不得體，沙裏無油卻有水；只得體不得用，龜毛拂子三斤重。放子三十棒。呵呵呵，衣羅孃子自言俏，三度下堂呼婢子。

國師三喚侍者。

端陽解粽，中秋步月，不是好事，應箇時節。彭祖奇壽八百歲，有話不對妻兒說。

三呼侍者，弄巧成拙；侍者三應，自失一橛。天上月圜，人間半月，有恩難報，朝提暮挈。復云：「咄！」

趙州鬥劣不鬥勝。

得便宜底常帶羞，贏官司底常叫屈。為甚如此？小雪見雪囤，米底折一橛。

黃龍三關。

我手何似佛手，鼻頭底下是口？若不是王老師機，關險些兒證貓成狗。

我腳何似驢腳海？龍王昨夜惡發，連下了三日三夜，石烏龜幾希曬殺！

人人有箇生緣，不是花邊是柳邊。呂洞賓岳陽三醉，張果老騎驢上天。

靈雲見桃花悟道。

一分春色一分華，卻笑靈雲眼翳沙。假若鄙夫無識見，定知田服是僧家。復斫額云：「囚。」

子湖狗。

子湖狗，竹響風過便哮吼。取人心，取人首，衲子望崖俱卻走。縱使當時不渡江，也被攔胸傷一口。為甚如此？駿騠原不受人驅，司夜韓盧隨處有。

趙州佛性有無。

狗子有，賣扇老婆日遮手。狗子無，種瓢先得喫胡盧。天稟原來各不同，盧仝不飲劉伶酒。

乾峰舉一，雲門出眾。

桃如是紅，李如是白，雖則各無言，一一依時節。鳥飛空而無蹤，魚行水而不轍，非因緣之他宗，非自然之邪說。問取露柱燈籠，有口兩難分別。

疏山造塔，羅山著語。

一文錢，紛紛葉落正秋天。兩文錢，水光山色楚江邊。三文錢，杏花如雨柳拖煙。不若南陽無縫塔，官家親為發工錢。至今獨鎮乾輿裏，山海悠悠月自圜。

船子接夾山。

靈龜拽尾跡偏賒，挂角羚羊事可嗟，不若石人騎木馬，臨宵解轡早歸家。

夾山接洛浦。

沈香亭下醉題詩，寵辱相憐在一時，雲月谿山同有異，終身落魄夜郎西。

臨濟喫棒，悟後還掌。

冶城鞴銕沖牛斗，黃檗偏遭霹靂手。掀翻滄海蹴須彌，陣衄脩羅俱北走。兒孫從此說家風，羅剎江聲日夜吼。

金剛寶劍。

出鞘龍泉覿面揮，臨機正令壯軍威。徒勞擬思難迴互，腥血從茲濺衲衣。

踞地獅子。

鋒牙利爪踞崖前，疊嶂春風華木鮮，香象且無棲泊地，野狐何事得躋緣？

探竿影艸。

水滿平湖月滿川，梢人難自定風煙。要知入海堪行候，且看雲飛出渡前。咄！請下一轉語。

一喝不作一喝用。

電捲星馳難側轉，穿鍼石火休遲眼，吹簫人在畫樓中，華落鶯啼水清淺。

婆子轉藏。

轉全藏，初三月挂梅枝上；轉半藏，春光深入蕉心放。妹嬉尤物能亡國，僊子脩丹在蓬閬，要得公案圜，臭鶻臀揮三十棒。

香嚴擊竹，仰山親勘。

悟在從緣得最親，也勝紙墨遠求人，從茲一擊清風起，翠影蕭蕭拂四鄰。

雲門須彌山。

須彌山，南州之北北州南，腰躔日月天在頂，李四不識問張三，洞庭湖闊連天塹。秋深水色湛如藍。

鼓山箭折。

奪路臨機自得宜，寧知出馬被人嗤？縱然箭折歸城去，不受軍師暗裏欺。凍儂老，有鄉情，黃河千載一時清。果然豹有吞孃志，兩箇黃鸝一樣聲。

瑞巖主人公。

瑞巖老翁，喚主人公，一聲霹靂，打死雷公。

玄沙因我得禮汝。

因我你得禮，對鏡勤梳洗，一箇搽臙脂，二人紅卻觜。

寰中大慈禪師云：「山僧不解畣話，秖能識病。」時有僧出，師便歸方丈。

霜摧秋葉滿秋山，古路無人鳥自還，出谷白雲飛不定，數行征雁影斑斑。

趙州勘二菴主。

有口難言不共戴，趙州陸地善行舟，嚴陵豈肯從君命，穩坐瀟湘明月樓。

趙州云：「佛之一字，吾不喜聞。」

佛之一字不喜聞，長安爭看狀元新，金花親賜金鑾殿，不是當時窗下人。恩可酬，怨難申，面南率土皆王土，易姓良臣便不臣。

黃檗坐南泉位。

陷虎之機，當仁不讓，可惜王老師，輸卻無頭狀。

鹽官犀牛扇子。

扇破之言卻好酬，如何詰著便亡牛？鹽官只為婆心切，彼此都成第二頭。

東寺示眾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劍去遠矣，爾方刻舟。」

水村山郭自成家，前後紅黃四序花，漁舟傍晚不歸去，深樹高棲亂乳鴉。

西園曇藏禪師，一日自燒浴次，僧問：「何不使沙彌。」園拊掌三下。

尋得桃源好避秦，桃花又見一年春，花飛已是隨流水，引得漁郎來問津。

金牛舞飯。

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勢長威獰，黃河盡有通天路，不是其人不敢行。

浮杯和尚，凌行婆來參(至)為人即禍生。

覿面之機，作家頗愛；失之豪釐，汞飛爐內。

後有僧傳至南泉(至)伎死禪和，如麻似粟。

靈龜負圖，兩彩一賽，可悲可痛，失錢遭罪。

一舉似趙州(至)幾喪目前機。

拈得黃金，變成土塊，碧琉璃餅，一錘擊碎。雖然坦途，好生險隘。

道吾雲巖，一榮一枯。

雲巖春色滿皇都，葉落根枯是道吾。還有春秋俱不涉，洞賓腰挂藥胡盧。

丹霞燒木佛，院主墮眉鬚。

丹霞火浴三千佛，院主眉藏五老峰，莫道是非難辯別，有錢何處不春風？

大顛擯首座。

一樣酬機動齒斷，生緣難說共青春，雷同若是登金榜，誤殺英雄沒量人。

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自餘是甚麼碗踶丘。

釋迦元和與佛陀、摩訶嗏達哩娑訶，自餘甚麼碗躂丘。六一居士歐陽修，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

百丈併卻咽喉脣吻。

卻請和尚道，野火燒神離古廟，折角泥牛飛過山，風卷波濤雲渺渺。和尚也須併卻，大雪紛紛正飄擦，藍關欲度馬難行，雲裏僊人綰丫角。和尚有也未？泥塑天王打瞌睡，寒山拾得笑歸來，兩腳何曾蹋著地。

人梅鼠聲。

即此物，非他物，杜鵑啼出猩猩血，行人錯認柳梢頭，春城幾箇知時節。山有谷而藏雲，水有淵而含月。家家地上可栽松，一任枝枝與葉葉。

南泉斬貓，趙州頂鞋。

南泉有擎山之手，趙州有掬海之能。令嚴則佛祖攢眉，法正則四海準繩。分明白日昭昭也，多少愁人暗裏行。

刀頭有物甜如蜜，玅在善嘗不割舌，趙老曾不動鋒芒，爛嚼秋江一片月。

三世諸佛不知有，黧奴白牯卻知有。

三世諸佛不知有，自甘落魄沽清酒，終日昏昏不舉頭，猢猻海底翻筋斗。黧奴白牯卻知有，指揮日月朝東走，端的難謾王老師，癩豬生得子湖狗。

香嚴獨腳頌。

子啐母啄易，子母兩亡難，夜來霜重蘆枝折，鷺鷥對對出沙灘。

鐘樓上唱贊，床腳下種菜。

十字街頭石敢當，離家日久卻思鄉，鱸魚畢竟江南美，蓴葉浮波橘正黃。

漸源覓靈骨。

敗子當時不做家，卻來洪浪汰金沙。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華入牙。鍼芥不入何處覓？銕鎚煮出黃金汁。秦皇暴虐好焚書，土壁泥牆幸收得。

大死卻活，侯黑侯白。

此事誰言調不同？原來到處有春風。作家彼此皆堪賞，竹杖投陂化作龍。識藥忌，正宗風，可知版蕩出英雄。

興化打中間。

古廟裏，堪避雨，白日休言曾見鬼。柳條芳艸一時新，池塘香透荷華蕊。

桐峰大蟲。

山裏大蟲山裏吼，借你拳頭築你口，丈夫氣寓信如王，豈肯輸人甘落後。賊賊賊，喜底是風，怨底是雪。

巖頭四藏鋒：一、就事藏鋒。

就事藏鋒理不詮，秖於事上用綿綿，黃鸝不為貪華住，飛入橋西楊柳煙。

二、就理。

就理藏鋒理最真，晴空無地著纖塵，鷺鷥夜宿蘆華裏，秋水秋光一色新。

三、入就。

入就藏鋒理事全，白雲飛起正晴天，青猿攀折香梨樹，萬水歸江月滿川。

四、出就。

出就藏鋒事理融，一輪紅日正當空。龍吟虎嘯宣何旨？木馬泥牛調不同。

雪峰南山鱉鼻蛇。

好條蛇，誰解弄？動著驀然生罅縫。長慶老，不惜命，出向人前誇口騁。雲門拄杖似縣弧，玄沙所貴言前定。象骨山高艸最深，如何能得免蛇侵？鋒牙吐毒氣熏天，龍甲金精千百變。學禪翁，須子細，十二時中切須避，些些失照便遭傷，鮮血淋漓腥滿地。

曹山井覷驢。

驢覷井，尊中錯認弓蛇影；井覷驢，滾油鐺裏煮醢雞。兩重公案一般參，莊周蝴蝶二俱宜。春回是處難藏隱，瓊林華發珊瑚支。

禾山四打鼓。

嵇康精於鍛，馮婦善搏虎，紛紛衲子用心求，爭似禾山解打鼓。君不見，有條攀處便攀條，黃帝以蹴鞠而練軍武，擬求禪道佛法，高聲云：「苦！苦！苦！」

雪峰火焰，玄沙王令。

一番提起一番新，續火傳薪用得親，二老欲思重話會，佛前銀燭笑頻頻。阿呵呵！荒田沒人耕，耕動便來爭。

長慶二種語，保福喫茶去。

如來語，無二說，稜公何苦霜加雪，兒啼不止無柰何，笑指精金即黃葉。二種語，喫茶去，奪得錦袍稱及第，稜公稜公休耳聾，一輪月上海門東。

雲門對一說。

對一說，較奇絕，白額大蟲新出穴，風行艸偃吼如雷，牛羊不見流鮮血，韶陽老，失一橛。

玉不雕而有文，空已印而成訣，寶軸盈海藏龍宮，金章與法界齊說。四十九年，波翻海口，三百餘會，長空滿月。只為逗教關機，失卻從前一橛。對一說，萬里一條銕。

雲門倒一說。

倒一說，難語決，鏤塵析縷重重說，雲起南山雨又來，大抵不是晴時節。白白白梅花，香冷霜天月。

雲門倒一說，臨濟白拈賊。虎養豹須防，獅子解反擲，月落潭有聲，花飛侵艸色。柄殺活之威，得權衡之訣。倒一說，趯倒繫驢橛。

雲門六不收。

金木水火土，西天人打鼓，驚動海龍王，苦苦苦，水晶宮裏日方午。

雲門日日好日。

日日是好日，何勞魏闕頒春曆，古今晷運送春秋，虛空畫出龍蛇跡。山蒼蒼，水滃滃，西江一口從容吸，南高峰瞌睡了一生，錯計小盡無三十。

雲門顧鑒咦。

已入吾門不再三，祇於顧處越重關，可憐擬議成塗路，要轉靈機直下難。

法燈西來意。

版齒毛長白醭生，嘮嘮猶說繼傳燈。要知世代金輪子，不受台銜俊髦稱。

倩女離魂那箇真？

離魂倩女忽還家，堂上相逢不較些。月下錯驚梅蕊落，原來上下一枝華。

玅喜問僧：「五祖道：『趙州狗子無佛性，也勝貓兒十萬倍。』如何？」僧云：「風行艸偃。」喜云：「你也不亂道，卻作麼生會？」僧無語。喜云：「學語之流。」便打出。

狗子勝貓十萬倍，金毛獅子艸裏擂。艸偃風行不亂說，玅喜大似白拈賊。學語之流正好打，囌嚕嗦唎吽泮吒。

竹篦子。

推位讓國，有虞陶唐，始制文字，乃服衣裳。此去三千里外，切忌舉著，為甚如此？不見道：「雲騰致雨，露結為霜。」

鎮州蘿蔔。

鎮州蘿蔔青州棗，萬物無過出處好。爐裏煉底不是精金，綈箱畜者還非至寶。趙州本為定干戈，惹得烽煙雲嫋嫋。

雲門乾屎橛。

雞冠華，當當頂上胭脂搽，秋初夏末紅滿園，卻被杭州城大井巷裏張媽媽家，滿頭插得向人誇，高聲唱云好刷牙。

仰山明珠。

師子兒，善哮吼，明珠不惜當人剖。匠石斫堊兮運斤成風，良庖解牛兮曾未傷鋒犯手。能明能暗兮黑月白月，有擒有縱兮烏飛兔

走。超群還說石崇家，顧指揮珍八百斗。

雪峰三相見。

相逢不在望州亭，相見何曾在僧室？杖頭果若有餘錢，莫愁天下無相識。烏石嶺上，閒雲濃淡，太華山頂，秋風蕭颯。南嶽天台覿面逢，高拱手兮低作揖。

馬祖一喝，百丈耳聾。

霹靂一聲天地開，銀山鐵壁已成灰。誰言毒鼓無消息，百丈魂褫當下薤。有機用，絕安排，電光影裏雨華來。江西從此宗風立，法令嚴行遍九陔。

平常心是道。

古今天地乾坤，來往星辰日月，寒則寒殺閻黎，熱則閻黎都熱。山高翠嶵，雲霄水遠。滄茫不輟，春回是物。生光柳絮，紛紛似雪。

雲門胡餅。

聞聲無道悟，睹色無心見，一箇銕囫圇，大地成一片。細讀寒山詩，飽喫青州麵，觀音買胡餅，青天飛閃電。

龍牙二鼠侵藤。

二鼠齧枯藤，渠儂善隱身，天寬覆不及，華開不遇春。胡僧無覓處，佛眼覷難真，龍牙機辯捷，一語見君臣。

審卞倉僧問佛法大意，貧兒抱子渡，恩愛競隨波。

滔滔雲影共天流，切骨恩情不忍投，兩岸蘆華飛玉蜨，半江秋色一腔愁。

玄沙三種病人。

閉門打睡艸萋萋，客到何妨三轉泥？若肯同居分脫粟，自家有病自家知。

鳥窠吹布毛。

長林幽鳥謾嘈嘈，嫩柳臨風舞翠濤。富貴春城誰不愛？引人徐步上林皋。

高峰無夢想主人公。

青年負俠骨，操鎚擊秦主。臣事漢高王，報韓心未死。定鼎戮力非臣功，挂冠辟穀歸赤松。阿呵呵！垂條春曉水西東，十二樓臺路路通，所愛風光只如此，一谿流水落華紅。

高峰枕子墮地。

富春居士釣江磯，得味無如茹蕨薇，不意羊裘囊穎露，動他星象宿宸圍。枕子落，夢初歸，月照梅花淚溼衣，丈夫心事誰相委？白雁數行霜夜飛。

西院兩錯。

獅子反擲，象王迴踽，孔夫子失了仁義禮智，卻是他自家言語。羿之妻，竊得一丸靈藥，倒做了月中之女。瑯琊覺，法華舉，匝匝清風遍寰宇。錯錯錯，不須提起。

深明二上座見捕魚。

漁歌一拍蘆華雨，鷺鷥驚入秋煙裏。向來羈宦長安遊，此幸承閒步清滸。蘇公蘇公刎頸交，如何艸具酬知己。

香巖上樹。

月色遲遲舞鶴橋，香嵓公案利吹毛。當時祇道簪纓美，誰識孫登一嘯高。出其類，在吾曹，拈來瓦礫等瓊瑤。莫從樹上尋消息，聖主何曾一姓堯？

父母未生前。

父母未生前，無星秤子兩頭縣，莫從傀儡尋消息，須知定有裏頭牽。栽五柳，憶陶家，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華。

五位偏正(有序)**。虛空著色，畫出劫外真容；白日挑燈，照見當時面目。如劫前未兆，可以墨上加煤；事落今時，難辨雪中有粉。故知言無其言，鼓橐籥之宮商；事無所事，敲秋雯之髓骨。惟證據者知之也。**

正中偏，秋光雪影楚江天，寒鴻不到蘆華岸，隱隱山河色未全。
偏中正，嬰兒白髮羞窺鏡，梅華雪裏最難分，烏鴉點破寒光印。
正中來，泥牛蹋破石蒼苔，鳥飛雖到華枝上，啼盡春情不染埃。
兼中至，露刃交鋒撤紅幟，揮戈指日戰猶酣，劍去刀來善周致。
兼中到，庖丁善得屠牛道，一般鋒刃用來殊，不落庸情方得玅。

荅即念法姪夢話二十二問并頌。

問：「如何是佛？」荅：「猢猻喫苦瓜。」

怨家生劫難回互，卻遇雲門恨轉賒，滿身有口難分說，餓久猢猻喫苦瓜。

問：「如何是法？」荅：「閫外將軍令朝中天子宣。」

塞外將軍令最嚴，朝中誰敢悖君宣？如今海晏河清日，處處謳歌樂舜年。

問：「如何是僧？」荅：「錫杖撥開金世界，袈裟斜搭晚來雲。」

錫杖撥開金世界，袈裟斜搭晚來雲，異時展缽吞銅汁，帶角披毛共一群。

問：「如何是法身？」荅：「瞎子不眼華。」

瞎子從來眼不花，騎牛終日不還家，谿邊捉得烏龜子，產下高飛赤老鴉。

問：「如何是透法身？」荅：「騎驢上火牆。」

騎驢上火牆，蘇武牧羝羊。昔時人已老，歸家笑一場，驚走新媳婦，東山水上行。

問：「如何是向上事？」荅：「今歲天多雨，米價不如常。」

問予向上事，老鼠喫生薑，今歲天多雨，米價不如常。

問：「如何是向下事？」荅：「愁殺李將軍。」

手拈黃葉笑殷殷，為止兒啼喚作金。烽煙未息邊多事，一時愁殺李將軍。

問：「如何是最初句？」荅：「嚼飯餧嬰兒。」

少林面壁強安排，多少英雄掘地薶，識破英雄關捩子，何須沈醉舞三台？

問：「如何是末後句？」荅：「屋裏販揚州。」

掣電之機亦強為，只祈當下自知歸，西施若不來吳國，勾踐如何霸九畿。

問：「如何是道？」荅：「猛虎掛金鈴。」

石女秋深夜擊磍，方知枯木裏龍吟。原來祖道無他故，只要檀郎認得聲。

問：「如何是禪？」荅：「迷人不問路。」

困人窗下憶鵬程，豈道詩書不誤人？相思何事關情急，一樹桃華幾度春。

問：「如何是宗？」荅：「教書不識字。」

宗緒繇來立祖翁，各隨門戶顯家風，奈余邋遢居村里，數樹春華幾樣紅。

問：「如是日用事？」荅：「新婦下廚房。」

紫芋新煨午膳香，隨緣事事得尋常，泥牛從是歸滄海，展腳高眠折腳床。

問：「如何是衲僧巴鼻？」荅：「湘江水倒流。」

不因吸盡西江水，那得中峰向下垂？可惜至今無定跡，依俙拈作雪峰蛇。

問：「如何是衲僧拄杖子？」荅：「窮漢哭家親。」

一條白棒，專打龍象，佛祖若來，當仁不讓。無根無枝，難比難況。有人問我是何宗？秋高月照梧桐上。咄！又道難比難況。復云：「參。」

問：「如何是洞上五位？」荅：「除夜舊門神。」

君義臣忠，父慈子孝，要嫁竹夫人，土地前討笤，報道石幢子，生來多不肖。且道侍奉一句又作麼生？若還借借終不玅。

問：「如何是三要？」荅：「棺材屋裏掛鍾馗。」

大蟲帶紙帽，驚人又好笑，老鼠打壁洞，貓兒愛鑽灶，為甚如此？不見道：「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問：「如何是三玄？」荅：「啞子看西廂。」

第一玄，月落不離天；第二玄，姜維一計害三賢；第三玄，繡鍼眼裏打鞦韆。第四玄，自笑云：「多了一玄了。」呵呵呵！關主鬍須落半邊。

問：「三玄三要，是同是別？」荅：「閉眼食蝸牛，一場酸澀苦。」

若道同十箇，駝子各有宗；若道別紛紛，大雪難分說。癩子唱箇謊山歌，碧眼胡僧都結舌，我也似矮子看戲，你若笑時我眼熱。

問：「如何是四料揀？」荅：「西湖猶說林和靖。」

奪人不奪境，謝隱山華開似錦；奪境不奪人，汝州山畔楚王城；人境俱不奪，洪都江渚滕王閣；人境兩俱奪，塞外將軍無勳爵。祖翁立此別邪宗，等閒漏網成虛謔。

問：「如何是四賓主？」荅：「華子拜財神。」

賓中賓，抱璞投人不賞音，多少夜明簾外過，頑銕如何點作金？賓中主，是誰能敢鋒前語？二月寒風愁殺人，宇宙橫行難伴侶。主中賓，秋風吹起海天雲，當鋒寶劍吹毛利，若箇龍門運斧斤。主中主，脩羅趯倒須彌柱，四海波翻怒不休，此來失卻金師子。滿腔心事語人難，空向松窗耐歲寒，主主是誰相續得？賓賓錯認失邯鄲。主賓彷彿門庭事，賓主依俙悟後看。豈是強猜心意識？珠圜不撥自周盤。

問：「如何是九十七圜相？」荅：「狗不咬家人。」

圜相有六，所謂〇相，曰暗機、曰義海、曰意語、曰默論，曰回互。咄！住住住！恁麼說話，好似數他家寶，祖師門下有甚交涉？阿呵呵！且道笑箇甚麼？不見道：「將酒酬人意不差，靈龜特地自生嗟。暗機夜奔文君女，義海難明鱉鼻蛇。」問荅不搖三寸舌，有言何必五乘車？眈原遠授手，緜茲各一家。

烏石因雪峰扣門，石問：「誰？」峰云：「鳳凰兒。」石曰：「作麼生？」峰云：「來啗老觀。」石開門搦住曰：「道！道！」峰擬議，石托開，掩卻門峰住後，示眾云：「我當時入得老觀門，你這一隊噇酒糟漢，向甚處摸索？」

鳳凰兒，善錐啄，烏石峰頭雲漠漠，翻騰碧浪覓金鱗，幾箇解尋師子躅。悔悔悔！恨不當時下一錯。

古德喫油餈。

日上扶桑遍界暉，竹林新汲啟柴扉。問津小艇偏多語，逗得郎君笑眼微。

頭上花枝照酒卮，酒卮中有好花枝，身輕與世太平日，眼見六朝全盛時。

三宜盂禪師語錄卷九

住雲門顯聖寺門人淨範編

山陰嗣法弟子祁淨超較訂

佛祖歷傳像讚

毘婆尸佛

世種剎帝利，受身了無相。母槃頭婆提，以幻出諸幻。不動遍塵剎，至尊以化王。復以一微塵，含攝蓮華藏。華藏復有塵，海會亦無量。是處寶莊嚴，幻出諸形像。世界與眾生，幻師心所創。試覓幻師心，漚華起洪浪。漚滅惟虛空，明月來青嶂。

尸棄佛

明相與光耀，表世彝倫道。一坐分陀利，始唱通別號。七眾如雲驤，初會即申誥。聚業如聚沫，隨心妄顛倒。禍福緣善惡，顛倒心所造。心如風過枝，風息但虛竅。七浪依境風，智海成浩浩。智不得有無，悲願隨所好。說法終三會，晴空起雷瀑。

毘舍浮佛

居城無以喻，況復慈尊也。命世須有緜，坐娑羅樹下。訓爾身心空，猶吾假四大。汝固執有身，散壞亦可詫。更執心不滅，離境胡為者。心境與罪福，空花一開卸。何須問開落，一悟出長夜？吾父名善燈，吾母稱戒奼，世幻出世幻，鬱多摩侍者。

拘留孫佛

一會一彈指，一悟人四萬，同證金色身，一濟菩提岸。佛身無實身，佛幻是人幻，生佛身心空，吾道以一貫。我無授汝記，汝亦不須讚，是汝本有之，一鑑森羅判。我坐尸沙樹，花開正爛熳。法法本天然，何物為羈絆？說是法要時，天女持花散。

拘那含牟尼佛

煩惱及菩提，一智無二智，說法清淨城，惟此無二事。垂髮與火輪，翳眼心之使，了妄不從心，當下偷心死。文殊試仗劍，如來豈能弒？如彼夢中人，殺盜與婬肆。既已違條律，怕怖有追吏。忽焉從睡覺，業性了無恃。雲綻見青天，虛空無姓字。

迦葉佛

種姓婆羅門，亦住波羅國。眾生性清淨，誰為汝桎梏？神珠原不染，併復離罪福？試取道中泥，梵相金莊簇。像壞復為泥，成毀在倏忽。成既不為淨，毀亦不為濁。猒喧而取靜，所以為獨覺。常御白牛車，寶所可托宿。尼拘律陀樹，永劫為覆育。

釋迦牟尼佛

現生迦維羅，以手指天地，受請淨居天，龍馬逾城去。一睹長庚星，超然登寶位。且著垢弊衣，鹿苑談四諦。迦葉現傳衣，彌勒當來記。娑羅雙樹間，去住作遊戲。一自拈花來，虛空用繩繫。此土沐弘恩，起自漢明帝。東震古聖賢，是誰傳舍利？

一祖摩訶迦葉尊者(西天初祖)

可令法久住，篤行第一義。身衣糞埽服，隨身十八事。全體閻浮金，衣罽黃金悴。金棺示雙足，如來意已至。瓦缽金襴衣，大法之所寄。解行鳥二翼，法眼愈精睟。阿難漏未除，不得入眾位。一激而果成，安非師所厲。雞足有龍眠，脈脈啟靈瑞。

二祖阿難尊者

如相擬如來，為佛之從弟。寶缾貯甘露，曠劫備明慧。以弟而事兄，佛裔飲光裔。剎竿既倒卻，春風起棠棣。如何水潦鶴，取與正法戾？摧邪即告寂，國主為零涕。地震吼江海，聞見輒悲殪。金色殑伽河，分身竟長逝。聞聞非反聞，虛空始落地。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

師生應奇讖，岩麓生瑤艸。服餌衣雲霞，清虛住蓬島。顧命受恒河，頓契如來道。梵室據龍宮，化風正浩浩。鞠多小侍僧，一老一

不老。授法即深隱，隨身一缾藻。鞠多鳥集樹，徒眾多潦倒。復現龍奮迅，斷彼諸煩惱。火化入三昧，舍利為世寶。

四祖優波鞠多尊者

十七證十力，道震魔軍怖。三尸酬瓔珞，群魔罷牴牾。石室籌化機，奚不怕沙數？香眾長者子，不與羊皮伍。數語代懸金，即為授剃度。汝父夢金日，大法之園圃。心法本諸法，我悟契汝悟。踴身虛空中，竟趨涅槃路。闍維用室籌，雲散陰風暮。

五祖提多迦尊者

巍峨大寶山，鳴泉湧香玉。山生照乘珠，泉明落清旭。法源與靈嶽，何期出常俗？於時遵導師，吾師住身毒。法緣將有待，仙子來焦沃。同師大梵天，彌遮備陳告。曾憶阿私仙，記我受師最。八千艸衣人，一時敘齒錄。法藏得斯人，前後光明續。

六祖彌遮迦尊者

大法係一身，所關亦以大。深山友麋鹿，豈慮不測禍。兢兢履先訓，所念在良佐。雉堞有祥雲，不惜風塵播。闐闐有人焉，提樽欲前過。逆問自何來，邂逅為倡和。我名婆須密，世係頗羅墮。師資俱秉記，是以相克荷。試觀末法流，青蠅溺於唾。

七祖婆須密尊者

我初未入道，或吟或狂嘯。壺中別有天，誰識壺中妙？無羈赤梢鯉，亦上彌遮釣。竟爾改前轍，遵奉如來詔。聲化摩羅國，慧光爍微爝。須知鸞鳳鳴，豈是尋常調？平居常在定，屹然若山嶠。諸天復哀請，定中現微笑。更作最後談，從茲歸寂照。

八祖佛陀難提尊者

頂有肉髻相，復姓瞿曇氏。辯才可萬敵，轉折了無匱。師事密多尊，庶幾可無愧。領徒以行化，所到即豎義。偶睹白光下，當有大乘器。伏馱年五十，與世迥相異。親既非我親，道復何所事？汝智汝心親，悟此無二致。繩繩甘蔗種，永永為標幟。

九祖伏馱密多尊者

昔者不能言，說法遍天下。避穢不他適，道行已無價。自誇者不行，多言轉多詐。斯宗貴默證，三藏可以謝。肘後懸靈符，印度為設化。嗟彼香蓋子，處胎六十夏。此兒非常兒，與吾可並駕。試與授毘尼，戒珠光照夜。一箭中一群，從此不須射。

十祖脅尊者

師生周一甲，精進無倫匹。定慧為園苑，脅亦不至席。龍頭屬老成，何須問文質？寧有躋祖階，唐喪此白日。茲地當有異，指處變金色。少頃長者子，合掌於前立。我住如無往，我與佛相秩。說斯法要時，金光相奭奭。如以印印空，豈是從門入？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

生緣華氏國，與佛同世譜。脅師針芥投，遂爾繩幹蠱。尋詣波羅奈，一發千鈞弩。正值馬鳴師，相與展旗鼓。問佛惟一體，佛豈有行伍？木義鋸義解，聞之便蹈舞。乘先而啟後，轉轉相跨釜。記來六百年，若子即若祖。願海既無涯，相為濟群苦。

十二祖馬鳴尊者

尊為毘舍王，復化為微類。彼馬亦何知？長鳴若嫵媚。玅論建高幢，用以摧邪魅。果有魔幻興，少以神力被。魔悸已難支，復形求懺悔。懺已盡歸命，得與旃林位。乘戒兩俱優，幸聞無上義。付受居大定，龍奮迅三昧。定中現紅輪，金鵬一展翅。

十三祖迦毘摩羅尊者

術精異論師，力能攪滄海。就正三千人，悉被慈悲鎧。一聞心海法，方知有真宰。印度遇檀越，太子雲自在。請供於青宮，佛戒不敢怠。北山有禪窟，竟爾登隗嵬。毒蟒氣如煙，殊不撓神彩。蟒復作人形，深悔先世罪。師枉欲棲錫，龍樹最爽塏。

十四祖龍樹尊者

山北大樹王，垂蔭覆原野。龍神被其化，豈曰竊名者？大蟒亦有靈，俛首受鑪冶。岩曠集異類，到者亦以寡。身雲而法雨，隨機若餅瀉。聿來大導師。負圖藉龍馬。遂作月輪形，無言譚般若。月下惜花人，提婆尊者也。造論熄左道，月上秋風灑。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

瓦缽貯新泉，金針刺輕縠。水月幸冥契，瑤光映寒綠。春風長者園，池上花如簇。芝菌生幽香，比丘亦報木。宿緣殊可徵，捨子供簡牘。隨至巴連城，異教為窘蹙。手持金錯旛，立論數反覆。邪不能干正，望風盡欵服。尋復放身光，竟趨寂光域。

十六祖羅[目*(危-(夗-夕)+矢)]羅多尊者

宿符為教主，世尊有親記。聞法捨塵鞅，受授始染薙。雖生迦毘羅，應緣室羅際。奇哉金水河，五佛舒光麗，依光溯其流，果有賢者憩。論空奚身心？復以金井說。既爾定師資，亦復了夙慧。擎缽至梵天，香飯開明叡。我師南天竺，吾子娑羅帝。

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

儲位宜青宮，七歲而猷世。說偈懇后王，請遂多生志。王命就宮居，禪寂而不寐。一夕乘異光，竟爾飄然避。巖下惟禪那，身與土木類。頂巢而膝蘆，星霜十餘祀。羅[目*(危-(夗-夕)+矢)]遠方來，定起兩相視。於斯有人焉，請為如來嗣。攀樹而立化，就樹為塔寺。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

童子之所之，常有紫雲蓋。手提大圓鏡，晶光無內外。問年言百齡，不識何三昧？出自鬱頭藍，難提亦叵奈。殿角戛鈴聲，出語有兼帶。傳持繼上乘，青絲質方艾。穎囊既披露，便乃吹螺貝。教被月氏國，月鏡此幸會。定裏騰紅光，竟爾焚其蛻。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

閉門以拒客，開門續祖燈。紹隆應嘉運，月邦一箇僧。復示闍夜多，善惡繇業興。我昔自在天，遇物起愛憎。緣是謫忉利，復聞最

上乘。惟爾常縈疾，可以我為憑。業識心為依，心淨業不勝。吾心如皎月，雲散而水澄。告寂自膀面，分光照遠嶒。

二十祖闍夜多尊者

幾微古聖師，啟我淵弘智。照業繁霜日，破癰為利刺。敢以獨善身，怠忽行法施。隨至羅閱城，其中有金翅。一食復不臥，精勵頭陀事。勤苦不明道，難免狂心熾。不慢不須禮，不坐亦不肆。是名平等心，與佛無二致。遍行心頓降，一洗成良器。

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

禮塔求良嗣，雙珠出聖姥。樹此精進幢，末世所依怙。手內有神弓，辯論摧陵侮。寧碎我頭目，無毀我佛祖。我師阿羅漢，出世年十五。得戒大菩薩，礪行良亦苦。後遇闍夜多，一僂復三俯。少生輕慢心，學語之鸚鵡。誠勗摩拏羅，競競法前古。

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

生為國王裔，出世法王子。復化印度王，不愧如來使。吾徒鶴勒那，寶印王所止。欲化且遲往，焚香作符璽。鶴眾禮香光，師亦隨香起。為說龍子因，再示鶴原始。鶴翔而龍潛，報緣固如此。隨流識取性，此是吾心髓。鳴鶴之在陰，吾子和之矣。

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

吾母金色光，夢環喜嘉肇。生而有異徵，無敢忽少小。閈里昧淫祀，童子叱為沼。鄉民呼神童，神亦無敢擾。國王無畏海，迎師以旌旆。日月二天子，謝法騰縹緲。上足師子尊，博識何晶晶？南北貫白虹，請師諭先兆。知難但密示，憂心徒悄悄。

二十四祖師子尊者

聖子婆舍斯，來化罽賓國。復有五禪眾，亦隸緣將熟。聰辨達摩達，於心未膺服。憤悱若不平，迭難何漉漉？耽定為勝乘，安知惟樸樕？於茲雖可裁，祖亦未之錄。童子舒拳珠，豈非有昔夙？外道善嫁禍，師已諳先囑。白乳飛長虹，清風度林木。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

夢劍而師生，師生屈其指。九鼎懸一絲，微師則已矣。有劍但誅魔，有珠尊道紀。師難不能援，弘法足可恥。遂爾避深岩，衣艸掬寒沚。於時弘法者，誰不悲隄蝘。尋思法有屬，不如蜜多子。飲毒試焚衣，邪暴抑至此。蒙難幾兩葉，吾子須自砥。

二十六祖不如蜜多尊者

我是國王子，寧復要外護。所為瓔珞子，是以至印度。長爪老梵志，奴顏以自固。白氣臨休徵，反以妖氛訢。慮王或遷善，移山雪其怒。師指反制之，魔黨不勝怖。王出師同車，瓔珞丐於路。相看敘夙因，還復來相度。勢至即瓔珞，慈雲與甘露。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

韜耀居塵寰，摧辱不與諍。人字以閒名，問姓則同姓。誰知般若師，所履如來行。玉未出荊山，難與石相競。一遇豐城宰，愕然而起敬。南印香至王，奉珠以尊聘。擎珠驗三子，菩提道光映。知是寧馨兒，授以先宗命。金河作二流，兩土分真聖。

二十八祖菩提達磨大師(東土初祖)

法雨自東來，楞伽與貽讖。長夜天將旦，大夢始一震。祖道普通年，梁王爭一瞬。飄然泛一葦，面壁俟神駿。首接可禪師，引臂而迎刃。重法而輕身，果有大乘信，得髓付袈裟，此行不為吝。受毒為傳心，於此我心盡。塔於熊耳山，宋雲嶺頭覲。

二十九祖慧可大師

閒闢首庶物，東土一輪紅。為道而致命，大雪滿長空。日上而雪消，大地瑤光同。少林春始花，誰不藉和風？危哉病居士，傳衣繼祖翁。攘攘義學流，奚不愧斯宗？猜忌挾豪勢，所以外頭凶。晦跡而韜明，屠門酒肆中。辨和翟仲侃，竟作師子蟲。

三十祖僧燦大師

得法且受具，千載而一遇。計功則白衣，論修則病痼。操刀作屠戶，釋刀便開悟。若非頓教師，幾為繩趨誤。來隱皖公山，師年竟以暮。沙彌始十四，伯樂賜一顧。病老與童子，我不知其故。法眼何精明，曾不失晷度。信心既銘矣，秘傳略披露。

三十一祖道信大師

克荷方幼沖，寧不為警惕。擇居以自安，脅亦不至席。珍愛六十年，總以法道惜。吉州興戈矛，弭兵般若力。黃梅梅子熟，小兒獨戲劇。偶與談大道，一悟顯奇跡。斯時應化師，愍物將大奭。太宗政寶御，鳳詔促傳驛。師三以疾辭，赫赫見標格。

三十二祖弘忍大師

破頭山上雲重重，時有道者來種松，青松方毓秀，黃梅產異童。母棄之濁港，肢體花融融，里人相聚歎，相與古聖同。受法而領眾，比師還幼沖，法道此一震，靡不知宗風。神秀七百首，行者勞夜舂，法不先文學，竟爾授盧公。三更潛入碓房裏，曹溪又種破山松。

三十三祖慧能大師

新州困蓬廬，采薪而奉母。客偶誦金經，明星正當午。辭親走黃梅，一似出林虎。問字不識字，問義卻能詁。弘師大無情，領執下廊廡。任舂始八月，一旦受圖譜。守綱混流俗，荷法良亦苦。法性開性法，始獲落僧數。理楫歸新州，一撾退堂鼓。

三十四青原弘濟行思禪師

曹溪分一脈，得髓居首席。我道既坦彝，何處存階級？師弟來尋思，巍然一片石。贈君鈚斧子，西來此舟冊。六世衣不傳，惟道相追繹。神會亦同師，但解振身立。猶各分門庭，真金與瓦礫。請食廬陵米，自然見端的。下世徒窺藩，一津自相隔。

三十五南嶽石頭無際希遷禪師

衡山石可居，便爾寄幻跡。奇哉肇法師，亦解惟心式。乘龜共游泳，我祖道同域。向云石路滑，行者多匍匐。誡爾參同契，光陰莫

虛擲。先佛傳此宗，初不論禪寂，或問曹溪旨，不會者能得。問禪是碌磚，問道是木杙。石路雲門裏，萬古所憑軾。

三十六澧州藥山弘道惟儼禪師

始石頭，終石頭，馬祖山前好放牛，向說三乘十二分，如今繩斷一時休。三條篾，住山去，某甲何人如此住？雲巖道吾高沙彌，枯榮兩是兩不是。聲鐘集眾將法說，經師論師兩俱歇。洞庭雨驟水滔天，此僧可惜不能瞥。化主納疏岳陽回，兩鋌白金是贓物。嫌他逐句弄泥團，看經遮眼眼何別？長嘯一聲天下秋，千山萬山一輪月。

三十七潭州雲巖無住曇晟禪師

百丈二十年，雖僧尚俗氣。只是一味禪，如何不能契？且喜沒交涉，三句外六句。拄杖趁眾散，海兄亦精細。廣南一片石，方知移不去。翻身弄師子，或弄或時置。大悲千手眼，取枕夜展臂。掃地非區區，豎帚第幾義。要見第一月，看取涅槃際。十六月上時，雲散山光霽。

三十八瑞州洞山悟本良价禪師

三十走諸方，和璞待敏手。臨溪一睹影，一笑無何有？始解邈師真，誰為辨妍醜？泐潭初座元，難為師子吼。新豐抽寶劍，通古歸樞鈕。諸方尊洞宗，嘉猷傳不朽。寶鏡受親印，五位為組綬。既爾愍穿鑿，更剪邪見藪。山穨梁木摧，徒然望霄斗。

三十九洪州雲居弘覺道膺禪師

幽州王氏園，產得藍田玉。丱歲便離塵，不習小乘牘。初參企洞山，應對轉轆轤。思大不作佛，住山占一國。累日不下堂，天人供香餗。推挽住雲居，四眾雲簇簇。最爾衣線下，不悟可悲哭。衣錦琉璃殿上行，也須擊碎珍絑琢。鍾王尊禮世世師，那知世世尊吾屬。

四十洪州鳳山同安丕禪師

鳳山山上鳥無巢，無縫塔裏天涯路。日出鳴金雞，月明昇玉兔。青猿偷果客投空，鳥銜花去遊人誤。木童善鄉語，石女易生怒。不若

孤峰挂薜蘿，試看白雲逐飛鷺。短販樵人徒自誇，劍甲未施賊身露。這是同安一隻箭，佛來也不敢當面。箭過問如何，月落後相見？

四十一洪州同安志禪師

驢馬不同鞍，這驢差可轡。踏斷昇仙橋，張果老不會。大雪滿長安，我卻有三昧。多子塔前風凜凜，五老山頭蹄對對。捲起夜明簾，簪纓搖玉珮。萬里和歌謠，塵面得一沫。覓渠遍處不逢渠，款段走入師子隊。目前不現句不迷，嫦娥嫁取月中妹。

四十二鼎州梁山緣觀禪師

和尚家風，益陽春水，白鹿松高，鳥棲花榮。水急魚行澀，松高白雲徒。賊據無生國，久之謀不軌。飛龍居九五，風雲周帝里。炯炯正法眼，燁燁南華裏。祖印豈從蔥嶺來，達磨不過老鬍子。紅鑪焰上條絲縷，靉靆雲中勞屈指。後人邈我真，看取紅鑪裏。

四十三郢州大陽警玄禪師

一語上豐碑，頻伽方出殼。名無翼而飛，道無蹤而嶽。履劍刃輕冰，景行惟卓犖。語路確難陳，淨名居帷幄。師子一嚬呻，五位麟三角。大海飛紅塵，須彌波濯濯。長年不越閫，日中惟一食。耄耋無惰容，危坐崒骨律。法寄遠禪師，不欲授無實。連理棲青鸞，皮履偈親筆。

四十四舒州投子義青禪師

展翅南圖，入華嚴海，夢兆高宗，曇華蓓蕾。浮山分玉玨，師善連環解。秘府出直裰，大陽顏不改。曹溪鉤洞簾，金鳳飛絢彩。高臥圓通席，逢場戲傀儡。威音王一箭，直透千層鎧。借得秦淮月，郢陽光靉靉。彌勒樓中百億日，奪耀輝騰及千載。

四十五東京天寧芙蓉道楷禪師

庭訓遵父規，我是列祖命。再之受師模，我是千佛印。髑髏乾教徹，革囊不足信。表謝紫方袍，孤風亦清勁。違旨下庭尉，敢妄辭

以病。受刑戍遠州，衲子復奔競。一啜與一匙，拳拳法先聖。肅肅而凜凜，一堂風月淨。猶謂慚古人，念之淚珠迸。

四十六鄧州丹霞德淳禪師

擘開宇宙，打破形山，運日月以西行，攝江海而歸一微塵間。千山雪似鷺鷥衣，一輪月上白蘆灣。我宗有語句，金刀剪不開。我宗有玄妙，玉女夜懷胎。我與德山別，還共德山來。梅花樹下梅花影，輕盈香色繞莓苔。十成事，請颺卻，擲地金聲總戲謔。

四十七真州長蘆悟空清了禪師

襌褓何所知？見佛動眉睫。靈鷲一枝花，禪源一滴血。才上缽盂峰，解卻丁香結。四海一閒人，所以號真歇。通身已紅爛，從此口門拙。借火焰而轉法輪，共江山而齊說妙。在一漚前，竟越三祇劫。幻化身，過橋村，酒美虛空身，隔岸梅花雪。窮玄微而失宗，體靈妙而道絕。良久，曰：「紅葉嶺頭風，青松潭底月。」

四十八明州天童宗珏禪師

峨峨太白峰，玲瓏巖上月。一過小白嶺，知君已落節。況復入我門，眼裏著金屑。承君問我道，十字街頭有豪傑。進曰：「如何法隔籬，野菜飛蝴蝶。虛靜斂氛，白雲被寒岫而齧；靈光破暗，明月隨夜船而折。斫額望前山，前山煙似雪。」

四十九雪竇足菴智鑑禪師

圖畫自天開，山僧獨怡悅。瀑布落千尋，仙音廣長舌。象骨山深百怪興，老僧不采徒輕褻。夜來獨自上崚嶒，海濤一捲驚三澌。果是明星也誘人，誰道世尊證寂滅？憶我孩提時，曾解吞熱銕。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一夜落花雨，滿城流水香。山高不宜久立，且歸方丈房。

五十天童長翁如淨禪師

松蘿亮格笑，枯枝落地解[跳-兆+孛]跳。奉黃麻，住雲隩，短販開箱走國賓，滯貨彌天略粗糙。飯飽便弄箸，滿床盡屎尿。天童銕臭老拳頭，打殺參徒稱有道。靈雲見花開，天童見花落。花開一杯

茗，花落初登廣嚴閣，春風勾引鷓鴣啼，蘿葡芋芳糝香藿。文殊智，普賢行，隋珠秦鏡陶淵明，陸修靜酒政茶政。

五十一襄州鹿門覺禪師

接人弄笻竹，汲水用長瓢，路遠艸鞋穿，雲重袈裟潮。蜘蛛吸盡滄海水，蜻蜓翼負泰山高。蜘蛛腸飽蜻蜓重，天網恢恢兩相弄。卻被狂風兩拆開，盧生一覺黃粱夢。始知大地一卷經，孃生大地兩眼睛。經長眼捷日方午，經了睡來枕其股。玉盤金井秋寥寥，後山跳出斑斕虎。

五十二青州普照一辨禪師

主化當青徐，衲子走秦晉，嗟彼乾慧徒，垂茲二百問。關吏一何嚴？假雞且莫近。聲前薦得落今時，不落今時是何韻？中邊有著不須安，何處與君接雅訓？裂破虛空絕擬議，請君為我通底蘊。衲子既望崖，縮肭無敢酬。且藏三尺匣中劍，荒徑客來芳艸幽。

五十三磁州大名寶禪師

深宮月鎖主高眠，一片虛明照碧天，手握驪龍珠，從今不說禪。攜手相將賀太年，熙熙風物暮春前。金針穿玉線，寒罏繼斷煙。線斷失金針，鴛鴦譜未圓。木童俛首覓，石女痛加鞭。須彌峰下七金山，杼盡湘江及九淵。呀！鼻尖頭上觜唇邊。

五十四太原王山體禪師

巾缾十載大名寶，牧牛不犯官家艸。牛馴騎到家，衣上惹山花。花香蜂蝶隨，山巔日已斜。衣中有寶不他求，一旦飄然十二州。侍者會禪否？豈似春風輥絮毬。如其終不會，堤邊芳艸綠。茵柔於此兩堪疑，吾師親送渡扁舟，果至王山建梵剎，瓣香法乳為師酬。師子有三種，細看還是牧來牛。

五十五磁州雪巖蒲禪師

尋師撞著生冤家，千里茲行苦路賒。師握手，不勝嗟，少露大蟲一爪牙。凡有誨，必跪受，多見操戈類禽獸。吾道無諍古聖銘，余今肯落他人後。王山山頭有法王，領得王山大明咒。諸兄弟，莫艸

艸，打疊靈苗異時秀。秋初夏末東西行，蔓也難圖且易茂。及盡今時絕覆藏，會見龍驤而虎驟。

五十六燕京萬松行秀禪師

道者曾栽萬樹松，如今僧老松如龍，轉卻山河為自己，松化龍兮龍化松。獨有玄沙不肯在，玄沙水際一枯樁，騎驢不下亦何妨？猴子偏能入道場。禁庭親賜紫伽黎，此會人王與法王。大功無所宰，至化卻無方。機輪轉處智猶迷，寶鏡開時月滿廊。向上一路鶴翀霄，當陽一著鷂兒翔。

五十七少室雪庭福裕禪師

太原張氏小兒聖，五齡頭角便清勁，佛乎豈在一卷經？知其不可與之競。仙巖古佛識龍象，一見肅然為起敬。後造萬松炙清芬，十年為掃松花徑。宿碩倚為甘露門，松茂少林允冊命。受知世祖在潛邸，憲宗嘉號師辨正。誘掖後學無倦容，遊戲翰墨行祖令。有問西來祖師意，五乳峰巒點頭竟。

五十八西京靈隱文泰禪師

祖讖吾宗藉嫩桂，昌昌條茂今猶在。不是斯源繫祖庭，振起江南何所賴？雪庭消雪產奇英，濟濟當時稱二泰。中興晉祀皆天功，誰道文公難克配？嵩山山高洛水長，文師撾鼓陞高堂。塵劫前事河沙德，嵩山雲繞山花香。殷勤為君拈出看，於茲不會誠荒唐。花落悲黃鳥，堤柳鳴蜩螿。

五十九寶應還源福遇禪師

落髮首師兜率院，遍歷藝園肆弘辯。義虎雖獰猶畫虎，天花曾雨神光祖。寧使口邊生白醭，丈夫可是耽糟粕。一遇文翁罷坐馳，桃花開上梅花枝。悔悔當年從外覓，迢迢與我遙相隔。風送泉聲來枕畔，月移花影[空/心]紗亂。

六十鄧州香嚴淳拙文才禪師

問法身云：「枯樁幻化身，虛空骨枯樁。析細為粰虛，又向虛空長眉目。法身果若是枯樁，腐艸流螢不應育。法身幻化誠如然，紅爛

真常鴟犬福。我以此解呈還源，源老當膺只一擉。自此尋隱香巖山，不欲庭除伐筠綠。留取清風伴明月，差勝三冬倚枯木。」

六十一南陽萬安松庭子嚴禪師

緱氏山頭吹鳳簫，霓裳羽衣風蕭蕭。樊家有兒幼敏捷，耳聆筆繪歌虞韶。一曲唱出斷腸韻，寶鏡堂前有新證。自爾傳衣五老峰，耀後光前提法印。驅牛耕種祖翁田，活潑生涯百丈令。荒田脫粟款諸方，金牛作舞因齋慶。宸帷頒賜紫田衣，誰道老農無善政？

六十二嵩山凝然了改禪師

鼻祖初來嵩山麓，泰室少室松風謖。寥寥不但鳥難棲，祖翁所食皆鴆毒。神光雪裏和陽春，春回二室花如簇。自爾花香大地春，一隆一殺幾顛覆。且幸梁山入少林，繩繩嘉裔存西竺。離微僅得凝然師，一言迴脫續昭穆。言中取則句外明，徹古徹今方郁郁。

六十三嵩山俱空契斌禪師

樅然溢目無與結，又道色前而不物。空色相持兩不降，是與白馬較白雪。即物而推肇論師，南泉指花警夢說。俱空政為兩不空，一睹秦槐愕然瞥。凝然一見不待辭，從上機關都漏泄。向來紙上覓禪心，那知離指方見月？打破虛空月更明，松[空/心]風響芭蕉葉。

六十四西京定國寺無方可從禪師

始入龍潭問蟄龍，未獲龍珠竟他徙。底事不明安肯休？勞勞杖笠參煙水。五乳峰前有一燈，吞刀刮腸去瑕玼。一造庭帷已茫然，再叩籌室覺自鄙。退歸客次細追尋，天衣取像差可矣。一位才分五位彰，此時一似離弦矢。百丈狐窩獅子巖，九峰首座徒然死。

六十五嵩山月舟文載禪師

提刀肘佩將軍印，拍馬膺鋒西渡河。驀然釋鎧投弓矢，喬松得以依青蘿。坐參古宿竹[空/心]下，執柯取則而伐柯。幅然一衲走關外，就正禪翁鳴玉珂，盤旋回互繼宗猷，織錦天孫暗裏梭。五宗九鼎繫單絲，宇宙於今安奈何？三十六峰煙浪闊，投老歸菴花滿坡。

六十六燕京宗鏡小山宗書禪師

業儒循聖紀，所謂盡倫理。聖脈有道衍，豈書史而已。登山而覓符，符在空門裏。欲了此平生，一勇代可取。若一法不明，君子之所恥。釜破不須顧，棄家如棄屣。白業貴履踐，八載無敢弛。受請領大剎，不失吾師委。日居而月諸，勤劬尊簠簋。假我而偷安，法道何所倚？

六十七西京幻休常潤禪師

孤鶴之在群，自與群禽異。一飛而驚人，遙空一清唳。水上按毬子，夙興不成寐。忽爾身心空，頑空非正慧。偶閱迦葉圓通章，方識阿難有真契。初心必不欲碎鏡，及乎鏡破了無倚。呈偈伸所得，乾坤納蚊蚋。彩鳳一騰霄，銕牛沒繩繫。表表人天師，芳名一何麗？

六十八燕京大覺慈舟方念禪師

何幸普通年，法雨澍南粵。神廟辛卯秋，慈雲覆於越。始祖破天荒，吾祖中興傑。於茲一甲周，海內繩瓜瓞。長夜而再旦，洪波砥[山/絕]嵲。玉殿真珠簾，綱宗起閥閱。寶鏡白澤圖，亭毒在明哲。閱人亦廣矣，法眼何精晰？危哉無鏃箭，未發先濺血。

六十九越州雲門顯聖散木圓澄禪師

呼吸毘嵐風，手握追魂藥。石路雲門寬，卻無處著腳。和藹惟姁嫗，近之則焦灼。森森萬竹林，峨峨一峰削。耶溪逆洞流，櫟樹居廣莫。日上海東潮，三浙為禹鑿。法脈所注地，宇宙盡磅礴。獅絃振天音，狐獸歸陰壑。曜靈既西垂，萬山盡寥廓。

三宜盂禪師語錄卷十

住雲門顯聖寺門人淨範編

山陰嗣法弟子祁淨超較訂

佛祖像贊

世尊

拈華默契，披心髓也。印空印水授受，以取信也。星分碁布，風雲際也。鋌石輾成白玉釧，黃金打就象牙環，所以聲化也。雪堆師子火鍊成，泥塑金剛水底眠。三老漢是不負於君也(傍立迦葉，下立達磨)。

我有真經，了無一字，通古稱尊，無所事事。有感斯應，不動而至。松風瑟瑟，對談初志。乘願利生，以行以智。若遇雲門，失卻本事。且請向陶潛籬下看秋花，枝枝霜厭蒼苔砌(坐樹下，二大士侍)。

玉琢麒麟，紙糊大蟲，秖可在身毒國無佛處逞盡英雄。二尊者在左右，聲呼聲應，彼此朦朧。丈夫漢豈隨你轉西為東？山僧也依例腦門點地。前有溪，後有松，爾翁即若翁(亦二大士侍)。

證向今古，鑽龜打瓦，睹星說夢，晴空可把。道無可道，騎牛不下，教設倫理，麟經自寫。世哀道喪，幽然長夜。於乎吾徒，與之俱化。奚以為辭，之乎者也(三教圖)。

入舍衛國城，祇園無我，青眼觀空，狂華萬朵。目翳既除，卻無處躲。一缽多羅，明珠甚夥。貪餌之魚，打成社伙。幸際風雲，一場懨懶(托缽像)。

觀音

等法界身，秋潭月印，等眾生緣，智悲兼運。如生如界，一時頓應，拯溺救焚，不起於定。春在華枝，物臨乎鏡。飫我以甘露之漿，誰不稽首而皈命？

殘夜海天日，春風初到華，不因憐赤子，瓢笠走天涯。空凌一月，已熾然說，赤子可憐，飫以禪說。一楊柳枝，甘露津津，三艸二木，澤誰不均(水月)。

弘慈叵測，文在其中，不作字想，無以句通。即普門品示普門翁，是一是二，得弓失弓。如月在水，未許爾逢，不持軍遲，不隨一童。默而識之，庶可以風(周身書普門品)。

朱魚賣盡出金沙，臘月能開火裏花，此後春風竟寥廓，簾櫳清瞰月痕斜(魚籃)。
月色朦朧，倚松而立，水聲淙淙，松陰瀉碧。是獨露身，有誰相悉？念彼長流，奚時寧寂？不言而化，惟三昧力。頓入無生，海天一色(水月)(三昧禪人請)。
合佛慈力，悲濟含靈，三俱無跡，月朗波澄。其智止水，其行繁興，非心所擬，非筆可形。瞻圖思義，莫認丹青，一念清淨，頓入圓乘。
悲願在躬，與汝同塵。慈顏妙相，豈吾真身？離此而求，鑽仰無因，猶第二月，孰幻孰真？非眼所見，亦非耳聞，百艸頭上，甘雨祥雲。
幻住南海，來自西洋。太虛之體，應化無方。有水皆含，是月之光。舉眾生類，比翼同行。我目眾目，手足偕彰。業海無際，與之茫茫。智山慧苑，與之相羊。悲願乃爾，積劫津梁。彈舌稱名，如蓮花香。一舉心念，寶相琳琅。即今何在？山高水長。
倚松而立，晴空寥郭。翠濤風捲，溪雲磅礴。童子不來，山尖月落。收起絲綸，囊中無藥。一切眾生，同歸圓覺。因有情根，茂慈悲樹。同體普門，遍法界處。生界未空，大悲無住。醉象狂歇，月明清曙。野水涵碧，遙空無玭。如是生心，應如是住。
一坐彌綸，森羅在定。寂場聲化，巨細齊應。如類而身，猶生之命。逆順叵測，無擇穢淨。意卜情求，空華眚病。離波問水，執柯覓柄。是耶非耶？以斯為證。
寶陀大士，夐居天外，天竺慈尊，祝融劫壞。寧知我太虛之身，納盡塵沙之界。大海旋流，無所不在。展軸諦觀，望容肅拜。注耳而聽，諄諄慈誨。我於古觀音如來證此三昧，將寄辯於君偉中禪人自珍自愛(偉中請)。

十八羅漢

飛埃凝露，佛清淨智。眾生昧之，煩惱煎熾。幻人機息，安有其事？生佛互融，於世出世。遊戲叵測，唯高上士。有孚終吉，凌波而至。一貝多羅，有言無字。調師以馴，華飛無住。蓮華我心，芥孔吾處。負此一囊，太虛可貯。缽有潛龍，為霖斯注。乘以大空，威而不噬。隨顛倒想，坐菩提樹。如寤時人，說夢中事。掀然一笑，海天清曙。

達磨大師

江水汪洋，秋風蕭索，君子之行，見機而作。涉魏遊梁，出門便錯，五乳峰前，異花零落。

普賢洗象圖

不調而馴，以時拂拭。他方界外，有發普賢行者，大士所知，象王亦識。等法界之普賢，如所乘而不失。彼其現異類之形，具如斯廣大神力，敢復以螢火之光，向虛空而著色。

先師雲門澄和尚

孟生而晚，親師未久，得喪不驚心，雌黃不及口。呼谷而應，於谷乎何有？太虛之量非寬，滄海之度如斗。或入室而操戈，或面呈而背醜，或媚彼而反咎，以至騰謗書而相忸。師聞之，殊無可否。數十年於茲，可謂閱人多矣。千日後，始知醉我者中山之酒。如其法道，非我所知。炙吾師之餘緒，敢沐手書而稽首。

道蹇於人，如處幽夜。神廟御宇，吾師以駕。振起東南，不在禹下。二輪雙轡，宗教兼化。假三寸鏃，為羿之射。英彥奔流，指澥為舍。應疾施劑，法雨瓠瀉。究極離筌，以借不借。次列門戶，腐鼠而嚇。燐火燎原，幽怪叱詫。飛章陳疊，以乘蹇罅。師以無聞，漫言無暇。於乎吾儕，奚辭以謝。

聿興於越，闢大法久荒之徑，雲龍風虎，始得紹懸絲慧命。敲唱合拍，以鏡臨鏡。不動舌根，陶凡鑄聖。甄別得宜，老僧姓枰。執柯取則，空印水印。月上波心，水天交映。圓下有孚，古今向證。智無師而師，道法奚傳而傳，令赫烜光明，淵源相晟。步趣武接，繩繩裒頡。式昭式穆，浩歸祖政。於戲乎！日月出矣，爝火奚競？嫉忌分岐，豈不曰僧中梟獍。

雲棲蓮大師

迴曜峰高，攀躋莫及。戒月慈光，水天一色。以聲為教，用形為則，不起滅盡定而智悲事畢。禪耶淨耶？戴角虎，師子翼，如何狂慧之徒，以螢火之光擬乎天日。

靈峰受囑，津梁之累。聿興末運，方網三昧。即形聲化，假言啟類。珠圓隨映，玉方雅粹。岩岩峻極，淵淵川匯。臨深罔測，望岩自退。炙其貽訓，撫膺默愧。瞠若絕塵，造父失轡。即之可楷，豈其圖繪？俯影而嗟，感時而悔。春後之花，我生安貴。青獅入窟，

原野狐媚。誰為障川？禹無稽會。風斯下英，蒼生奚罪。冀其再興，殍骸望歲。吾其已矣。炷香雪淚。
鋤驕去吝，塵芥榮貴。蒙稚可矜，諄諄提誨。圓慈寂定，方網三昧。道大叵思，聞名心醉。以形設教，不居尊位。末運頹波，所為不類。望容膜拜，繼之以淚。哲人已矣，珠沉玉碎(鋤麈上座請)。

天童密和尚

手握靈蛇，穿破髑髏，起濟北欲墜之風，障東南趨下之流。玲瓏巖坐嘯乾坤，化雨所及，葉落知秋。
七事風馳，八紘被澤。旱地轟雷，血痕加炙。望塵目昧，峨峨太白。偶幸下寮，何睹影而自失？久之始定，梅花月色。

真寂聞大師

玉露明灘月色寒，苕源誰復再垂竿？大悲閣下春如許，夢入梅華露欲乾。
行蹤一挂羚羊角，劫火投薪燒不著。苕溪一脈通長安，石頭之路果然滑。庚寅春仲攜李來，童子至今奉菩薩。況復曾聆毒鼓音，當年飲者今藥發。安得金堤鴛水湖，千里狂瀾泞清汐。
道行八閩，化敦吳越，噓蜃氣而為寶閣瓊樓，惜驪珠而顛倒豪傑。白馬之夙負不償，雲棲之新殃未雪。始聞龍池有一顧之私，竟遺之於佞人之譜牒。於戲乎！英哲諱名，出類取潔，名隨以彰，道碑叵滅。竊疑乎四十餘年，粹鳳毛麟趾之儔，苕藍之室，稱師林虎穴如何，一涇上座不得與國士之捋想，或擬博山艤之不授，閻公之二師，借二子將欲啟末運之雛，秋霜之葉，授受戲劇，慧命殀折，祖庭蕪穢，紀綱滅裂，鋤芟信種，燎延緇白。嗚呼乎！睹幀興嗟，援毫涕雪，博山聖人，瓶窯古佛。

弁山瑞白雪和尚

烹博山茶，用弁山水，年曆不乖，飲者都醉。散木一枝，化為芝蘭玉樹。金鍼在手，巧繡出鴛鴦一對(破闇燈姪請二象同軸)。

香幢法師

虎無齒，龍無鱗，獸不敢觸，物不敢嬰。賣一指頭坐斷古今，嚴冷之風，以愧夫炎附者之心。貝葉窗虛，寒蟲助吟。潛谿之畔，水月

為襟。名利之徒，秖可隔岸興歎。三徑艸深，青霜滿林，余得與乎伯仲之列。遺語往行，惟茲可欽。

東山爾密澓和尚

急性天尊，雷公菩薩。撩著燒身，衝口惡發。乃佛乃祖，無地安插。撾東山鼓，高揮大抹。二曜炳然，野火徒爝。一自鑼鳴，萬象磅礴。琵琶曲調誰成譜？試問菩曇長老深公自若(自若深姪請)。

廣潤山翁忞和尚

余晚年狂逸，山翁兄勉之！攝眾甚力，實規我也。因圖像以隨，一以自教兒，一以戢良規。贊曰：
「方面皆正，駭雞之犀，式衡式儀，形於坐馳。珠玉是瞻，難為瑕玼。」

天界覺浪盛和尚

老虎無齒，臥龍無鱗。威而不咥，妙化如神，公誄曰毅，剛果純誾，私謚曰文。大造經綸，猶不足盡，吾道超倫。趙州古佛，問世而津。豎幟殄邪？嚮德來賓。維石岩岩，泉源新新。穢流濫觴，電目而暝。睢陽捍禦，嚼齒穿斷。吾為名乎，衛道遺身。昊天不弔，竟爾傳薪。吾道東矣。有子同塵。斯清可濯。賢溪之濱(賢溪同塵燈公請)。
道契古今，法遍天下，胸次落落。所以光大。維金剛幢，明珠照夜，有知而未識，識而不知。心竊疑之，試問取東村老謝。
博雅淵貫，如漁竭澤。探賾窮奧，水源山脈。繄禹之功，蒼生有宅。翰墨波瀾，化周蠻貉。致雨之龍，出林白額。孔席不溫，作煙波客。雲山在望，難以棲泊。幸辱同倫，略書其跡。
廣廈須支兮，奈余惟退殘之黃耇。聞變而奔赴兮，中心自忸。望天塹之蘆雪兮，徒然搔首。走長干而興歎兮，我膺如剖。松柏蔥蘢兮，蔭吾儕之君后。麗閣凌煙兮，翳誰之有。風馳兮師吼，雲澄兮仰斗。踏毘盧頂兮，是所以越五十三友。應機聲教兮，若不以口。攝生兮，曹山之酒。無町畦兮，維網維紐。虎角兮翼，銀蹄兮黑狗，霜凌兮雙樹，無怙兮無誘。天不弔兮，豺狐躪蹂。嗚呼乎！吾欲無言哉。瓣香兮腸揉，殘煙兮哀柳。

龍門石雨方和尚

胸縣寶鏡，肘佩神符。摵瞎摩醢首羅眼睛，擊碎趙州東壁胡盧。於乎方今之際，莫赤匪狐，莫黑匪烏，起以振之者，豈可得乎？風清古路無人到，月落雲輕聽鷓鴣。

響氈拍版，橫說豎說，拊沒絃琴，調高韻別。坐斷古今，討甚塗轍。冰谿上人，萬不可忘卻，松篁橋上，偕師翫月(冰溪西堂請)。

義以人合，法以天隨，一語類通，傾膽揚眉。既挹其衷，復親其儀，衾影無愧，砥之礪之。吸盡西江水，寒月上華枝。

硬似綿團，軟如生銕；龍門峰峻，望崖自跌。哆哆和和，以羅英傑。出處洞然，念茲末劫。一倦津梁，長空皓雪。君豈往乎？聽熾然說。

釣得魚來放卻生，龍宮虎穴燦珠明，到今剩有西湖月，坐對孤山落二更。

嘉禾挺秀，金風剩葉。定光搖影，擊竹雲裂。擲下木魚，神機活潑。釣魚放生，水澄月白。化陵八閩，道周兩浙。獎育兒嬰，姁嫗明哲。峻其門庭，心枯情折。佩鏡照妖，圖縣白澤。辭翰聊爾，示廣長舌。佛日西沉，龍門積雪。無梁之津，胡為厲涉。雲山在望，雲山[山/絕]嵲(位中符姪請)。

我以默為說，所以門風別。度盡諸有情，一坐十小劫。全入涅槃城，證此甘露滅。至今龍門山，桃李花紅白。我既援毫無一辭，法社處處飛春雪。

與君交臂，別來經紀。此日重逢，楞伽會裏，握手無言，相視而已。少焉憑怒，振衣而起。吾道金甌，誰為摧毀？我法宮垣，堅不可圮。頹瀾下趨，一至如此。吾兄神明，鑑之晚矣。佛有先識，自茲而始。請君緘口，無問簠簋。威如猛虎，軟似綿團。腳尖頭不避佛祖掌握。著生殺之權，五色冀切誡霜秋，拄杖子卓破常住方磚。遠門姪，勉旃勉旃(遠門座元請)。

因我得禮，為近事男，間世而遇。等乎優曇，宗說緣偶，不啻喃喃，親親仁仁。前三後三，可偕而翫。夜月渟瀾，相依而聽。春鳥秋蟬，毋忘先誡，庶幾再參(丁居士請。居士父子侍于像測)。

難描難摹，睹影猶疑。問津求道，楊朱之岐。石田薰能復肇興，長耳相呼為客兒。潤龍門雨，啟佛日曦。雨過明珠千萬斛，臨風著意向人傾。是渠之題，瞻之禮之，庶幾解頤。

雪竇石琦雲和尚

藤谿源委，太白興波，瀝血書經，盡瘁鳴珂。即義誼可以振遷就之法，況法道聳雪竇。峨峨狐腋之裘，一掌千羊之皮，何足云多？

無趣老人

殺活有刀，得之於野翁。笑裏鼓翅，雞鳴如斯而已。僧耶俗耶！杏花紅雨。鴛湖有滔天之浪，何必曰斷橋流水。吾師之塔，且幸與堂廬密爾，免致使野狐之屬穴土穿壙，反常越禮。有者於茲，然爝火而助明，寧知乎日月之光已周寰寓？

嵌石大師

月來一天風韻，雨過青山一抹。道行則鑽之仰之，謐然則蘊卻威音王那著。威而不猛溫而厲，允吾夫子，其三泖中柳隄之一筏也。君豈邁乎？猶新交臂，泖水雲門，儼然生氣。精操匪倦，櫺槍變異。岩頭老大叫一聲，果爾驚天動地。於戲已矣，摩頂松東向，共來說西遊傳記。

古心律師

入獅子林，儼聞哮吼。或瞻遺像，若喪吾偶。盛世祥麟，末運瑤玖。玉碎猶方，盤珠自走。四衣分化，維德不朽。輪翼福智，紀綱賢否。受囑靈峰，援攜群有。折憍慢幢，焚邪見藪。爍迦羅眼，母陀羅手。案金剛杵，靈符在肘。睹彼螢焰，為光奚久？黃鐘絕響，今惟瓦缶。鑽仰莫及，望容泥首。罄南山行，讚不及口。波離再興，奈余衰耄。陵秋法社，其如妖醜。

無作法師

四依應跡，三軌律身。龍樹垂蔭，金地通津。弘辯聲化，法王功臣。鳴指喧殿，七眾闐闐。福城東際，企仰後塵。雙輪斯御，嚮德來賓。人道攸關，請禱猶椿。手持葉物，得之秋林。雖無藻翰，可代徽音。止啼啼止，微哂而吟。兒輩勉旃，此非黃金。

釋尊說法五聾集聽圖

觀音正反聞，世尊若瓠瀉。定慧圓明因果殊，如何法界猶長夜？定裏之身定裏聞、夢中般若隨機化。比丘有目非不聞，目既能聞鼻可詫，根門可互法皆圓。艸木瓦礫摩尼價，即彼異生身我身。我身諸聖同無罅，譬以燈輝類法身。千燈一室交相射，龍以角聽牛以鼻，

異國尚有形語者。舜若多身映佛光，無身之身等空大，如以虛空納一毫。次公閣筆難為下，空不可圖贊愈難，老僧無語深深謝。

大椿壽老宿(即師之母也)

我母慈仁，其性天植。口無阿語，心如絃直。善則揄揚，過亦難匿。惜生猶子，愛人以德。表裏俱正，惡聞邪僻。奉戒精篤，晚年愈格。至於夢寐，佛聲嘖嘖。所以垂終，別無他繹。趺坐而逝，時當赫日。三曰掩龕，了無異色。生平修進，於茲可覈。辛丑臘八，全身窀穸。圖形拜贊，永為貽則。後賢知之，業儒奉釋。

自贊

火裏鍊成波底月，黃金鑄就玉麒麟，千年桃核逢春發，結子開花是舊仁。

忖其菲才，僻處窮陬，翻然而邁，痛此先猷。知不可為，復泛扁舟，益友孔多，以類而俦。狎翫既不可以風偶，臨眾以規下；秋名不可以久居，處瑕汙以優游。其虎皮也莊重，其羊質也俳優。篤至性，遵福田，若有所繇。禪道佛法，樓上駕樓，如出如處，如愚如慧，莫與之為儔。似傲似狂，似真似偽。水上按毬。清者也，和者也，任者也，火中之溫。抑亦船子和尚、泉大道、政黃牛，賣盾賣矛，庶幾乎東方曼倩之流。此余狀，此余傳，後來塔上之銘，無用他求(題存瑪瑙寺孤山法師塔院)。

瓶匋領八藤條，偷心不死，憨大師呼為不怕虎新生犢子，玉笥山下石橋邊，果見千紅萬紫。足蹤幾遍天下，囊無半文錢。使耽書史若貪饕，援毫抽思，卻無一字上紙，如今老倒郎當甚。遠禪人，請自言之，余不能細染谿藤弄古鼠(宗蓮遠教授請)。

風乾羊棗道旁苦，李範禪人，愛人之所不愛，取人之所不取。以汝之賢，孰不欲明窗置汝。過不我摘，詈不我去，吾不知其所以。或有一於此門對層巒碧水，月上南屏鐘，裏風動幅巾斜，小舟聽其所止(為則範侍者請)。

布荊棘林，開沒縫戶，我有通津，君絕行路。少覺佇機，野鴨子過。雲興博辨，不消一顧是。這等露刃之劍，脫韜之矛，也有箇漢赤身而步(元木恒座元請)。

法無秦楚，道乃至公。金玉定價，不約而同。沉檀龍麝，何必當風。獻公獻公，汝老矣，我龍鍾，德何足以作汝翁，且與你偷閒，學少過前川，柳綠花紅(獻公真座元請)。

振我家猶，所貴英碩，澤彼季昆，美茲器識。尊不在位，望以副德。西河之有師子，東山之有三佛。余終愧乎老雲門，者水溪禪人，伐柯取則(冰溪融西堂請)。
龍門為宿客，數載叩吾道，可知我門風。熨斗煎茶有同調，圖心或有之，圖形苦難肖，異時拈出，向諸方大蟲戴紙帽(一機瞬西堂請)。
言隱則矯，既出太魯子高之畫龍，繪中之繡虎，風不冽而雲不生，嘯無聲而鱗不舞。生無聞，死無補，獨得之於高山流水。非知己者，不敢輕吐(道和穆侍者請)。
君子知時，達人通變，跡似漁樵，不攻文煥。榴華競渡錦隄風，蓮葉跳珠柳垂線。任伊呼我濟公顛，笑舞狂歌適清翫。知我者仁甫，不知我者可憎可厭(何仁甫居士請適端陽日)。
秋雲輕，秋月明，既無用於世，姑藏拙於山城。政黃牛之清風，匪不欽企；亮座主之高蹈，實愧吾生。或亦處乎季孟之間，庶幾坐苔石而聽潺湲之聲。
夜月湖心玉一片，遠山雲靜墨痕新，沙隄綠柳黃鸝語，水際青萍白鷺春。咄！清風明月一閒人。
明日扁舟發，今宵請像題。人去楊花渡，佇立版橋西。誰道人生難再少？試看游子有歸期，休將白髮唱黃雞(師將遊江右，眾請題)。
煙蓼同舟上富春，秋華堪對月華新，睦州幸有陳尊宿，肯惜關山禮後塵(嚴州錢居士請)。
睡不足，食不飽。兼人尚道饑，天明不道曉。日中欲逃影，枕上聽啼鳥。利人寡學識，自救且未了。如此形神，不若住山好(道曉維那請)。
策杖走天涯，撥艸尋知己，白額遇大蟲，卻是我和你。南嶽與天台，冤冤相對理，踏斷艸鞋筋，展手云：祁季超，如斯而已(西遯超道人請)。
慧日峰前，湖光漠漠。金牛呈瑞，獅子一角。異花堤柳，殘霞西落。枯木龍吟，秋原蕭索。六橋煙靜，愚菴行樂(慧峰禪人請)。
思大鼻孔撩天，法相兩耳結頤，聞嗅既不異乎尋常，是不敢向頰上栽眉。繪事後素，書記坦持(坦持隆禪人請)。
科場捷報，我孫山後，文腹枵然，敢期淵秀？取適於林下優游，德慚往行幾多漏逗。秉燭整理，老而無球。畫虎不驚人，木雞不堪鬥。散步於花間柳邊，秋堤水際，尚有黃鸝聲奏(予獲捷禪人請)。
面上益三毛，何有於英邁？銕鑄觜唇皮，毒愈蜂蠆三十年，坐席未溫十八上，卻問中書堂做甚買賣。析骨盡無一星子，血氣擢髮不足以聲其罪，不知有甚長處。多載巾瓶，勞而不悔。理公理公，泥團土塊一何足貴。買朱砂，中秋月，倩人圖繪(法聚理侍者請)。

膏焚以明，麝剖以香，處之樗櫟，無何有鄉。匠石不顧，斧斤不傷，悠裕樂只，元吉黃裳。人隨天放，澹漠優長。容成氏子，北牖羲皇。無位而怡，去名致祥。彼萋菲者，斷水吹光。擊節而歌，接輿鳳皇。

徒有其年，無知俗漢。到處胡言，得以人慢。不諳佛律，千佛難懺。性同薑桂，惡如爆炭。燎著便燒，有甚涯岸。謗書成帙，閻王有案。如斯行止，疊言為贊。是佛是魔，具眼者看(自訥法孫請)。

著彩瑱朱，三村土地，破廟灰罏，臺盤酒器，泥滓合成，有甚名字？愚夫祈禳，智者委棄。筮卜休咎，神謀鬼計。年已往矣，生無二利。疲牛不耕，老虎瞌睡。繩燈繼葉，為不了義。愚拙無似，此余之諡。論心與形，都不足視。禪人誡之，以我為試(法純上座請)。

箇裏能藏法界圓，兩峰雲淨月華天，分明覿面難回互，無那丹青畫不全(玄印侍者請)。

兀坐如痴，盲龜待木。披衣似僧，鬚長似俗。茆塞未開，藻華枵腹。病蹇累人，事煨蘿蔔。問亦赴機，隨聲鳴谷。撫松翫石，闖門看竹。如斯而已，胡為碌碌。生無可道，丹青一幅(谷鳴侍者請)。

長歌憐鳳皇，短歌悲銅駝。時乎且居易，君子志不磨。孤山梅花媚，香雪映月為清波，小舟泛月剪重羅，漁父為余歌復歌，樂只明湖公無渡河，鳳兮鳳兮將奈何？

為目無光，為腹不慧。田服圓顱，執拗無類。齒豁頭童，年窮太歲。濫獅子座，猴蹲鳥喙。聲化履操，援毫有愧。月落山曉，所望賢輩。坐向湖濱數雁行，八翼斜飛說兩對(曉山講主請)。

苕水洋洋，石傘高張。龍門一躍，化鹿蒼蒼。思盡所業，禪講趨蹌。竟成圖龍，唐喪星霜。今也奚如？秋盡寒螿。撫膺自顧，無物以方。指源模像，請說寸長。閣筆而繹，幾斷枯腸。既不成句，託事相羊。能蔽我拙，卷而復藏(指源上座請)。

風搖荷葉雨珠活，月照梅花露玉香，黃鳥踏枝金點翠，鷺鷥傍水雪飛光。咦！君居東越，我近瀟湘(季眉上座請)。

語水攝心，繞林環水。自余而後，來賓粹美。居是思之，期其英偉。道在一芥，一芥綱紀。維世垂法，邊幅筥簋。玉卮有玷，烏足以齒。鼠璞名濫，朱亂於紫。用器卜智，懲後知始。不為鼎梅，寧居苦李。作贊中誡，付子獲子(行樂子獲禪人請)。

以之為講師，蛇麻莫辨；以之為禪翁，車牛逆施。濫緇流，而僧中之刺；多俗氣，而玩物成癡。山居少寧靜，湖寓多坐馳。得人詈，惹人嗤，老不知休，逝者如斯。閻家老子符牒至，大冶禪人為我維持(大冶上座請)。

院主請晚參，慈明不事事。端公少叢林，剪彩弄獅子。一色瀟湘雲，朗秀開動止。擬將追後塵，紛然亂朱紫。請以法乎天，一任指

瑕玼。宇宙既茫然，事不止於此。適腰者忘帶，適足者忘履。以道歷諸境，如斯而已矣(道表禪人請)。
沾涕食芋，分明俗漢。倒著艸鞋。實不耐看。過獨木橋，若荷重擔。問著箇事，滿身白汗。龜縮有餘，蛇行不慣。圖形上幀，墨中添炭。請君收起，鼠窩蠹飯(離微禪人請)。
來住集福，桂花芬馥。雲兮出岫，清和之朔。幻跡萍蹤，徒然描摸。讚毀不驚，形骸土木。彼虛空身，香塗刀割。既不我知，胡聞而愕。捫心而忖，夢蕉鑄錯(集福寺覺圓監院請)。
惡沉寂而贊禪悅，鄙知解而陞座談經。禪者斥為山外，講宗目為濫膺。梟鵠相異，金鉎兩懲。智非有無，水炭相陵。為學既駁，為道無憑。德天暗女，總屬可憎。水底花枝，第二月指，目之奚稱？或可以呼牛類馬、即俗而僧。宇宙亦廣矣，何所不容？樗櫟之才，幸勿以樟梓而繩。我自逢場作戲，湘江水上波，映日早霞昇(存嘉禾萬壽禪院)。
面厚三指，觜長尺五。自處無益，法門無補。倔強性成，加以愚鹵。以我為戒，超佛越祖。無可安頓，且作關主。垂皛之木，已灰之火。於世漠然，望道不果。隨風下趨，打入社伙。靜猶殼蟲，動若水母。追繹浮生，總之是左。日勢西沉，霞光萬朵。日落天空，是你是我。
眉寒骨冷，心勞日拙。慢山毒海，人所不屑。既不法古，所履覆轍。薑桂不化，至老愈烈。垂西之影，秋林之葉。遺此陋形，納諸箱篋。無使智知，謂我多喋。或詢真偽，莊周蝴蝶(即中允西堂請)。
石上栽花，水中取火。古董陳貨，麻纏紙裹。時宜不合，所至坎坷。耳目不靈，難入社夥。水邊林下，無可不可。我本無形，你卻是我。何事無言，瞪睛而坐。真月似月，二俱負墮(瞻明堂主請)。
自喚猩猩，三呼不起。雖非木石，了無生理。不焰之灰，污池之水。江西湖南，芒鞋萬里。至老不衰，為尋知己。覿面相逢，如斯而已。畢竟是誰，大蟲無齒(若木禪人請)。
口生白醭，耳有鳴鐘。膠柱調絃，子高畫龍。龍不致雨，絃韻不融。二利既失，三軌無從。請戒之哉，取譬陋容。慧業峻德，潭水孤峰。飛聲走譽，啟迪聾矇。百川障迴，末運帡幪。燭幽一炬，賴有麗公(麗公法師請)。
跛鱉登山，矇龜值木。緣高愈卑，前趨後覆。休蔭林泉，且教藏六。寧靜寡尤，知足不辱。忖無寸長，諸方不錄。老志成灰，狂牛不牧。在山出山，遇物即觸。閻家老子，上福上福(際如知浴請)。
執卷橫杖，為余開說。聽不用耳，語不關舌。水乳主賓，若無可別。君臣父子，梅花雪月。以萬象口，譚虛空事。心不可擬，言不

可議。碓觜開華，鐵椎蟲蛀。和尚門庭，烏龜上樹。向侍者邊，覓箇入處(天界和尚同軸，睿水侍者侍側)。
居今之世，跼天踏地。汝將入山，老僧偕去。目視雲漢，周覽無際。龍山我師，大梅賢契。枕流漱石，藤纏麻繫。虛空撲落，柏子花謝。三年之期，豈余之計？清余上幀，結伴同住(柏子上座請)。
落空外道，著相凡鄙。捉摸不住，線穿不起。雖具袈裟，全非緇侶。照鏡愛頭，摘花空裏。無可藥救，自忖亦恥。長老何心，味茲苦李。設與之化，吾門孔鯉。如或異趣，跨釜可矣。若和融融，渭涇同趾。百年之後，是我是你(高閒維那請)。
龍蛇之蟄，以趨時也。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物類之微，不移其度。法時履信，以乘其化。我故與隱道啟公，維時峻德，終其身而不忒，不得已，徇情領剎。席未溫，即棄去，猶不忍作斷佛種人。殘僧數輩，諄諄提誨。神鼎諲冷落門庭，法昌遇一力撾鼓。人不我知，世不我容。獨受之老僧，圖形請贊。醴泉芝艸，不必有本。青藍水冰，固當自愛。老僧節隱道之概以自贊。春樹花芳，秋潭月映，隱道之啟我多矣(隱道啟長老請)。

三宜盂禪師語錄卷十一

住雲門顯聖寺門人淨範編

山陰嗣法弟子祁淨超較訂

佛事

宗會菴縣鐘板。「鴻雁知秋，商羊識雨，晝隨灰而月暈缺，簫吹寒谷而華開一塢。黃初平叱石成羊，李將軍箭穿石虎，謾道感應，靈通其然，法如是故。」舉椎云：「若向這裏會得，自然翕闢古今，縱橫佛祖。其閉也，乾坤失色；其開也，萬象起舞。且道不開不閉時又作麼生？」擊鐘板一下，云：「還有箇末後句子。」度椎與座元云：「若到諸方，不得莽鹵。」

蜀山集善寺縣鐘板。「前佛後佛，其道一揆；千聖萬聖，其理一貫。多少人向此中，挨身不入，插足不下。」舉椎云：「幸流傳得這一句子，提綱挈領，模範後昆，師子哮吼，象王回顧。今日晴，昨日雨，孤村紅樹，寺門清澀。」擊鐘板云：「我見鐙明佛，本光瑞如此。」

嘉禾萬壽院縣鐘板。舉椎云：「大眾！此是列聖之頂[寧*頁]，先宗之弘範，匿跡豪端，光被九有。以其履操明白，所以出處洞然。闢幽墟而為叢社，起頑懦而為玅靈，異目超宗，原在聲前；耀古騰今，還居句外。其順行也，人天瞻仰，古佛齊肩；其逆行也，群魔拱手，外道喪膽。困魚止澼，可惜許，一向逐響尋音；鈍鳥棲蘆，悲乎哉，往往沈空。」滯寂良久，復舉椎云：「大眾所作皆辦，具諸佛法。」遂擊鐘板一下。

朱明寺縣鐘板。「玅湛圓明，裁為規矩，換斗移星，拈頭作尾。黃鍾與大呂，聲價滿寰宇，憍陳那綱紀叢林，觀世音圓通會裏挾帶挾路，敲唱雙舉。晴空霹靂，乾坤一軌。」乃擊。

天華菴大悲像開光。「遠山橫八字纖眉，野水湛百千寶目，既以虛空為體，復將法界為身。道有也，文殊喪其智體；道無也，普賢失其行門。正恁麼時，如何說箇應物見形底道理？」舉筆云：「如來眼有大人相，名自在普照雲，以種種玅寶而為莊嚴，摩尼寶光清淨瑩徹，普見一切皆無障礙。既然如此，還著得一纖豪麼？你纔動念，卻不是了也。所以道：『金屑雖貴，落眼成翳。』蓋不知有向土一竅在，如群盲摸象，異端競起。大眾！如何是向上一竅？」以筆點睛云：「珊瑚枝上日杲杲。」

觀音、勢至二大士開光。「三十二相紫摩金色身，總之是脩來面孔。有一人不習佛行徑，不歷賢聖階梯，眼同世界闊，身等虛空齊，一毛孔裏藏卻百億須彌，澤利九法界眾生，雲行而雨施，卻與大眾眉毛撕結，眼眼相覷，獨來獨往，處處逢渠，秖為太近，所以逢渠而失渠。山僧權作丹青手，寫出龐兒耀古今。」遂點睛。
古報恩寺掛鐘板。「天目為群山之祖，龍蟠鳳翥，結脈開陽，落在這裏。東海乃百谷之王，天旋地轉，洪波浩渺，直抵錢唐。今古人才到萬松關，便道：已見山海大略。總不知其源委，所以昧卻本來人了。不識有函蓋乾坤的句子，也只是無人點破。若知其源、識其委，便可以權衡佛祖，號令人天，聲色堆裏坐臥，魔佛界中出沒。山僧今日為你點破去也。」乃擊鐘板一下。
普明寺大佛開光。「大眾！世尊今日重整靈山故事，拈起一枝花，解笑者豈止頭陀？直得春回大地，遍界生香，現前緇素人等，即凡成聖，隨處解脫，自一枝以至於百千萬枝，今一時至於百千萬世，燈聯焰續，繼往開來，派列洞源，尊而無比，貴不可言，兒孫遍地，法化無窮。」舉筆云：「山僧今日信手拈來，要與和璧爭輝，隋珠並價，奪山川之秀麗，朗日月之光華。且道山僧手中拈底與世尊手中底是同是別？」以筆畫[〇@、]相云：「今宵月上珊瑚樹，海岳同時放寶光。」
埽光湛老和尚塔。「玉鷺雲邊沒，烏雞火裏飛，物類既繁植，蒙莊不可齊。山僧二十年前，被我老人煮陽燄止渴，炙畫餅充饑，轉南為北，移東作西。既不能倒斷於當初，直得在潔白地上屙屎擦尿去也。」以拄杖劃地云：「春夏秋冬。」
爾密和尚起龕。「囊缽走諸方，天下尋知己，蹋斷艸鞋跟。」以手畫  相云：「原來在這裏。恭惟寶龕中，爾密法兄大和尚，氣吞佛祖，天然有不肅之威嚴；仁育四來，法爾具無緣之慈愛。泥牛銜月，覆盆下無不照之方；木馬嘶春，不萌枝有新開之萼。珠穿帝網，正偏互互；鏡對菱華，賓主重重。臨機應敵，任器施權。遶指柔，擬之即喪；神臂弓，誰敢當鋒。今也虛空粉碎，大地銀裝。化山弟是箇無情漢子，若是把住關津，不通水漐，有腳銕牛行不動，插翅大蟲飛不回，在我法兄固當別論。大眾且道，放開一線作麼生道？磨盤空裏走，銕鋸舞三台。」　入塔。「不挂本來衣，姓字無人識，手提華藥籃，東山水上立。五帝三王是甚麼？天上天下無彌勒。珊瑚林裏水晶宮，琉璃殿上黃金色，斑毛師子白如霜，藏身之處沒蹤跡。松窗獨坐兩和諧，夜半吹燈讀周易。鐵新樣子南陽來，大明國裏藏不得。一自春回物阜時，艸木瓦礫通消息。大眾！既是

大明國裏藏不得，此後向甚麼處相見？」卓拄杖云：「雪深埋卻鷺鷥，烏龜飛上兜率。」
恒蔭榆監收火。「才參蘿蔔禪，便作生薑漢。三十年來惜嘗住，如保護眼珠調。大眾！若司空見慣，毀不加撓、善不須贊，饒君百煉精金，也著紅爐再煆。萬山火燒赤，虛空流白汗，清淨法身無處避，淮陰侯棄楚而歸漢。大眾！秖如亡僧遷化後向甚麼處去？」顧左右，乃擲火炬云：「老僧只管看。」　入塔。卓拄杖云：「識得拄杖子，立地超生死。三山海島六鼇擎，一毛頭上金師子。長生方子涅槃禪，廓落無遮離彼此。看他榆上座，急水灘頭打毬子，解放不解收，至今無安處。」指塔戶云：「不若這裏，萬物一指。」
瑞彰禪人入塔。指塔戶云：「這一竅是千佛之堂奧，諸祖之歸源。東西十萬，南北八千。雲漠漠，雨漣漣，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舉骨云：「瑞彰瑞彰！你今日落在化山手裏，縱使是火裏煉過底精金，荊山新剖底美玉，也須更進一步始得。大眾且道，從那裏入？」擲骨云：「一從遊冶江山遍，始信壺中別有天。」
埽弁山瑞和尚塔。「霅水汪洋，弁峰突兀，水自耶谿發源，山從爐峰起麓，蜿蜒起伏三百餘里。」卓拄杖一下云：「誰知結脈開陽，落在這裏。若是靈利衲子，這裏那裏總不著問人。其奈這老漢一似山僧鼻孔，雖知決在面上，卻二十餘年摸索渠不著。何以見得？這老漢斬荊棘而成叢林，植豪末而為梁棟，啟三會於龍華，振五宗於崆峒，撫英育俊，惜麟哀鳳，慨法道於陵夷，念下流之可慟。瞎宗師、杜長老，心懷嫉忌，百端吹索，在這老漢分中，殊不足為輕重，可謂遍地雲門，一時曹洞。為甚麼卻又留下箇未了底公案？」以拄杖畫圜相，進前立云：「大眾！珍重。」
六如和尚起龕。「識得一，萬事畢，若耶谿上打毬子，秦望山頭獨足立，萬古徽猷祇這是，展開坐具乾坤窄。恭惟雲門堂上法兄六如和尚，踞涅槃城，生法王家，以六度為叢林，以智光為家室，引三昧水灌智慧苗，植菩提樹長功德花。雖然如是，在這老漢則得。若是初心後學，向這裏一坐坐住，則何以竿頭進步、懸崖撒手？大眾！山僧為你轉卻去也。」向前舉龕云：「金爐香冷，玉殿苔生。」　封塔。「荊山韞無瑕之璧，白髮歸來人未老，紅爐有百鍊精金，浪子惜華春起早。手執夜明符，全身入荒艸。石女夜登機，密室無人埽。所貴野老謳歌，不喜亂紅啼鳥。一喝堂中風悄然，五雲山下音書杳。糞掃裏明珠，灰堆中至寶。坐斷報化舌頭，蹋破毘盧頂腦。這老漢一生來瀾翻藏教，火急宗乘，如象王任重，若師子遊行。今日若是緘默不言，則何見得提綱挈領，振末扶顛？山僧不妨為渠道破去也。若耶谿上浪滔天，秦望山頭日皎皎。」

孤山法慧圓法師遷塔(戊子年十一月十二日啟塔，得一瓦缶，中有銕塔一座，高七寸餘，小瓦罐一，中貯尊者頂骨舍利，一齒八骨，舍利四枚)。「恭惟法慧法師，真中性具，惟善惟惡，玅協圓六，不縱不橫。整足三千，該事理以無遺；天成六即，貫生佛而一致。惜吾完器，濟衍門之三術；歎彼破瓶，導觀法之十乘。境觀雙融，金神七煞。無敢誰何，智悲兼利。天龍八部，為之呵護。闢通衢於九達，臨法化於三根。言何足貴？契證法身。常住道烏可憑，仰瞻舍利重光。開門人，閉門人，因緣不偶；古塔主，今塔主，均顯鴻慈。湖山舊日音容，霜月今時儀範。三角麒麟何處覓？獨有梅華傲晚香。」

野航禪德火。「三十九年江國，春風一度；千七百則葛藤，掀翻幾多滯貨。隨身寶劍，誰敢當鋒？出匣菱華，等閒撲破；皮袋一靈，一靈皮袋，且道一箇兩箇？葉落歸根，破灶已墮；肘後縣符，豈肯挨門傍戶？自從舞折柳腰枝，至今不入桃源路。」

能仁寺無量敬耆舊起龕。「萬里不挂寸雲，虛空七片八片。切莫問是凡是聖，亦不坐佛見法見。龍女須臾成佛，善財百城參遍。攝海會而為一塵，通古今而為一貫。不壞法界性，而行法界事百千方便。是以僧俗男女、聖凡、魔佛不隔一線，而況被如來衣、行如來行。慈非一種，行非一願。起荊棘而為叢林，拈莖艸而作瓊樓玉殿。即此是渠生平梗概，又何須問薦與不薦？山僧今日把住要津，要討箇本道公驗。」良久，云：「大眾！此是他親口出親言，何其成見？汝若不會，到塔上來，且看他神通顯見。」　掩塔。「夫非常之人，有非常之用；具超師之作，方解報師之恩。若以功行而窺量兄，祇見一斑；不以功行而目量兄，則何以起迪後昆？惟吾兄雙徑發源，雲門結脈，銕羅漢戒珠圜淨，石如來普照難窮，彌陀佛福基兩造，阿育王舍利維新。起數百年已廢之能仁，開百萬億難行之保社。雖垂老而益堅，乃扶病而締搆。今則秦山慘澹，鏡水煙愁，雖路人而為之感動，是同儕豈不興嗟？豈知寂光真應無縫塔，卻教有縫真人得；位有量身，竟成無量。大眾！向後去，且道何處相見？藏閣鐘樓，山門佛殿。」

報國院養源耆舊入塔。「以義為身，以道為宅，言出無聲，色前不物。見居士相，可稱一席之師；作比丘僧，不入他家途轍。法緣知契，迥出常情。龐家父子，門風自別。但得頭正尾正，一任橫說豎說。如今老唱還鄉曲，看取桃紅李白。」

玄旨監收入塔。「露溼層苔，華飛柳陌。祖師心印，幾多漏泄。既是玄旨，安用言說？一大藏教藏山於澤，不若藏天下於天下。」指骨云：「這些骨董，楊柳岸頭，曉風殘月。」

蜀尼明珠火。「披衣來，有德有齒。蹋遍了，蜀山楚水。飄然耳，老到還鄉。總不燒錢化紙，我為汝指出明珠。只恁麼，五熱炙身，

四山交逼，便可見千紅萬紫。畢竟向甚麼處安身立命？」擿火苣云：「庭前柏子。」

三亡僧入塔。臨入時，失敬文一具。「摩竭提國親行此，令弟子如文殊、普賢不敢措一詞。維摩老漢雖有錦心繡口，祇可析線分科。」指骨云：「此上人，他要與釋迦老子把臂共行。梵王贊歎莫及，帝釋散華無地。獨有敬文長老不入此夥隊，騎泥牛入海去也。所以道：『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復指骨云：「祇如這箇，著在甚麼所在即得？」指塔云：「煙霞生背面，星月遶檐楹。」

良玉、潤微二僧火。「識得一，萬事畢。達磨鬍子直得分疏不下，九年面壁；雲門老漢抖擻肝腸，道得箇廿七。獨有此兩箇上人，不待山僧解制，通身委悉。」舉火苣云：「大眾看看，雙垂兩相，二始同時，大藏教一時演出。且道是甚麼法？」擿火苣云：「銕壁銕壁。」

起日禪人火。「力疾為君舉火，要見空華結果。我有時寫馬成烏，汝卻能反可為叵。彩鳳豈可籠牢？師子孰能羈鎖？因甚麼臨行時一足微跛？這些兒略肖。雲門是可錄。吾宗家譜末後句，我卻分明。」擿火苣云：「破沙盆從新入火。」　入塔。「白頭人送少年郎，不但堪悲可斷腸。說與神僊無秘訣，從今祇可自商量。起日禪人，你嘗追隨我於松間谿上，將謂啟予者商。昨夜一火，鍛成箇黃金彈子，不妨拈來，舉似諸方，打散了雙飛孤燕，驚起了獨宿鴛鴦，活捉得南山鱉鼻。」擿骨云：「總教渠北斗裏深藏。」

無逸禪人火。「夜色上梧桐，打送亡僧鼓，蹋著兩頭蛇，相逢白面虎。不去見閻王，須是純陽祖。山僧則不然。」擿火苣云：「紙鷂子落河，雪觀音向火。」

性空靜主火。「夜雨濛濛，秋雲靉靉。汝性本空，累卻皮袋。我有箇安樂法門，得之者，通身慶快，不往琉璃佛國，不生彌陀清泰，於剎那際，證入神通三昧，劫火洞然，這箇不壞。大眾！是甚麼？」擿火苣云：「甲戌乙亥。」

進可直歲火。「八月十二日，賀者在門，弔者在閭。我明日生，汝昨日死。要服延齡藥，先燒短白紙。進可進可，你好似東方朔，有口腹之累，四上蓬萊，我卻要行茶毘法。就是銕拐李再來，只可借尸於乞丐。若謂附贅縣疣是這皮袋，且道汝之一靈畢竟安在？」驀以拄杖打旁僧一下，眾中忽荅一語，師擿火苣云：「好好。既有上座陪行，不勞山僧覆蓋。」　入塔。「大道無徑，大方無隅，蟭螟眉裏藏卻三世諸佛，蚊虻翼上載著百萬億天王。進可進可，你既有如是神通、如是玅用，為甚麼前日被山僧一把火燒得天地玄黃，直至今日悄無一言？大眾！蓋為他一向來認著箇知痛知癢底，所以蚊

蟲咬革，蚤釘都當極則。山僧向父母未生前，輕輕一箚，直是好笑。」取骨云：「冤家！我與你道破了罷。」喝一喝，云：「龍師火帝，鳥官人皇。」

送六如坤禪師木主入祖堂。「泥牛入市鏖，猛虎當頭立，同氣連枝，萬法歸一。」指牌云：「獨有此老漢，天上歸不得，地下歸不得。」以拄杖擊祖座三下：「權放在這裏，銀山鐵壁。」

中秋雨霽，為本際耆宿遷塔。「九原既可作，今古而旦暮。如何寒山子，忘卻來時路。老兄，二十年前，曾與你譚笑於萬竹林中，不期今日破鏡重完，圜光復睹。別轉乾坤，總不離本地風光。百艸頭邊，見出瓊樓玉樹；一豪端裏，具有金剛寶庫。向這裏得之者，其出其處，利己利人，無可不可。向這裏失之者，動翻識浪，靜遭羈鎖。其奈山僧門庭迥異諸方，所以尚隱不尚顯，貴藏不貴露。金師子，且教渠斂爪藏威。多寶塔，還可如故。大眾！還識此老面孔麼？秋老桂華藏不住，雨餘香滿山前路。」

忍儀菴主火(值旁僧未燼)。「一生來六和完備，果脩到無垢世界，掩不住衣下明珠身光明，兩邊色賽，離彼離此，無向無背。五濁世，獨自抽身；淨國土，恰好有隊。山僧為汝借鄰家之火，解開布袋，坐入三昧。」擲火苣云：「秋水連天碧，長松發幽籟。」

恒如老宿入塔。「今朝九月初一，黃華一時開畢，香風穿透髑髏，會得圜通消息，銕蛇鑽入眼裏，烏龜扒上板壁。狗子原有佛性，萬法不許歸一。且道：一歸在那裏？」擲骨云：「摩訶般若波羅蜜。」

奕生老僧火。「出門不動步，歸家不煖席，面闊七八丈，觜長三四尺。夜光眼睛楊柳腰，銕鑄眉毛銅鑄脊。獨坐香爐峰，對面無人識。當日禮天童、參寶壽、覲東山所得法門，今日不妨和盤托出。其在山僧，放過即不得。」擲火苣云：「銕鎚擠出黃金汁。」

一如尊宿起棺。「道緜心證，法藉人弘。六度萬行，種智光明。應跡聖賢，命世高流。古蓋有之，今未聞也。欽惟越中首領浙右白眉一如尊宿大禪師，其庶幾乎。大眾！還識此尊宿麼？一向來乳憐赤子，提獎嬰兒。謙遜如不勝，雖輿抬廝役，一皆育以春和。力學如不及，縱名儒才士，不敢與之抗席。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自既利而復利於他。今則高踞於萬仞峰頭，追蹤莫及。龍蟠大海，天然高尚，鳳不棲梧，宛爾凌霄。笑釋迦老樓上安樓，鄙孔夫子屋上架屋。山僧雖不能與二古人揚眉吐氣，要在臨行之際，討箇的確符驗。金棺裏展足，直裰上搖鈴，這裏總用不著。」舉拂子云：「釋迦如、彌勒如、眾生如、世界如、一如無二如。乾峰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舉一既不能，放過即不可。且道

如何折合？」斂手云：「蒼天！蒼天！蓼華秋水下夏橋，不是愁人也腸斷。」
正鵠監院封龕。「正鵠禪人，你嘗樹化山旂、打雲門鼓，爾密兄處開華，山僧這裏結果。心如直弦，寬弘大度。為人猶已，立身如堵，義之所在，揮金若土，絲粒錙銖，不昧因果。你累我不合勸做雲門堂頭，我累你延為化山佐輔。今日來脫卻項上枷，開卻心頭鎖，趯破虛空，我為汝補。」　起龕。「愁雲層疊化西東，淚灑秋風血樣紅，豈是道人溺情見，法門掌拄賴英雄。去歲致君來，長空雪舞梅華開；今日送君去，銀鉤月照梧桐樹。不來不去山水長，生銕秤鎚被蟲蛀，不受人家麤瓮淹。丈夫自有沖天志，去去去，一箭透三關，猛虎當路踞。」　舉火。「已度生死大魚口，已出黑暗無明藪，如今獨步玅高臺，清歌一曲曹山酒。」舉火苣云：「大眾！今日樹提上座為正鵠禪人，從頂上放大光明，照諸佛剎，作大佛事。從胸臆放大光明，照諸天上人間，增益福壽。足下放光明，停酸息苦。且道：如何是光？」擿火苣云：「甲子乙丑。」　入塔。「囊括三千界，眉藏石傘峰，吸盡西江水，肘上種青松。如何白雲裏，見出金芙蓉。若論這著子，佛祖攢眉，聖賢罔測。總不若化山當家正鵠禪人，今日四楞塌地，八面威風，胡來見胡，漢來見漢，孤迥迥，峭巍巍，終日在你諸人腳前後底放光動地。」拈拄杖云：「二繇一有，一亦莫守。」舉骨云：「且道：這箇是一是二？」擿骨云：「日午觀星斗。」
為何淨僧入塔。「四壁青山列畫圖，白雲影裏一峰孤，睛舒眺眼天無際，一線征鴻落鑑湖。大眾！此善人前未皈依，今作吾徒去，卻面上千斛塵，要作人間美丈夫。脫去溼重布襖，留下赤水玄珠。」舉骨云：「祇這些兒，如何發付？」擿下云：「殿圍深密重重鎖，金鴨香銷玉鼎煙。」
子白禪人火。「子白禪人，你飲麥浪兄乳，服瑞白兄藥，鶴立不群，舉止英發，而嗜以銕蒺藜充饑，熱鎔銅止渴，既作赤梢鯉魚，肯向麤瓮裏淹殺。李長吉二十七，身為名累；顏淵子未三十，鬢多白髮。為人厭者，縱長齡，而生已枯骨；為人惜者，雖短箄，而死有餘香。」以火苣打圜相云：「雪裏貍貓拏不住，月中桂樹和根拔。」
入塔。時有寶泉二亡僧骨同入。舉子白骨云：「此小師曾入大海中尋鍼，猛火裏拾芥。今日粉骨碎身，祇圖酬報箇所親諸大善知識法乳之恩。果然倜儻，留得一口寶劍，山僧收在這裏。今日法席將終，有道得者，山僧雙手相贈，總不分外。有道得者麼？」眾無語。「恁麼則山僧自道去也。寒來暑往，秋收冬藏。」乃擿骨。復指二僧骨云：「惟有此兩具骨董，收不得，藏不得。寒不能侵，暑

不能炙，入火不動眉毛，過水艸鞋不溼。釋迦老子分疏不下，達磨大師道箇不識。大眾！收底是？藏底是？雪華莫作蘆華看，始信黃泉是寶泉。」
萬峰禪人火。「隔越數日不見，虛空突出一片。一春雪雨陰晴，萬峰日面月面。受付托而不迻，臨大難而不變。莫道唐喪，居諸今日為君略通一線。」喝一喝，云：「旱地忽雷。」舉火苣云：「晴空閃電。」
日華、靈腑二禪人入塔。「師子不食鵰殘，俊鷹不打臥兔。臨濟只好掉棒打月，雲門徒自東顧西顧，說甚麼玄要賓主、君臣佐輔。」擿骨云：「一對鷺鷥三片翼，夜深飛入清江浦。」
尼戒初火。「癸未歲暮，甲申日來，梅華映雪，葭管飛灰。獨有此婆子，不受他四序差排，一任渠桃符新換，爆竹如雷。金剛堅固無生國，琉璃世界黃金臺。人蹤不到，迥絕塵埃。」舉火苣云：「看看！遠山如黛春將至，嫁與東風不用媒。」　入塔。「年窮月盡，有一物剩，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盡大地人。索命開秘密藏，佩毘盧印，慧雲法雨，那伽大定。大眾！要到此地位，絕似不難。」以拄杖劃一劃，云：「但得春到來，何愁雪不盡？」
五人入塔。「相將攜手人煙霞，異姓相逢共一家。看盡落華無與結，都來接拍弄琵琶。如今絃斷難為理，角樓清夜聽悲笳。雲門這裏，面如鐵冷、膽如斗大。」以拄杖點五骨云：「縱使此五人，若臨濟、若曹洞、若溈仰、若法眼、若雲門，都作一阬埋卻，使天下人眼橫鼻直氣衝寓宙，其餘摘葉尋枝之流何足言也。」舉骨云：「大眾！你道他甚麼過，作恁麼語話？太平本是將軍定，不許將軍見太平。」
六和庄謝菴主入塔。「黃蒿沒脛紙錢香，鼓吹靈輿到寶方，驚起松巔雙白鶴，和煙飛入水雲鄉。」指龕云：「大眾！此菴主他擅美四德，契合六和，既以身為律令，復將行作津梁，向大寂定中，一坐十小劫，今日密迻一步，更進一層，無縫塔中遍參知識，雲門山裏親見作家。山僧亦不敢妄有所加，祇要他做箇灑落丈夫，如香象渡河，非羊鹿者比。即今腦後圜光壁立千仞，又何須起模畫樣？咦！無腔曲子隨心唱，不必宮商韻已齊。」
仲雅禪師火(以掌毒故)。「髫年閑里會要久，把手同行不同走。蹉跎白業非如君，多少丈夫空白首。能於此際唱歸歟？艸木瓦礫師子吼。惡拳毒掌自能施，舞之蹈之渾大有。卻是由僧門徑寬，任君氣宇衝牛斗。」舉火苣云：「仲雅仲雅，你道是甚麼？」擿火炬云：「拖金楊柳。」
智安禪人入塔(時值久旱)。「行舟於陸地，千里飛塵埃，燈籠夜哮吼，沿壁上天台。母子投機，玉兔懷胎。」指骨云：「大眾！此僧

也到乾爆爆地，總不見有洪波浩渺、白浪滔天底作略，只為一向坐在潔白地上、鬼堀裏安身。山僧今日教你老鼠入牛角，便見到底。」入骨云：「前山應有雨，雲自洞中來。」

龍門石和尚封龕。「祖道臨川歎末流，誰人獨上遠山樓？西谿雪色梅華路，兔跡狐蹤上古丘。恭惟法兄佛日和尚，西築菴木魚擿地，放生魚原是釣來。古石田，今石雨，事不崇朝；先雲門，後龍門，要終原始。與你同條生，君不愧雙珠老蚌；不與你同條死，我卻愧聯璧荊山。香柏峰循規蹈矩，鷂兒山擦風擦顛。法雨所霑，三艸二木同歸甘潤；慧日有臨，五嶽四瀆總屬含弘。上八閩入水求人，回兩浙燒山覓虎。操入室之戈，寧可人負于我；挂回車之劍，無使我負于心。饒你一橛，頭硬差排，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須知三滲漏，軟套索，左旋右轉，落吾圈繢。金鍼入眼，亂卻玄黃朱紫；疾雷在耳，難分角徵宮商。」驀舉封條云：「大眾！此是先兄一生用不盡底鼠黏子，塞斷天下人咽喉。法弟今目也只得看簍打簍、相車造車，管教你進了出不得，關了不許開。為甚如此？折角鐵牛何處覓？鸚鵡峰前月一輪。」　縣真。「大眾！最初句則易，末後句卻難。肅清寰寓，函蓋乾坤，千眼大悲覷不見，八臂那吒無處尋。洞山過水，失卻了自家面目；大梅臨終，錯聽乎鼯鼠之聲。大眾！要見末後句麼？」展真云：「哪！」　迻像入祖燈閣。「難得不相見，夜來月上林東；今日始親承，一灣水落清渚。離師子堀，看取落花無住；昇忉利天，不外菩提寶樹。所以沒量大人、超方上士，石火電光，難為顧注。一坐十小劫，百劫千劫，直逗到八萬四千劫，總在今時。從此一方，東方西方，縱迻到十方世界外。」卓拄杖一下，云：「不離當處。大眾！先兄一生來，十餘坐道場，雖則儼臨萬指，不廢吟風弄月，豈肯向鬼堀裏安身，死水中浸殺？今日密迻一步，便見神號鬼哭。山僧不得已，只得放開一線，令諸大眾見我先兄不難。」左右顧云：「且道如何見鄴？」喝一喝，云：「皋亭夜月春風煖，十里桃華惹夢香。」乃安位　秉苣。「豁其門戶，放出無毛銕鷂；決破籓籬，難留折角泥牛。鷺鷥牽崑崙之象，銕蛇入金剛之眼。恭惟法兄龍門和尚，唯德者有容，乃智者攝眾。繩繼先賢，惜珠惜玉；獎提後學，擦土擦沙。法猶在耳，鸚鵡峰華開鳥沸；道豈泯乎，龍門山雲去月臨。拆不散，生冤家，顯聖室中交臂，唯弟唯兄；打不開，死對頭，鷂兒山下連床，即師即友。一朝管鮑，義同骨肉。終古參商，痛切髮膚。天然法系，定論難逃。當家佛事，不邀而至。勝熱婆羅門，通身是眼；火首金剛王，隨處光明。直得七珍遍地，八寶彌空，不須尋討，枉自他求。分明一具黃金骨，卻在洪波浩渺中。」　入塔。「斷拂子，華開拄杖；赤骨[骨*歷]，不動一塵。利生事畢，即此物離此物，留與人間作模

則。十景神駒渡海南，五色祥麟下天北。一十餘座道場，二十年來狼藉，卻道是清涼池？大火聚？可入不可入？總不若今日提持，可謂超方越格，趙州老胡盧，端自挂東壁。」

心珠禪人掩關。「拗折拄杖，高挂缽囊。達磨老漢，請出門外；德山臨濟，喚來栽樹。到這裏，天地澄平，萬物雍熙。根本智，一切智，從這裏流出；三昧門，神通門，亦從此中收攝。古人得意之後，向茆茨石室中長養聖胎。名利不干懷，聲色不攖慮，其出其處，無所不可。且道：憑箇甚麼道理？天高群象正，海闊百川朝。」拈封帖云：「內不放出，外不放入。寒山拾得來，又作麼生？蘇嚕蘇嚕。」

亡僧入塔。「火出木盡，風送漁舟到岸；灰飛煙滅，露出腦後圓光。此是他身後底形模，卻是爾輩生前底儀狀。可惜許！唐喪光陰。我為汝等，盡情道破。」舉骨云：「會麼？」復云：「莫妄想。」

天真寺存虛老僧火。「師子巖秋風蕭瑟，鳳皇山江天一碧。為提持額上之珠，偶打失祖翁巴鼻。為甚麼？群盲摸象，或是或非；眾手淘金，有得有失。愚智但在反掌，聖凡秖爭一息。豪氂有差，天地縣隔。」舉火苣云：「任他曠劫無明，究竟只在今日。竹景幽窗到者稀，松風古殿無人識。」以拄杖擊棺三下，云：「今日是你收因結果之時。還會麼？好向此時轉得身、吐得氣，八字打開，和盤托出；不則山僧為汝道破。」卓拄杖云：「不識。」

為了塵長老起龕。「千聖同塗，萬靈一轍，迷則有生，悟不存佛，迷悟兩忘，紅爐片雪，了塵非相，水清月白。到這裏萬不可坐住，上一層，進一步，脫卻鶻臭布衫，翻卻胡猻窠堀，才有說話分。且道：東方阿閦佛乃至北方成就佛等，各各有依報莊嚴，華臺寶閣，畢竟在甚麼處安著？」擊龕一下云：「了塵長老，你隨我來。」拽杖而出。　舉火。「知幻即離，不作方便，石中取火，麥中打麵；離幻即覺，亦無漸次，見性隔羅，眼中著刺。所以淡漠高流、超方上士，游冶于山水之間，超然無事。說甚麼睹明星悟道，達磨西來，斷臂安心，三頓痛棒，吹滅紙燭，洞山過水，一點浮雲翳太清，曉來霧鎖塘南樹。又道是八萬四千三昧門、陀羅尼門，菩提涅槃、真如佛性，根本智、後得智，如虎之缺、如馬之舜，更問父母未生前，死了燒了，落在何處？」喝一喝云：「鳥啼華落趙家村，柳陰殘月湖心寺。」

恒然如監院入塔。「四十八年一夢，臨行時虛空迸卻一縫。我道死水無龍，寒山子認作神僊八洞，走卻金章師子，藏不住綠毛么鳳。我今為汝補卻，免使後來津送。」掩塔戶，云：「恒然監院，珍重珍重！」

六通伊姪願菴和尚火。「古藤一俯麥華秀，斷拂靈苗簇清晝。共本同根原委來，豈為異種萃光後。天空眼界下諸方，傲骨稜稜碧峰瘦。明因殺艸山欲頹，六通破院天欲漏。任伊千指熱門庭，我此山門蒙古垢。墨瀋撩狂筆似椽，緗縑剉楮龍蛇驟。祝余興歎三復言，庶艸凡華易開茂。狐狼礪爪新其牙，日暗鐙昏薄我牖。願公斯感將有為，灼肺焦腸不能捄。誰道公為泉下人？生氣如然正襟袖。此後拈提向上機，疾電奔雷不堪湊。霜風一似春風嬌，朱紫玄黃滿林鬥。」舉火苣云：「大眾！正恁麼時如何？」乃擿下云：「相捄相捄。」

龍門石和尚木主入顯聖祖堂。「先兄與山僧三十年，憑著些血氣之勇，於此室中東壁打到西壁。就是散木老人有三頭六臂，無處藏影，將些家藏之寶盡情狼藉。先兄得了許多奇珍異貝，遊三楚，上八閩，回兩浙，歷三泖。西谿東皋，神奇鬼怪，東湧西沒，總使人不可測識。今日葉落歸根，坐鎮寰宇，肅清海嶽。山僧又恐有日難見、有耳莫聞，不免向大眾再揭露去也。」遂展真云：「但願春風齊著力，一時收入此中來。」復捧木主云：「大眾！看看。佛祖位中留不住，笑入蘆華信水雲。」

亡僧火。「旭日曈曈，春色朧朧，梅華破玉，見主人翁。山僧這裏太殺不情，借此東風加以火攻，絕教身不逐影，足不留蹤，潔潔白白，廓徹虛空，沾他一滴師子乳，好看拄杖化為龍。」

因之老僧火。「出海明珠，剖石和璧，十二連城價，三千大千值，留與人間照耀古今，日月光明所不能及。山僧三十年來，總不惜東拋西擲。因之老師向岐路中偶然拾得，便可出此入彼，東涌西沒，諸佛國土一時遊畢。今又節屆清明，雨淋寒食，木筆春風別院香，海棠夢冷池塘側。」

德宣高公火。「近海風多利，春寒禁落花，鳥鳴鄉曲語，遊子正還家。」舉火苣云：「一條白練，江山共色；萬里神光，天涯咫尺。諸佛無縫可出，列祖無罅可入。豈知僧俗男女，世法佛法，平等法門，一時收畢。深深海底行，萬仞峰頭立。」

萬壽院諸亡僧焚棺。「金篋玉管，走聲譽於詞壇；寶蓋雲幢，播佳名於法社。陳年骨董，不妨提掇；舊日家聲，正好維新。移一步，追給孤長者之芳猷；允我西遷，實前代黃龍之道範。況茶毘乃先聖成規，三塔係叢林舊式。死了燒了不須問，踢倒須彌山一座，生耶死耶何足言，吸盡黃河水斷流。山僧與諸公，生前無半面之交，末後有同心之倡。」舉火炬云：「會麼？好生識取金剛體，所幸來乘般若船。」　入塔。「空空尋世界，笑憨布袋；掘地覓青天，惱殺空生。丹青寫行樂，謾道本來面目；鼓吹上優場，錯認自己營生。所以道：『有一層，去一層，出家還須出世。進一步，退一步，利

己先在利人。』天寧莊，萬壽院，滄桑一變；昔幽墟，今寶地，慶弔同程。茲者卵塔重新，存沒咸歸福化；剎竿初建，往來幸有安居。前僧後僧原無二姓，古佛今佛本是一家。含元殿裏位次，豈從外得？娑羅園中主人，要自天成。師子吼，花紅滿地；象王回，艸遍郊原。」入骨云：「請君為我永振叢林。」

為端實小師火。「栗畚裏只恁麼去，紙衣下解恁麼來。飽食香積飯，好打愚癡齋。無依國解鐵鎖鍊，金剛堀舉琉璃杯。嚴禪人，你但知古路長松，卻不管玉殿生苔。骨鯁之臣其庶乎，跛足阿師何俊哉？哀哀白頭人，送烏頭子。落葉西風覆艸萊。」　入塔。「端以自持，實以律眾。一布衲，終身不易；三條篾，畢世無他。食則同眾，臥則同堂。嫉惡如讎敵，樂善若醇醪。掩芝蘭之幽香，甘樗里之退藏。山僧今日一任你歸元還寂，若趙氏連城之壁。」以手拊骨襯云：「送君歸舊府，月滿前川碧。」

涇菴主火。「銕船入海，枯木花開，白雲冉冉長空色，帶水拖泥幾度來。一切智觸目而現，一切門應手而開。涇菴主不行鳥道玄路，卻與古德律洽聲諧。」擿火苣云：「我今贈你一莖柴。」

道聲尼火。「雲在嶺頭閒不徹，水流澗底太忙生。當頭一句明如日，多少時人暗裏行。山僧法席將終，多寶塔現，有龍王女變成男子，即往南方無垢世界成等正覺，遺下箇護身符子。山僧不免親手奉送。」舉火苣云：「打破萬重關，喚醒這猩猩。」

法相淡菴老宿火。「長年不出戶，天下無人識，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值。百艸頭上光燁燁，鬧市叢中鮮滴滴。更說甚麼金棺自舉，雙林示寂？大丈夫區處得宜，又何曾於生死去來，患失患得？出匣驚人，開弓中的，直逗到奔馬臨崖，推車撞壁，向這裏轉過身來，更進一層，三箇胡孫夜簸錢。」擲火炬云：「一把無明當面擲。」　復為木主安位。「淵智藻德，礪行惟粹，終古彝倫，紀綱品類。道無可道，名無可名，所以位非其位，當堂不正坐，玉殿苔花翠。此是威音王以前缺限，釋迦老子求之未遂。山僧今日補前人之所未備，起風規于將墜，日暮宿鳥投林，月裏鷺鷥成隊。」整位云：「天然尊貴。」遙為元木恒首座火。「八字打開，和身脫落，雙眉乍斂，徹底掀翻。文殊舒右手於百城之外，資福吐心腸於一水之東。從前恩怨三更月，此後相思一笑空。恒上座，你歷參名宿，裂斷葛藤，望起吾宗之將墜，有敷末葉之靈葩。不意先我著鞭，早唱歸歟。老僧不惜持一炬火，神往於數百里之外，縱有喪予之歎、長慟之悲，總分付與前江巨浪，遠岫層雲。睦州越嶺同風處，不是蘆華是雪華。」

荊門法姪封龕。「秦望古路，道韻沖虛。晉代雲門，家風迥別。獅子子，遵賢法聖；鳳凰兒，逸眾超群。門錘拍板，禪參九帶三玄；

錫杖軍持，律奉五篇七聚。吹無孔笛，春花滿谷；撫沒絃琴，露艸生光。火鑪與法界齊寬，古鏡同虛空闊大。」卓拄杖云：「此是諸佛秘密藏，藏不得，覆不得，豈可與外人窺識？」

獻公真首座火。「含元殿裏苔生，錦帶橋頭花雨，金牛斷索凌空，鼯鼠一鳴而已。春風匝地無遮，何曾隔卻越山吳水？河南三腳驢，雲門赤梢鯉，勝熱婆羅親切之句，方得揚眉吐氣。不知誰委？緩行緩行。我有一語雨。」

琶山印空老師起龕。「即其室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在斯，印空大德，你欲十小劫而為一坐，攝塵點而為一時。山僧且未許你在。何故噇？佛道垂成，十劫觀樹，就是大通智勝如來也須遷座成道。所以普眼之見普賢，別峰之見德雲，自古以來有此法式。」以柱杖擊龕云：「你今日若向這裏坐住，神通光明總成窠臼。山僧為你密移一步，轉功就位去也。」卓杖一下云：「琵琶絃上新翻調，響徹梅花月上枝。」　入塔。「殘月蕾霜花，書空雁字斜，道人本無住，插艸且為家。一生功行，百世丕因。那知到末稍頭上，收圓結果。有印只可打空，無言方成不二。師子潛蹤，羚羊掛角，障蔽魔王無處摸索，洞山土地莫可追尋。寂光有真境，非權乘之所知；界外有淨塵，豈凡夫之所識。華藏莊嚴世界，毘盧遮那如來，逝多林法菩提場，近有毘盧遮那莊嚴藏廣大樓閣，攝無邊法界海，無邊諸佛海，無邊菩薩眾會海，無邊眾生差別海。此乃離垢者之所住處，淨覺者之所住處，真實無礙者之所住處，超世者之所住處。爾時彌勒菩薩從別處來，彈指作聲，令善財入，入已還閉。」擊塔三下，乃入。

道和穆孫火。「國有大難，以身殉之之為忠；國有大事，以身成之之為功；國有大義，以身任之之為勇。此三不朽者，吾宗何獨不然？嗚呼！道和穆禪人，茂年入道，壯受囑累，吾門亢宗，法社英秀。適當獅蟲起於濟北，戈戟摻於同衣，穆禪人撫膺裂眥，誓靖其難，以子房搏浪之膽，繼明教叩閽之風，奔走南北，如救頭然。率能感動天龍，賴諸弘護，逐其人、火其書，熄其邪、正其謬。然事固畢矣，而臣之精已消亡矣。以視吾宗之中，有袖手而觀者，有趨避其焰者，有閉戶不聞者，有坐視而哂者，以視禪人之鞠躬盡瘁，寧不愧死乎？乃若輩不死，而禪人乃死乎？豈不哀哉！至其疾革之際，猶喃喃以法社善後為慮，益可以愧若輩之心矣。老僧哀之，至於再三，不啻顏氏子之可慟也。然見其委順之時，報謝怡然，較往比今，可以無歉，老僧復奚言哉？」執火炬，高聲喚云：「道和！道和！雖然我欲無言，止有一句子，不可不與爾重宣，以為津送。」舉火炬云：「一靈真性，不假胞胎時如何？」擲火炬云：「鶴翀霄漢和雲白，雁入蘆汀帶雪棲。」

守真禪人火。「壽彌甲子，事我十年，端恭謹飭，不約而虔，短袂操作，在人之先。處眾如水乳，律身猶治田，以其不忤於物，故抱恙也孰不憐？既具雲鶴之志，故臨岐也灑然。闖蓮華國，遊性海天，老僧之庶事豐約，杓柄短長，汝固知之。茲以秉炬之際，為汝狀，為汝贊，庶幾可傳以風後賢。」舉火炬云：「大眾！八萬門一句當天。」

萬英座主火。「雲門扇子[跳-兆+孛]跳，露柱燈籠好笑。林木池沼，皆演法音，觀音菩薩大開當門一竅，直得萬紫千紅映碧溪，頭頭得妙，水底銕崑崙，火中飛紙鷂。」　入塔。「遊華嚴之性海，借百川而為浴，要滅南方魔種，卻被婆子窘辱。燒卻青龍疏鈔，接得龍潭紙燭，便爾卸甲拋戈，好向孤峰獨宿。瑞峰塢裏覆祥雲，差勝湘南潭北。碧霄洞裏安身，孫臏門戶賣卜。」

恒心禪人入塔。「二由一有，一亦莫守。葛坡下竹杖，雲中哮吼。普化搖鈴，曹山顛酒。跬步不移，鳥飛兔走。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八臂那吒，無處下手。恒心禪人，我道日中不藏影，受用施為渾大有，一對鴛鴦畫不成，秖可藏身北斗。」

自覺修禪人火。「住毘耶城，居維摩室，掌擎佛剎，毛納大虛，即小不思議境界，沒量大人難測。正是自覺覺他，將法界眾生一時圓寂。既是實無眾生得滅度者，所以不住涅槃。四德獨蹈大方，光明赫奕三界，優場推車撞壁，更問箇立命安身，惹得丙丁童子發惡，燒得石烏龜眼赤。」

潤凡老宿火。「烏芻瑟摩侍衛尊，驀然闖入圓通裏，夾岸斜飄楊柳風，蒲園亂落桃花雨。那伽大定用繁興，正是春光遍寰宇。磨盤空裏顯神通，石頭大小皆能語。柱杖從茲拔卻根，數珠莫教從頭起。」舉火炬云：「者點光明遍剎塵。且道：是你不是你？」

吳門兩孺人點主。「佳山開鳳翼，不必問牛眠，峻德歸幽壙，家聲起後賢。恭惟吳太夫人并老夫人，母儀可則，內政堪貽。聳南山之大師，浚聖水之賢明。仁慈春藹，人得而親。至性天成，姑嫜有托。門楣茂丹桂之香，閥閱列芝蘭之裔。隋珠在乘，前後俱照；寶鏡臨臺，高低普應。茲者受賢孝子之請，要山僧向筆尖上說歸元著落底道理。」舉筆云：「看看！任從世界滄桑變，一點靈明亙古今。」

坦持鎰小師封龕。「雲山嵯峨，古木長蘿，定光圓寂，彼岩之阿。惟坦持鎰公，德不自彰，行不存跡，超超玄著，落落襟懷。其慧敏，其學優，其理圓，其用周。以山門之故，鞠躬盡瘁，其成與否，殊不足介。惟不能忘情于祖道，垂秋其志，在支大廈之將傾，障狂瀾之趨下，昊天不弔，吾其已矣，又何言哉？雖然如是，思大師有言：『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更說甚麼度眾生事。』審如

是，則鎰公大事畢矣。春寒竹屋梅花近，閉卻窗兒看月明。」　舉火。「隻履言旋蔥嶺西，如來寂滅雙林曉。佛祖雖超生死淪，也示眾生業顛倒。識得漚花有漏軀，丈六金身同腐艸。鎰公身是亂峰雲，去來蹤跡難尋討。今日重參勝熱師，山前歷亂啼花鳥。」舉火炬云：「這段威光古定光，同途異轍歸家好。」

一機關主封龕。「卜築西溪溪曲裏，屋繞琅玕花覆水，家風不讓芭蕉菴，門庭冷落祥庵主。邋遢窮酸只恁過，何曾一念吾宗旨。近來蹤跡似羚羊，絕無一法為倚依。閉卻柴門春晝長，這回相續主中主。」

胡瞻雲點主。「寶鏡臨臺著眼看，胡來現胡漢來漢，一點靈明亙古今，翻覆從前無兩樣。茲者瞻雲胡居士，德以為科，黨里共聞。大義天成，愚智俱瞻。忠信可通於遐邇，仁愛姻睦於庭帷。不欺於人，不負於己。去後追思，無愧於衾，無慚於影，蓋棺始定。夙種有培，為吾道之金湯；靈苗再植，作金田之秀實。金枝衍茂，宗祧有承，貞蔘呈祥，門闌可慶。山僧今日向錦上鋪花，鏤金嵌玉，要使人人知有，即俗可以明真，因華以望得果，現居士身，行如來事。」舉筆云：「留取汗青垂不朽，江淹筆上亦生花。」

沈居士請為薦親點主。「春盡野花濃，雲開見遠峰。老僧三昧廣，動處顯神通。」舉筆云：「大眾！看看，這管城子放大光明，照東方十萬八千佛土，皆明金色。其中顯現無量佛剎，見無量佛，以無量佛事，化無量眾生，得無量三昧。大眾還見麼？」點主云：「一點水墨，兩處成龍。」

妙香養虛上座起龕。「往復本無際，動靜歸一源。毘盧遮那不動，而身臨塵剎；大通智勝遷座，而立證菩提。圓明如照乘之珠，潔潤似連城之璧。法界圓攝，智周無際。有如是威光，有如是神用。若是金鎖玄路，槁木寒灰。在古德之所切誡，斷斷不是自己家鄉。山僧茲者來自聖湖，袖匿煙霞，眉藏丘壑。」豎拂云：「這裏儘可適性怡情，濬養道胎。養虛上座既與山僧有法門瓜葛，宗裔攸關，何不向山僧拂子上轉過身來？方顯通津玅用。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卻你拄杖子。到這裏會見，兩峰雲淨千山月，三竺花連十二橋。」　舉火。「常光如寂，脫體無依，赤肉團真人，[跳-兆+孛]跳白拈賊。神異難思，精金出礦，擲劍揮空，豈爆冷灰，花開烈燄。當門不挂牌，閉戶請救火。往時君是君，今朝我是我。頂相圓光亙十虛，清淨法身無處躲。」舉火炬云：「好箇收因結果，插翅大蟲超海岳，無毛鷂子貼天飛。」　封塔。「曹源一滴沾脣，好共江山齊說，脫卻鶻臭布杉，還我五湖風月。紅爐煆就銕蒺藜，玅香世界黃金闕。這是沒量大人、超方上士，圓成四德涅槃，可謂大休大歇。生死關，人鬼關，禍福關，掉頭勿顧；涅槃

門，菩提門，般若門，有位不居。更說甚麼蓮邦震旦，指東話西。今日是一陽復始，春色尚遲，且教韜其輝、斂其耀，似拙如愚，良賈深藏若虛。大眾！自今已後，且道何處與養虛上座相見？且喜今年冬暖，南枝早開香雪。」

普明石照燁禪師起龕。「磨東山旗，打雲門鼓，猶子比兒，有光先祖。其靜也月印三潭，其動也春花一塢。若夫動靜無干，雲門云：『臘月二十五。』茲我普明法侄，岡陵丘壑之懷，月白風清之度。赤手擬扶末法之頹，弘濟欲拯蒼生之苦。其奈天奪其筭，只尺成今古。可憐風雪滿乾坤，至今大地無寸土。水寒魚不餌，且教收拾絲綸，長空雁字斜，雲歸別浦。」　入塔。「野鴨子落在何處？白鷺鷥剛方下田。極盡玄微，施張門戶，總不離這裏。若是沒底籃兒，盛漫天大霧；有縫微塵，納十界虛空。烏豆子換卻眼睛，銕蒺藜塞斷咽喉，普明長老慣得其便。今也歲窮月盡，山僧只可借婆衫子拜婆年，捉住了海底泥牛，能開臘月紅蓮。墨上添煤，雪裏著鹽。鐵圍山，彌樓山，大海江河，移置他土菩提樹，師子座多寶塔，此會方圓，高至四天王宮。龕室千萬，寶鈴萬億而懸其上。若要問塔中真主，八臂那吒擎海岳，三腳蝦蟆飛上天。」

具宗謨禪師掩龕。「弁岳垂青，聳嵓山之岩壑；雲門衍派，來語水之波瀾。圓明雙眼，殺活群機。總持家法，克振先猷。克五位於過溪渠我，利三根於大地含靈，觀行兩融，悟迷齊泯。慨枯禪之沉寂，灑之以津津甘露；悲狂慧之輕佻，麗之以赫赫曦和。無心出岫，宛爾寂光三昧；有翼翀霄，同臻覺路圓常。生不道，死不道，靈骨依然；鑽彌堅，仰彌高，肉團真宰。茲者節屆中元，瑤光後及。於呼乎！吾道何辜？蒼生奚恃？」舉拂云：「大眾！向這裏不必低頭歸菴，道取箇末後句子，許爾未跨船舷，領得當頭一著。否則山僧借路經過，自道去也。」舉封云：「且教閉卻廣寒殿，露滴秋香聽木樨。」

天界覺浪和尚訃音來愚菴設位致奠。「塞雁凌霜唳月明，不堪聞此斷腸聲。芙蓉渡口無船渡，愁絕行人此一程。恭惟浪兄天界大和尚，赤手空拳，緯天經地，揚眉瞬目，陶凡鑄聖，融攝宗教，貫通儒釋，世之所見者，直文章耳。捨此而求，其戒律精嚴，略無繩尺，絕意紛華，不為矯飾，此其末事也。即於太平獄讞一節，身不辱於明教，辭不屈于刀鋸。文章見諸行事，道義本乎天性，駢古方今，蓋僧中之傑者。顧夫假竊之徒，蠅應聲而集羶，蜣群力而舉穢，名之可濫，不問彝倫，利之有屬，竟遺清議，行說相乖，恃才欺世，又何足道哉？今也訃音遠致，法社陵秋，弟謹奉片香，聊陳蔬果，將表其誠。嗚呼！只恐千峰萬峰無處覓，饅頭鎚子下將來。」　封龕。「君從千峰萬峰入，我自千嵁萬壑來，雲月溪山了

無異，借婆衫子舞三台。恭惟天界法兄浪大和尚，懸白澤圖，佩秦宮鏡，妖狐喪膽，佛祖攢眉。幾七十載身雲，隨方陶鑄；歷四十年法雨，充棟琅函。道通睿聖貫珠錯錦，行比嬰兒渾金璞玉。主中主，不難於相續；借不借，何礙於通途？菲於奉身，陋於希世，以不窘於世，故不累於俗。若夫衛教禦侮，假文章以感動儒林；駕俊與賢，借辭鋒以風搖曲學。弘慈濟物，若紫金山砥柱中流；立論摧邪，似石頭城堅不可破。八柱擎天，亭毒群有。是其法性廣，波瀾闊，左右逢源；本根固，枝葉茂，高低普應。祖壽昌，而大好山影落群峰；師東苑，而曹源水稽天洪浪。維弟者，擬附驥以追風，蒼生乎，眩青燐於白晝。」舉拂云：「大眾！這是山僧千里持來箇消息，要向鳳凰臺上吹笙，師子林中蹴鞠。不過要顯這老漢一生來提持箇威音王以前最上一著子。」拈封條云：「大眾！看看，玉殿無人虛夜月，瓊林花謝掩重門。」

慧光尼火。「染淨諸剎，猶網羅狀。佛及眾生，別異無量。以手運之，如陶家輪。千峰萬峰去，橫擔拄杖，會見盧舍那如來，登千華臺上久修業，所得慧光照無量。一生來護惜箇渡海浮囊，丟得不惺惺，秦亭山下致累老僧，剔起佛前燈，了卻一函經，又聽得林外啼山鳥，口口教人歸去好。劫火洞然時，露出衣中寶。有性無性，齊成佛道。」

熊菴惟實靜主火。「山雨濛濛，秋風蕭索。遊子還家，故鄉寥廓。可惜龐蘊婆，至今無下落。驀直相逢見不難，煙雲縹緲黃金閣。正好話團圞，同躋寂滅樂。夫唱而婦隨，母覺而子啄。昆弟姊妹，優曇萼萼，同聲相應，鳴空天樂。釋迦引前，彌勒約後，中間的是什麼人？師子遊行，不求伴侶。西湖水上行，六橋煙雨，火中紙鷂，泥牛落水。」擲火炬云：「且道是你不是你？」

德音老宿起龕。「梅花似月月如雪，大功一色離分別。深山裏大小石頭，熾然說，說說說，水流澗底太忙生。雲在嶺頭閒不徹，不如破衲道人閒。靜然安不動，一坐十小劫，要合前古，請觀古轍。豈不聞遷座成道，大通智勝佛。德音老宿，你隨我來，今宵卻好是上元佳節，前來看高峰殘月。」　舉火。「正智妙超倫，脫卻形骸累。惺眼閱塵樊，不酒而自醉。超然獨露身，豈是狐群隊？惟吾德音老宿，享古稀之壽。奉毘尼二百五十條律，弘慈利物，調眾得方，踵雲棲之芳躅，遵月國之嘉猷。城市不堪飛錫，深山闔戶精修。到如今，直得髑髏乾徹，枯木龍吟，來無伴侶，去無蹤跡。好似春回大地，花在枝頭，月到峰尖，雲眠山麓，處處藏鋒，頭頭顯露，面目儼然，不直雲門一顧。電光影裏現全身，只合還歸炭裏坐。」

性林靜主起龕。「信有桃源路，無人得再遊，偶來逢漁父，援引上秦樓。古人道：『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除卻兩重機，鼻孔下頭大。』然雖，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即使到五百由旬，已進寶所，須知向上還有事在。性林師隨我來。」卓拄杖云：「春花已放嶺頭，看取幽香一塢。」　舉火。「識得目前，廓徹無礙，掀翻大地，不遺粒土。智周三世，而無來往。生死涅槃，空花水月。煩惱菩提，乾城陽燄。腰纏上市來，百事成現。一點光明亙古今，開眼也見，閉眼也見。博地凡夫，彈指頓超。衲僧家橫抽寶劍，阿羅漢結習未除，十地菩薩見性尚隔一線。性公，你知不知？薦不薦？我者裏有箇巧方便。」以火炬打〇相云：「萬姓笙歌徹夜明，火樹銀花廣寒殿。」

(通共三百三十頁，總共板壹伯陸拾八塊，該板價銀拾兩貳錢，計字十二萬二千餘，連寫刻銀共該捌拾伍兩二錢，膳銀貳拾伍兩，通共銀壹伯貳拾兩二錢零。　尼淨名助銀拾兩，　助綿紬四疋，　商文淨濬助銀壹兩。)

雲門顯聖愚菴盂禪師塔銘

敕賜太白山天童弘法禪寺弘覺禪師道忞譔

飛行皇帝身膺七寶，王有四天，苟無聖后所生太子，則寶馬金輪次第隱沒，七日之內，王祚隨終。況復正法眼藏，賴以傳持者乎？粵自靈山囑累飲光以來，相與繼繼承承者，非大德天生，即應真降跡。所以僧伽本樹王再世般若，亦勢至重來。他若靈彰秀艸，瑞應金環，圓鑑呈祥，明珠協吉，殆有不可殫紀焉者。故得大法東流，千燈照耀。於乎羽嘉與鳳凰日遠！彼翾飛維鳥者，且為鵬為梟、式貪式戾，當世稱為天外鴻、雲中鶴。如我愚菴禪師，復不慭遺一老，俾守我圉予，奈何不夷考其生平，表章其行事，以龜鑑一世哉！請得而論次之。按師錢唐丁氏子，諱明盂，字三宜。晚築室西湖，自以為愚，復號愚菴，本四明望族，五世祖遷杭，為武林人。幼聞梵唄則心悅，睹象設即膜拜，往往於夜寐中起坐念佛，過公府，疑為寺宇，亦胡跪作禮。年十四，矢志離塵，入雲棲，從蓮大師受五戒。直中元建會，為命今名，歸而念佛益切，時覺心想不停。詢一高道居士，士亢聲曰：「即今念佛者是誰邪？」師為芒負，坐臥不安，疑情頓發。年十六，閱真淨語有省，矢口成偈曰：「紅日當空，抬頭便見。掇落大門，便好開店。」身心自此寧怗，恒加趺累日不起。後因禪侶激勸，教看高峰主人公話，歷三載，觸發龐居士語，忽成偈曰：「鐵牛解吼，木人善走。心境如如，打箇筋斗。」時武林禪講之師剎竿相望，師靡不叩關請益，深臻其奧，

獨於真寂聞大師尤服膺焉。年二十，投真寂脫白，為童行，職槽廠，日勞眾務，常蓬頭垢面，為諸同學援經引論，剖析疑義。有詰以離心意識參話，師答曰：「離心意識作麼參？空缽無聊直到菴，沿路拾來皂角子，可當蓬閬大還丹。」聞者咋舌，師亦點胸自喜，但於托缽產難，諸大禪頭擺撲不破，未能釋然。二十三歲，薙髮墮僧數，益遠大，自期禪悅法喜，日注身心，尤復旁及百氏家言，一時法社尊宿，如憨山、雪嶠、南明輩與師語，未嘗不擊節稱善。聞大師直以為佩觿長傲，屢挫抑之。一夕遶佛經行，暗觸香桌，豁如雲披月現。自況鰲山今日成道，趨聞就質。聞反覆徵驗，不容申說。然師至此，機辯縱橫，不可遏矣。有僧以高峰四句問師：「未審那一句能縱能奪，能殺能活？」師曰：「是第五句。」曰：「如何是第五句？」師曰：「小鬼捱磨，金剛解鋸。」既而聞顯聖宗風大[番*支]，四海雲從，忽動再參之想。會聞亦遠出金陵，乃截江，過雲門，參湛然澄和尚於顯聖。蓋師未披緇時，澄遊省會，曾一參禮，蒙誨諄切，內銘於心。至是益發堅勇之志，且曰：「大慧以再夏為期，今我以再七為期。禪若不異，我亦作無禪論去也。」於時坐立經行，方著意提撕，忽澄入堂，高聲曰：「放下著。」不覺掀眉一笑，簡點從前礙膺，直如大慧撒手天寧，時種種差別淆訛迎刃而解，遂披衣入室求證。澄問：「懷州牛喫禾，為甚益州馬腹脹？」師曰：「問取露柱去。」「祇如樹倒藤枯，畢竟句歸何處？」師曰：「長江翻白浪。」「如何是一口道不盡句？」師曰：「小月落孤峰。」復命作偈，師口占曰：「石傘峰前玉一溪，逢源那說動舟迷？落花無限春山暮，得路還家聽鳥啼。」澄曰：「好聲！」師曰：「且莫塗污人好。」復索狗子無佛性頌，師曰：「佛性如何道有無？秤鎚落井卻能浮。曾經捉敗趙州後，拍手終朝唱鷓鴣。」澄遂以洞上法印屬累師焉。時飽參宿學鱗集座下，師年方二十有五，未久之間，遽蒙印可。一眾崖柴，度不可留，乃辭雲門別真寂。由吳入楚，一衲孤笻，探竿獨挈，凡循山傍澗，一人半人之所，罔不披榛叩激，闡發大猷。一日，道旁見草舍，有僧近百歲，師入索茶，僧目視茶鐺，師指棚上瓜曰：「可喫得麼？」僧曰：「留種。」師曰：「此種何來？」僧西指曰：「那畔。」師曰：「那畔即不無，爭奈種雜何？」僧曰：「請佳種看。」師拱手謝茶。僧曰：「效顰魔子。」回身入內，不復見。抵黃麻，參無念有禪師。有見師來，詬罵不已，師遽問：「南泉斬貓意旨如何？」有憑陵曰：「我殺不得汝邪？」師曰：「殺即任殺。南泉意旨畢竟如何？」有曰：「待趙州來，與汝道。」師拂袖便出。從此嵩山禮祖，燕市求人，晨餐暮宿，則野廟孤村；肝膽形骸，則冰霜土木。見者莫能測也。及乎洪音一唱，雲蒸霞蔚，又莫不海沸波騰。時師

痁病連年，衣惟骨見，自號白骨道人，遠近趨參，即傳為白骨會云。居燕凡五年，聞顯聖歸真，天童旺化，即日賦詩南邁，有「雲辭雙鳳闕、麥秀五陵秋」之句，豈甲申之兆，師固前知者邪？既歸，哭臨顯聖，圓聚天童，返省真寂，復掩關于語溪之攝心菴，猶以愚癡沒生死，廣化在多聞，故雖祁寒沍凍、溽暑流金，而師嗜學之志，如海吞流，無厭怠時也。未幾，應屺瞻葛太常之請，出住龍門。龍門嶺紆市遠，寺無恒產，仰給山君。師芒鞋短褐，日負薪而鬻，於諸學子不廢提持。居一載，因事去，為季超祁仲子迎還會稽，奉師化鹿山中。師久懷深隱，樂與勞侶驅犢飯牛。來者既不辨師，適有問者，師則策牛飲澗，多悄怳而返。久之，顯聖席虛，輿論歸師。一時賢士大夫與當山耆宿同申勸請，師亦以先師公案未了，故不峻拒，直裝包赴焉。視篆之後，整飾規繩，肅張法令，陞堂入室無虛日，學者至不能容，乃外集檀施、內竭衣貲，凡堂廡寮舍前人所未備者畢舉。時戎馬生郊，四野寒色，獨師得悉心締搆，增其式廓，非天龍擁衛道德之靈，曷以致之？住五年，因僧犯諍，止之不可，乃拽杖入化山，不復出。禪流失怙，法社中衰，山陰道上、若邪溪頭，鞠為漁汀、樵徑，越都人士，殆不能一日忘師也。往來敦請，迄無虛歲者三年，不得已再還顯聖。以三載為瓜期，三載後于諸法姪中舉唯岑嶬公代主其席。師則撾鼓退，即還西湖舊隱，所謂愚菴者是也。初師建此菴，為修孤山舍利塔，後度母為尼，以此菴近市便甘旨，故師終身奉母，長居此菴。至若住越州蜀阜、秀州梵受、蘇州朱明，或應彌陀、應宗會、應福臻，或過天華、過佛日、過真寂，因而或講《華嚴》、《法華》、《楞嚴》、《楞伽》、《金剛》、《圓覺》、《梵網》、《惟識》，在處布慈雲，隨緣施法雨，不吝情於去來，亦無心於彼此，殆如鴈過長空，霞生碧落而已。所有襯施，或贖生命、或惠孤貧、或濟人之有急難者，餘則悉以養母，故得甘毳不絕於饘餐，利養不分乎清眾。所以不別搆周母之堂，不更織陳蒲之屨。或晴嵐撥棹，或雪港攜舟，放意湖山，市城絕跡，良有以也。至年六十有三，母始順世，師哭踊悲號，日夕孺子慕，睛為之枯焉。自此不訓徒、不赴請，閉門斂跡。又四年，而師亦遷化矣。蓋康熙乙巳孟冬之十一日也。寢食談笑如常時，忽語侍僧曰：「三日後，吾行矣。」集諸弟子規訓法門細大，不可濫名苟位取玷先宗，言皆切至。諸弟子為流涕請偈，師瞋目曰：「癡眾生，不說偈便死不得邪？」如期眾集，相與語曰：「師今尊候如宜，安得撒手便行？」師曰：「看老僧登場一笑。」泊然遂逝。世壽六十七，僧臘四十六。遺言水葬，莫慰群心。屬門人範為則主顯聖，乃即前岡建塔，歸窆全身焉。師生知夙稟，妙慧天成，宗通則橫穿四七二三，說通則綜括千經萬論。龔公偃老，言

前契旨。悟後周參忠國大珠，禪備眾體，法匯多門。東山演、大慧杲口似懸河，機如劈箭，拈來即是，流出無垠。師殆兼而有之。若夫乾坤寄傲，山水怡情，風流倜儻，豪放不羈，則端師子、政黃牛之英匹也。住則隨緣，去則無矣，恥作呈身之客，羞為戀窟之蚖，則高菴悟、山堂震、或菴體之俊流也。緬懷高尚靖退是居，厭薄十字街頭，架大屋，養閒漢，至於梵受、朱明由師顧鑑，蔚為寶坊，一皆撥置不問。其草芥名場，霜雹利養，為若此也。有恩必報，無怨不忘，不以好惡偏心，不以親疏異視。至於我宗我塹，我法我圉，焚我郊葆，穴我藩垣，則不難背城，借一鞭櫜是從。其臨危不慴，見義勇為，又若此也。師少時恒夢遊葛嶺，往來甚頻，當世學者多稱師為孤山。後身質之曹溪，八十生為善知識，益知師為再來人，信不誣矣。嗣法弟子自淨範以下三十人，傳講弟子二十人，傳法居士，三人剃度，親依得戒，與士大夫之問道獲益者，不可悉數焉。師沒之明年，弟子範為則、挺俍亭，各以師狀謁銘，乃取二公之狀，與予生平所見知於師者論次，為銘曰：

佛正法眼，千聖攸宗。西東分布，世擅人龍。道行有待，至德乃凝。昌期五百，運會師興。生知特異，邁往獨前。鼇山此日，大慧當年。汲造幽深，探窮經論。宗通說通，晶瀑飛濮。貫花新偈，日演千行。牙橫劍樹，舌奮蘇張。妙語霞繅，神機電疾。捷狖魂亡，天孫巧失。進非坎滿，決若江河。風行吳越，草偃支那。千里裹糧，百舍重趼。從者如雲，師心無選。落魄乾坤，聊以寄傲。凡百有為，風煙一掃。顯聖拮据，朱明締搆。屢典名坊，云胡不逗。愛道佛歸，章母師養。德報劬勞，道寧有上。呼山邀月，築室湖濱。六十孺慕，大孝終身。敦崇罔極，培植彝倫。誰敢予侮，動厥譏脣。高并秦山，清同鑑水。百世師仰，曷其有已。鑪峰嶵嵲，天柱嵯峨。銘詩我作，終古載歌。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